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七卷

〔英〕大卫·李嘉图著

商务印书馆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七卷

斯拉法主编

于树生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2年·北京

EDITED BY
PIERO SRAFFA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VOLUME VII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1952

根据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1952 年版译出

56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七卷

斯拉法主编

于树生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2 印张　252 千字
1982 年 3 月第 1 版　198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700 册
统一书号：4017・243　定价：1.35 元

译　　序

本卷为斯拉法所编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的第七卷，实际上又为通信集的第二卷，刊载了李嘉图1816—1818年间和友人涉及经济学的来往书信，共149封。其中，和马尔萨斯的来往信件46封；和詹姆斯·穆勒者41封；和特罗尔者34封；和麦克库洛赫者10封；和萨伊者3封；和其他者18封。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发表于1817年。本卷所收的书信恰写于《原理》出版的前后三年中。因此，通信所涉及的必然有很大部分涉及本书的出版和内容等问题。

不象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李嘉图的《原理》，在其初版时所得到的评价是赞扬和批评参半的。这情况在本卷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穆勒和麦克库洛赫是李嘉图体系的最明确而全面的拥护者。在穆勒和李嘉图的通信中，穆勒既在李嘉图写作的过程中极力鼓励后者“把题材的全部思想体系写出来”，又在其出版后予以无保留的赞扬。穆勒过去曾经写了一些有关经济的文章，但在这三年中他方致力于《英属印度史》一书的写作。他在182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纲要》实际上是李嘉图《原理》的通俗本，不是没有由来的。麦克库洛赫和李嘉图的通信关系开始于1816年，但如斯拉法所说的，二人间真正通信的开始是在

麦克库洛赫在《爱丁堡评论》1818年6月号上发表了他对李嘉图《原理》的书评以后。在这篇书评里，他极力地捍卫李嘉图的学说，反击对它的批评。

在这一卷的通信中，更可以看出反对李嘉图的学说者大有人在。1817年11月《不列颠评论》所载的一篇指责李嘉图学说为“无知”、“荒谬”，予以全盘否定的评论者无论矣。即在李嘉图的友人中，不少人对于李嘉图书中的若干理论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例如托伦斯、特罗尔等对于李嘉图的价值论就提出了他们的疑问。但在本卷中，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论辩最为突出而所牵涉的面也最为广泛。马尔萨斯曾经告诉李嘉图他正在写一本关于经济学的书（1818年11月10日出版的《文学广告月刊》宣告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将由麦利书局于近期出版，但实际上迟至1819年才付排，1820年4月才出版）。马尔萨斯这本书是否完全由于和李嘉图《原理》的论战而写的可暂置不论，但其书中许多论点确是以李嘉图的学说为鹄的。我们也可以从本卷中，尤其是在1817—1818年间二人来往通信所涉及的问题中，看到后来见于马尔萨斯《原理》的种种论点。他们之间的分歧意见是不能互相说服的。因此，本卷中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通信应和马尔萨斯的《原理》和本集第2卷——《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对照着看。

另一个李嘉图的批评者，萨伊，值得注意。虽然在本卷中，二人只有3封来往书信，而且除了在萨伊的1817年7月21日给李嘉图的短信中讲到他自己的价值论在新版中有所修正外，这3封信没有涉及他们间辩论的问题，但在本卷所收入的李嘉图和穆勒等人

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二人在学说上的分歧并不小。李嘉图在 1817年8月23日致特罗尔的信中说他在法国旅行时见到萨伊，后者赞扬他的书，认为“在几年内，我们间不会有分歧的影子”。然而在1818年巴黎出版的李嘉图《原理》的法文译本中，萨伊所加的解释和批评的按语，却对李嘉图的理论提出了多方面的不同意见。李嘉图在1818年12月22日给穆勒的信中认为“萨伊先生没看清楚我想要确立的学说”，但要穆勒先发表他对于按语的看法。他还说他考虑把萨伊的按语附在他当时准备出版的《原理》第二版的篇末。对此，穆勒在同年同月24日复信中说：“我完全瞧不起萨伊的这些评注。……您所有的理论，没有一项是他真正理解，或者察觉它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的。您想一想，他大概就在第一条评注中说您在正文里肯定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因为在谈到交换价值时您没有把存货的利润和地租包括在内作为组成部分。这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个人完全不知道您的书是讲什么的。……这些评注使这个人在我的评价中降到很低的地位。您打算把评注都印出来附在书后吗？或者您认为它们还值得理会吗？李嘉图后来没有把这些按语印在篇末。如果我们熟悉萨伊的《纲要》，李嘉图和萨伊的分歧是无足为怪的。上述穆勒所提到的第一条按语——以“生产费用论”的论点来抨击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恰是分歧的根源和出发点。而在二人中，李嘉图成为英国古典学派的完成者，萨伊却成为亚当·斯密最早的庸俗化者，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陈岱孙

目　录

1816—1818年书信

① 此处及书末索引中有*符号者表示以前没有发表过的信。

150．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 146 和148——由 152 回答〕

盖特库姆林园，1816 年 1 月 2 日

亲爱的先生：

两函均已收到，得悉此次假期中不能在盖特库姆晤叙，殊为遗憾。

不出您所料，我于“银行议事会”开会之次日离开伦敦。假如在伦敦时遇到了您，我定将视为幸事。我在布鲁克街的住宅尚未准备就绪，还不能接纳我们，[②]这一季中也不能，除非我们同意在墙壁不糊纸和不油漆的情况下就住进去——这是我们会同意的。据说这个月底就可以住，那时我们大概要离开盖特库姆了。

由于您不能来此间一聚，由于我想和默里谈谈关于我的书的事，同时又想参考一些这里没有的议会文件，我打算下星期初来伦敦一行。您认为我能在那里见到您吗？来信请寄“证券交易所”，我总在那里，如不在，他们也会转给我的。

学院事务打扰您如此之甚，以致您的新篇章不能取得更多的进展，使人十分恼火。我将感到遗憾，如果您认为有必要压缩或者

---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T. R. 马尔萨斯牧师先生/东印度学院/哈福德郡。手稿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XLI。

② 参阅下面第 156 信。

略去您需要讲的与主题有关的任何内容——尤其是如果您决定这样做是因为否则就必须花更多的时间新书才能出版。补助金和限制的问题极其重要，除非您已经在其他地方发表过您现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或者您准备这样做，否则这种意见就应该构成新书的一部分——出版延迟一点无关紧要。

我藏有您旧著的第一版，① 以前读过，迄今已历多年。前次来函说到，您正在审阅那些关于农业和工业制度的篇章，想要作一些修改；因此我细看了那些部分，看到其中有很多和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不同的地方。在您家里我在一本后来的版本中注意到，有些我特别反对的章节您已经改掉，并且，在您现在写的这些篇章中，似乎我们以前时常讨论的意见分歧仅仅剩下一点轻微的痕迹。我对此书总的印象好极了。理论非常清楚，阐述得非常好，使我感到的兴趣仅次于对亚当·斯密的光辉著作。我记得曾对您说起过，并且我相信您告诉过我，您在后来的版本中已经作了修改，因此我想到您在某些地方说得好象是贫民救济税对于增加被分配的食粮的数量没有影响②——我想您必须承认济贫法会增加需求，因而也增加供给。承认这一点并不削弱要论证的要点。

---

① 恩普森曾引用这一段话，见《爱丁堡评论》，1837 年 1 月，第 495 页，他指出“这里所谓第一版显然是 1803 年的版本”，即第二版，其中关于“农业和商业制度”的讨论第一次出现（卷 III，第 VIII—IX 章）。李嘉图手里没有《人口论》的第一版，所以他曾不得不向马尔萨斯借来这本书给弗朗西斯·普莱斯使用，因为普莱斯在准备他自己对戈德温的答复时需要参考（参阅马尔萨斯致普莱斯函，1821 年 2 月 19 日，见《致马尔萨斯函》，第 20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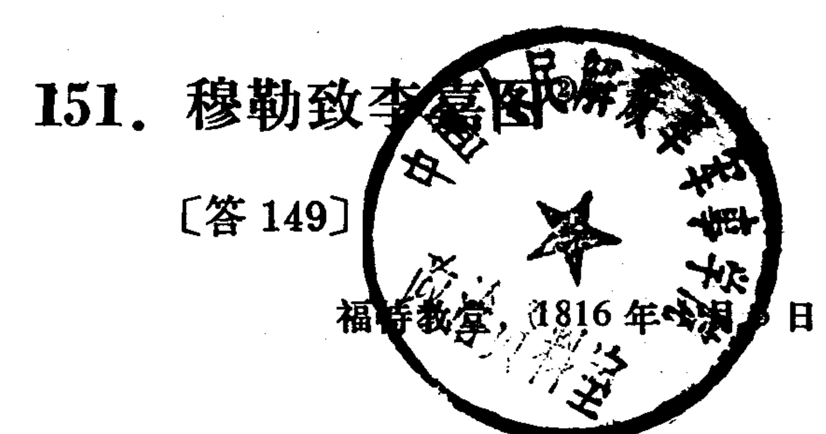
② 这种说法出现在《人口论》早期版本的几个章节里；其中有些在后来的版本中改掉，但不是全部都改了。比较下面（原著）第 202 页；并参阅 E. 坎南：《生产和分配学说的沿革》(E. Cannan: History of the Theories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第 238—240 页。

至于来函说到的我们在“利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①，——我认为您说得不对。您说我的意见是，“一般利润决不会由于物价相对于劳动力而言的普遍下降而降低，而是由于劳动力相对于物价而言的普遍涨价而降低。”我不承认这是我的说法。我认为谷物和劳动力是价格容易变动的商品，其他东西则除了由于生产之难易或者由于某种特别影响货币价值的原因以外，不会涨价或跌价——并且这些原因所造成的价格变动不影响一般利润；——总要考虑到原料价廉会有一些影响。

李嘉图夫人和我一起问候马尔萨斯夫人。

您的很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151. 穆勒致李嘉图②

〔答 149〕

福特教堂，1816 年[illegible]日

亲爱的先生：

昨晚收到来函，我想最好立即作复。目前的安排是我们将于 15 日左右离开这个地方——可是边沁先生在需要动身的时候总是拖延多日，所以我预计不会在 2 月 1 日以前好多天到伦敦。因此，您不必迟延到我来以后。可是，我认为我看原稿可能最有用的

---

① 上面第 VI 卷，原文第 341—342 页。

② 收信人姓名和住址：“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手稿收藏在《李嘉图文件》中。

时候，是在校样阶段；因为那时候我能明确地注意到标点，这是很重要的——在您上一本书[①]里排字工作做得很糟。我相信，我愿意插手的任何其他的事(因为恐怕害多益少)都微不足道，在校样上做起来很容易，简直不需要另外花什么改正的费用，这种事我宁愿让你去做。我相信一切都会很好——最多不过是在少数词句中我也许认为能够改动一两个字，使它比较好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您最好是立即将底稿交给印刷所；让默里把校样送给我，每次印刷所方便送多少就送多少。注意校样须交给经过查尔德（不是伊尔明斯特或者阿克斯明斯特）的客车带来，否则我可能要迟几天收到。经过查尔德的车有一班(或许两班)，在皮卡迪利大街的格洛斯特咖啡店收取托带包件。但也可能在需要把校样送给我以前我已经到了伦敦。我很高兴，全部可以照原样出版——我想，在我已经提了一些意见，您已经采纳了不少之后，我再能贡献的一点意见是，指责银行的理由中关于道德的一部分要讲得相当有力；这样不仅可以在其他一些比较抽象的和人们不很熟悉的论题当中显得别具一格，而且会真正使有关方面感到这些话的分量，觉得难受。毫不留情地揭露象银行这种大的和富裕的团体的丑事，他们表现出一种欲望，想要从已经负担过重的人民手中夺取非分利得，以增加他们自己积聚的财富。[②]告诉他们，勇敢地告诉他们——在人们普遍有损公利私这种可悲的和可恶的习性（这已经成了我国人的特征）时——早就应该向他们提示一种会有助于使他们感到羞耻的榜样(如果他们还知道羞耻的话)，一种自发的不肯损害公众为自

---

① 《论利润》。

② 李嘉图几乎逐字地采用了这句话，上面第 IV 卷，原文第 93 页。

己攫取非分利益的榜样；从而使他们认识到那种走相反的道路，以公众为牺牲的人是丑恶的。不要害怕会有人攻击您，说您作为一个做放款生意（而且很成功）的人，也处于您所谴责的那种地位。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您并未在公众身上牟利，而是根据公开市场的公平法则行事，受自由竞争的一切影响。因此您的收益是您份所应得的，在最公平和最高尚的意义上是您份所应得的，正如任何人由于向国人出售糖和布而获得的收益，真正地和体面地是他份所应得的东西。况且您的收益也不超过您所表现的高度勤劳和优越能力所应得的报酬——在您所从事的行业里，靠才能是很可能取得高于一般的效果的，而这一点您是完全有资格办到的。

我建议您采用的谴责银行的理由最有用，可以使头脑糊涂的公众考虑您的情况和那些受您指责的人的情况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您所作的关于波特夫人的报道，使我非常快慰——因为不涉及这样一个好人所受的痛苦——我知道只要她继续处于这种苦境，你们大家就不可能愉快。至于那位高尚的埃丝特——我不知道怎样表达对她的钦佩。她应该得到价值远远超过一顶金冠的东西。实际上，她那位亲爱的姐姐的健康的恢复，在她看来就是这样的东西，为了这位姐姐她曾作出很大的牺牲。我希望我认识一位配得上她的丈夫——既然我自己不能娶她，我希望我有一个儿子准备雀屏待选，争取享受那些含有如此珍贵的气质的感情。那是真诚的爱——在患难的时候焕发光辉的爱；这高尚的女子，为了那个由于优秀品质和爱情而真诚地和她结合起来相依为命的男人，一定会心甘情愿地忍受人生的浮沉可能要求她作出的一切牺

牲和努力——贫穷、褴褛、还有为了挣得他的面包而从事最辛勤的劳动；和他在一起，在她看来就是天堂，胜于置身华盖之下而被夺去了他。

我想，不久您将有理由认为我无论如何不讨厌写信——然而，我的朋友们还是抱怨我不写信，他们既然抱怨，就有非常之多的理由。可是，最近，我坐下来写信给〔您〕① 的时候，笔不由我自主，总是写成一封长信以后才能停住。再者，手头其他的纸都〔已经〕用完，我不得不拿一〔张〕长纸，至少来折磨您，如果不是来折磨我自己的话。

我很高兴，您不讨厌我想要指派您去做的工作。根据以往经验，我知道：一个对于用什么方法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没有成见的人，如果有人向他提出一个宏大而不明确的整体的有限的一部分，那会对他多么有用。如果您同意这样做，我就细心列出一些"题目"寄给您，您可以一个一个地做下去，直到做完全部——然后您就可以容易地通过稿旁注出的内容提要，对整体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从而去调度大军，尽可能作好准备，迎击敌人——即公众的眼睛。您把各事推迟到改好了准备出版的底稿以后处理，是对的。毫无疑问，正如您说的，人们将要求您解释价格——因为这是说明有关的事情怎样影响可交换商品的相对比例，这正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您必须写出解决问题所需要的一切。不管您在最终的著作中把您要说的关于价格理论的话放在什么地方，凡是您在这里提出的意见将来可能有用的，以后都可以归到那里去。

请代问候盖特库姆的所有女士们和先生们。我希望那里的良

① 手稿此处和下文均有破损。

好空气和其他各项有利条件对李嘉图夫人的健康有所裨益。我渴望看到李嘉图小姐将要从山上带来的美丽的玫瑰花和百合花，且不说其他好看的东西。至于李嘉图夫人——她会愉快的，不是在其他的人都愉快的时候，而是在他们不可能不愉快的时候——因为她的朋友中大多数都差不多处于这个混乱世界允许任何人的朋友保持的那种境况，我想我可以在这新年岁首向她祝贺。

相信我

您的忠实的

J. 穆勒

如果您在我回来以前就离开伦敦，除非我们之间已经有过必要的通讯，最好请您通知我一下，以免因迟收到信件而损失时间。我回到伦敦后会立刻让您知道。①

152.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②

〔答150——由153回答〕

东印度学院，1816年1月8日

亲爱的先生：

听说您就要到伦敦来，我很高兴。希望您过了下星期初才回去，因为我想下星期六到俱乐部去，③并争取于星期五或星期六当

① 贝恩引用（《詹姆斯·穆勒》，第153页）李嘉图复信的最后部分。复信的日期是1816年1月，寄福特教堂，穆勒收，这一部分说："在附录中写满8页，是否太多？"这一定是指《经济而可靠的通货》，而不是象贝恩猜测的那样指《原理》。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D. 李嘉图先生/交易所/伦敦。手稿收藏在《李嘉图文件》中。

③ "俱乐部之王"。

天和您见面。请函告您大概会在何处耽搁，以及何时离开伦敦。

我想我会遵照您的意见，从容进行出版的事。我发现默里不是象我预料的那样性急。

您能否给我一个好理由，说明为什么劳动力的货币价格因为需要耕作比较贫瘠的土地就会上涨，而劳动力的实际价格一定下降。

在我看来，在耕作进展的过程中(除了这种进展以外与其他任何原因无关)，谷物的货币价格会上涨，但上涨不多，劳动的货币价格差不多保持不动，制造品的货币价格则由于利润降低而降低。

如果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不得不为他们的劳动力缴付越来越多的教区救济金，或者雇用的人手超过他们的田地天然需要的数目，他们还能积累资本和购买耕地所需要的其他工具吗？

匆此。

您的永远忠实的

T.R.马尔萨斯

153.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 152〕

伦敦，1816 年 1 月 10 日

亲爱的先生：

昨来首都，在交易所取得大函。我是否将于明日傍晚或星期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T.R.马尔萨斯牧师先生/东印度学院/哈福德郡。手稿收藏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XLII。

一傍晚离开伦敦，很难确定。由于许多原因我急切要回家，但我也许不能象我希望的那样快地办完我为此而来的那些事儿；如果明天还办不完，那就很可能使我耽搁到星期一了。因此我们是否能见面还不一定，而且我不确切知道怎样使您知道我的行踪。可是，如果我明天离开伦敦，一定会让默里先生知道——如果您在罗素广场附近，可以派人去蒙塔古街 8 号(贝斯维先生家①)探问，一定会知道的。伦敦交易所里我的朋友都会告诉您关于我的消息。

假如我走不了的话，能邀俯允您星期五在贝斯维家共进晚餐否——他的晚餐时间是 6 点钟；他请我转达，阁下光临，他将感到非常荣幸。

本来希望在伦敦见到您，以便征求您对于目前状况的拙著②的意见，然后付印。这一有利条件我现在只好放弃了，因为我想使这本书赶在议会开会以前出版，而且以往有过经验，过分匆促也不方便。

我认为，假定在需要耕种比较贫瘠的土地时劳动力的货币价格可能上涨，而同时实际价格可能下降，并不矛盾。两个相反的原因在影响劳动力的价格，一个是用工资购买的某些东西价格增高，另一个是劳动者有能力买来享受的东西减少——您认为这两个原因可以相互抵消，或者更确切地说，后者将占优势，相反地我却认为前者的影响最大。我必须写一本书来说服您。

---

① 老乔治·贝斯维(1771—1851)，证券经纪人，他的两个儿子，上面提到过(第VI卷，原文第 245、250 页)。1817 年他跟着他内兄艾萨克·伊斯雷利，退出贝维斯·马克斯的犹太公理会教派；李嘉图是在许多年之前就退出这个教派的。

② 《经济而可靠的通货》。

您不打算在下次再版时删节您的大作，对此我很高兴。

您的很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154. 特罗尔致李嘉图[1]

〔答147——由156回答〕

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

1816年1月19日

亲爱的李嘉图:

前承惠书，甚感。我高兴地注意到您在“银行议事会”的讨论中发挥的作用，可惜报纸上对您所说的话只作了非常简短的报道。望继续予以痛击。我渴望看到傲慢放肆的城市贵族的气焰被压下去，把它压到恰当的地位；假如我不是早已退出这忙忙碌碌的世界，我一定乐于和您在这样好的一项事业中比肩奋斗——不许人家彻底了解自己的事，并告诉人家说这样做是应该的，这种作风是无法容忍的。布弗里先生的为人怎样；他的一个兄弟是我的邻居，我最近曾和他谈到这个问题——你所抱怨的那种**内心发抖**确实几乎每一个对公众集会发表演说的人或多或少地都有体验；我完全相信，那些感觉不灵、感受不到这种影响的人，缺少演说家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条件。毫无疑问，实践和习惯会逐渐使这种印象消失，可是它的存在显示出一个演说家向大会讲话要达到一些效果

---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伦敦邮戳，1816年1月22日。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所不可或缺的那种敏感性。

我很高兴得悉您准备用另一种方法来对付公众的眼睛。大作发表时务请立即给我一份。我认为，您对条金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谈得不多，是对的；可是，您当然要注意不要把这个问题忽略过去，以致让它的敌人说您已经对它漠不关心。

您对“储蓄银行”是什么看法？如果您能给我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请即寄下。我认为储蓄银行，在适当的经营管理下，是改善贫民的生活状况和道德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这种银行最终也能大有助于减轻济贫税的压力，并且会，我希望，逐步地代替互济会；后者我认为有一些严重的缺点，虽然在许多方面非常有用。我正在竭力收集关于这方面的资料，目的是要看看是否可能小规模地在这里邻近地区创立一家这种银行。可是我没有把握能把邻居们鼓动到什么地步，使他们肯拿出创立这一事业所需要的力量。

我开始有兴趣地注意议会的开会。据说有许多计划在考虑之中。但大概不确实。修改济贫法和什一税等等。我相信政府不会愚蠢得要动用偿债基金。让他们耐心一点，等一、二年，那时候他们就可以平安无事地和有利地动用它；可是现在如果动手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害——您认为公债的价格可能会怎样？我们还要再发行债券吗？我所讲的关于农产品价格问题的理论在这里很不受欢迎，弄得我的邻居们对我侧目而视，时而把我当作一个傻瓜或者疯子。然而，我还是希望人们不要试图抬高物价——有土地的人应该不是从物价格上涨中、而是从减低对他们地产的捐税中寻求宽慰，而这是最后必然会发生的事。

是吗，我该庆贺您又有一个女儿出嫁[1]？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倒是应该向您表示慰问，为了您所受的损失。因为，两个这样好的女儿都走掉，一定使您全家多么黯然寡欢呵。确实，一个人的子女是照引我们走向幸福的明灯；他们离去，犹如太阳落山，白昼变为黑夜。

您几时回伦敦——我听到了一些关于布鲁克街您的住宅的奇怪消息，在耳边翻来复去。传说是容易骗人的，我希望这一次结果将证明确是如此，可是我愿意看到您本人加以驳斥，因为那是您的测量员的最不能原谅的疏忽，对您则是最严重的麻烦和破费。我们大概将于复活节后赴伦敦小住数周，届时希望我们能常常相见。

特罗尔夫人和我一起问候李嘉图夫人和你们全家。

亲爱的李嘉图，

您的很真诚的

赫奇斯·特罗尔

155. 李嘉图致默里[2]

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

1816年2月2日

亲爱的先生：

所有的校样都已经由昨天的班车带交戴维森先生[3]，我希望

---

① 普里西拉，她于1816年4月11日和安东尼·奥斯汀结婚。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J. 默里先生/艾尔贝梅尔街/伦敦。"手稿为约翰·默里爵士所有。

③ 戴维森(T. Davidson)，印刷所负责人。

这本小册子的出版不会再迟延。关于此书的扉页，我请他和您接洽，因为恐怕在匆忙中我也许不能复制得完全和广告一样。①

烦请探询：戴维森先生是否已经收到上述包件。

如果您由于出版此书而赔钱，将使我非常不安；若是亏本，希望您让我负担此项损失，以宽慰我心，特别是我需要拿来送给朋友的册数，无论如何，是多得不合理的。亏本的数目或许不会很大，可是不管多少，务请让我来付。我将于星期二到达伦敦。附列我拟赠书的名单一纸。

我是，亲爱的先生，

您的恭顺的仆人

大卫·李嘉图

附 名 单：

G. 贝斯维	
M. 李嘉图	布·米德尔塞克斯
F. 和 R. 李嘉图②	证券交易所
弗朗西斯·贝利③	证券交易所
查尔斯·劳伦斯④	证券交易所
查尔斯·斯托克斯	证券交易所
T. F. 埃利斯	证券交易所

① "2月1日将出版《关于一种经济而可靠的通货的建议，附陈对英格兰银行利润的意见，因为这种利润与公众和银行股票持有人都有关系》一书。作者大卫·李嘉图先生。出版者：约翰·默里书店，艾尔贝梅尔街。"（1816年1月22日《太晤士报》上的广告）

② "哈顿花园38号"，此处删去。

③ 天文学家和证券经纪人。

④ 证券交易所委员会主席。

R. W. 韦德①	证券交易所
D. 塞缪达	喷泉大院，老贝思莱姆
詹姆斯·穆勒	皇后广场，威斯特敏斯特
J. 边沁	皇后广场，威斯特敏斯特
惠肖	
T. R. 马尔萨斯牧师	
托马斯·史密斯	伊斯顿·格雷，太特布里，格洛斯特郡
赫奇斯·特罗尔	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萨里
C. H. 汉考克	证券交易所 C. 奈恩先生收转
I. 凯泽	芬奇胡同·康希尔
约瑟夫·李嘉图	芬奇胡同·康希尔
帕斯科·格伦费尔	春园
C. 特里②	证券交易所
尊敬的布弗里先生③	我相信他是在河滨马路某一家银行里

人数多得多么不合理啊！

① 证券交易所委员会秘书。

② 参阅以上，第 VI 卷，原文第 277 页，注 3。

③ 参阅以上，第 VI 卷，原文第 277 页，注 2。

156. 李嘉图致特罗尔[①]

〔答154——由159回答〕

〔盖特库姆林园，1816年2月4日〕[②]

亲爱的特罗尔：

接来信后早应作复，但家务琐事繁忙，纠缠不清，并须料理拙著小册子的付印[③]——此外我又在巴思的大女儿家住了些时。[④]

我恐怕，银行董事们势力太大，我们难有希望在议事会上通过投票压倒他们。然而，一再的谴责也会使他们感到非常不安，特别是因为理性和正义都显然对他们不利。我希望一些有主见的股东能在法院里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根据我单纯的理解，法律也是对董事们不利的。我希望您愿意和我并肩战斗，并把您的活力灌输一点给那些思想正确的股东；可是他们由于天生胆怯所以也是半心半意不热情的。布弗里先生不擅长演说——由于缺乏生气和不热烈，不能给听众留下什么印象。

我的小册子将于星期一出版。[⑤] 我已经通知默里先生出版后

---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赫奇斯·特罗尔先生/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萨里。"手稿存大学学院，伦敦。《致特罗尔函》，第VII卷，那里信上写的日期是"伦敦，1816年2月6日"。

② 手稿中略去。邮戳：明钦汉普顿，无日期；伦敦，1816年2月5日。李嘉图在下文中说，他的小册子"将于星期一出版"；星期六，2月4日，他仍然在盖特库姆（比较以下，原文第18页）。

③ 《经济而可靠的通货》。

④ 长女亨里埃塔（克拉特巴克夫人）。

⑤ 2月6日。

立即寄给您一本。

您问到我对储蓄银行的意见。我认为这是非常之好的机构，旨在改善穷人的状况和道德，只须经营管理得当。我担心的是，虽然这些银行最初是由非常正派和很有身家的高尚人士创立的——但随着发展和推广，最后会由投机的商人接办，作为一种牟利的买卖。贫民对存款的使用应有权作某种检查，否则就会发生象乡村银行无限增多所引起的那种弊端。

这种检查应由立法规定，否则不能保证防止承办者的疏忽误事。贫民没有方法了解那些开办这种银行的人的财产和地位。

谷物价格低对有田地的人是一种祸害，捐税等费用的减少不能完全补偿这种祸害——他们只好忍受地租降低，并且他们还应该高兴，因为农产品的低价说明国家的资源还没有耗尽。高地租向来是一种接近滞滞状态的征候——我们幸而还处于前进的状态，可以满怀信心地向前看到一条漫长的繁荣的道路。不容易说得乡绅们相信，地租降低，而同时资本和人口不减少，实质上将有助于一般福利，而他们个人的利益和公众的利益往往是恰恰相反的。

我希望财政大臣现在不会触动偿债基金——我希望他永远不会触动它。它是全国的总储蓄银行，应该根据同样的原则受到鼓励，就象对那些机构受到鼓励一样。我很遗憾地注意到，那些有权力在这些问题上作出决定的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愿干涉偿债基金的样子。听说格伦维尔勋爵就不反对这样做。

确有其事，我又将失去一个女儿。只要她幸福，我就不必烦恼——但是李嘉图夫人和我自己都已经感觉到，并且确实仍然感觉

到，没有这些可爱的女孩子为伴，我们失去了一部分乐趣。

关于我的布鲁克街住宅的传说是确实的。去冬我们看到会客室天花板上一条大裂缝。我把科克雷尔先生请来①，他说在我们离开那里度夏的时候，一定要修理好，但那时还是完全安全的。从此我们就觉得自己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我向他买这所房子的那个市长完全是个流氓，从烟囱里的洞以及烟囱和桁条之间的通道来看，他大概有心要让它被火烧掉，以便永远没有人会发现材料完全不够支持这所房子。我出了报酬请科克雷尔先生检查房子，我对他应该有什么看法呢？对于他的可耻的疏忽，他能给我什么补偿吗？自从发现问题以来，我没有见到过他。从七月份起就有工人在房子里修了，这会花费我几千英镑哩。我们下星期二住进去，但不得不满足于新粉刷的墙壁，没有糊纸也没有油漆，否则这一季我们就一定住不成。

承告复活节后您可能来伦敦小住，我很高兴。我希望和您见面的次数能比去年多。李嘉图夫人和我全家和我一起问候特罗尔夫人。

您的很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① 塞缪尔·佩皮斯·科克雷尔（1754—1827），建筑师。他曾由李嘉图雇用，在未有人迁入以前从事于改建布鲁克上街的住宅。（科克雷尔致李嘉图函，1811 年 12 月 2 日，在《李嘉图文件》中。）

157.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158回答〕

伦敦,1816年2月7日

亲爱的先生:

我昨日到达首都，全家大小随行。我们已经在布鲁克街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一切尚能不失所望。我赶紧让您知道我们给您准备了一榻之地，并希望您早日光临。我已经忘记了你们每月的哪一个星期六在“俱乐部之王”聚会，但根据你们上次的集会推断出是第二个。如果是这样，您很可能明天或者星期五就要来到伦敦，届时我希望您下榻寒舍，并在众多贵友可以谅解的范围内，尽可能和我们多多晤聚。

您或许在这封信之前已经见到我的书[②]——我已经在阅读以目前这样的形式出现的这本书，并为我在十分困难的写作艺术方面没有进步而感到非常痛心。我相信我应该先研究这方面，然后再把我的粗浅的见解强加于公众。

据说“银行”已经和政府达成某种协议，但究竟是什么内容不确切知道。他们说“银行”借给政府六百万，利息四厘，此外还继续那三百万的贷款，不收利息。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会长期不明真相的，因为明天就要召开一次股东的议事会，届时董事们将对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T.R.马尔萨斯牧师先生/东印度学院/哈福德郡”。手稿收藏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XLIII。

② 《经济而可靠的通货》。

股东传达一些信息，请他们投票认可此项协议。他们会要求股东这样做而不提供任何消息，无论是关于他们的储蓄、他们的利润、或者公众存款的数目。这不是一种荒谬的嘲弄，和对我们的常识的一种侮辱吗？我希望也许有几个有主见的股东在场，他们会要求了解情况——或者他们也许至少要求举行投票——只需要有九个人就可以提出要求。对于伦敦城里人的卑鄙，和董事们由于有权贴现票据而拥有的巨大势力，您会感到吃惊。我相信许多股东向票箱不记名投票时会和举手时大不相同①。

关于我们的老问题我还没有多想——我的困难在于要把它说得使别人心里也形成和我自己同样的一套想法——如果我能克服一些障碍，使人能洞察相对价值或者交换价值的起源和法则，这一仗我可能已经打胜了一半。

李嘉图夫人和我一同问候马尔萨斯夫人。

您的很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① 在2月8日举行的“银行议事会”上，总裁宣布计划中的贷款，这是在人们预料之中的。李嘉图当场提了一个问题，但没有获得任何消息。据次日《太晤士报》报道，“只有两、三只手”反对总裁的动议——大概就是李嘉图、格伦费尔和布弗里，他们都是持反对意见的发言人。参阅上面第V卷，原文第465页和第IV卷，原文第88页，注。

158.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157——由160回答〕

东印度学院，1816年2月9日

亲爱的先生：

承盛意相邀，十分铭感，假如我确有首都之行，自必欣然从命；可是今天您大概已经听说俱乐部集会是在上星期六，因为根据一项新的安排是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六而不是最后一个星期六。我未曾出席，我们这班人多数都患感冒，教授们也不能幸免。

我已经拜读您的小册子，认为您没有理由对它不满意。似乎全部都很清楚、很好，我觉得此书如果非常成功，是意中事。我对于它前面一部分的唯一疑问，是我对您说过的那一点，就是，假如没有金银的流通，贵金属的价值是不是就不会有时候由于巨大的需求而发生重大的变动。

很遗憾，我从今天的报纸上看出，在银行议事会上简直不能有所作为。然而我断定《纪事报》上对这件事的报道很简短；可是根据结论来看，似乎董事们对一切事情都可以毫无困难地为所欲为。

我差不多已经决心要把我的新版本[②]扩充到另加一卷；但最近我完全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不能不考虑写一点关于学院

---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D. 李嘉图先生/布鲁克上街/格罗夫纳广场"。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人口论》的新版本；参阅本书第125—126页。

的东西。

邮件等着封发。

您的永远忠实的，

T. R. 马尔萨斯

159. 特罗尔致李嘉图①

〔答156——由161回答〕

昂斯特德林地，1816年2月20日

亲爱的李嘉图：

承赠阅尊著小册子，甚感；已怀着极大兴趣读完，其中各项意见我完全赞同。然而我不敢说那些当局者对这个问题已能充分理解，因而可以使他们采用您建议的那些简单而重要的应急措施。用白银代替黄金作为价值的尺度，虽然具有您陈述的那些优点②，但完全和已故利物浦伯爵提出的计划相反，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大臣们不愿采纳。规定银行（在您提议的情况下）必须接受生金银的条例，我相信，会完全把我们的流通媒介保持在适当的水平；并防止有时向银行套取硬币；而套取硬币除此之外是没有其它办法能够防止的。但它表面上显得非常新颖，一定会使那些没有很好地估量它的效果的人大吃一惊。关于送发股息单的办法，简单而有效，可以消除一项确实是很严重的不方便；③ 可是这一点我认为那些自己的职业使他们还没有机会看到它的实际效果的人，既感

① 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布鲁克上街/格罗夫纳广场"。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上面第IV卷，原文第63页。

③ 参阅上面第IV卷，原文第74页。

觉不到也不理解。然而，这将使银行有义务在他们实际还未收到政府的钱之前就付出股息，而这是不符合他们实行的一般惯例的。但是这并不成重大的缺点，而且可以排除。您谴责银行的理由是非常成功的，无懈可击，机灵而巧妙，令人钦佩。在下院根据格伦费尔先生的动议而举行的辩论中①，没有一个人试图辩驳您的任何一项主张——我相信，政府和银行之间一定特意赶忙作出了安排，来防止否则这次对格伦费尔动议的讨论一定会产生的影响。可是，银行不要幻想，以为公众会满足于这种安排，认为它可以适当地补偿我们的权利。我们的手一定要经常伸进他们的衣袋里，直到我们从那里取得我们应得的一份为止。这种做法我认为比较好，胜于从他们手里把公众的钱拿过来，并照您建议的办法加以处理，② 因为那样可能使我们在管理方面碰到我们现在不会碰到的危险——我看不出您的小册子的风格或语调方面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问题说得清楚而有力，对那些了解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有说服力。某些部分也许还可以说得更详细一点，最初的几页里有几处略加修改就可能提高句子的结构。请勿见怪，我对您的作品这样随便地提出意见；希望您认为这正可以证明我对于一项对您本人这样重要的东西多么关心。

我正忙于安排这里附近地区的一项“节约储蓄基金”计划，③ 此项计划已呈报米德尔顿勋爵。我仿效巴思协会的办法，但作了

① 主张任命一个小组委员会“研究现今公众与英格兰银行之间的(债务)关系”，2月13日开会。

② 上面第IV卷，原文第85—86页。

③ 戈达尔明储蓄银行，创立于1816年4月15日(J.T.普拉特著：储蓄银行史，1830年版，第189页)。

一些我认为重要的更改。我建议以“保管委员会”的名义把存款投资于 3pC.①，使存户成为比例所有人，并从息金中扣取五分之一支付必要的费用。这些机构应该自给，这是它们成功的基础。

我们全家一起问候李嘉图夫人和尊府各位。

您的很真诚的，

赫奇斯·特罗尔

160.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②

〔答158〕

伦敦，1816年2月23日

亲爱的先生：

我谨提醒您下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就是一星期后的明天，在那一天或者更早几天，我希望有幸在布鲁克街见到您。我们经常给您备有一榻之地，我希望您每次来伦敦时都下榻寒舍，决无例外。

我希望您已经完全决定把您的新版本扩充到增加一卷，并且现在正取得重大进展。我极其希望在政治经济学的我认为最困难、也许最重要的一个课题上（就是，国家财富的发展以及日益增多的产物据以分配的法则方面）看到您有系统地和连贯地阐述您的意见。

① 3厘统一公债。——译者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尊敬的 T. R. 马尔萨斯/东印度学院/哈福德郡”；在背面是一个书单（《汉密尔顿论国债》。《当前的物价》。《慈善家》。《斯图尔特一家生活》。《阿瑟·杨函》）以及一些关于利润和工资的计算和简单注释，均系马尔萨斯本人潦草的笔迹。手稿收藏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XLIV。

您已经看到托伦斯给利物浦勋爵的信吗？①我觉得他采取了我关于利润和地租的全部观点；并且，在几天前我和他的谈话中，他明确地表示他现在赞同我的意见，即认为劳动的价格，起因于取得粮食的困难者，不影响商品的价格。他承认他以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

我当然乐于看到赞成我对这个问题的见解的各种理由阐述得很好很清楚。如果托伦斯着手来做此项工作，我也不以为奇。

我上一本小册子②的销数远远超过了它的优点。默里正在印第二版。我没有想到这个题目竟是公众很感兴趣的，但看来他们是想要知道银行财宝的数目。下院中为和银行签订的契约所作的辩护③很少令人满意之处——他们竭力要使议员先生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公众由于银行的经营而得到的和节约下来的东西上——他们似乎认为其余的一切按权利是应该属于银行的。

大臣们能使所得税获得通过吗？④

您的很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① 《一封写给利物浦伯爵的信，论联合王国农业的情况，以及怎样解除农民现在的痛苦并防止再出现同样的困难》，R.托伦斯著，伦敦，哈查德书店出版，1816年。

② 《经济而可靠的通货》。

③ 对付格伦费尔的攻击，2月13日。

④ 继续征收所得税的建议（此项税收原来是作为一种战时措施实行的）终于在3月18日被下院否决了。

161. 李嘉图致特罗尔[①]

〔答159〕

伦敦，1816年3月9日

亲爱的特罗尔：

您对于拙著小册子的主题的赞许，使我十分高兴——可是即使您有不同的意见，我也会同样地感激。真理是我的目的，只要我能有助于树立正确的原则，就能使我心满意足——然而我希望我不是不愿意受益于那些和我意见不同的人的公正的批评，并采纳更多的向我善意地提出的正确观点。

我这本书所引起的兴趣使我高兴地发现自己原来的想法不对。我绝未料到它会印第二版，并比较能得到人们的理解，比我以前试图在那种比较难懂的问题上发表意见时好得多。格伦费尔已经发表了我曾听到他讲的那篇发言。[②]很清楚，很使人满意；可是我恐怕我们的共同努力没有什么用。然而，银行积聚的财富总有一天要被分掉的，并且有些人竟如此相信四月中将付给红利或者增加股息，甚至竟敢在这个问题上打赌。但是我不看到结账单总不会满意——而且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正当理由不把账目公布出来。

我希望您想要在邻近地区创立储蓄银行的努力会获得成功。这种银行在国内各地广泛扩展，能起重大作用，如果有钱和有知识

---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赫奇斯·特罗尔先生/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萨里"，手稿收藏在大学学院，伦敦。《致特罗尔函》，第VIII卷。

② 1816年2月13日（星期二）帕斯科·格伦费尔在下院的发言，《关于公众和英格兰银行之间的某些交易》，连同附件，伦敦，默里书店出版，1816年。

的人不断地予以关心的话。它们会使贫民开始懂得经济节约和深谋远虑,这就总有一天可能抑制人口增加太多的倾向,后者正是穷人一切苦难汹涌而来的根源。贵格会教徒是一些很仁慈的人，他们将要在人口众多的索思瓦城区开设一家储蓄银行，并预期会有最愉快的效果。我回到乡间时我们也要在我们的地区办一个同样的机构①。我希望您给我提供一个完善的样板。

马尔萨斯先生已在我家住了几天。学院那里不光彩的骚乱,② 很妨碍他的空闲时间，我为此非常遗憾，因为这使他不能进行他手里的工作。他还在犹豫,是否在他的《人口论》上再加一卷，或者是否另外出版一本独立的著作，内容包括他对农业和制造业以及天然的和人为的原因给予它们的鼓励的现在的看法。我觉得韦斯顿先生有一些很不正确的意见，但是受到下院里许多人的欢迎。③

听特纳先生④ 说,我们不久可以在伦敦见到您,我真高兴。我希望您会随身带来一份反对财产税的请愿书。我认为这种税征收百分之五比征收百分之十更加讨厌,但是我会愿意忍受的,如果我认为它真会在两年内停征。这种税的方法运用起来太容易，在和平时期我们的挥霍成性的大臣们可以随便利用它。李嘉图夫人和我一同问候特罗尔夫人。

您的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

① 参阅本书第216页。

② 参阅上面第 VI 卷,原文第 341 页。

③ C.C.韦斯顿 1816 年 3 月 7 日在下院提出一系列关于救济农业的决议案。

④ 萨缪尔·特纳,皇家学会会员,英格兰银行董事,是特罗尔的姐丈。

162.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由163回答〕

伦敦,1816年4月24日

亲爱的先生:

应该及时地提醒您，李嘉图夫人和我期待着马尔萨斯夫人和您下周访问伦敦时惠临寒舍。我希望您此行将在周初，并且不象通常那样忙着要回家。星期一那天,在您的俱乐部会议以后,我要约几个您的和我的朋友在晚餐桌上和您碰头;星期天,或者任何其他日子,也许沃伯顿和穆勒将参加我们家的便餐。

我刚接到布莱克先生的邀请，要我于5月3日(星期五)和他共进晚餐，并且我已经答应转告您他希望您在那天光临。我相信您也会同意这样的安排。

我希望您已比我更好地利用了您的时间，您手里的各项工作都取得迅速的进展。自从上次见到您以来我什么也没有干，因为我经常需要进城，而且在停下来一两天以后就很不愿意再开始工作。我可能继续以理论思考自娱，可是大概不会再有任何进展。一些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阻止我前进,而且我感到,在最简单的论述中,要避免混淆也极其困难。

您看到《太阳报》上登载的托伦斯写给劳德戴尔伯爵的信吗?我想他已经发表了五封。这些信主要是讨论通货问题的，很有创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T. R. 马尔萨斯牧师先生/东印度学院/哈福德郡"。手稿收藏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XLVI。

见，虽然我认为它们支持一些很不正确的学说。这些信都有他的署名。①

我了解霍纳将反对把限制法案延续下去——他现在不否认战争结束以来黄金和白银价值的下降。对银行来说，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机会重新开始用硬币来支付了。白银实际上低于铸造价格。变动出人意外，〔并且是〕② 以料想不到的方式出现的。

李嘉图夫人和我一起问候马尔萨斯夫人。

您的很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163.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③

〔答162〕

东印度学院，1816年4月28日

亲爱的先生：

星期五我不可能写信，碰到星期六又使我多延迟一天作复。周末能和您在布鲁克街晤聚，十分高兴，但只怕叙谈的时间不得不比往常短些；马尔萨斯夫人因她父亲要来探望，将不能接受李嘉图夫人的盛意邀请。我很高兴星期五和布莱克先生共进晚餐，如果

① 这些信，在"国家通货"的标题下，4月18至23日登在《太阳报》上（它是"一种天天出现可是从来不发光的报纸"，根据1823年5月份《爱丁堡评论报》，第368页）；最后第六封信于4月30日登出。托伦斯的目的，象在第一封信里所说的那样，是说明"继续限制现金支付，以及使白银成为我们货币本位，都是有利的"。

② 此处和以下手稿中有破损。

③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D.李嘉图先生/布鲁克上街/格罗夫纳广场"。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我能在那天到达伦敦的话,但届时能否前来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承布莱克先生相约，只得请您将上述情况转告或能见谅。大概我不得不于星期一回家。因此我不愿意您在那天为我而请客；可是我很愿意在星期日会见穆勒先生和沃伯顿先生。想要讨论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在座的超过三、四个人就不容易进行了。

您完全没有提到令嫒结婚的事。[1] 我听说他们到国外去玩一个短时期去了，我认为这是很合适的计划。我希望他们动身的时候兴致很好，并且您已经接到他们一切顺利的报道。您和李嘉图夫人，在两个和蔼可亲、多才多艺的大女儿这样快地相继离开以后,一定会感到家里空虚寂寞;不过她们都将定居在非常靠近你们的地方,那就可以尽可能弥补她们离别娘家的损失。

我简直没有见到过《太阳报》，因此也没有看到托伦斯的信。希望"限制法案"的第三读明天不会举行，因为在"限制"问题已经作出决定以后再把霍纳的动议提出来就尴尬了。[2] 我确实认为,如果我们现在不用硬币支付，我们就决不会这样做了。目前全国的人对于货币抱着这样一种心情,若是黄金和纸币又脱离关系,大臣们也赞成这样做,把它作为改变货币制度的一种准备,我会毫不觉得奇怪的。

我近来一点不比您用功。既然已经放弃在本季度搞一个新版本[3] 的打算,我想不妨懒散一下。至少我无法作其他的解释。

---

① 参阅本书第20页,注1。

② 5月1日霍纳提议"任命一个小组委员会来研究恢复英格兰银行的现金支付是否得计"；这个提议以146票对73票被击败。银行继续实行限制两年的法案，第三读于5月3日举行。

③ 《人口论》的新版本。

我不由地想到，以您这样的头脑清楚，竟然在进展中感到困难，其原因是您稍微有点走错了路。您以劳动决定一切物价，把资本排除在重要的供求原则的作用之外；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您一定有点偏离了正确路线。可是在这一点上当然您和我的意见不同。

马尔萨斯夫人谨向李嘉图夫人问好。

您的永远忠实的

T.R.马尔萨斯

164. 克龙比致李嘉图[①]

先生：

承托伦斯少校的美意，把我的小册子[②]寄了一本给您。假如我知道这样没有价值的作品也能幸邀青睐，我早就应该亲自送请赐教。

先生，请相信我，最使我感到不安的是由于漫不经心而致公开地或者私下里歪曲了任何一位高尚人士的意见，特别是象李嘉图先生那样坦率地和公正地对待他的对手的人。如果您承认对几尼的需求很大，如果您承认供给不足，并且如果您肯定地说虽然如此几尼的价值还是没有上涨，那我就觉得我没有歪曲您的说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D. 李嘉图先生/布鲁克上街"。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亚历山大·克龙比(1762—1840)，法学博士，长老会牧师，中学校长和关于许多问题的写作家。托伦斯在1812年《论货币和纸币》的献辞中，以及在1815年《论对外谷物贸易》的序言(第XII页)中曾表示对他钦佩。

② 《关于农业这一行业的目前状况，致查尔斯·福布斯议员先生函》，伦敦，亨特书店出版，1816年。李嘉图的一本，上面题有"克龙比博士由友人托伦斯少校赠与大卫·李嘉图先生"，收藏在伦敦大学的戈德史密斯图书馆。

法。[1] 可是，如果您否认前两项看法的任何一项，或者不肯定那最后一点，那我就承认我误解和误述了您的观点。我想，假如这个问题不和某些令人困惑的事物纠缠在一起，对它就不会有不同的意见；而且，假如我能有自己所希望的那么多的空闲，我愿意用心研究和分析您的小册子，我想其中含有另一方面的几乎一切要点。[2] 如果我能有时间完成这一工作，定将我的分析送请赐教。特别我恐怕，有一些问题我们意见不能一致；那末，争辩双方对于所争各点的见解，究竟谁是谁非，就成了问题。我不能同意您对贬值的看法，也不同意您想要树立的那种价值标准。关于对黄金的"贵"和"贱"那种说法的观念，我认为显然我们的分歧实际上不如您所想象的那么大，并且按照您自己的理论，我们各人最后一定得出同样的结论。

先生，承盛意相邀，非常感谢；可是我们的朋友托伦斯少校会告诉您，除了在假期中，我是很少或者从来不在外面晚餐的。

请相信我，先生，

您的最恭顺的

亚历山大·克龙比

格林威治，1816 年 5 月 1 日

大卫·李嘉图先生

---

① 大概是指《致福布斯函》中一处(第 20—21 页)长的脚注，批评李嘉图的《金银的高价》。

② 参阅《一封致D. 李嘉图先生的信，内有对其所著"论纸币贬值"小册子的分析》一书，亚历山大·克龙比博士著，伦敦，亨特书店出版，1817 年。(《小册子作者》1817 年第 XX 期，第 529—572 页，加注重印。)此信日期为 1817 年 4 月 7 日，第一句说："我在我们尊敬的朋友托伦斯少校的陪同下和您幸会时，曾提到我有意研究您关于纸币贬值的小册子"。

165. 特罗尔致李嘉图[①]

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

1816年5月24日

亲爱的李嘉图：

我断定到这个时候您已经知道了罗斯先生关于保护节约储蓄会的议案的各项条款，[②]因此我想比较一下我们对所提的这个条例的看法，以便，如果对这一措施的观点相同，我们就可以共同努力来防止我认为的它的有害的倾向。

整个议案所根据的原则是：储户〔议案中称为成员〕应对这个机构起控制作用。委员会所行使的一切权力应来自储户，这些权力应由储户授与。现在，这些机构所根据的和应该根据的原则是储户对于其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应有发言权或控制权。这些机构建立起来，是为了办理贫民没有能力为自己办的事——照管他们的钱。因此他们对于这方面的经营管理不应有权干涉，这是基本的。此项议案把任命机构的高级职员的权力赋予储户。结果那些当初热心出来帮助他们的比较穷的邻人的先生们，必须靠他们的工人和仆役的提名才可以继续任职。在这样的一种制度下，我们相信

---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布鲁克上街/格罗夫纳广场"。伦敦邮戳，1816年5月27日。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乔治·罗斯已于1816年5月15日提出他的议案，"为了保护和促进节约储蓄会或者储蓄银行"（《英国议会议事录》，XXXIII，第841页以下）。

这些机构的管理权不会长期掌握在机构创始人的手里。

储户也要有权检查帐册，这就使个个储户的事都可能被他的邻人知道，以致这个机构无法再说服人们相信储户股份的数目只有经理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由于对这项措施的真正目的和性质有所误解。它不是各个“个人”都对它有集体利害关系的合股钱包；因此不能制造任何借口，容许这里所建议的干扰。

还有许多次要的可以反对的方面，这些您当然会注意到。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扣除费用开支问题，议案完全不提，这个问题至少需要和本案的其他部分一样得到法律上的认可。如果我对议案内容的看法是正确的，并且您也同意，就请您竭力防止这个议案象目前这样〔一定〕① 会产生的危害。解释和干预可以导致正确的理解，取得必要的修改，使此项措施有益。你们伦敦的机构进行得怎样？我希望听到关于它的发展的消息。② 我们的业务尚好——已买了 500.公债③——但其中主要一部分是存在我们这里的一个互济会的基金产生出来的。

我断定您还要在伦敦耽搁一些日子，虽然乡间即将景色宜人。我们一同问候李嘉图夫人和尊府各位。

您的很忠诚的，

赫奇斯·特罗尔

① 手稿在这里和下面有撕破的地方。

② 参阅约瑟夫·休姆：《伦敦西区创立的节约储蓄机构纪略》，伦敦，斯托克代尔书店，1816 年（休姆赠送李嘉图的一本保存在伦敦大学的戈德史密斯图书馆）。李嘉图、特罗尔、马尔萨斯、休姆、托伦斯都是经理。

③ 原文 500. Stock；这里 500. 似应为 £500.。——译者

166.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伦敦，1816 年 5 月 28 日

亲爱的先生：

根据您离开伦敦时所说的情况，很可能您下星期六不会在俱乐部。如果您首都之行延迟到下一个星期二，我们欢迎您在舍间下榻——现有我们的格洛斯特郡朋友史密斯先生和夫人在此。假使您来得较早，希望您能多在我处盘桓。我们的早餐时间现在非常适当，我希望您到伦敦的第一个早晨就和我们一起早餐，然后约定您能来我处进餐几次。

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您谅必一直公务太忙，使您手头的写作不能有多少进展。然而我希望您会作好准备，及时地使公众得到您深思熟虑的结果。我们有权利指望您能纠正阻碍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的一些困难和矛盾。

托伦斯少校告诉我，今后几个月里他将加紧工作，使我们可望于明年看到他写的关于这同一个问题的书。[②]关于货币与交换方面他仍然持有一些异端的意见，尽管穆勒先生和我曾煞费唇舌要使他归于正确的信仰。然而我们已经成功地消除了那些使他对交换原理的远见黯然失色的某些模糊不清之处。我认为他已经变得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T. R. 马尔萨斯牧师先生/东印度学院/哈福德郡"。手稿收藏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XLVII。

② 虽然本通信集中不时地提到托伦斯的一本书即将出版（本书第 141、244 页以及第VIII卷，原文第 22、47 页），但在他的《论财富的生产》（1821 年）问世以前，除了一些小册子而外，并未有任何书出版。

颇为相信您所谓我对利润、地租等等的特殊意见的一切——以致我现在简直可以说，我所主张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没有一项不是得到您的或者他的同意的，这就使得把我已经开始的向公众发表我的意见这一工作坚持下去，大大地变得不重要了。那些原理由您或者由他来加以论证，要比我高明得多：——我的工作已经完全停顿了两个月之久，在乡间朴素而宁静的环境中我是否会再从事于此，很难确定。我的虚荣心没有受到足够的刺激，还不能消除我习性疏懒、总想偷闲的毛病。

天气宜人，恰好为您的假期助兴。我料想您即将开始旅行，已无多闲暇，希望在您回家以前我们能在盖特库姆会晤。

相信我

您的永远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167. 李嘉图致麦克库洛赫[①]

〔由 190 回答〕

伦敦，布鲁克上街

格罗夫纳广场，1816 年 6 月 9 日

先生：

承惠赠 大作[②]，敬谢；拜读为快。然而，我不能同意您的意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J. R. 麦克库洛赫先生/爱丁堡，"信封上注有："被爱丁堡皇家旅馆 J. 麦克库洛赫误拆"。关于后者（王子街的一个旅店老板），参阅《致麦克库洛赫函》，第一页，编者注。手稿收藏在英国博物院。《致麦克库洛赫函》，I。

② 《论减低国债利息，证明这是解除商业界和农业界困难的唯一可能的手段；并根据政治经济学最可靠的原理证实此项措施的公正》，伦敦，莫曼书店（爱丁堡印），1816 年，共 53 页。参阅本书第 96 页，注 4。

见，即有必要采取您为我们目前困难所建议的激烈的补救办法——减低国债的利息，因为这种措施虽然在损害一个阶级的情况下也许有利于另一个阶级，可是它对国家财政困难的帮助很小，而会成为一项性质十分严重而危险的先例。很多人认为，目前纸币和生金银的价值一致是由于后者价值的低落。如果是这样的话，所建议的补救办法就确实不公道，甚至对那些在战争后期把钱借给政府的人也不公道，对那些已有更长时期持有公债的人就更是如此。我自己的意见是，金银的价值下跌和纸币的价值上涨这两种情况都发生了。因为发生了后一种情况，公债持有人已经受益，可是如果对通货价值的每个变动都应有立法规定，那我们早就应该开始这样做了，那时候公债持有人由于货币价值降低而蒙受损失；而且自从国债开始以来他们的情况一直是这样。对那些因货币价值降低而受损失的人从未有过救济，① 可是个个人心里都同情那些因货币价值上涨而受损失的人。

我们目前的苦恼很大一部分起因于原料产品价值的低落；这一情况在目前的环境下早就已经发生，假如我们的通货全部是由金银构成的话。这种价值的低落完全是和货币价值的变动没有关系的。它只限于原料产品一个方面，因此而受损失的那些人，在业务上遇到逆境时，和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或者制酒者同样没有权利要求救济。原料产品的价格不可能长期低得使农民不能得到存货的一般利润，不管捐税多么高。我理解，一切捐税最终都落在消费者身上。我们财政的前景令人不甚乐观。我认为，大臣们的第一项责任是尽可能减少我们的开支——第二是增加税收直到足

① 此处“象建议的”被删掉。

以应付支出。我以为他们不应该乱动偿债基金，更不应该干涉债券持有者的利息。会使我们破产的是支出，不是那需要用来偿付此项支出的利息的税收。我相信您会原谅我对这些问题这样直率地表示我的意见；这些问题我们大家都感兴趣，我们的目的只能是发现真理，以及提高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

我是，先生，

您的恭顺而谦卑的仆人

大卫·李嘉图

J.R.麦克库洛赫先生

168. 布罗德利致李嘉图[①]

〔由169回答〕

格拉斯哥，1816年6月3日

大卫·李嘉图先生

先生：

我已经拜读您的关于“廉价的通货”的小册子，其中有您对英格兰银行多次和大臣们做的那种有利的买卖的评论；您所附的计算“表”成功地阐明了您的意见，广大公众因此受益不浅。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伦敦”。邮戳，格拉斯哥，6月7日和伦敦，6月10日。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约翰·布罗德利，商人，是一本关于贫民问题的小册子《潘朵拉盒子和英国的祸害》(伦敦，1801年出版)的作者。

关于英格兰银行通过历任大臣的这些不精打细算的买卖合同而从公众身上取得巨大的、不合理的利益，您的言论是无可辩驳的；可是，对于您所建议的用来取得“廉价通货”的手段，我却不能赞同。

一有机会就应该使银行放弃它的某些过分的特殊利益，这是我衷心赞成并热诚希望的，但是，为了给一般公众提供一种“廉价的通货”而不惜使银行破产或者可能破产，这种主张对这家银行是完全不公道的，对国家本身则是失策和危险，并且特别对“资本”是如此，因此我请您允许我诚恳地提出异议。

您的主张，先生，必然给银行带来破产的结果，否则完全不能实行——在您建议银行必须按每盎斯3.18英镑售出条金以前，您应该首先规定怎样使银行能按这个价格或者低于这个价格买进条金，而这是您，先生，或者欧洲所有的政府联合起来，都办不到的事！生金只是一项货物，和其他商品一样，价格会有涨落，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防止这种波动，如果我们假定我们近年来所经历的那种价格重新出现——或者，简单地说，假如不是幸亏有“银行限制法”出现——这个银行一定已经破产了十次，即使它比现在富裕一百倍。先生，为什么一心要毁灭一个有用的机构——或者为什么要为了一种想象的和暂时的公共利益或方便而使任何一个事业被牺牲，它除了有用而外没有任何过错应该承受这样的惩罚；并且，这样做似乎没有一点好处，而冒着非常大的肯定完全毁灭的危险？

不幸的是，您的论点从一个错误的前提或者基础出发，您所选择的价值尺度的标准名不副实，您说按铸造厂价格计算的生金是

标准的价值尺度，可是，既然生金的价格确实并且永远会变动，它就不配被称为“标准”。而且，先生，这是我所看到的每一个写“通货”这个题目的人的不幸的情况——不仅如此，实际上是我们国家的不幸，我们的政治经济学作家还没有找到“标准的价值尺度”，或者完全忽略了这个问题，从那位确实了不起的亚当·斯密直到今天我所见到的都没有例外，甚至“金银委员会”的委员们也不例外；假如这个标准是大家理解的和承认的，所有关于“通货”的不一致的意见就会停止，这些纠缠不清的问题就会完全简单化。我要向您提一个建议，希望您能照办。

听说您写了一本很高明的关于“汇兑”的书。我从未见过这本大作，并且我远在外地——可是如果您能为我解答下面的问题，我一定给您提供英国拥有的唯一可靠的标准的价值尺度，作为给您麻烦的报答。第一个问题是：国与国之间的“汇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它主要指的是汇票及其价格吗？

第二，您可以明确地指出一个例证，说明两个国家之间的汇率使得一个国家获得利益而另一个国家受到损失吗？我诚心求教，如承指示，不胜感激。

您的恭顺的仆人，

J.布罗德利

再启者，请您原谅这样的潦草乱写——我不是学者，但对这些问题有一种好奇心——确实非常强烈，以致我担心可能被认为鲁莽无礼。然而，我决无恶意。

169．李嘉图致布罗德利[①]

〔答 168〕

伦敦，布鲁克上街，
格罗夫纳广场，1816 年 6 月 14 日

先生：

在通货问题上我们的分歧很大，似乎除了经过长期的书信往还，不可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可是我没有时间这样做。然而，对于来信中您似乎误解了您所批评的那本小册子里我的意思的那些部分，我必须说几句话。我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为了公众的暂时的和不能确定的利益，就应该使英格兰银行面临毁灭的危险。相反地，对于和银行处于相对地位的公众来说，用昂贵的货币（例如黄金）还是用廉价的货币（例如纸）来进行流通，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随便哪一种情况下，那些利用货币的人都必须按照它的全部表面价值付出代价。对于货币的发行者（在这里是英格兰银行），却极其重要，因为他们的利得多寡决定于他们能用廉价货币代替昂贵货币的程度。我的方案提出来作为一种我认为对银行有利的措施，同时并不给公众带来任何相应的损害，因此是对国家有益的。我仍然是这样的看法。您说我没有规定使银行能按照或者低于他们售出黄金的价格购进黄金。我想我已经有了这种规定；因为银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约翰·布罗德利先生/格拉斯哥/注意"，由H·格雷·贝内特议员盖上"邮资已付"印戳。手稿在爱丁堡一个书商 W. F. 沃森收藏的文件中，沃森死后这批文件捐赠苏格兰国立肖像美术馆，并由该馆存放在苏格兰国家图书馆（手稿 584，第 975 号）。

行既然是唯一的货币发行者，他们就有权调节或控制所发行的数量。您会否认减少一百万、二百万或三百万发行额会影响钞票和黄金的比较价值吗？如果您否认，我们对这门科学的基本原理就意见不同。如果您不否认这个前提，银行就没有危险；因为他们能随意调节黄金的价格。

至于（严格地所谓）标准的价值尺度，黄金或者任何其他的商品都不能担当这种称号，因为凡是本身会变动的东西决不能作为其他东西的不变的尺度。但是，尽管它不能作为其他东西的不变的尺度，却仍然可以作为它们的可变的尺度；既然我们除了可变的尺度以外没有其他的东西，这一特殊的东西就被法律定为一般的价值尺度。它不象其他东西那样容易变动，大概因此就被选用了；可是，假如它容易变动二十倍——假如每年变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或五十，不管可能多么不方便；不管多么需要变更有关的法律，并改换用来衡量其他东西的价值的这一商品；实际上也不是不可能，象您似乎暗示的那样，使得我们的纸币适合这个变动的商品。假设空气的影响竟然使我们衡量长度的标准单位（例如码）会变动四分之一，比应该不变的一定长度的子午圈的一段有时长些有时短些；我们仍然可以使用码这个衡量标准单位，并且可以（根据法令）正确地称它为我们的标准尺度。

对您的第一个问题“国与国之间的‘汇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它主要指的是汇票及其价格吗？”我的回答是：我们所谓汇兑总是指一个国家的货币用另一个国家的货币计算的价格。这样，对汉堡的汇价是33时，在汉堡支付的33先令在伦敦可以售得1英镑。它仅仅同汇票和货币有关，而与商品没有关系。汇价高或者

汇价低的原因是什么，那是另一个问题。补贴、粮食歉收、商业不兴旺，可能打乱输出和输入的平衡，并在合乎自然规律的范围内对汇价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可是它们只通过影响相对价值或者通货的价格来起这些作用。

您的第二个问题，问我是否能明确地指出一个例证，说明两个国家之间的汇率使得一个国家获得利益而另一个受到损失。我谨答如次：我认为汇率完全不重要，因为它影响着这两个国家的利益。由于有时候它代表一种为了商业不兴旺等等而付出的补贴，所以汇率不利时是令人遗憾的问题。例如，在我们和汉堡的交易中，我相信无论汇率是 28 还是 33，我们都不会因此而得利或者损失，因为两个国家中商品的相对价格是随着汇率的涨落而相应地提高或降低的。

我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只怕说得还很不周到——可是邮件等着封发，我不得不匆匆结束。

您的恭顺的仆人

大卫·李嘉图

〔布罗德利，在 1816 年 6 月 21 日从格拉斯哥写来的回信中，同意李嘉图所说的没有一种商品能作标准的价值尺度；但是，他说，虽然我们不能有一种“实际的”标准，“我们有一种人们会发现它实际上是正确的‘名义上的’标准”。“我是否还需要加上一句说，我指的是‘帐面上的镑和它的零头数’，我们通用的各种货币都从属于它，都表达它，都象征它，可是它本身是一切东西和各项东西的完善的尺度。我恳求您作一尝试。虽然我不愿意把我自己的意见强加于您，可是我必须承认如果您倾向于我的想法，来函赐教，我当然高兴；如果我们仍然有分歧，就算了。您不必烦恼，因为我是坚定不移的。”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170. 特罗尔致李嘉图[1]

〔由171回答〕

昂斯特德林地，1816年7月1日

亲爱的李嘉图:

大函收悉，[2]本拟早日作复，因往苏塞克斯探望家兄，[3]以致稽延，歉甚。他在景色秀丽的乡区买下一处称心的地方，享受退休生活，凡是习惯于我们那种吵吵嚷嚷和……的职业的忙碌与疲劳的人，都一定会这样做的。

我大胆把这封信寄到伦敦给您，相信您和李嘉图夫人都会很容易地想出许多可以留在布鲁克街的理由，即使在这种天气美好的季节。然而议会的解散一定不久就会使您也感到可耻而跑到乡下去。每个人也有必要亲自到现场去保护自己的财产，以免遭到抢劫或破坏，因为目前到处泛滥的那种无知的和捣乱的精神似乎使人人都面临危险。我们的邻居一位乡绅，最近有一座堆得满满的谷仓和一台打谷机被烧光，虽然他是个很孚众望和非常正派的人，是代表萨福克地区的议员古奇先生的兄弟。[4]这些是战争的一部分糟糕的影响，我担心这些影响对人们的道德的坏影响要比对他们的钱包严重得多和持久得多。纠正这些弊病现在应该是（并且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大卫·李嘉图先生/布鲁克上街/格罗夫纳广场"。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李嘉图的信没有。

③ 约翰·特罗尔，证券经纪人。

④ 关于这次火烧的记述，载1816年的年鉴，"编年史"，第91页。

我相信将来一定是)政府的主要目的,也是乡村里每一个有影响的个人的主要目的。从这方面来看,您最近这样好心好意创立起来的那种学校是一件全国性的好事,在您的积极监督之下,一定会在那个工业区里起重要作用①。

我从文件中看到,罗斯先生的关于节约储蓄会的议案在这一次会议上不会通过;是什么原因呢,另加的修改使它很有用了吗?伦敦的机构情况如何——你们每星期收入几何?我们的收入有进展,可是不稳定,并且赶不上我的预计,或者也许我应该说我的希望。

您已经看到伟兰先生的《人口与生产》那本书吗?在这里我认为它打算驳倒马尔萨斯的理论。我要买一本,因为他是个有才干的人,这问题又是非常重要的。幸而马尔萨斯先生还没有出版他的著作的新版本,现在他可以有机会回答韦兰先生书中也许需要注意的论点。②

我希望您正在进行您的研究,并利用乡居多暇,把您在长期以来一直注意的这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上一鳞半爪的思想具体表达出来,写成一部有重大价值的作品。

您认为(作为投资对象的)公债怎样?还要多久乡村才能从商业困难中恢复过来?虽然至今还没有什么变动的迹象,我不能认为

① "李嘉图先生创办的一所学校,设在明钦汉普顿,属兰开斯特系统,该校收男女学生共二百五十人左右。"参阅"向负责研究贫民教育的小组委员会提出的《教区统计摘要》",第304页(《议会文件》,1819年,第IX册,A)。

② 《在社会进步的影响下,人口与生产的原理;兼论道德的和政治的后果》,小约翰·韦兰(皇家学会会员)著,伦敦,鲍德温书店出版,1816年。马尔萨斯在《人口论》第五版中答辩,1817年版,附录,第3卷,第397—424页。

阴霾还会继续很久。毫无疑问，我们做买卖的新渠道正在形成，在那里水流会和以往同样的强劲和迅疾。

“高利贷议案”未能成功①，我觉得很可惜。原来发起此案的方面力量不够大，而且公众反对此案的成见也强烈。我不认为一般利率会增长很多，如果最高限额取消的话；可是在一个象这样的商业国家里，对利率最好是听其自然，限制利率是对资本家严重的不公道。

再见，亲爱的李嘉图。特罗尔夫人和我一同问候李嘉图夫人和全家。

您的十分忠诚的

赫奇斯·特罗尔

171. 李嘉图致特罗尔②

〔答170——由176回答〕

伦敦，1816年7月15日

亲爱的罗特尔：

李嘉图夫人已经离开伦敦，我准备跟踪而往，因此您下次给我的信必须寄到盖特库姆。您不要以为自从您走了以后我一直死守在伦敦——我曾到巴思一个星期，又到盖特库姆一个星期。然而，到现在为止天气老是变化无常，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要羡慕

① 萨金特·翁斯洛建议废除高利贷条例的提案；本届会议上原案撤回，但于1817年又提出。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赫奇斯·特罗尔先生/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萨里”。手稿在大学学院，伦敦。《致特罗尔函》。

你们乡居的先生们。在我两星期的假日里，我不仅遍体被雨淋透，而且时常整天不能离开家门。

在巴思我曾和埃尔温先生① 两次在一起进餐，其中一次是在他家里。他还是和您为了促进节约储蓄会而见他时同样的热情，并且，我虽然和他接触不多，已经对他的头脑和心肠有很高的评价。马尔萨斯先生也在巴思附近访友，曾和埃尔温先生在克拉特巴克先生家共进晚餐。我们在一起愉快地过了一天，我有理由相信这两位先生彼此很投机。

我告诉您马尔萨斯先生曾陪伴我到盖特库姆去了两天，而且由于天气关系我们不能外出活动，这会使您自然而然地断定我们有很多机会讨论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上的不同见解；虽然我们的意见接近了一些，但我们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争论。

我很怀疑，是否马尔萨斯先生会注意韦兰先生的书，虽然韦兰先生尽可能以最大的礼貌对待他。我认为，他在确立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原理的学说相反的自己的学说方面丝毫没有成就，可是他已说明了这一点，即在社会的早期阶段，人口对食粮有压力时，减少人口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他们当时经受的痛苦起源于人们的懒惰和邪恶行为，而不是由于他们不能取得生活必需品。通过减少人口，你也许会使粮食以更大的比例减少，反而加重而不是消除他们的苦难。他非常矛盾的一点在于说这一原则不能适用于爱尔兰，并认真地推荐这个国家减少人口的方法——而爱尔兰所需要的补

① H.埃尔温，威斯特敏斯特储蓄银行的经理之一（参阅休姆的《节约储蓄机构纪略》，见本书第38页，注2）。

救办法是人们在粮食以外要有吃其他东西的胃口。能使爱尔兰人振作起来,能引导他们把剩余时间用来为自己提高生活享受,而不用来干最野蛮的勾当的任何刺激,会比人们能建议的任何其他办法更有助于他们国家的文明与繁荣。①

我不能同意您的想法,认为战争对于人民道德的堕落有很大影响。他们现在所犯的暴行完全可以归因于贸易停滞,这种情况向来会产生类似的后果。我倾向于认为人民在道德和知识两方面都已有所提高,因此他们在这些不可避免的挫折下能够不象从前那样的残暴。我也抱有希望,随着他们的知识的增长,他们将看得更清楚,破坏财产只会加重而决不会减轻他们的困难。资本使用方面的重大变化总会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肯定不会再继续多久,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商业活动和信用的恢复。我对于国家财政的真正稳定的信心丝毫未减,虽然我看到在这种入不敷出高达千百万的时候仍然有侵吞公款情事,很不满意。我们有充裕的资源,可是缺少有才干的大臣和一个公正无私的下院。在我们的议会里地主阶级太占优势,在十分难处的困境下我不应该过分信赖他们的美德。

如果您的节约储蓄会是有进展的,您就没有理由发牢骚,它最后会有很多好处。我们在威斯特敏斯特的存款收入是每周350镑左右。我们已经获得3,000镑**货币**,在处理业务方面没有任何困难。在伦敦商业区我们将于下星期一开始营业。我们一直无法接受存款,由于没有一个适当的办事处;现在总算终于有了一个地

① 韦兰,前引书,第25—30页和第101—103页。参阅上面第I卷,原文第99页,注2。

方，虽然我认为并不十分适宜——在神父门教堂的院子里。很遗憾，我不能在最初开业时给予任何帮助，因为其他的经理都一点不想方法取得必要的资料。① 请代我问候特罗尔夫人。

您的十分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我希望特罗尔夫人和您今秋到盖特库姆一游。

172．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②

〔由 174 回答〕

东印度学院，8 月 6 日〔1816〕

亲爱的先生：

因为我经过伦敦的时候比预计的早，我满怀希望地以为可以在您动身之前赶上您。我抱着这个目的到布鲁克街探望，但发现

① J. L. 马利特，发起人之一，记述在皇家交易所办公室召开的会议（这次会上决定了创办伦敦商业区储蓄银行），他写道："出席会议的人不少，我们陈述了我们的计划，打算把存在储蓄银行里的钱投资于公债，于储户提取时如数归还储户，连同四厘的利息。各项议案将付表决时，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先生（后来才知道就是李嘉图先生）表示他完全赞同我们开会的目的，但认为银行的董事只应该承担把用存款购买的公债的价值退还给储户，因为如果公债大大地落价，同时储户涌向银行提存，则银行势必或者不能履行它承担的义务，或者不得不由受托人补足短缺之数。缺点是明显的和无法克服的，这个计划尽管有一些不利条件，它使储户可以进行证券投机而不需要付出任何佣金，但不得不暂时采用。随即向政府提出申请，政府承诺借用储蓄银行的钱，按一定的利息，附有某些限制。不久以后储蓄银行就成立，并导致在伦敦又创立了几家。"（李嘉图逝世时的日记记载，1823 年，见《政治经济学俱乐部，一百周年纪念号》，1921 年，第211 页。）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D. 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邮戳，1816 年。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您已于上星期六离京。[①]我现在已经回来将近十天，和平常一样忙于学院的事——确实我正在草拟一项有关学院的文件，要送给坎宁先生，他现在和我们的关系是作为管理委员会的主席。[②]这个，和一些其他的事，使我未能象原来打算的那样快地写信，特别是因为G.埃克萨尔曾要我或者当面或者写信告诉您，他遵照您关于牛津小艇的意思已经给您订了货，但霍尔夫人是一个很靠不住的人，不能指望她准时，除非有人就近不断地催促她，这一点的证明是他本人订了一只小艇，卖方曾答应在很短时期内交货，他为此等了整整一个夏季，可是我相信至今尚未交来。因此您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催促交货，否则或许她会置之不理——如果您急于要用的话，也许最好的办法是让希钦先生[③]到那儿去，选购一只现成的船，这种船她在牛津假期中不会不肯卖的。然而，最近的恶劣天气或许已经使您忘记了所有这些事情；可是我们知道您不大怕雨，而且我们仍然可以希望秋天会有比较好的天气。马尔萨斯夫人和埃克萨尔小姐[④]对于她们的伊斯顿·格雷和盖特库姆之行，感到非常满意；并且埃克萨尔小姐得到她很喜欢的那匹大卫的马的帮助，在我们离开您的那天晚上很平安、很惬意地回到了家里。

前天我收到沃伯顿的信。我断定他这时候在您邻近的地方。如果您见到他，请代谢其赐函，并转达渴念之忱，特别是他即将远游意大利，暌违日久，殊深怅惘。

顺便说一说，我越想这个问题，越相信存货的利润率主要地决

① 7月20日。

② 坎宁1816年6月参加政府工作，担任印度事务管理委员会主席。

③ 詹姆斯·希钦斯，李嘉图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

④ 露西·埃克萨尔（后来是汤顿夫人），马尔萨斯夫人的妹妹。

定于存货的供求和劳动的供求相比较，而很少(直接地)决定于真正的所谓生产的难易。我所谓生产的难易，指的是用一定数量的劳动所能取得的产品的数量是多还是少，而不是指为换取劳动必须付出的任何一种产品的数量的多或少。后者仅仅表示那种产品和劳动相比较的交换价值，与生产的难易没有关系。如果一块土地由十个劳动者耕种，生产谷物一百一十夸特①，如果以后用同样数量的劳动竟然生产一百六十五夸特，利润率难道不可以继续不变，唯一的区别是劳动者的报酬是十五夸特而不是原来的十夸特吗？美国和波兰质量差不多相同的土地的利润率不同，不是说明利润决定于资本对劳动的比例，而不决定于生产的难易吗？

我也很想问您，什么原因会引起需求的增加而价格不减低，就是，增加价格的那种需求是什么性质，它能是普遍的吗？我认为它能，一项新价值一投入市场总会造成这样的需求。马尔萨斯夫人请我代为问候李嘉图夫人。

您的永远忠实的

T.R. 马尔萨斯

173．李嘉图致穆勒②

〔由175回答〕

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

1816年8月8日

① 夸特(Quarter)：计量谷物的容量单位，八蒲式耳(＝1/4吨)。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詹姆斯·穆勒先生/福特修道院/查尔德/萨默塞特郡"。手稿在《穆勒—李嘉图文件》中。

亲爱的先生:

来到这里以后,我一直打算写信给您,因为自觉惭愧,过去两年来我总是让您先写信给我。可是我迟迟未曾实行,部分地由于同情您,部分地由于我总觉得不愿意显示我在书信方面的才能。我一再拖延,并不是由于不怀念老友,因为每逢我碰到不断出现的困难,心灰意懒,准备放弃我的工作时,往往就想到您以及您具有的全部说服力。尽管我怕您责备并想起您总是鼓励我坚持下去,我还是常常想放弃我的写作,认为这是一种我无力完成的任务;我相信促使我继续写下去的唯一因素是想到我并不一定要发表,以及努力把自己在我们时常谈到的一些问题上的意见写出来,即使没有其他的用途,也能用以自娱和受到教益。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想要丢下工作去散步或者骑马取乐,因为天气差不多总是很恶劣——但是我不能完全避开早晨的不速之客。我担心,那些每次在我家里住两三天的人会不理解为什么我不和他们见面,而认为这是不殷勤好客。我将尽力而为,我们在伦敦碰头时我会使你相信我是不能胜任您指派给我的这份工作的。

奥斯汀先生和夫人一星期前抵达这里,现今安居在他们自己家中,距离我处约十四英里。西拉对于又回到英国非常高兴,她似乎受了太多的约翰牛式教养,以致不愿意为了欣赏法兰西和意大利的美景奇观,而不得不牺牲那些使生活舒适的事物。她定居的那个村子环境幽美,而且她运气好,那个地方离巴思(她大姐住在那儿)比离我们只略微远一点。

沃伯顿先生曾去探望史密斯先生,现在正走着西拉回来时所

走的那条路线，我相信他会把旅程延长到那不勒斯。史密斯夫妇偕同宾达先生①（惠肖先生的意大利朋友），在我们家已经住了几天。宾达先生刚离开他们；他们（史密斯夫妇）准备星期一到伦敦会同惠肖先生一起前往佛兰德和荷兰。

关于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家务事，没有新情况可以奉告。我们多半象平常那样平稳而悠然地过着日子，虽然我们家里的社交聚会已大大地减少，以致我们比通常沉闷得多。奥斯曼在巴思，范妮也在那里好久没有回来了，我们现在没有朋友住在家里，可是我们希望不久就能在这里见到拉尔夫和我的两个妹妹。长期不能出来活动的埃丝特现在幸运地从她的痛苦的任务中解脱出来了，她是他们一行之中的一个，我想到能在我家里见到她，非常高兴。

穆勒夫人新近坐月子，我希望她现在已经完全康复。我断定她这时已和您一起在福特修道院。我猜想您还是象平常那样努力工作，目前正在对您长期劳动的成果作最后的琢磨。我希望您今年能抽空到这里来看望我一次，不管您是否到更远的北方去。我将愉快地在巴思迎候，把您从那儿接过来，并且如果您要回到福特修道院，我就把您平平安安地再送到巴思。请代为问候穆勒夫人和边沁先生，相信我

您的永远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① 吉塞佩·宾达，卢卡人，是一位避难者，应霍兰勋爵的邀请来到英国。他在霍兰商行会到惠肖，后者把他介绍给史密斯夫妇（参阅《霍兰商行的“教皇”》，第121页）。1818年3月23日托马斯·史密斯致李嘉图的一封信报道了下面这件轶事：“惠肖告诉我可怜的宾达碰到的一件倒霉的事，他在拍卖场上出价想买一件项圈，以为卖价是三镑十先令，到拍定由他购买时才发现这是每一粒珍珠的价钱，于是他不得不付出二百五十英镑。”（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174.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 172——由 178 回答〕

盖特库姆林园，1816 年 8 月 9 日

亲爱的先生：

承关心我的小艇，甚感。定货已于上周周末送到这里，现在正平平稳稳地荡漾在盖特库姆水上。我已经坐过一次，发现我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可是此艇较大，短桨也比埃克萨尔小姐的笨大一些，我现在完全没有希望在操纵敏捷方面能和她相比了。它比我以前的那只艇大得多，停泊在艇库里的时候，门就不能关。我们正设法消除这种不方便。我非常感谢乔·埃克萨尔先生，因为他不怕麻烦地帮忙，我本想写信向他表示谢意，但恐怕反而会增加他的麻烦。您写信时务请代我向他致谢。

我很高兴马尔萨斯夫人和埃克萨尔小姐对于我们在伊斯顿·格雷② 和盖特库姆之游都觉得满意。假如她们和您不是那样匆忙地结束此行的话，你们就会使我更加相信你们这次访问是惬意的。

我们在伊斯顿·格雷的朋友已经在我们家住了几天，宾达先生同来。我们曾期待沃伯顿先生来这里和他们会合，可是他写信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T.R. 马尔萨斯牧师先生/东印度学院/哈福德"。手稿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XLVIII。

② 关于另一次郊游，在伊斯顿·格雷的一位客人记述道："李嘉图先生和夫人到此访问。讨论了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在道德上有欺骗的权利。李嘉图先生的意见认为不景气和商业困难只是暂时的"。(«1816—1818 瓦斯教区长本杰明·牛顿的日记»中1816 年 7 月 24 日的记录，上述日记由 C.P. 芬德尔和 E.A. 克拉奇利编辑，剑桥，1933 年版，第 10 页。)

来说要推迟两天起程,到那时史密斯夫妇已经回家了。可是他后来访问过盖特库姆。我想他现在一定已经离开威尔特郡。他似乎很满意他到意大利去旅行的计划,虽然已经回来的奥斯汀夫人①把她所遇到的各种麻烦非常明白地讲给他听了。大概他是个很高明的旅行家,而我的女儿我向来认为是我生平碰到过的最糟的一个。

史密斯夫妇于星期一离开伊斯顿·格雷前往伦敦。我想您已经听说他们将同惠肖先生一起去荷兰——我相信他们的旅游会非常愉快。他们总是从好的一面来看一切事物,不想侦察所遇到的各项东西的缺点。

我不难同意您的意见:"存货的利润率主要地决定于存货的供求而不决定于劳动的供求",如果您说劳动的供求指的就是工资的增减的话。那是我的同样的命题。现在如果劳动涨价(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利润就会降低;——可是有两种增高劳动工资的原因,一种是对劳动者的需求比供给大——另一种是劳动者的食粮和必需品生产困难,需要很多的劳动来生产这些东西。我对这个问题越想越相信后一种原因不断地发生作用。

用同样数量的劳动所取得的额外产物全部归于生产它的劳动者,这种事是极罕见的——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是要说利润率会降低,因为谷物的价格会随着这种增加了的生产便利而降低——资本会从土地上抽回,地租会减低,利润会增长。您提到的那些原因可能在波兰和美国发生作用——我从来不否认这一点。劳动和资本的比例没有疑问会影响利润,因为它会影响工资,可是在对利润问题的考虑中,它不是唯一的要素——还有其他影响工资

① 李嘉图的女儿普里西拉。

的原因。

我理解，那种增加价格的需求能否是普遍的，必须决定于贵金属是否能和其他商品同样快地增加供给。如果劳动者的储蓄或者所得以同样的比例交换各种商品，而需求也以那个比例增长，我看不出任何商品有什么理由要涨价；可是如果对布或黄金的需求大于或者小于供给，它们的交换价值就可能上涨或者下降。就是说，它们的市场价值可能上涨或者下降，可是它们的自然价值大概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因此过一个时期以后它们会按平常的比率交换的。投入市场的一种新价值总是事先假定有若干数量的销售和购买；如果那种价值完全没有贵金属的成分，我不明白所有的商品怎样会涨价的。我认为有些商品会上涨而有些会下降，但一般趋势倒会是后者。

您的永远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请代为问候马尔萨斯夫人

175. 穆勒致李嘉图[1]

〔答 173——由 177 回答〕

福特修道院，1816 年 8 月 14 日

亲爱的先生：

几天前接奉大函，非常高兴，虽然仍然是一种使人泄气的语

[1]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调。一个不怕在任何人面前谈论问题的人，为什么怕写作呢，因为写作只是在纸上谈论而已？您不仅能在那些最著名的对这个问题有研究的人面前谈论，而且您不怕和他们争辩，使您的意见比他们的占优势，使听者觉得您是对的。那末，就在纸上这样做嘛——此外您还想要什么呢？——不久以后我将开始认为您的疑虑和您的懦怯，是您精心设计的为疏懒作辩护的借口。或者（一种更巧妙的猜测，我刚好想到）您利用这些作为诱饵，博取别人的恭维；——因为谁应该说，我没有做这件事的才干；我的能力不够。于是来了那个好朋友，他热情地大声说，亲爱的先生，让我来纠正您一生中所犯的唯一错误；您的才干令人钦佩，您的能力很大——只是要写嘛，要使世界震惊！我呢，不大习惯于讨人喜欢，却要说完全相反的话——不需要什么特别才干，只要任何人都有的那一点。您脑子里已经有了思想，只须把它们写到纸上去就行了，写下来以后，再把它们看一遍，注意您要说的话没有遗漏，没有一点重复，并且一切恰到好处。当然这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要吓唬任何人——好吧，您需要做的如此而已。第一件事是把您的问题从头至尾细说一遍，随便用什么方法，不管是什么。然后；如果它不合您的心意，就收回它，重新再来一遍，如果您觉得改一下好就改一下。如果这种方式不合意，再来一遍。您以为任何人写出一本好书是由于神的恩典和灵感的帮助吗？卢骚说，他写的东西，第一次不能使他喜欢的，非反复改写五遍决不向公众发表。① 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让您

① “我的手稿上涂改、擦脏、混淆、看不清楚的地方，说明它们使我费了多少事，没有一处我不是修改四、五次然后才付印”。（《忏悔录》，第 III 卷；日内瓦，1782 年，第121 页。）

取消您庄严保证的信心，要我做您的导师，享有属于这一可敬畏的职务的一切权利。那末，根据这些权利，我严肃地命令您立即进行您已经拟订的计划，把政治经济学的整个领域从头至尾仔细检查一遍，不要想到先后的次序，不要想到重复，不要想到文体——总之，一切都不必顾虑，只是把所有的思想草记在纸上。我们再来看以后对这些东西怎么办——这是第一件事。您一定能做到，因为这只是说做您所能做的事——并且您不会假装说您不能做您所能做的事。

我的另一项命令是，因为我知道您到现在已经写了不少的一堆纸稿，全部是关于这个主题的——请您尽量多地把它们，就是除了那些对您继续工作绝对必需的而外，全部装在一个包裹里，寄到这里来。我有许多事要学，这些我知道它们会教我的。并且也许它们会使我能给您一些也许不是无用的指导。我的意思是说您应该把您在伦敦读给我听的那些东西包括在内，因为听人家读一篇东西和您空闲时自己读它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您能把关于一个题目的稿纸放在一堆，并标明每个细目的内容，那就更好。但是如果不标出，也没有关系，杂乱无章地一起寄来好了。

我羡慕您可以向你们那里刚刚回来的那位女旅行家盘问她所见到的种种奇观，以及她所做的种种妙事。我但愿我自己也能参与这种社交活动。我欲恭吻她的美丽的手（和她接触过的人都这样说），请求她接受我对她自从我和她分别以来所经历的一切好事的热烈祝贺。——而且，毕竟她最喜爱家。啊，家总是家，尽管从来不是那么亲切。我总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说法。——沃伯顿先生、史密斯先生和全家、惠肖先生、以及所有的旅行家，都是如此。

我很高兴您能不受这种狂热的影响。我猜想您是等待我去的时候一同去,并和我住在一起。关于这些旅行家,我到这里以后曾收到布鲁厄姆一封信。他当时在日内瓦,这个地方完全是英国风味,可是正打算去萨瓦定居,享受水的好处。

拉尔夫先生[①] 到您这里来的时候,请转告他:他的上好的接骨木的插枝有相当一部分已经生根,正在长出可爱的小白芽,使边沁先生简直着了迷。也请您告诉埃丝特小姐,我希望她不必急于离开盖特库姆,并且,如果由于上天的特别恩惠,我能在本季访问您处,就可能有机会在我一生中见到一位和我自己有点相似的人物,她能爱别人胜于爱自己,把自己的一切享受让给别人。

我来此以后简直是一个隐士,所以关于这儿乡下实际的贫困程度,没有什么可以奉告。可是这种天气还不令人害怕吗?这儿小麦完全是青的,麦穗里空空如也;完全连续的阴雨和寒冷。马上一定会有大歉收和物价高涨——这些,加上工作空前的少,将产生极大的苦难,每一念及,使人战栗不安——三分之一的人一定会死掉,不如把他们拖到大街上和公路上去象我们宰猪那样地杀掉,反而好受一些。教会和国家,在伦敦酒菜馆里(教会和国家在那里受到很好的供养),主张募捐——准备让整个地区的全体人民靠募捐来养活![②] 我只希望我的夫人和一群孩子明天能来。她身体复元的经过良好,但这样的旅途劳累在以前就危险了。我向盖特库姆全家各方面的人敬礼,请求他们一定要象我爱他们那样地爱

---

① 李嘉图的兄弟;下文提到的埃丝特是他的妹妹。

② 王公、大主教等为了募捐救灾于7月29日召开的会议,被科克伦勋爵领导的激进派利用,变为反对政府"铺张浪费"的示威。(《太晤士报》,1816年7月30日。)

我。我是，亲爱的先生，

您的最忠实的

J. 穆勒

176. 特罗尔致李嘉图[1]

〔答 171〕

昂斯特德林地，1816 年 8月 20 日

亲爱的李嘉图:

我看到您上次来函的日期时，不禁感到惭愧，竟然这么久没有答复。我不想容许——即使在我自己的情况下——对于怠慢一位勤于写信的人给予任何适当的原谅；可是，为了减轻我的罪过，也许我可以大胆地说，上星期我参加了在吉尔福德举行的巡回审判，执行大陪审员的任务。虽然案件日程表上项目不少，性质严重的罪行却不多。科克伦勋爵的审讯引起最大的兴趣，您在报纸上可以看到详尽的记述。[2] 他真是痴心妄想，以为陪审团会宣判他无罪；实际上他们做得过火了——谁要他们对于他以前受的惩罚是否过分表示意见呢？根据未经批准的意见而提出的从宽处理的建议是决不能得到人们的注意的。

我希望您不是和我一样的懒散，因为我觉得自己在研究方面没有进步，或者进步很少。我还没有打开韦兰的书，虽然我很想看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科克伦勋爵已在一个急进派的会议上被逮捕，并以在一年多前在共因证券交易欺诈案服刑期间逃狱罪而被审讯。

看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我打算趁这个机会深入研究马尔萨斯的学说体系；因为，我承认，到现在为止，我对于他建议的对人口作人为的制止抱有极大的反感。我担心这种药比病更坏——我宁可信任“公学”和节约储蓄会，通过它们的影响来实现我们需要的改革。

我收到埃尔温一封长信，谈到罗斯的议案中关于把教区救济扩大到储户这个重大问题的条款。[①] 他说既然发明这一条款的原始罪孽是我的，我就有义务抚养自己的子女。我发现律师们激烈反对这一条，颇为痛心，因为我相信批准这一措施对于节约储蓄会的成功是必要的。除非有这样的规定，头脑清醒的穷人都不会和储蓄会发生任何关系。我仅仅希望加入一项说明性的条款，说明一个“储户”并非必然不能接受教区救济；至于如何应用于特殊事例，只有让地方长官酌情处理。这个问题不能回避。它一定会发生，必须作出决定。由立法方面一般地予以规定，要比把这个问题留给个别人们的变幻莫测和互相矛盾的意见去解决，明智得多。我也认为，将来只有很少的情况需要这种救济。那些惯于节俭的人，会不时地储存一部分收入，他们大概不会成为教区的负担。可是意外事故或者不幸，可能使一个人面临这种需要；在处于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应能与其邻居分享教区的帮助。一个有一头牛或一只猪、或者一处菜园的人，可以接受救济。那末，为什么这样使用储蓄的人应该比那些参加储蓄会的人受到优待呢？可是，即使承认这两种情况不同，我还是说值得照顾“储户”，借以诱导贫民普遍实行那些节俭和经济的习惯，从这些习惯中我们希望取得非常重要的后果。请您利用一切机会使从事社会活动的人相信提倡这种

① 此项条款容许在储蓄银行里有不超过30英镑的存款的人接受教区救济。

节储机构的重要性，以便我们加强我们自己的力量，准备应付困难的时刻（这种时刻我担心会随着议会下届会议一起到来）。如果此项条款失败，节约储蓄会也就完蛋。

承热烈希望我们访问盖特库姆，盛意可感。我们若能如愿以偿，自属大快事，但因照管托儿所之故，我们不得不认为自己是极应固定在这里的人。确实我时常感到遗憾，我们相距如此之远，因为我深信我们一定会成为极好的邻居。我也不应该不想到，在某一个未来的时期我们可能有机会探望盖特库姆，以及使你们在寒舍受到欢迎。

再会，亲爱的李嘉图，特罗尔夫人和我一起问候李嘉图夫人及尊府全家。

您的很亲爱的

赫奇斯·特罗尔

177. 李嘉图致穆勒[①]

〔答 175——由 180回答〕

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

1816 年 9 月 8 日

亲爱的先生：

接奉惠书以后，我曾去伦敦一星期左右，加上其他原因，以致作复稽迟，为歉。至少我发觉，写作和纸上谈话有些不同。在会谈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詹姆斯·穆勒先生/福特修道院/查尔德/萨默塞特郡"。手稿在《穆勒—李嘉图文件》中。

中我能以一定的信心向对方坚持我的意见，因为我知道他们更为注意的是问题而不是态度。再者，在会谈中，根据一个眼色、一句话、一个示意动作，您就知道分歧点是什么，把全部力量用到那一点去。在写作中，您的对象既有那些不懂什么的人，也有那些懂得很多的人。一切都必须承认或者证明，而且很难知道是否不会说得很不清楚或者令人厌倦。然而，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再说什么了，因为恐怕有可能引起您误会我的动机。我一定相当勤快地进行工作，把现在还分散在各方面的东西赶紧抄写出来以后，就寄给您。象目前这样，我自己简直看不懂，您肯定也不能了解。我将不注意避免同一思想的重复(也许是在不同的地方)，因为既然我的缺点是简短，把同一概念用另一种形式重说一遍，有时候可能是适当的;假如是不必要的，您就把它一笔勾消。即使我把乱七八糟的草稿抄好以后，要您阅读一遍，仍然是强加给您一项艰难的任务——可是您是绝对权威，我的责任是服从您。因此这些草稿一定抄出来寄给您，到时候您会相信，不管您的学生的性情是多么容易驯服，引导一个习惯尚未形成的年轻人的精力和才能，和引导一个他本身的工作对于您希望达到的目的完全没有帮助的老年人的思想，是大不相同的。

拉尔夫、萨姆森、艾比盖尔和埃丝特① 在这里住了一些日子。我去伦敦期间把他们都丢在这里。我们准备一起到麦尔文去几天，从那里再到伍斯特，然后大家分路，他们各自回家，我也回去。他们似乎很欣赏这一次的旅游，埃丝特也和大家一样的高兴。

她以及她的哥哥和姐姐一起向你们问好。拉尔夫很高兴他的

① 李嘉图的兄弟姐妹。

接骨木的插枝已经生根。萨缪达先生和夫人也在我们这里作客一星期左右——今天离去。

连续的寒冷和阴雨的天气,使我们庄稼的前景不很好;我很担心穷人在冬季将遭受很大困难。然而,我不能放弃我的希望,我仍然认为他们不会长期没有工作。国家的实际资本——维持劳动的基金——不可能由于从战争转到和平而受到多大损失,而且,在我看来,不少时间已经过去,应该可以作出我们的新情况所要求的就业安排。各次显著的变化之间的间隔时期往往比一般想象的长得多。这是由于人们自然地反对这种变化。因此,流通手段的数量的减少一定很快就会影响物价,可是人们提供的阻力——每个人不愿意按降低了的价格卖出自己的货物——诱使他用高利去借钱并采取其它办法,推迟出卖的必要。然而,最后结果是肯定的,但阻力存在时期的长短决定于当事人消息灵通或者坚持成见的程度,因此无法对它作精确的计算。

我希望您不久会有意于惠临敝乡。在这儿您可以随意地尽量工作,可是我猜想您不比其他的人高明,不比那些比较习惯于疏懒的人更能不受美好天气和温良伙伴的引诱。听说穆勒夫人已完全康复,十分欣慰,请代为问候,并请您自己接受盖特库姆所有居民最良好的祝愿。

您的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178．马尔萨斯致李嘉图[1]

〔答 174——由 179回答〕

东印度学院，1816 年 9 月 8 日

亲爱的先生：

我知道您不大在乎下雨，因此，尽管天气恶劣，我还是希望您在盖特库姆过得很好，您的工作进展所受到的妨碍大体上不如庄稼之甚。我们这里收割终于已经开始，如果能够收进来的话，似乎还是相当好的，可是向来没有听说过这么晚才收割，而且，在落后地区，收得晚的年成总是不好的。你们那里收成如何？

听说您的牛津小艇已经平安地弄到盖特库姆来了，我很高兴。根据乔治[2]所说的霍尔夫人的情况，我没有料到她会那么快。我有点担心这个小艇太大，您会感到不方便，假如照原来的订货办理，可能比较好一些。若是情况果真如此，也许值得掉换一下；虽然由于天气不好，大概您还没有充分地试用，还不能决定在大小上是否对您最适合。

关于我自己，我仍然花很多时间在学校事务上，可是现在正开始认真地考虑我的新版本[3]，我想它将和以前一样最多不过两卷。我已经差不多决定要略去关于补助金和限制的一些问题，或者仅仅就其和人口有关系的方面简短地提一下。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D. 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乔治·埃克萨尔。

③ 《人口论》的新版本，参阅本书第 125—126 页。

如果，如您所说，您不难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利润率主要地决定于存货的需求和供给（相对于劳动的需求和供给而言），这当然就是承认存货的利润决定于竞争，而不是决定于生产的便利；显然因此就可以说，当土地停止耕种时，其余土地上的存货的利润不一定会增长，如果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比例仍然不变。当然我决不轻易否认取得食粮的困难不停地在起作用；可是，为了说明它起作用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控制粮食和人口而不比例地控制其它各种商品，我要问，如果人口不可思议地停止增长而肥沃的土地仍未耕种，是否利润不会降低呢，假定资本还在继续增加，由于原料和机器进一步积累以及使用了固定人口的较大一部分从事于生产性劳动。我确实认为您有时候承认了这些论点；可是这似乎和您关于利润的一般理论很有分歧，此项理论，我越想越觉得它是错误的。各种资本的性质可以用机器来说明，一台机器的生产能力不管多么大，它的价值只能由它的价格来决定。根据同一原理，在最肥沃的土地上，如果除了耕耘和播种而外不需要任何其它的东西，需要用在这方面的少数预付款，相对于人口而言，非常充裕；那末，是不是可能认为利润率应该很高呢？是不是因此就可以象我总是这样说的那样，认为工业的生产力或者生产的便利和资本的生产力或者利润率完全不同呢？。早期社会中土地方面的利润一般都高，其唯一的原因是劳动的报酬高，以致人口增加得比资本快，结果资本相对于人口和需求而言就比较缺乏。

关于一般的需求，我不禁想到在我们所有的讨论中——生金银以及谷物等等——您大大地低估了人类的欲望和爱好的影响，毕竟这是人类工业的一切努力所依赖的因素；绝不能认为欲望和

爱好总是随时都有的，实际上它们是很难产生的。就资本的使用来说，两种情况时刻会阻碍它的增长。上层阶级中的奴仆服务和下层阶级中的游手好闲这两种不同的享乐，可能比商品更受欢迎，即人们宁可选择前者；假如这种情况发生，劳动和资本以同样的比例闲搁起来，难道资本不会变得比劳动充裕，而利润降低吗？

您预计圣诞节会在首都吗，或者必须迟至明春？马尔萨斯夫人请我代为问候李嘉图夫人。我希望奥斯汀夫人旅行以后身体安好。

您的永远忠实的

T. R. 马尔萨斯

179.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 178——由 181回答〕

盖特库姆林园，1816 年 10 月 5 日

亲爱的先生：

天气虽然恶劣，我仍然玩得很高兴，先后到过切尔特南、莫尔文和伍斯特，最近又去了巴思。当然连续阴雨不免使人减兴，可是我在屋内尚能及时行乐，天晴时我出外散步，又下雨时就回到我的图书室。

我不想换掉我的牛津小艇。我没有费什么事就加长了我的新艇库，准备将来把小艇放在那里。我觉得我一个人就能相当出色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T. R. 马尔萨斯牧师先生/东印度学院/哈福德"。手稿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XLIX。

地驾驭它。因为它比较大,划起来比埃克萨尔小姐的较为费力,可是考虑到各种情况,特别是我一家人都还年轻,我认为掉换一只比它小的并不合算。

有一天早晨霍尔夫人坐了她的快艇和另一个女人一同来这里访问,其时我还未下楼。我听说她的大名和来意以后,就请希钦斯先生代我去接待她,因为他是牛津出身的人,当然她知道。她是出游消遣,想到不妨顺路来看望我。

我希望您增加的一卷在旧作的新版本出书以后不久就能问世。我将高兴地看到您把关于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发展以及取得粮食越来越困难、资本的增多和机器的改进怎样影响它们的您的成熟的意见用互相关联的形式表达出来。我担心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会意见一致,如果我们能公正地把双方的不同看法交给公众去评断,让一些有才干的头脑来一同考虑,那是最好。然而,对于这个我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尽管我坚信自己的理论是真实的,可是我讲不清楚。价格和价值的问题曾使我受累不少,因为我以前对这些问题的概念不正确。我现在的看法也许同样有缺点,因为它得出的结论和我原先的意见都有分歧。① 我将继续研究,一定要做到我的理论具有一贯的形式,哪怕是为了使自己满意也好。

您说您认为我有时候曾承认,如果人口不可思议地停止增长而同时最肥沃的土地尚未耕种,利润就会降低,假定资本仍然在继续增加。现在我承认这一点。我想利润决定于工资——工资决定于劳动的供求,并决定于用工资购买的必需品的成本。这两项原

① 他的"现在的看法"大概指的是"工资上涨和物价下降可以同时出现"(上面第I卷,原文第63页);参阅本书第86页提到的"古怪影响"。

因也许同时作用于利润，或者以相同的方向或者以相反的方向。在您提出的情况下，就粮食供给来说，工资倾向于保持不变，可是工资会有上涨的趋势，由于对劳动的需求在增加，而供给继续保持原状。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当然会降低。然而您必须承认这是一种特殊情况，出乎事态发展的常规，因为，在我们这种社会里，人口增长的趋势超过资本增长的趋势。

我将于下星期四或星期五到伦敦。李嘉图夫人和我同行，准备探望她姐姐，小住几天。在此期间若碰巧有事使您能来首都，我将不胜高兴。届时请告知可在何处找您——打个电话到证券交易所一定可以找到我。1月或2月以前我们不会最后离开乡间。希望您在圣诞节假期中再来盖特库姆看看。奥斯汀夫人旅行归来后身体甚好。

您的永远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180. 穆勒致李嘉图[①]

〔答177——由185回答〕

福特修道院，1816年10月6日

亲爱的先生：

我本来还希望能看到您上次来函中答应寄来的包件，然后再写信给您。谅必不需要这许多时间来抄写您已经准备好的东西。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顺便，关于这个抄写的问题，让我给您提个意见。您知道您曾称我为老师，所以我有权利提意见，坦率地提。您把时间浪费在单调乏味的抄写工作上，多么可惜，因此您应该找一个人代您抄，不惜任何代价。我不得不苦恼地自己抄写，因为我出不起钱；可是，假如我是您的话，肯定决不会自己抄。

只要您指出您认为应按什么顺序来读这些草稿，我就很满意了，只要您把它们象原来那样送给我。我也许能为您省掉一些无用的劳动。首先，我希望看到的是，把您认为对阐述问题必不可少的各种概念都写下来——不管先后顺序，不管表达得多么不完善。我向您保证，我们会逐步地搞出适当的顺序，和适当的表达方法。我们会看出什么说得太少，什么说得太多。最后会弄出那种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

关于您顾虑会给我麻烦（您的顾虑很大），让我干脆地说一句话。您不怀疑我对您交情*很好*，我不怀疑您对我交情*很好*。可是要知道我对您友谊*很厚*，也希望您对我友谊*很厚*。因此，当然，如果任何时候我能对您有所帮助，我感到的愉快将远远超过足以补偿我的麻烦。可是不要过分强调这一点，免得我又会伤感起来，我必须承认我爱读您的政治经济学论文那样的东西；假如是那样的话，这是因为我恨这个作者和我喜爱他一样。所以您在这一点上完全不必感到不安。一到已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这样要求您时，我将天天盼望您的劳动成果，但是，到您寄出包件的时候，最好由邮局来一封信；因为，如果包件放在伊尔明斯特（我和那里没有经常联系），我也许暂时收不到，除非派人去取。

上次写信给我时，您正待动身外出小游，旅程将远及伍斯特。

希望您此行惬意——我想一定是这样，就同行诸人的脾气来说——我但愿自己也是参加者之一，尽管我没有闲空。我今年访问你处的希望已经完全消失。我们访问布鲁厄姆的计划由于他本人不在而告吹。不多天以前我接到他从米兰来信，他在那里和一些意大利文人学士玩得很高兴；他对宗教和政治的意见使他很受这一班人的欢迎(您会想得到吗？)。他正在读意大利诗人的作品，每天二、三小时，和意大利最著名的诗人和文人蒙蒂[①]在一起；不久还有杜蒙来会合，和他一起去佛罗伦萨。假如我能离开的话，我一定非常高兴到盖特库姆来和您盘桓一星期；可是我指望他来这儿接替我的凯[②]，还行踪不定，并且我无法诱使边沁先生和我分开。现在我只能指望来年了。

我们这里的天气这一阵很温和，或者更确切地说，颇暖；可是由于连续下雨，缺少太阳，我想收成不可能好了。并且，因为工资——至少乡村里的工资——已经降得很低，明年的苦难会非常之大。然而，您和我向来都认为，自从最近几年的活跃以后，这儿乡村里所受的资本损失不会过分减少用于维持劳工的基金；我们也没有理由预料全国工业会发生长期的萧条。但是，今年地主们的损失还是会比较重的，他们是这个国家里最有势力和最会吵闹的一部分人；如果议会里提出一些很荒谬的关于公债的主张，是不足为奇的。我知道，科贝特正在努力阐述这种理论，认为这并不是国家的债，因为，国家在议会里没有代表，并未负这种债；这只是构

① 文森佐·蒙蒂(Vincenzo Monti)。

② 约翰·赫伯特·凯(John Herbert Koe)，律师，一度是边沁的抄写员(参阅鲍林编《边沁全集》，第10卷，第62页)。

成议会的那些寡头的债。这个理论在议会里不会为害。可是所谓公债持有人正在从乡绅地产的租金中吸取营养这种理论，是一种很能受人注意的理论。

虽然杂项零活的干扰很多，修订拙著«历史»① 的工作进行得还差强人意；希望大约在我回到首都的时候能最后交到印刷所手里。这将是一种内容混杂的产品，写作的时期拖得这么长，当中的干扰又这么多。可是我对于其中不少可以给人教益的东西感到高兴，虽然对于它是否能引人入胜，我很有疑问，而这一点正是能否出名的关键。

谨向盖特库姆及其周围对我关心的各位致敬。我时刻是

亲爱的先生，

您的十分忠实的

J. 穆勒

再者，假如福特修道院这一宗产业要出卖的话，您是否有意买下来？租金大约是每年一千四百，此外林地还可以每年有一百镑以上的收入。

181.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②

〔答 179——由 182 回答〕

东印度学院，1816 年 10 月 9 日

亲爱的先生：

① «英属印度史»。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D. 李嘉图先生/证券交易所/伦敦"。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我因事周末无法来首都,甚歉;否则当欣然一晤。您能设法弥补彼此的失望,于星期六惠临寒舍否?在一年中这种空闲的时候,星期六晚间和星期日您在伦敦也无事可做,并且您将使马尔萨斯夫人和我自己非常愉快。

听说您大体上喜爱您的牛津小艇,我很高兴。如果您自己用短桨能划得相当好,即使不能象在较小的船里走得那么快,在湖里也不很重要,它安全可靠的优点当然是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我无法推测拙著新的一卷在旧著修订版以后多久可以写出来。我必须首先知道旧著修订版何时可以完成。

知道您认为我们在劳动、利润等问题上意见无法一致,殊为遗憾。我本来以为我们正在逐渐接近,因为我觉得,如果承认利润决定于劳动的供求,您实际上就是承认利润决定于竞争。

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地租总是决定于良田的相对于供给而言的需求,工资总是决定于劳动的相对于供给而言的需求,以及利润总是决定于资本的相对于供给而言的需求呢?

我经常说的对资本需求的增加,其意思就是相对于生产费用而言,这种商品价格将产生更高的利润。

如果在任何生产能力的情况下,资本的增加快于劳动的增加,就会降低利润,是不是可以说利润决定于生产的能力,以及停止耕种贫瘠土地必然会使利润增高?

我渴望看到您对于价格和价值问题的新看法——可是邮递员来打搅我了。

您的永远忠实的

T. R. 马尔萨斯

182.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 181——由 183 回答〕

鲍·米德尔塞克斯，1816 年 10 月 11 日

亲爱的先生：

今晨来到伦敦，接得惠书，本应立即作复，因为否则您无法知道我是否接受您的盛意邀请，届时将空劳盼望。实情是我忘记了星期几，直到回家，才发觉我们距离星期六已非常之近。十分抱歉，我将不能领受马尔萨斯夫人和您两位的盛意，因为我在此间还有一些约会，以致在回盖特库姆以前不能离开伦敦。

您误会我的意思了，如果您以为我是说在任何生产能力的情况下利润都不会降低。我所说的是工资下降时利润将增长，以及，既然工资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食物和其它必需品的价格低廉，那就*很可能*在生产方便或者食物和必需品价廉时，利润会增长。如果若干人的劳动在一种不付地租的土地上可以生产谷物一千一百夸脱(原来只生产一千夸脱)，谷物的价格因而从每夸脱五镑降低到四镑十先令，就在这种时候劳动的货币工资以及谷物工资*可能*增长，因为资本*可能*已经很快地增加了，而劳动者人数增加得慢，在这种情况下利润会降低而不会增长。在货币工资较高而必需品价格较低的这种特殊情况下，劳动的工资会处于一种不平常的状态，并且会慢慢地回复到老的标准，那时候利润会感受到好处。我要争论的只是利润决定于工资，工资在一般情况下决定于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尊敬的 T. R. 马尔萨斯/东印度学院/哈福德"。

食物和必需品的价格，而食物和必需品的价格决定于最后被耕种的土地的肥力。

在无论什么情况下，也许总是地租将决定于良田的相对于供给的需求，工资决定于劳动的相对于供给的需求，如果我们承认必需品的价格能影响劳动的供给和需求。

我不大了解所谓利润决定于资本的相对于供给的需求这种说法。

如果两个国家里的资本完全相等，工资也相等，人口的数目也完全相同，您说它们的情况会怎么样？这两个国家中资本的相对于供给的需求会一样吗？如果您说会一样，我就要问：除了假设它们的土地肥沃的程度完全相等而外，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它们的利润率会相同吗？在我看来，很可能通常的利润率也许在一个国家里是百分之二十而在另一个国家里仅是百分之十五，或任何其他的比率。

请代我问候马尔萨斯夫人，并相信我

永远属于您的

大卫·李嘉图

183.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 182——由 184 回答〕

东印度学院，1816 年 10 月 13 日

亲爱的先生：

我们没有机会在学院里见到您，颇为遗憾。请您尽可能赶回头班邮车让我知道您在伦敦或其邻近地区耽搁多久，因为我想很可能我能在本周末或下周初来到伦敦，如果届时您尚未离开，我或许还能在您回盖特库姆以前和您见面。

说利润决定于工资，我承认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模糊的提法，因为在或者劳动的货币工资相同或者劳动的实际工资相同的情况下，利润可能极其不同，虽然毫无疑问或者简直不言而喻，可以说对于一定的生产成果，假设它是由工资和利润构成的，这一项的数量越多，另一项的数量一定就越少。

真正的问题是，在各种不同程度的生产力之下决定利润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毫不迟疑地明确地回答是资本对劳动的比例；或者是相对于劳动的充裕或不足而言的资本的充裕或不足；我所谓对资本的需求，指的是相对于劳动而言的资本的不足。

在您向我提出的那种情况里，我想利润是相同的，如果资本对劳动的比例相同。

---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证券交易所/伦敦"。邮戳，1816 年。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教堂的钟响了。

永远属于您的

T. R. 马尔萨斯

184.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 183〕

伦敦，1816 年 10 月 14 日

亲爱的先生：

我在伦敦不会耽搁到下星期五以后——希望您能在这以前赶来。星期四[②] 我没有任何约会，可以在伦敦对您最合适的任何地方和您相见，除非您愿意和我一起在鲍·米德尔塞克斯我兄弟家里吃晚饭。他家房屋小，我们现在又住在那里，恐怕没有空床可以供您宿夜，同时您也许不喜欢在夜间走那么远的路。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在城里见面，并在那儿吃饭。

劳动的货币工资，我理解，一般由生产的难易来调节。产量丰裕时也是如此，我想全部产量中较少的一部分将分给地主，较多的一部分将留给其他两种人资本家和劳动者——但这增多的数量中较大一部分将分给资本家，而较小的一部分给劳动者。虽然您所说的劳动的实际工资（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名词）[③] 将增多，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T. R. 马尔萨斯牧师/东印度学院/哈福德"。手稿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LI。

② 10 月 17 日。

③ 马尔萨斯把李嘉图认为是"工资的名义价值"的东西（上面第 I 卷，原文第 50 页，并参阅第 274—275 页，注）叫作"实际工资"（上面第 II 卷，原文第 224 页）。

而货币工资将减少。可是利润方面不是这样，您会把它叫做实际利润的那种东西将增多，可是货币利润也将增多。那末，在我所假设的那种情况下，利润率会增高，虽然货币工资会减少。我们之间的分歧是这样。我说，随着生产的难易不同，可以由利润和工资分享的必需品总量中归于每一方面的部分也多寡不同，货币将精确地表示出那些多寡的比例。我觉得您似乎认为利润不决定于产品的分享，而货币工资可以随着生产的难易而升降。

您说真正的问题是，"在各种不同程度的生产力之下决定利润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在我看来，您如果回答"是资本对劳动的比例"，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一个富裕的国家里，那里利润低而很大一部分产品是作为地租付给地主的，那里劳动对资本的比例会是最大的，然而根据您的理论却应该是最小的。

我想您不会否认，在一个劳动代价高的国家里，工厂主将比在一个工资低、利润也低的国家里使用更多的资本来生产同样的商品——这就是说，在资本对劳动的比例大的地方利润高，而在劳动对资本的比例大的地方利润低。

我在证券交易所的喧闹声中写成此信，只怕写得比平常更难懂。

永远属于您的

大卫·李嘉图

185. 李嘉图致穆勒[1]

〔答180——由186、187和192回答〕

伦敦,1816年10月14日

亲爱的先生:

我因事须来伦敦小住几天，故接奉大函后我决定将草稿随身带来。我在邮车上看了一遍,内容确是很不连贯,缺陷很多，总的说来象现在这样确实很糟,我实在不应该把这种东西拿出来现丑,即使您是用友好的眼光来看它的。

假如等我对这个问题了解得更好些以后再写，这些东西也许不会如此之糟。开头部分中所说的话很多应该删掉或改掉，以便和我以后采取的我认为比较正确的观点相符合。您会看到工资上涨对那些主要靠机器和固定资本的帮助而取得的商品的价格的古怪影响。我希望您能理解我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把您对这个难点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告诉我。有一些表格,其中算出未来若干年一项年金的现在价值，假定货币是按各种不同的利率。假如我有一项永久性质的资本,它会独立进行工作,其价值是二万镑,利润率百分之十,每年生产的货物应该值二千镑;但是如果这项资本不是永久性的,例如只能用十年,所生产的货物的价值就应该等于二万镑可以买进的那么长时期的一笔年金的价值，当时货币的利率是百分之十。您对于这一命题的正确性有任何怀疑吗？我想我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詹姆斯·穆勒先生/福特修道院/查尔德/萨默塞特郡”。手稿在《穆勒—李嘉图文件》中。

不能把草稿就象现在这样寄给您，可是我急于要弄清楚您对于我所采取的观点的意见和我自己的意见一致的程度如何。希望您指点一二，使我能把后面的稿子弄得比较完善。

关于抄写问题，我当然应该遵照您的建议，雇用别人替我做这种单调乏味的工作，可是我这个作家年纪太轻，还不宜于那样做。我从来不严格地誊抄我所写的东西，而是修改和设法改进我重写的每一页。承蒙褒奖，不胜荣幸。您谈到相互的友谊，确实是这样。您有义务履行并且我相信您将履行对一个朋友的义务，坦率地对我说出我充分准备好来听的话——您看了我的草稿以后可能形成的任何最不利的意见。您对它们的想法不可能比我自己的想法更坏。

我发现价格法则以后感到大惑不解。从数字中我发觉我以前的意见不可能是正确的，反复思考了整整两星期才明白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在此期中我无法继续前进，否则我应该已经取得较大的进展。现在我要研究征税问题，让我首先可以在纸上有一种前后一贯的理论。您看完我的草稿时请寄到"巴思，威德库姆，T.克拉特巴克家中"给我。

您说今年不能在盖特库姆与我相见，使我大失所望。或许还会有机会使您可以离开家门，若果如此，务希惠临寒舍，小作盘桓。莫尔文之行我们大家都玩得很高兴。我但愿您也曾同去。那是一点点消遣，我知道，我们大家都表现出的那种愉快心情，一定会使您感到高兴，而且您对此也会作出很大的贡献。听您说布鲁厄姆在意大利由于他的宗教和政治的见解而出名，我很高兴，因为这使我完全相信在伦敦流传的那些对他不利的谣言都是荒谬的和别有

用心的。或许您也不会相信，恶意诽谤的故事说他已经把李嘉图夫人最近借给您的那本小说的女作家带走了。我家里现在只有李嘉图夫人一人和我为伴，她要我代达问候之意。

您的永远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包件由巴思和埃克塞特的客车带上，它从"滕"(Tun)的"博尔特"(Bolt)出发。我星期五回盖特库姆。

186．穆勒致李嘉图[1]

〔答 185——由 188 回答〕

福特修道院，1816 年 10 月 23 日

亲爱的先生：

来信的日期是 10 月 14 日；您说"包件由巴思和埃克塞特的客车带上"等等。今天已是本月 23日，包件还没见到，我完全耐不住了。

首先，您所托的这班车不能再糟了，假如您托的是约克和爱丁堡的车而不是巴思和埃克塞特的车（它大概只到离该地二十英里以外的一个点）——实际上您既在伦敦，很可以交给经过查尔德的那两部车中随便哪一部——可是如果是由埃克塞特的车带来的，除了经过巴思绕路走的那一部，我应该已经在伊尔明斯特或者阿克斯明斯特收到了。现在我不知道包件可能放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必须由您写一封抗议的信到伦敦。假如包件已被带到埃克塞特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邮戳，查尔德，无日期。关于日期参阅第一句。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去，可能早已送回这里了。因为有这样的错乱，包件一收到我当立即函告。

今天在报纸上看到一段消息，霍纳因为健康关系不得不在意大利过冬，我很担忧。在离开伦敦以前不久我和他在一起吃饭，当时他咳嗽的样子使我骇怕。他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甚至今冬他不在伦敦也非常可惜——正当有人要提出许多愚蠢的和恐怕还有些恶毒的财政方案并有人倾听的时候。您实在应该参加议会，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普选时作好这方面的安排。和韦克菲尔德谈一一；或者，为了争取时间，不如写信给他。关于席位的情况，他很了解。

关于布鲁厄姆和您所提到的那位女士的流言蜚语并不是新东西。我本来不知道她在国外。可是我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她不是和布鲁厄姆在一起。

您的忠实的

J. 穆勒

187. 穆勒致李嘉图[①]

〔答 185——由 188 回答〕

福特修道院，1816 年 10 月 25 日

亲爱的先生：

由于我没有耐心，害得您多写两封信，我很抱歉；我对于一切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无益的消耗都觉得惋惜。包件终于收到，完好无恙。正如我猜想的那样，它被搁在汤顿。拟于明晨拆包拜读，先睹为快。我一定会把我对大作的意见如实奉告。然而，在此期间您的责任是尽可能努力工作；一定要完全实现您在来信中告诉我的那个第一目的——就是，要写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思想体系。这是对的。这恰恰是进行研究的正确方法。您比任何人更有能力这样做；这一点做到以后，就容易使您明白其余的一切应该怎样做。听说您在研究征税问题，我很高兴；希望尽可能快地看到您的研究成果。这个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非常深奥的原理有密切关系。

我们这里过了两天最糟糕的日子——或者至少昨天全天和今天上午很糟。我简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倾盆大雨；同时狂风乱吹。今天我们的小溪都成了大河；路都被淹没。前一晌我们有过两个星期良好的收割天气——这里的谷物大部分收进了。但是因为没有太阳晒，其中不少产量不会高——谷价要涨了。你们附近一带受苦的人多吗？现在，我不是指的农民，他们的痛苦只是比较贫穷的痛苦——我指的是那种靠自己一双手每天做工生活的人，他们的苦难意味着饥饿与死亡。此地这种人很多——我们的牧师（他也是地方行政长官和家长）告诉我，他作为地方长官，在有人申请教区救济时，不得不作出决定，而这却使他的生活成为自己的一种负担——因为这是为了救济一个挨饿的人而取之于其他的人（广大教区居民），而这些人离挨饿只差一步而已。

我想，您现在可以稍稍摆脱人来客往和各种干扰了。您有足足两个月可以致力于工作，然后再考虑返回伦敦。毫无疑问这两

个月将产生丰富的成果。

相信您的永远忠实的

J. 穆勒

188. 李嘉图致穆勒[①]

〔答 186 和 187——由 195 回答〕

威德库姆商行，巴思

1816 年 11 月 17 日

亲爱的先生：

已交今晨离开此地的客车带上我上次给您写信以后所写的草稿——这些和其他那些同样的粗糙，可是我希望您在退还第一批东西以前先看一看这些，让您可以立刻看出我认为正确的一些原理的全貌，这些原理都是针对着那些和我对立的伟大权威们而提出的。关于征税问题，您会看到我已经修改了——我希望是改正了——我以前采取的某些观点。我希望能使您相信我的原理总的说来是正确的。我对于人们不可能有不同意见的那些捐税的影响讲得很少，并且没有提到亚当·斯密已经作了精辟讨论的许多捐税。他的语言那么清楚，他的解说那么令人满意，以致我不肯用我自己的话来代替他的话，免得削弱它的效果，并且总是喜欢引用他的原文，不加任何评语。我希望您现在会称赞我，因为我已经实现了我的诺言。我实际上已经写下了差不多全部我要说的话，假如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J. 穆勒先生/福特修道院/查尔德/萨默塞特郡"。手稿在《穆勒—李嘉图文件》中。

我再多写，就会徒然把一件已经做得很好的事做坏了。然而我还是愿意遵照您的主张行事，尽我的力量补足任何不足之处。全稿必须由您斧削——我殷切希望拿出一点值得发表的东西来，可是我真的担心,这是自己力所不及的事。然而,如果由于有了您的提示和改正，我能把手稿弄得条理清楚，说出了一切为阐明我的意见所必需说的话，提出了一种前后一贯的理论，我就心满意足了，即使永远不能出版也罢。

我打算把亚当·斯密的著作再读一遍，把那些很有利于我的特殊意见的或者完全和我的意见相反的话都摘录下来，准备以后请您指示应该怎样把它们放进我草稿中适当的地方。在读亚当·斯密的著作时我可以特别注意我也许认为应该注意的其它一些问题。读完斯密以后我打算重读萨伊的著作——不过他是一位仍然在世的作家,并且是朋友，要公开地剧烈反对他的意见，我会感到有些棘手,对亚当·斯密我就不会感到这样了。

我托约克商行带上包件，那个人诚心诚意地答应立即送往查尔德的“红狮”,请您派人到那儿去取。我希望您对我毫无保留,把您对我的工作的意见坦率地告诉我；请相信,无论您的意见对我多么不利,我都能受得了。尽管人们常说文章自己的好,如果我对自己还有点了解的话,您劝阻出版只是证实了我自己的意见,因此我会同意的。

李嘉图夫人和我来此已经一周,我不知道我们还要耽搁多久。李嘉图夫人的任务是要成为把我们的第一个孙儿欢迎到这个麻烦世界里来的第一个人，我们时刻期待着这个小生客。我本想留在盖特库姆等过了这焦虑的时刻再来，可是李嘉图夫人认为有我在

这里对她是最大的安慰，并且她老是对我这样说，最后我也开始相信她了；因此我现在安安静静地占着一间舒服的化妆室，桌上放着亚当·斯密和萨伊的书，可以消磨我的时间，而受到的打扰比在盖特库姆多得有限。

霍纳不在，真是极大的损失。我见到的人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病叹惜。他承办的无论什么事都办得很好，并且总能避免我认为布鲁厄姆容易犯的那种错误，他向来适可而止，不求过分表现。惠肖先生常和我们的邻居史密斯先生通信，每次信里都提到霍纳。我很高兴听说他经受了他的巴黎之行，并不感到十分疲乏，贝利医生认为他很有希望恢复健康。

各种苦难仍继续存在，殊为遗憾。今年庄稼歉收是最大的不幸，它加重了我们以前所有的痛苦。我觉得很难过，看到有人想要煽动下层阶级的思想，告诉他们立法能给他们什么救济。国家有权利坚持，并且我希望它会坚持，在公共开支的各部门厉行节约，可是，如果这方面让步了，我们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请代问候穆勒夫人和边沁先生。

您的永远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189. 李嘉图致穆勒①

(收到复信 195)

威德库姆商行,巴思,

1816 年 11 月 20 日

亲爱的先生:

我因探望小孩们曾去盖特库姆一晚,昨日返此,收到您寄给我的包件。既然您答应写的那封信大概会寄往盖特库姆, 那就得再过几天我才能在这里收到②。因此我必须耐心等候您进一步的指示,以便遵循。

我本来不想这时候又写信麻烦您, 如果不是现在在您手里的草稿中有一处错误,我急于要改正。

有一点在理论上我觉得确是如此而思想上我还是不很相信,就是,对股票的利润征税,或者是通过降低地主的货币地租而让商品的价格和以前一样, 或者是通过提高商品的价格而让货币地租和以前一样, 两者都实际上会影响地主。在一个不眠之夜我发现自己原来忽略了一项重要的事实。

我原来的说法好象是对利润征的税是一种对土地的总产品征的税, 而不是对农民的净产品征收的税。您会注意到在一处③ 我说,如果对各种耕地征收同样的税, 它的作用就会不同, 因为对于

---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詹姆斯·穆勒先生/福特修道院/邻近查尔德/萨默塞特郡"。手稿在《穆勒—李嘉图文件》中。

② 参看本书第 100 页,注。

③ 参看以上,第 I 卷,原文第 182 页。

最好的土地的地主这将是一种恩赐。它会把谷物的价格提高到等于最坏土地的农民所负担的程度，可是，由于这增加的价格是因好地所生产的较多产品而得，耕种这种土地的农民在其租赁期内会受益，期满后这种利益就归于地主。

一号、二号和三号地的耕种者得到完全相同的利润，唯一的差别是在地租方面。如果他们的土地分别生产一百八十、一百七十和一百六十夸脱，每个农民用二夸脱的价值缴税，缴税后谷物和其它各种东西的价格继续不变，则货币地租和谷物地租方面也不会有变动，因为从上面的数目里减去二、还剩下一百七十八、一百六十八和一百五十八。三号地和一号地的差别仍为二十夸脱，三号地和二号地的差别仍为十夸脱。如果价格也不变动，例如四镑——一号的地租将继续是八十镑，二号地的仍为四十镑；既然假设没有商品会涨价，地主就不会被征税。可是假如谷物和其它各种商品的价格都提高了，并按捐税提高的同一比例提高；则地租也会按这个比例提高，因为如果谷物提高百分之十或者从四镑提高到四镑八先令，地租就会被提高百分之十，一号土地将生产八十八镑，二号土地将生产四十四镑——因为，二十夸脱按每夸脱四镑八先令计，总数是八十八镑，而十夸脱的总数是四十四镑。如果提高百分之二十五或者提高到五镑，则地租也将增高百分之二十五或者涨到五十镑，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地主① 都不会受这种税的影响。总而言之，对股票利润征税，谷物地租总是保持不变；而对原产品征税、征农产品什一税等决不会保持谷物地租不变，但一般会保持

① 手稿中"地主"一词下一半为印章盖没。

货币地租不变。①

这个问题现在我思想上很清楚，可是我担心未能使您明白，因为我用了一些古里古怪、杂乱无章的词句。然而，我相信，我不作任何说明您自己的思考也会使您得出同样的结论。我希望，当我把我的修正过的意见插入适当的地方时，您会更明白我的意思。

克拉特巴克夫人仍颇健好。她和李嘉图夫人一起向您问候。

我肯定要在这里住到下星期二②，那天我必须去伦敦。在那儿我最多住两夜，我还不知道此后是回到这里还是去盖特库姆。

您的永远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190. 麦克库洛赫致李嘉图③

〔答167——由194回答〕

学院街，爱丁堡，

1816年11月19日

亲爱的先生：

我又冒昧寄上拙著《论减低公债利息问题……④》一册，您会

① 请比较《原理》中的一段话，参看上面第I卷，原文第211—212页。

② 11月26日。

③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不经过邮局。李嘉图11月26日在伦敦收到，参阅他的复信。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④ 《论减低公债利息问题；充分证实这一措施的公平和得计》，爱丁堡，布朗和布莱克书局，1816年出版，第VIII和第213页。赠送李嘉图的一本在盖特库姆的图书馆中。伦敦大学的戈德史密斯图书馆里的一本有作者的亲笔题词："这本小册子我早已不准发行并拒绝对它承担责任：J. R. 麦克库洛赫，爱丁堡，1845"。

在此书的早期版本中（参阅本书第43页），麦克库洛赫建议按债券发行以来谷物价格下降的比例减低公债的利息。麦克库洛赫在1821年似乎已经改变了他的观点，其时穆谢特的《一套表格》（参阅下面，第VIII卷，原文第396—398页）证明了公债

看出内容已经增订不少——我已努力消除您来函指出的缺点，即“减低公债利息，是利用黄金和白银价值上涨的机会”；我已尽力说明在利息大幅度减低以后，债券持有人仍会收回他们所借出的全部生金银。

我不完全理解您说一切捐税最后都落在消费者身上，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这似乎等于说一切捐税最后都落在一般公众身上。劳动阶级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缴纳最大部分赋税的消费者。再者，假如劳动阶级所付的税应完全偿还他们，他们的产品的价格一定会因此而增高，结果需求减少，则征税一定会真正给他们带来最严重的痛苦。

很抱歉，在偿债基金问题上我不能不和您有分歧——我完全赞同萨伊的意见——ce n'est pas qu'n veritable leurre①.

以上这些话，请勿见怪，并相信我是

怀着很大的敬意的，

亲爱的先生，

您的最恭顺的仆人

J. R. 麦克库洛赫

大卫·李嘉图先生

债权人的因贬值而受到的损失抵消了他后来的利益。从那以后，他竭力忘却自己从前支持过而后来渐渐把它看作一种“公然的和露骨的抢劫”的事物（《爱丁堡评论报》，1821年7月，第488页）：正如霍兰德（《致麦克库洛赫函》，第9页）谈到的那样，他未将《论减低公债利息……》的两个版本列入他以后作品正文前所附的著作清单，并且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文献》（1845年）或任何其他著作中也未提起过；还有，在编辑李嘉图的《全集》时，他悄悄地略去《原理》中的一处脚注，因其不方便地提到麦克库洛赫先生的“有才干的作品”（参阅上面第I卷，原文第426页）。然而，在《文献》里，在对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的《谷物与通货》的评论（第79页）中，可以看到为某些“学识渊博的人”一度持有过的看法而表示的坦率认错，这本小册子（1827年）鼓吹一种类似的主张。

① 它不是一种真正的诱饵。

191．特罗尔致李嘉图[①]

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

1816年11月19日

亲爱的李嘉图：

辱承惠书，[②]至感；得悉您坚定地进行经济学的研究，为慰。发觉错误和发现真理同样重要；因此我不能认为那两个月对您无益，通过那两个月的辛劳您能弄清楚您本来想要证实的那种理论的谬误。思想肤浅的人胡里胡涂地一误再误，没有清醒的机会；而一个耐心地、勤劳地、一步一步地探究自己推理的结果的人，不管在前进中可能经历多少曲折，最后一定会平安地达到目的地。您钻研的这个问题极其有趣和重要，毫无疑问您的研究最后会产生良好的结果。

我已经开始读韦兰的书[③]，可是还没有什么进展。然而，我想我已经能看出他的推理中有重大的前后不一贯和矛盾之处。他似乎认为马尔萨斯的学说所产生的道德后果是有害的，因此决心无论如何要证明它谬误；为了要达到这一目的，他的做法使自己陷入严重的困难。日常的经验越来越证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有必要使它的原则牢固地确定下来，并被人们正确理解。因为，不管

---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大概李嘉图于11月28日收到此信，其时他在从伦敦到巴思的途中经过盖特库姆；参阅本书第104页。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李嘉图的来信没有了。

③ 参阅本书第52页，注2。

采取什么措施来缓和目前乡村的困苦，结果徒然会加重我们的困难，除非这些措施是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的，并且和它们完全符合。您附近的贫民生活过得怎样，你们那里的工资、以及面包、牛羊肉和猪肉的价格怎样？你们那里规定的教区救济和失业的人数怎样？我们这里刚增加了教区救济津贴，一个单身汉从每星期六先令增加到七先令，夫妻二人每星期十先令六便士，每个小孩一先令九便士。我们的工资是每星期十二先令。

我打算在本地区代行地方长官的职务，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可以使我自己有用，并且我不愿意做蜂群中的一个雄蜂。这使我必须开始注意这些问题，并参阅"布莱克斯通·伯恩斯"手册和关于此项低微工作的其他指南。可是，这种工作虽不重要却很有用，我相信您会学习我的好榜样；因为我深信在您居住的那个重要工业区里，您的帮助一定是十分合乎需要的。

我们的节约储蓄基金会发展得很缓慢，确实，时势如此，人们又能期望什么其他结果呢。我们持有一千一百镑公债券。要求把教区救济扩大到储户这个问题交由议会来解决的重要性就在于这一点。除非他们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享受救济金的权利得到立法机关的承认，地区长官根据有关贫民的严格的法律条文，也许认为他们自己有责任不发给；在这种情况下，贫民就会不敢和一个可能使他们得不到教区帮助的机构发生关系。虽然我承认，这些人只是这些机构正为其利益而设立的那种人之中的一部分，然而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正是要通过使他们不依赖教区基金，我们希望最后减低济贫税。再说，这救济金问题总得由某一个地方决定，如果由"地方长官"决定，而无须经过议会批准的话，那很可能在全国

各不同地方有各种不同的解决法，那样就会使贫民对这个问题怀疑，因而不敢成为储户；议会的批准却会使"地方长官"能考虑到按照一般规定他们有权发给救济金，而不发给救济金则须取决于"有关的具体事例的情况"。

大臣们将怎样应付财政困难？关于这个问题您听到什么或者有什么想法吗？务请不要学我的坏榜样而早日写信给我。

我们一起问候李嘉图夫人和全家，相信我

您的十分忠诚的

赫奇斯·特罗尔

192. 穆勒致李嘉图[1]

(答 185——由 193 回答)

福特修道院，1816 年 11 月 18 日

亲爱的先生：

我用了很长时间阅读您的草稿，如果并未因此而妨碍您的进展，我就不必道歉了。我要细心地读，一边读一边作旁注供我自己参考。在这件事上，我每天只能花一部分时间。然而我现在已经全部看完，对每一节的内容作了摘要，整齐地编了号，放在我的面前。

也许我应该先说整个作品的缺点，好让您相信我的诚意；因为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并经转寄："T. 克拉特巴克先生/威德库姆商行/巴思"。李嘉图于 11 月 29 日收到；参阅他的复信。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那似乎对您是极好的考验。可是我现在没有时间，只好尽可能简括地说一说。并且我要您相信，我决不用一个字眼为了把您当作一个年轻的新手来鼓励，而是要对您说实话，就象您是和我一样的一个普通的老手那样。

我的意见可以用很少几句话说出来；因为我认为您已经证明了您所有的论点。没有一个命题的证明不是令人信服的。您来信说到工资增长对那些主要出于固定资本的商品的价格的影响，对于信里指出的这种难以理解的结果，我感到十分诧异；可是毫无疑问您的结论是正确的，其有关的证明是无可辩驳的。

您说明了这个一般原则：除了您指出的特殊情况以外，劳动量是交换价值的根源和衡量标准，您的说明又好又清楚。[①]

和亚当·斯密相反，您认为存货的利润不打乱这一法则，您所作的说明和论证都明白易懂。[②] 关于地租也不打乱此项法则的说明和论证，也是这样。

在这个范围内，您的研究显然没有那种最容易使人重犯的恶疾，把太多的论点挤进一个地方；以及同时动用这门科学的各个方面来证明某一个论点。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论证不仅令人信服，而且明白易懂。

在第79页[③] 您开始研究工资变动的原因；从这里到第105页，我认为许多主题混杂在一起。我没有经过充分考虑，还不能说这种情况有多少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我认为这几页中的研究不是

① 参阅上面，第Ⅰ卷，原文第12页以次。

② 参阅上面，第Ⅰ卷，原文第22页，注3和以次诸页

③ 大概相当于这个版本的第Ⅰ卷，原文第88页。

在单独研究工资率变动的原因,而是在研究工资、利润和地租各方面的变动的原因。为每一项意见提出的理由,都给我思想上带来最坚定的信念;以往使我迷惑不解的几种理论,现在完全清楚了。

从第106页①开始直到最后的关于对外贸易的研究,和其余的一样,有独到的见解,正确合理,并且论证得极好。您说对外贸易不增加一个国家的财产的价值;一个国家从生产成本比本国国内高的另一个国家输入某些商品,可能对自己有好处;一个国家里制造技术的变化会引起贵金属的重新分配;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新命题,经您充分证明了。

因此,您已经为创作一本非常高明的书取得重大的进展。文笔也实在好。您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全部之中只有少数几句话,假如您准备立刻付印的话,我倒要建议您修改一下。目前我却没有注意这些,因为它们不值得您费心。我热切希望的是您继续前进,就象您正在干的那样,一直干到把您所有的思想都象这样地写出来;并把整个问题全部说透。那时候再就如何整理、排列和分类给您提点意见,就比较容易了。那时候您要给您的不朽之作最后加工也容易了。

草稿昨日寄去伊尔明斯特,由克拉特巴克先生收转,此刻已在巴思。请将您已经写出的其余部分寄来。我盼望能听到您关于农产品什一税的意见。请尽速见示。

您的十分忠实的

J·穆勒

① 上面第I卷,原文第128页。

193. 李嘉图致穆勒①

〔答 192——由 195 回答〕

威德库姆，巴思，

1816 年 12 月 2 日

亲爱的先生：

您上月 18 日的信我处直到星期五晚间②才收到，我想这大概是由于此信原被送往盖特库姆去了。我在从伦敦回来的四天以前抵达这里，我在上次信中曾告诉您我将去伦敦一个短时期。

我没有理由要怀疑您的诚意，因此我对于您对我的草稿所提的意见极为满意。我希望您不会认为我在这些目前放在您面前的草稿中有了退步——主题或许比较困难，并且事前不象以前那一部分那样费了我那么多的心思。您的信真是令人鼓舞！您确实给我希望，使我觉得自己殷切的愿望可以实现，我也许能写出一点东西来使人们可以认为我确实提高了这门科学。我将格外努力进行研究，并希望具有自己在工作中从未有过的极大信心。在重读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我觉得对许多意见有疑问，这一切，我相信，都是由于他在价值方面的根本错误。他在关于补助金的那一章里特别有错误，关于殖民地和母国利益的某些论点，我也认为是错误的。您觉得我对于他的书里我认为错误的东西都应该批评吗？如果应该

---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詹姆斯·穆勒先生/福特修道院/邻近查尔德/萨默塞特郡"。手稿在《穆勒—李嘉图文件》中。

② 11 月 29 日。

这样做的话，您愿意把这方面的讨论编入我的书里讨论类似的问题的哪一部分呢，还是把它归入附录，让它在那里出现而和其他部分分开呢？关于评价萨伊和布坎南，也请您提示意见。引用萨伊的语句时，应该用英文还是法文？布坎南有一些重大错误，也有一些很有见解的对亚当·斯密的原文的评论；如果我要评价他，就应该指出那些评论的优点。您知道我遇到困难就会向您求教。但是您切不可因为我对您审读我的稿子必然会给您添的麻烦和费去的时间只字不提，就认为我不领会您的盛意。如果我的事业取得任何成就，那主要应该归功于您，因为没有您的鼓励，我也许不会着手进行，而且我正是指望您给我极其重要的帮助——安排各个部分，和删削那些可能是不必要的东西。

我们全家满怀兴趣地盼望已久的大事，终于出现了——克拉特巴克夫人已经使我成了外祖父。她于上星期三生一女孩，其时我还在伦敦。我很高兴，她们大小都好，我希望我们现在可以完全相信产妇一定平安无事。李嘉图夫人因此已放下心来，我们准备今天上午就回盖特库姆去，因此，来信如交邮递，请迳寄该处。

我想我以前已告诉过您，我是星期五到达这里的。我星期三傍晚离开伦敦①，先把两个侄女送到盖特库姆，然后赶来这里。我一到这里就发现有一封重要的函件已经转来，内容是恳切地邀请我参加竞选，代表伍斯特选区，补已故罗巴茨先生的遗缺。写信的人，曾由我的一个熟人向我介绍过，似乎很熟悉伍斯特的党派关系，也精通竞选的技巧；他表示对成功有充分信心，因为迪尔赫斯

① 11月27日。

特勋爵虽有相当兴趣，但品质很坏，而且没有钱①。他也向我保证只须花很少的钱就能成事。已经印好一种传单，且定已发到伍斯特去了，请尊敬的选民们不要答应投迪尔赫斯特勋爵的票，因为"有一位没有头衔的商界知名人士，公认高尚诚实，以维护宪法原则著称，痛恨领干俸和其他弊端——即将和选民们见面"。来文要求我立即回信。这样，就象"憨第德"②那个世界上最安静的人一下子被卷进两件谋杀案一样，我这个差不多同样安静的人也同样地忽然被投入可怕的竞选漩涡。我及时地作出决定，客客气气地谢绝了对方向我提出的建议。

您大概何时可来伦敦？

您的很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194. 李嘉图致麦克库洛赫③

〔答 190〕

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

格洛斯特郡，1816年12月4日

亲爱的先生：

上周到伦敦两天，④取得尊著和惠书，两者均已带回此间。您

① 1816年12月23日迪尔赫斯特子爵(科文特里伯爵的儿子和继承人)当选为代表伍斯特选区的议员。

② "憨第德"(Candid)，或译为《老实人》，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译者

③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J. R. 麦克库洛赫先生/学院街/爱丁堡"。手稿在英国博物院——《致麦克库洛赫函》，II。

④ 11月26和27日；参阅本书第96、104页。

增订过的论文使我既受教益又感乐趣，虽然对于您所建议的缓和国家目前困难的重大措施是否公道，我还不能和您意见一致。我同意您在条金问题上所说的一切。我和您的想法一样，把随意增减捐税的权力委托给任何法人团体，是过分了；并且我不否认对于在战争时期所借的债，如果当时钞票是与票面价值相等的话，应该比对贬值时期所借的，付给真正较高的利息。可是，谁使借来的货币贬值的呢？什么东西使它的价值低于黄金货币的呢？难道不是立法机关所订的条例吗？如果这同一立法机关现在对一个当时借出一百镑的人说“你现在必须接受三镑作为利息，而不是五镑，因为三镑现在的价值和五镑当时的价值一样”，是不是公道呢？借出的那个人难道不会说“我的一百镑当时的价值之所以低于现在，是由于你们把无限权力赋予一个法人团体。自从1797年以来，我把钱用于贴现票据，每一百镑总能收取利息五镑。你们通过一项条例降低了它的价值。并且当时向我保证，说我的想法错了，因为我的一百镑的价值还是和以前一样。现在减少我的利息，你们实际上付给我的仅仅是我原来的一百镑的五分之三。”您可以说1979年以来他很可能手里没有钱，在1812年他卖出货物买进公债，或者把钱借给国家，取得一笔附加的货币，由于货币贬值了，因此他的辩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由谁来决定这一点呢？您说您不主张减低纸币贬值以前发行的债券中任何一部分的利息，可是这一部分和另一部分又怎样区别呢？您怎样区别1790年的债券持有者和1800年或1810年或1816年的债券持有者呢？显然是不可能的，公债券全部合并在一起——经过了千万人的手，没有办法区别。

您又说,假如农产品的价值减低,生产这些东西的人的负担也应该减低。可是难道他们的负担不会减低吗?他们在六十先令的支出上所付的税和他们现在在八十先令的支出上所付的税会相同吗?他们的农产品什一税会有这么多吗?他们的财产税会不会那么大,假如这种税仍然存在的话?假如他们买一瓶酒,所付的税和买两瓶会是一样吗?农民的资本的一部分会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它会以那种形式生产价值,并且和以前同样地付税。可是您也许说整个的生产力会不是和以前一样,因此必须收较多的税来偿付公债的利息。您也许引用马尔萨斯先生[①]在第198页上的话,可是马尔萨斯并不能使我满意——我相信他不对,虽然要证明他的错误,现在限于篇幅无法做到[②]。我坚定地相信如果谷物的价格从八十先令降低到六十先令,人们的纳税能力会增高,而不是减低。

您说1812年国家承担付给一笔一万镑的年金时实际上是考虑给出一种购买一千六百夸脱小麦的能力。我不同意您的说法:不考虑货币贬值问题,国家实际上答应的是给予一万镑货币,至于一万镑在1816年是否能购买三千夸脱或八百夸脱小麦,悉听事态发展;国家对于货币的涨价或跌价,或者任何其他商品的涨跌,不作任何规定。如果国家有任何其他的打算,您的关于货币的说法是不确实的,因为黄金和白银都不是钞票应该据以调节的标准,只有小麦,那就每年或者每十年必须按照小麦价格重新调整公债的利息。如果债券持有者因小麦价格降低而获利,那末承受抵押者、

① 《一项意见的根据》,1815年版,第38—42页。

② 比较上面第IV卷,原文第39—40页。

票据贴现商、布和任何其它商品的制造商也是这样。为什么不把您的调节标准应用到所有这些人的交易上去呢？您的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假设，即：谷物的价格控制其它一切东西的价格，谷物涨价或跌价时，各种商品也涨价或跌价。可是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体系，尽管您有一些伟大的权威支持您，象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先生和萨伊先生。[①]

如果您的意见是合理的，在谷物价格是四十先令，国家借入货币时，它答应给五千夸脱谷物给一个年金一万镑的领取者，可是它一直都是付给一万镑货币，虽然这笔钱常常最多只能买到二千夸脱小麦。您对这个人长期以来所受的不合理待遇将如何补偿呢？

这封信已经不知不觉地写了这么长，可是我还有一点要说，然后就结束。

您指责我强烈抗议占用偿债基金的不公道，而同时却指出废除谷物法是适当的和公道的。[②]在这一点上您弄错了，我并未主张废除谷物法，因为我的文章是在谷物法制定以前写的。可是，即使我曾经这样主张，我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矛盾之处——制定法令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任何一个特殊阶级，因此可以制定或者废除，只须合乎需要。然而，一个爱民如子的政府决不会不顾它的法令对很大一部分个人的后果。可是在偿债基金问题上他们没有任何选择——我认为那是国家与债券持有者之间一种

① 比较《原理》，上面第Ⅰ卷，原文第46页。

② 麦克库洛赫：《论减低利息问题》，第210页，答复李嘉图的《论利润》中的论点，上面第Ⅳ卷，原文第41页。

明确的买卖合同，订约者的一方不能违犯。

我是，先生
您的恭顺的仆人，
大卫·李嘉图

麦克库洛赫先生

195. 穆勒致李嘉图[①]

〔答 188、189 和 193 —— 由 196 回答〕

福特修道院，1816 年 12 月 16 日

亲爱的先生：

大作我现在已经看到"赋税"部分，[②]看得和前一部分一样仔细。我也高兴地告诉您，我也感到同样的满意。赋税的真正作用现在第一次阐述清楚了；因为这是亚当·斯密讲得比较肤浅的一部分，在这方面他对世人的知识贡献不大。您的理论有创见，深透，因为认真探究它们绝非易事；我毫不犹豫地说这些理论已被充分而全面地讲明白了。我全部都能领会，并乐于在全世界面前捍卫它们。但是，在这一部分里，为了把它修整得适合于付印，需要做的工作反而比其他部分为多。我的意思不是说您在这里所掌握的表达手段不如在前一部分里那么好；因为在那方面您现在已经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原理》的第 VIII—XVIII 章。

可以万无一失。可是在这里我看出您是依照您自己的思想顺序写出来，而不很研究什么顺序最容易使读者吸收到头脑里去。在准备付印时，这是您需要研究的主要事情。在这方面我或许能给您一些帮助。我打算在全部草稿上逐段在页边写出内容摘要，并将于空闲时以此为目的而加以研究。

在您书的写作中，需要由您来决定的是——书中是否要说到对整个这门科学的看法；就象您向一个对它一无所知的人讲授时会说明的那样；就象您会对，例如，范妮小姐[①]从头至尾全部讲一遍那样，如果她请求您教她政治经济学的话。或者，是否准备只讲这门科学中已由你自己加以提高的那些部分。用第一种方法，您会非常有用；可是我倒认为通过最后一种做法您会获得最大的声誉。如果您认为有好处，您也不妨根据您自己的原理，提出对整个这门科学的一种看法，并在今后教给范妮小姐（请她原谅，李嘉图小姐）。在那种情况下，现在这部著作您打算怎样题名呢？其中的章节您打算怎样安排呢？您把章、节考虑一下，列出目录以后，寄给我。

对于亚当·斯密书中他的意见和您的原理有分歧的那些地方，我认为您有必要注意他的谬误。对于补助金和禁酒的理论，世界上有许多谬误，您应该充分研究——对殖民地也是这样。[②]实际上我不愿意您在这种地方吝惜笔墨；可是主要地应致力于用您的原理能证明和揭露的那种谬误。

我倒想用英文来引用萨伊的话，当然我不会不指出他的谬误；

---

① 李嘉图的第三个女儿，当时十六岁。

② 参阅《原理》的第 XXII、XXIII 和 XXV 章。

虽然要采取应该对待他的那种恭敬态度。在评价布坎南的谬误时，对于他说得正确的地方也应该予以赞扬。可是您完全不必要画蛇添足，提到他已经避免了错误的一些情况。在您批评亚当·斯密的地方，如果布坎南也同样地批评他，您就应该让布坎南受到应有的赞扬。关于所有这些部分，如果您认为不必要提到亚当·斯密，我也不会去提到布坎南先生的评论，不管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觉得布坎南先生是一个很薄弱的推理者，不象会对这门科学有多少好处。例如，在他提出理由来证明工资不会因为征收一种税而增长时（在您的草稿的第 98 页上）①，他陈述了四个命题，作为他的证明。这四个命题之中，头两个不但不能支持他的结论，而且还否定了它；第三个命题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进行辩论；第四个肯定了一项虚妄的事实。您已经完全证明了他的结论是错误的。可是您完全没有注意到推理的极端恶劣。这一点，我认为必须要做，才能使您不会似乎是没有觉察到这种恶劣的程度。

您必须继续把所有您认为适合于您的著作的议论都写出来；到全部东西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两人将共同研究，看怎样加以整理和修饰，能尽量突出优点。您又写出一批时请立即寄给我。我们将在这里一直住到议会开会。您的心情如果象去年那样，可以早一个月到伦敦。

克拉特巴克夫人愉快地经历了她的第一次考验，请接受我的衷心祝贺。前者听说她有孕，我很高兴，这可以证明她的身体比结婚以来较为健壮了。

现在我还要提起一件事，我知道您一定乐于帮忙，如果可能的

① 上面第 I 卷，原文第 216 页以次。

话。不久以前，我接到苏格兰一位女士写来的信，她猜想我认识本杰明·霍布豪斯爵士。她是苏格兰教会一位教士的遗孀，此人是我的大学同学，特别要好的一个朋友。丈夫几年前亡故，丢下她和四个孩子，几乎没有什么生活之资。她是英格兰人，出身于很好的家庭，受过上流社会教育，由于自己的出身关系习惯于和高尚人士交往。她父亲和她丈夫是差不多同时去世的，她父亲在世时一家人住在克拉彭，和那里最上等的人物过从甚密，例如亨利·索顿夫妇一家以及酿酒商巴克利。在巴克利夫妇家里我曾和他们一同作客。这位女士，前不久听从朋友们的劝告，打算收几个在东印度工作的人员送回国内受教育的女儿，她们需要一个母亲的监管。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比她更适合于这种任务，假如我需要把我的女儿托给别人照管的话，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我会更愿意使她们跟她在一起了。确实，她是一个在各方面都真正令人钦佩的人——为人极其和蔼可亲，举止文雅，同时非常机智，性格坚定而沉着。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中，她获得了所有的熟人、爱丁堡各阶层人士的好感，那里人们的眼睛都盯着看，并且不容易使他们满意；她受到人们最大的尊敬。她听说本杰明·霍布豪斯爵士的四个外孙女（在印度的一位帕尔默先生的女儿）需要一个监护人。我细看她的来信，看出这些孩子不是外孙女，虽然和本杰明爵士有亲戚关系。她是由桑德斯医生家推荐给本杰明爵士的，桑德斯夫人是她的姨母。本杰明爵士已经由其他方面向他谈过。东印度公司董事查尔斯·格兰特是萨维尔夫人（这位女士的大名）的保护人，可以向本杰明爵士证明她能胜任愉快。既然她写信给我，以为我认识本杰明爵士（其实我不认识），我很想尽可能助她一臂之力。我知道克拉特

巴克夫妇和男爵的关系，所以决定请您转托他们无论如何代陈萨维尔夫人的情况和优越条件；我想我力所能及的不过如此。同时您也是帮助一个您一定会喜欢的人，假如您认识她的话；她极其需要帮助。

您谢绝了伍斯特选区的邀请，我赞成您这一决定，就象在几乎一切其他问题上我都赞成您的意见一样。假如我处于您的地位，我可能找到的最糟的选区会是我的市场，除了用掉一笔钱而外无事可做。然而我非常诚挚地认为您应该当个议员。这，加上您的著作，将大大地提高您的地位，以及您家庭的地位。您理应如此，应该得到这种地位，而这就是取得这种地位的方法。您会不让我接下去说，您可以对良好政治的事业有重大作用，并对反对坏事作出重要贡献；对这些，我知道，您会比对任何地位或财富更为珍视。可是这是您既能够又愿意的。

今天我把草稿寄出——寄给克拉特巴克先生。并且今天我将完成拙著《历史》① 第一卷的修订工作。昨天我收到 J. 麦金托什爵士一封信，其中有一处说，他发觉叙述文是一种比他想象中任何文章都难写得多的文体，我读了这话觉得心里很舒服；因为我深有同感。他现在的健康情况比他到英国以后这一段时期为好，您听到一定会高兴。

永远属于您的

J. 穆勒

① 《英属印度史》。

196. 李嘉图致穆勒①

〔答 195〕

盖特库姆林园，1816 年 12 月 20 日

亲爱的先生：

您的信和我的草稿均已妥收；我又高兴地知道您这位导师满意于我的成绩，并信服我的论点。我希望我将来在公众面前也同样成功，而且您将帮助我把书的内容安排得足以使那些思想上不象您这样有修养的人获得深刻印象，能够考虑这些问题。

现将我对亚当·斯密的著作的一些意见寄给您，恐怕您会认为这些只是重复我以前说过的东西。假如您完全加以否定，我也能受得住，不会感到失望，因为夸奖的话已听得很多，稍微听一点贬词我完全不在乎。您现在收到的东西大概可以结束我的问题了，除非在阅读萨伊的书时（目前尚未开始），我也许发现一些我以往忽略了的东西。您对我的帮助大概要到我们在伦敦见面以后才能进行。我预料有许多东西需要删去，至于划分章节，我非常担心我做不好。然而，您曾教导我要相信坚持不懈就能克服巨大障碍，我决心自己努力以赴。我恐怕您会觉得现在这批草稿不如以前的那些看得清楚，可是您知道抄写的苦处，我不愿意在没有听到您对它们的意见以前就做这份麻烦工作。

我想，只发表那些特别吸引我注意的部分，对我来说要容易一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詹姆斯·穆勒先生/福特修道院/查尔德/萨默塞特郡"。手稿在《穆勒一李嘉图文件》中。

些，如果我的工作得到好评，也许使我将来可以做一项自己乐意做的工作，对整个这门科学进行探讨。

我大概在1月9日左右可以到伦敦，而我们在那里见面最可能是在2月初。我将做好我能单独做的工作，并做好一切准备等待您完全有空了来帮助我。我完全知道我近来耗费了您大量时间，不由得要担心我妨碍了您自己的工作。然而，请您记住，我不会因为迟延而受到任何损失——我的观点六个月后还是象现在一样的新颖，因此我希望，如果任何时候我的稿子妨碍您的更重要的事儿，您就不必考虑我的稿子。我听到您已经完成尊著《历史》的第一卷，十分高兴；希望能立即付印，使您可以在各方面为您不屈不挠的努力取得应有的报酬。

在来信中，您非常动人地叙说了萨维尔夫人的不幸遭遇和优点，在叙述能力方面作出了一个优良的样本。本杰明·霍布豪斯爵士我认识，我们见面时我一直觉得他十分友好。我认为办成您心上这件事的最合适的方法，是由我亲自给他写封信，先把您对我说得这么好的一番话告诉他，然后再表示我的希望和心愿。您大概希望知道他的答复，因此，我一有回音，就立即奉告。但也可能〔迟延〕[①] 几天，因为我今日即将前往探望西拉两天，接着再到亨利埃塔家两天，和她们话别，然后离开乡间。我预计星期二回到这里。

承祝贺克拉特巴克夫人产后平安，谢谢。我高兴地告诉您她身体甚健，看到婴儿一天比一天茁壮，更是欣喜。

我不很同意您关于争取议会席位的建议；恐怕在那里我会纯粹是废物。根据我已经作过的尝试，我相信我决不能在辩论中发表

① 手稿中此处和以下有破损。

我对任何问题的意见，并且我看不出自己能在什么其他方面有一点用处。如果我的书能获得成功，象您向我保证的那样，也许会唤醒我的雄心壮志，使我想望和上议员们平起平坐，可是目前我对于在议会里露头角的那些高贵人物却十分畏惧。如果您的预言确是正确——如果我真的成为一本有价值的书的作者，我将佩服您高明的眼光。可是，首先要使我相信您不是一位偏袒的评判员，并千万不可带着过分友好的成见来看我的工作成绩。

您的永远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信上所说的稿子将交给从巴思开出的星期六或星期日[①]的客车带上。

197．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②]

盖特库姆林园，1817年1月3日

亲爱的先生：

别来许久，未获音讯，屡欲修书问候，但以赋性疏懒，拖延至今。曾暗自希望您在此假期中也许会来到邻郡，那就有希望可以邀请您惠临我处小住；但前者宾达先生在此访问史密斯先生，据谈他曾在霍兰商行见到您，并谓您大概不会离家远行。以前我也曾向我们的年轻邻人乔治·克拉克问起您的情况——可是他只能告

① 12月21日和22日。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尊敬的T. R. 马尔萨斯/东印度学院/哈福德"。手稿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LII。

我您身体健好，对于您计划中的活动则一无所知。

从报纸上一则广告中我看出您近来忙于写一些关于你们学院的文章，[①] 这样我觉得可惜，因为我认为此项工作对您不很适合，而且可能使您无法继续进行那些我觉得您更感兴趣的其他工作。我应当高兴，听说学院里您认为有缺点的事情都已得到纠正，现在只需要您注意日常的例行工作。

我们上次见面以来，[②] 我有时候把我对于我们讨论过的一些问题的想法写在纸上。我碰到了通常那种由于文字组织困难而产生的障碍，可是我坚持下去，直到把我思想里浮现的东西都写到纸上为止。在某几个问题上，我目前的意见和过去的意见略有不同，但这些问题并不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那些问题。我希望能把草稿弄得整齐些，因为我将来是否再和公众见面，将决定于这一点。直到现在为止我所做的工作毋宁说是陈述我自己的意见，而不是要反驳别人的意见。然而，近来我在看亚当·斯密、萨伊和布坎南的著作，看到其中有几段说的和我认为正确的原理相反，我已提到这些话，也许要把它们作为评论的主题。

我担心您大概不会默然同意我的一些理论，特别是因为我已经恢复我从前对于农产品征税的看法。[③] 无论在这个问题上什么观点是对的，亚当·斯密总肯定是错了，因为他的书里有许多地方

① 马尔萨斯的《关于东印度学院的声明，根据事实，驳斥业主理事会最近对学院的指责》，伦敦，默里书店，1817年版。“序言”的日期是1月4日。

② 这也许指的是他们夏初在盖特库姆的会晤（参阅本书原文第48页），或指李嘉图建议的10月17日的一次聚会（参阅本书第84页）。

③ 李嘉图“从前的看法”是这种税全部是由消费者负担的，参阅上面第III卷，原文第241—242页，第IV卷，原文第34页注，和第VI卷，原文第173页；关于这一次的再次说明，见第I卷，原文第156—157页。

互相矛盾。①

我希望我们不久就会见面，恢复我们对这些困难问题中某些问题的讨论。我将于下星期五到达伦敦，希望那天以后，如果您因事或者有兴前来伦敦，我们能在布鲁克街接待您在舍间下榻。

我需要听听您对于最近实行的救济贫民办法的意见。② 我不认为筹措经费用于贫民就业是一种很有效的救济方式，因为它把这些经费从其他用途中抽出来，而那些用途也会同样对社会有贡献，即使不是贡献更大。例如，雇用贫民筑路的那一部分资本，决不会不能雇人到别处工作；我认为一切干预都是有损害的。请代问候马尔萨斯夫人，并相信我

永远属于您的

大卫·李嘉图

① 参阅以上各项引证，第 I 卷，第 183 页以次，和第 252 页以次。

② 1816 年秋季以来用私人捐助的款项在伦敦和全国各地进行的救济工作；在爱丁堡有一千六百人被雇来筑路和修路。后来，18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大臣宣布了此后称为“本世纪在现今叫做救济工程方面的第一次实验”的一项方案：他建议发行“财政部票据五十万镑，用于雇用贫民来完成公共工程（W. 斯马特：《经济年鉴汇编，1801—1820 年》，第 543 页）。

198．特罗尔致李嘉图[1]

〔由 201 回答〕

1817 年 1 月 17 日，
昂斯特德林地

亲爱的李嘉图：

上次来函，[2] 谢谢；得悉克拉特巴克夫人有弄璋之喜，至为欣慰。[3] 特罗尔夫人和我一起向李嘉图夫人和您自己祝贺。我相信，增加我们幸福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加多把我们和社会联系起来的纽带。

我很想使您相信在节约储蓄基金法案中规定一条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准许把教区救济金给予需要救济的储户的条文的好处。因为，在伦敦时，您也许可以通过提出对这个问题的合理意见，并消除那些似乎还不少的对它的成见，而对这一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

您说“把教区救济金发给贫穷的储户，实际上是在延迟那最后必然会给予他们的有益的教训，以至于使工资不能稳定在否则就会出现的很高的一个标准上。”

可是，维持贫民生活这个重大问题当然不仅仅是工资的问题；其中还涉及另外一些重要的需要考虑的事。让我们更仔细地研究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大卫·李嘉图先生/布鲁克上街/格罗夫纳广场”。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李嘉图的信没有了。

③ 参阅本书第 104 页。

一下工资这个问题，看看实际情况如何。从这个观点来看，贫民很自然地分为两类——第一类，只须养活自己的单身汉；第二类，已婚者，除了自己而外还需养活一家人。对于第二类人，目前的工资标准确实太低，应该提高。可是对于第一类却是有余。这多余的部分，假如谨慎地保存起来，就会成为一笔可以用来供给将来的额外需求的基金，可是它被完全无益地花费掉了——因此，只要这种缺乏远见的情况存在，给单身汉进一步增加工资，就会有害而不是有益。可是人们能增加已婚者的工资，而不同时增加单身汉的工资，因为对他们区别待遇是行不通的。因此必须竭力在单身汉中鼓励节俭与经济，这正是节约储蓄基金会的目的。可是，没有人会参加这种节约储蓄组织，如果他们看到自己储蓄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邻人的利益。他们一定会看到这一点的，如果他们发现他们自己不能得到救济金，而这种救济金却发给那些浪费的人。改变下层阶级的习惯必须成为为他们的长远利益打算的任何政策措施的基础。显然，不可能按照足以养活一个男人和他的家庭这样一个数目来确立工资的标准。假如是那样，也一定不相宜——因为那就等于对单身汉的浪费和挥霍给予一种额外津贴。例如，在乡间我们这个地区，养活一夫一妻和两个孩子需要十六先令，而养活一个单身汉则一般认为八先令就够了。工资标准现在是十二先令。那末，如果为了已婚者而把工资提高到十六先令，请看单身汉的情况会是怎样。他的收入比他的生活所需多一倍，这种情况，如果没有节约的习惯，就会产生非常有害的影响。因此我觉得主要目的是要引导单身汉和年轻人养成节俭的习惯，并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很值得作出一些牺牲，即使承认争论中的这条条

文是一条条文也无妨。可是，我相信，无论在原则上以及作为例证是多么重要，很少会有必要据以行动；因为节俭的储户不大可能变为有亏空，除了由于疾病或者遭遇不幸，而如果处于这种情况时他有充分权利要求教区帮助。许多其他问题都和这个很有趣的问题有关系，可是没有疑问您会认为在一封信里已经讲得够多或者过多了，所以我就要结束。

格里诺已在我处住了几天。他对于自己爱好的工作，仍然象以往那样起劲。他的地图尚未出版，看来也不大可能出版了。在此期间，一些质量较差的作品天天使他失去他的“地图”原有的“有独创性”这一优点。①

我们一同问候李嘉图夫人和全家。相信我，亲爱的李嘉图。

您的十分忠实的

赫奇斯·特罗尔

199.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②

〔由 200 回答〕

布鲁克上街，伦敦，

1817 年 1 月 24 日

亲爱的先生：

尊著小册子③已拜读，为快。我很赞成您的意见，认为应该由

① J. B. 格里诺的《英格兰的地质地图》，1812 年送给地质学会，直到 1820 年才出版；在此期间，威廉·史密斯已经于 1815 年出版了一种类似的地图。（参阅 H. B. 伍德沃德：《伦敦地质学会会史》，1907 版，第 56—59 页。）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T. R. 马尔萨斯牧师/东印度学院/哈福德”。手稿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LIII。

③ 《关于东印度学院的说明》。

学院——而不是一般学校——教育那些被指定去管理我们印度帝国的复杂事务的青年人。来自印度的赞许学院出身的青年人的证言，认为他们比学院未成立以前到印度去的那些人好，这对您是有力的支持，似乎您的对方还没有作出答复。

我从报纸上看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将于2月6日在印度大楼重新举行，我想届时您将前来伦敦。如果是这样，我希望您利用我家作为您的总部。

默里先生已答应把您的书分送给您嘱咐我向他提出的那几位先生。

我觉得我们在常常讨论的一些问题上意见分歧的一项重大原因是：您总是想到一些特殊变动的眼前的和暂时的影响——而我是把这些眼前的和暂时的影响完全丢开，全部注意力放在这些变动会产生的长期情况上面。也许您对这些暂时的影响估计过高，而我却过于喜欢低估它们。要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就应该仔细地区别和提及这些影响，承认各有其一定的作用。

我又读了您最近的三本关于地租和谷物的小册子，不能不认为措辞方面有些含糊不清。“农产品的高价”这个词，会使您的读者产生一种和您的原意不同的印象。[①]我觉得您提出的高价的第一和第三两个原因是直接地自相矛盾的。第一个是土地的肥力，第三个是缺乏肥沃的土地。还有那第二个原因我认为也决不会发生作用。[②]特别有一段话完全表达了我的意见——书不在手头，我无法给您指出哪一页，可是这段话开头的一句是“我毫不犹豫地

① 比较上面第I卷，原文第401页。

② 参阅上面第I卷，原文第400页以次。

说，不管通货等方面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这是在论地租的这篇文章里。①

布坎南肯定是正确的，您的评论是错误的；地租不是财富的创造，而是财富的转移。必然是这样，因为地租是高价的结果，而不是高价的原因。②

萨伊和我要说，由于把收入变为资本，我们会使供给和需求两者都增加，可是如果这样所造成的资本数目相同，我就不赞成现在这种运用方法——从那些最善于使用这笔资本的人手里拿过来，去鼓励另一种产业，由那些完全不了解人们的需要和要求的人掌管，盲目地生产我们已经嫌多的布或者袜子，或是去改进没有人愿意走的公路。③

李嘉图夫人和我一起问候马尔萨斯夫人。

您的十分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200.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④

〔答 199〕

东印度学院，1817 年 1 月 26 日

亲爱的先生：

恐怕在业主议事会开会的时候我不能离开学院，否则我一定

① 《地租的研究》，第 40 页。上面第 I 卷，原文第 10 页全文引用。

② 参看，上面第 I 卷，第 398—399 页。

③ 这指的是马尔萨斯对李嘉图的关于救济工程的问题的复信（此信没有了），参阅本书第 118 页。

④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D. 李嘉图先生/布鲁克上街 56 号/格罗夫纳广场/伦敦"。邮戳，1817 年。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欣然接受盛意邀请。我很高兴，您赞成小册子里的论点。确实我本来不必担心它的效果如何，假如不是需要同那么有力量的一班人进行斗争，他们只想把自己的儿子派出去，愈快愈好，花的教育费愈少愈好。

我同意您所说的，我们意见分歧的一个原因就是您提到的那个。我确实倾向于往往只看事情的现象，认为只有这个方法可以使自己的著作对社会实际有用，并且我也认为只有这样才不至于陷入"拉普塔"岛上的裁缝[1]的错误，以及由于开始时有些微错误而得出的结论距离事实非常之远。此外，我确实认为社会的进展是由一些无规律的运动构成，以及不考虑那些在八年或十年内会大大地刺激或者抑制生产和人口的原因，就是忽略国家贫富的原因——政治经济学方面一切研究的主要目的。诚然，一个作者可以作出自己喜欢的任何假设；但是如果他所假设的东西实际上完全不真实，他就不可能根据自己的假设作出任何切合实际的推理。在您的关于利润的论文中，您假设劳动的实际工资不变；可是，既然实际工资随着商品价格的每一变动而变动（虽然名义上仍然保持原状），而且实际上和利润同样可以变动，您的推理应用于实际情况时就不可能是正确的。我们在周围所有的国家里，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国家里看到各个不同程度的繁荣时期有时也有困难时期，但从来没有看到过只有您一个人似乎看到的那种始终一律的发展。

⑥

可是，讲到我们意见分歧的一种还要更具体和更根本的原因，

① 拉普塔(Laputa)：斯威夫特著《格列弗游记》中的浮岛，岛上居民多空想。——译者

我认为是这个。您似乎认为人类的欲望和爱好随时能适应供给;我则坚决认为几乎最困难的事就是激起新的爱好和欲望,尤其是从旧的材料中去激起;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赋予商品的价值,供给越是适合需求,价值就越高,它所能换得的劳动的日数或所能提供的控制力量就越多。对外贸易的好处主要地在于它会增加这种价值,而任何一种商品的货币价格降低的损失,凡是不能用数量的相应的增多加以弥补的,都是起因于这样引起的价值总额的减少,或这些价值所能控制的劳动量的减少。我完全认为,实际上真正抑制生产和人口的,与其说是缺乏生产能力,不如说是缺乏刺激。

我想,如您所说,我对地租的研究中某些部分的文字也许有含糊不清之处;可是我在我的第一和第三两个原因中看不出您所说的这种矛盾;我也完全不了解,您说第二个原因决不会起作用,是什么意思。粮食的生产会使劳动者能控制较多的粮食(如果分配得适当),难道这种生产没有增加人口的倾向吗?或者,土地的肥力和肥沃土地的稀少,对于造成高地租或使谷物价格大大高于生产成本,难道不都是绝对必要的吗?无论土地稀少到什么程度,如果没有肥力,高地租可能存在吗?或者,无论肥力怎样,如果土地不稀少,高地租可能存在吗?

您非常赞许的那句话,我认为还须加以较多的限制。我相信谷物的黄金价格在我们国家里比在瑞典要高,虽然最后投入耕种的土地在瑞典的不及我们国内的这种土地肥。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我认为,严格地说来,不能归之于通货不正常。关于货币价格高的原因的那些论点,正是我最想改动的那些论点。

我正忙于拙著的新版本①，它结果还是要分为三卷。有几点很想和您商量，可是我被催促得紧。也许我能离开学院，届时自当奉告。

马尔萨斯夫人嘱笔向李嘉图夫人致意。

永远属于您的

T.R.马尔萨斯

201．李嘉图致特罗尔[②]

〔答 198——由203回答〕

伦敦，1817年1月27日

亲爱的特罗尔：

取消济贫法，劳动阶级应该以工资的形式而不是恩赐的形式取得其劳动报酬，难道是不可取的吗？如果您说是可取的，那就无法防止单身汉的收入除了足以养活他本人而外还有多余，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如果一个已婚有了家庭的人的工资勉强能够维持他本身和妻子儿女，单身汉的工资可能是宽裕的。这一切我都承认，可是如果这是废除济贫法的必然结果，那在废除该法的情况下就必须加以默许。即使这是一种害处——我认为不是——为了它带来的好处人们也必须容忍。

那末，假定承认济贫法的那些不良影响，并且承认废除济贫法

① 《人口论》，第五版，增订本，共三卷，伦敦，默里书店出版，1817年。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赫奇斯·特罗尔先生/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萨里"。手稿在"大学学院"，伦敦。《致特罗尔函》，X。

是可取的，剩下的问题就是怎样使其实现？除了通过逐步限制济贫法的应用，并鼓励贫民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而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吗？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做的是，一切救济品，除了那些生活绝对需要救济的人——以最节省的方式施舍给他们——而外，拒不发给任何人，最后则完全废止济贫法，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求助于济贫税的人不仅有那些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而且还有那种有财产的人，您就会扩大济贫税的应用范围，而不是加以限制；就会进一步促进人口的增长，而不是抑制，因而使我们距离最终的目标更远。我们在不良的制度下长期忍受煎熬，特别是贫民以前受了不少的苦，但始终不能进入一种良好的制度，想起来使人痛心，可是事实确属如此。要抑制人口，只有尽量不促使人口过度增长——通过让贫民和他们的雇主之间的契约完全自由，这会使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不超过对它的有效需求。由于保证养活一切需要养活的人，您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一种对人类的无限需求。假如不是因为济贫法执行得不好——有时主管救济工作的人员的冷酷无情以及教区的贪婪，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它的不良影响——人口和济贫税就会继续不断地增加，最后富人也被弄穷了，不再有什么身分地位的区别。当时在储蓄银行法案中的这条特殊条款必须参照它对济贫税的影响来审查。删去这条条款，就会缩小济贫税适用的范围——鼓励一部分人口养活他们自己，给其他的人提供一个好榜样，并逐步为实行一种较好的制度铺平道路。赞成这条条文的唯一重要理由是：如果没有这一条，人们就没有信心去节约储蓄。我不能相信事实竟会如此：将来有贫民院可进，现在就没有人储蓄。穷人和富人都相信自己的好运，在他们各事顺利的时

候决不会想到逆境。

我几乎忘掉向您和特罗尔夫人道谢，你们为我们添了一个小外孙女而向李嘉图夫人和我热烈致贺。我希望您的话是对的，这许多因缘关系是为了增加我们的幸福。

我料想，两三个月内我不能期望您来伦敦；您一般都是在最愉快的时候来。看到我们的财政情况这么糟，国外又是那么动荡不安，我觉得难过。我们需要一位干练有为的大臣，他的才干和品德能获得并值得人民的信任。

我是，亲爱的特罗尔，

您的很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202.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亲爱的先生：

我一点也不熟悉尊稿所议论的问题，[②]但不能因此就对我觉得有缺点的地方绝口不提。在第8页里，您对“出生”加上六分之一以弥补可能的遗漏，对“死亡”加上十二分之一；可是您不告诉您的读者为什么用这些比例而不用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我也看不出选择那些数字根据什么理由。[③]

---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交/尊敬的 T. R. 马尔萨斯”，未经过邮局，大概是和马尔萨斯的草稿包在一起的。手稿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LIV。

② 《人口论第四版和以前各次版本的增补》一书（伦敦，默里书店出版，1817年）的手稿或者校样。李嘉图提到的页码和单独出版的《增补》或者《人口论》第五版，第II卷的页码，都不相符。

③ 在《增补》的第17页上，马尔萨斯说出所以作这些估计的理由。

您有时候根据某几年的已知事实算出平均数，可是您的平均数是根据算术比率形成的，而您把它应用到几何级数。我不知道这是否正确。

如果象您在第 14 页里说的那样，出生和死亡的比率是 47 对 30，而死亡率是 1 对 47，那末，人口的增加将是略高于八十三分之一而不是八十二分之一，因为每 1,410 人中会有 30 人死掉和 47 人生出来，结果将会有 17 个人增加出来；可是 1,410 除以 17，得数是 82.94 或者将近 83，因此，如果每 1,410人增加 17人——则 9,287,000 就会增加 111,970 人或者在十年中增加1,119,700人，这将使人口增加到

$$\left.\begin{array}{r}9,287,000\\ \underline{1,119,700}\\ 10,406,700\end{array}\right\}\text{而不是 }10,483,000——$$

在第 16 页里，死亡率假定是和以前一样 47 个中有一个，而出生率是 1 对 $29\frac{1}{2}$，人口则是 9,287,000。后面这个数字除以 $29\frac{1}{2}$，得出每年出生数 314,813，如果除以 47，就得出每年死亡数197,595，两者相减 $\begin{array}{r}314,813\\ \underline{-197,595}\\ 117,218\end{array}$，每年增加 117,218，在十年中将增加 1,172,180，这个数目加到以前的人口 9,287,000 上去，将是 10,459,180，而不是 10,531,000①。

我在第 35 页和第 36 页里注出一些很小的错误。根据我所知

① 在《增补》(第 21 页)中，取得这后一数字是由于用 9,887,000 (1800 年和1810 年人口的平均数) 而不是用 9,287,000(1800 年的人口) 作为基数来计算这一段时期中每年的出生和死亡数字。

道的实际情况,我所能看出的就是这一些。

永远属于您的

大卫·李嘉图

203. 特罗尔致李嘉图[①]

〔答 201——由 205 回答〕

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

1817 年 2 月 9 日

亲爱的李嘉图:

我注意到罗斯先生已经提议让他提出关于保护节约储蓄会的议案。[②] 因此,如果您能查明并告知,此项议案是否和他去年提出的那个相同,我将不胜感激;如果不相同,在哪些方面不同,特别是关于那涉及教区救济的条款。对于济贫法的有害倾向,以及有必要代之以一种较好的制度,您和我完全没有分歧。唯一的问题是怎样使这种重要的改革能最方便和最有效地做到? 我是一个指望节约储蓄基金组织将大大地促进这一伟大目标的人;指望它能大大减少人们担心这一改革定会带来的害处——因此我急于要在全国各地推广这种储蓄会。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诱导贫民成为其中的储户。我之所以渴望有这条条文使储户在必要时以及在一定的限制下可以获得救济,唯一的原因是我认为它可能给贫民很大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大卫·李嘉图/布鲁克上街/格罗夫纳广场"。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参阅本书第 40 页,注 2。

的鼓励，促使他们把钱节省下来，送去储蓄。

我坚决认为，这样不会使济贫税增加一个先令；而是，相反地，会大大地减少这种税。没有这条规定，你们的储蓄会将无事可做，就贫民来说；这些储蓄会可以继续接受仆人的储蓄，以及那种不属于济贫法范围的人的储蓄，可是他们人数在劳动阶级中即使有一些也是很少的。如果后面这些人成了储户，济贫税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减低；如果他们不成为储户，济贫税就会继续增加，尽管有你们的节约储蓄会。而且不仅是这样——我还认为，实际上你们毫无损失。因为储户不大可能落到必须请求救济的地步。节俭的人不会成为国家的负担——而只有节俭的人才会参加这些储蓄会。然而，赞成这些储蓄会的一项最有力的理由是：这些储蓄会，如果管理得当，并加以提倡，很可能造成节俭的人，把胡里胡涂的挥霍者改造为谨慎小心的节俭的人。我在上次的信里决无意反对单身汉的收入超过他个人生活所必需；完全相反——他这样正是建立这些储蓄会的基础，因为只有从这一种人之中我们能期望得到储户。因此我但愿向这些人保证，他们积储不是为了节省比他们富裕的邻人的钱，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了前一种目的，您永远也怂恿不了他们去做任何事情；为了后一种目的，您就可以诱导他们去完成一切事情。

您有没有看到海加思博士和鲍尔斯先生的关于节约储蓄会的小册子①其中有什么新东西吗？

① 约翰·海加思医学博士：《巴思地区节约储蓄会的原则和活动说明》，伦敦，朗曼书店出版，1816年。约翰·鲍尔斯：《创立节约储蓄会（所谓储蓄银行）的理由；附关于该会之构成应该注意事项……》，第三版，伦敦，J. M. 理查森书店，1817年。

很抱歉，我在伦敦时未能和您相聚数小时，但当时实因特罗尔夫人身体很不好，我急于要回家；现在我愉快地告诉您，她已好多了。

请代我们问候李嘉图夫人和全家，并相信我

您的很忠实的

赫奇斯·特罗尔

204.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伦敦，1817年2月21日

亲爱的先生：

非常遗憾，昨天您未能前来伦敦。我满以为可以见到您，因为我想印度事务评议会辩论的题目②十分有趣，您不会不想听的。

我向您保证，格兰特先生③是学院事业的一位热情赞助者。他讲得很好，取得重大效果，他越讲越起劲，雄辩滔滔。对于教授们具备各项条件适合于他们所负的责任，说了不少公道话；并且，我认为，凡是有利于他所拥护的事业的话，他都说了。我觉得他对兰德尔·杰克逊很严厉，他的讲话中有些地方杰克逊很难回答。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尊敬的T.R.马尔萨斯/东印度学院/哈福德"。手稿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LV。

② 东印度公司业主议事会会议，讨论兰德尔·杰克逊的提议，要研究设在海利伯里的学院的情况，打算或者把它改为一种研究所，"不仅是一个学校的性质"，或者就完全取消。

③ 罗伯特·格兰特，前任董事；他是老查尔斯·格兰特的儿子，老格兰特以前是公司的主席，创立学院的计划的发起人。

«太晤士报» 上关于他的发言的报道就其本身而论大致是很正确的，但不可避免地是一种很简略的陈述。

金奈尔德先生[1]开始讲话时对您非常尊敬，确实赞扬了一番——可是后来，我认为，他就荒谬地说您是一个利害有关的当事人，学院的拥护者，并仿效杰克逊先生的做法，讥讽他起先说是非常值得尊敬的那些人。除了从一个有关的当事人而外，我们怎么能听到关于学院及其有关的事儿的正确的报道呢？除了那些熟悉情况的人而外，谁能谈论它的管理、成绩和纪律呢？但是他放弃了他们拥有的查问学院事务的唯一有力的根据（假如这些根据是确实的），因为他说他无意说在东印度学院里不道德行为和挥霍浪费比其它学院更多——也完全没有提到什么学生程度不好的话，他的主要论点是根据这个一般原则：高深知识的供给必然是对它的有效需求的结果，就象任何物质商品的供给必然是有效需求的结果那样。

我应该提到，格兰特先生支持一种恰恰相反的原则。金奈尔德先生对于家长们受到的压力讲得很多，说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这个特殊的学院。我觉得他采取了穆勒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他的论点完全可以适用于一切学院，假如家长们都是被迫把子女送进这些学校的话。他忽略了家长们如果希望培养孩子到教会里去任职的话，也不得不把他们送进学院。在辩论以后我和他谈了几分钟，向他提出这一缺点，他答复说那些家长可以在许多大学中选择，而在您的情况里，家长们就只限于这一个学院。

他最后叫我相信我的朋友的事业处于不利地位——不可能为

① 道格拉斯·金奈尔德，拜伦和霍布豪斯的朋友。

它辩护，一定要失败。

英比先生讲话的时间安排得不好——他不应该紧跟在格兰特先生后面——因为那时他既没有什么新鲜话可说，也不能重复格兰特先生已经说过的话，而且也说得不如人家的好。

辩论将于星期二继续举行①。如果您愿意来，我在布鲁克街候驾。如果我见不到您，而您在星期六晚间没有其他约会，我拟届时前来访晤，和您一起盘桓一天。

李嘉图夫人感谢马尔萨斯夫人的邀请，可是她一时还不便离家外出。

您的很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205. 李嘉图致特罗尔②

〔答 203——由 209回答〕

伦敦，1817 年 2 月 24 日

亲爱的特罗尔:

您会看到，罗斯先生，通过他在下院提出他的议案，已亲自答复了您关于他所提出的管理节约储蓄会办法的一些问题；这一议案和去年的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它保留着关于教区救济可以发给储户的条款，尽管他们在银行里有存款，这一条款我担心不会没有人反对就通过。我高兴地看到，关于济贫法的有害倾向我们的意

① 2月25日。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赫奇斯·特罗尔先生/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萨里"。手稿在大学院，伦敦。《致特罗尔函》，XI。

见没有分歧——我们都希望看到它的修改或者废除，可是我认为，关于用什么手段取得这样有益的结果，我们的意见还不完全一致。如果我和您的想法一样，认为这条条款可能大大地鼓励贫民成为这些储蓄会的储户，我应该赞成它。这一条款如果继续存在，我所担心的主要是它不会减低济贫税，而不是它会使这种税增高。如您所说，有两种劳动者，单身汉和已婚者。尽管济贫法的倾向是把这两种人的工资减少到单身汉可能维持生活的① 最低数目，但这一点大概没有完全办到。假如已经做到的话，得不到教区救济的单身汉，和得到救济的已婚者，都不可能成为储户，因为他们没有钱可储。所以，我们必须假定单身汉的收入超过他们的生活需要。我们的目的是鼓励他们积累他们能从工资中节省下来的钱，问题是插入或者删去这条条款对他们思想上会有什么影响。您以为贫穷的可能性经常出现在他们眼前，似乎他们自己很可能落到那种地步，以及如果“有产”使他们不能得到救济，他们就会不想取得财产。相反，我认为他们在自己的需要上用掉他们以前取得的财产以后，他们的情况不会因为曾取得这项财产而坏一些。这一点当然您会承认的，可是我认为我们大家对于走坏运的可能性总是估计太低，因此，担心陷于贫困，对工资收入中能节省一部分的人的思想影响很小。最乐观的人能期望这些储蓄会带来的好处，只是使这一种人可以不受济贫税的影响，这样由于减少贫民的人数而引起较多的自立感。您一定能实现这个目的，如果您能保证一个人的良好习惯永远不变。去掉那条条文，他就会知道，要保存自己的财富，他就必须节俭；加入那一条，他也一定会知道他可以任意胡

① 这里删掉“完全的”一词。

闹浪费一星期或者一个月，而不至于违犯规定。对于可以指望这些储蓄银行产生出极好的结果，我不象许多人那样乐观，除非我们同时限制济贫法只能施行于极端贫穷的人，从而提高一般的工资标准。我认为我们完全搞错了。假如我们能帮助最下层的有家庭的劳动者改掉对济贫税的习惯依赖性，一切就会顺利前进。这样做，我们就会改善那一种人以上的各种人的境况，然后这些储蓄会就会成为有力的辅助机构。象现在这样，它们在现今由于懒散和挥霍把钱乱花掉的少数人中可以养成较好的习惯，可是在那另一种情况下，范围会扩大，其结果使贫民的每一个朋友高兴，并有助于良好政治这个目标。这种贫民税是一个裂开大口的深渊，一切珍贵的东西最终将被吞没在里面。我希望特罗尔夫人继续恢复健康。请代李嘉图夫人和我向她问候。

永远属于您的

大卫·李嘉图①

206.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②

〔由 207 回答〕

伦敦，1817 年③ 3 月 5 日

亲爱的先生：

在此以前公报已经告诉您印度事务评议会昨天投票的结果；

① 在此信的最后一张纸上特罗尔批写道："对这一论点的回答是，穷人会发生困难，不管他自己如何有远见如何节俭；如何遭遇困难，应该受到救济金的保障。"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尊敬的 T. R. 马尔萨斯/东印度学院/哈福德"。手稿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XLV（这里信上的年份是 1816 年）。

③ 实际上写的是"1816 年"；邮戳是 1817 年。

杰克逊先生的动议[1]被21票或者22票的多数否决了。

杰克逊先生在他的答复中说到您的话都是您的最偏袒的朋友们所愿意听的，确实昨天他讲话的一般语气比他提出动议时温和得多。

博赞克特先生[2]对您的小册子里某些话的评论，[3]使我想到他一定误会了您的意思，因为我想您建议董事们指派的青年人应多于办事员的缺额，并不是打算使那些考不取的候补者永远没有机会到印度去。我料想您的打算是让他们下一年再争取补缺，因此他们由于成绩不好而受的惩罚，倒不如说是延迟任命，而不是绝对的开除。我觉得博赞克特先生的辩论，是根据后一种推测。

埃尔芬斯通先生[4]对于教授们讲得很客气、很好，然而我认为他是学院在目前情况下的最可怕的反对者，是我最难应付的一个人。他的讲话很短，可是从很有节制的措辞中产生了相当大的效果，并且给杰克逊的集团增添了勇气。

我希望这个问题不要再提起了，或者我倒希望青年人成绩优良以及没有骚动，使每个人都相信干涉这个机构之失策。

很抱歉，我不得不推迟对您的访问，可是星期六我不能和您聚晤。比预计的较早，我们已经接到奥斯汀夫人分娩的报道，她母亲急于要去探望她和已经在她那里的克拉特巴克夫人，所以我们定于星期一清晨由范妮陪同前往格洛斯特郡；因此我对您的访问必须推迟到比较方便的时候。

① 参阅本书第132页，注2。
② 雅各布·博赞克特，东印度公司董事。
③ 《关于东印度学院的说明》。
④ 威廉·埃尔芬斯通，东印度公司董事。

也许您可能因为去“俱乐部之王”而来伦敦。若果如此，请惠临我处。我要在您的小册子付印以前让您看看我对它们的意见。①如果星期五见不到您，我就把这些意见的底稿在几天内交由班车送上。既然这是拙著中最后的一篇，印刷厂大概在我回来以前不会需要。您看过以后请提出意见，连同原件一起交班车带到布鲁克街。

李嘉图夫人和我一同问候马尔萨斯夫人。

您的很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207.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②

〔答206——由208回答〕

东印度学院，1817年3月7日

亲爱的先生：

谢谢您的信以及关于议事会开会情况的报道，但听说我们星期六不能和您相见，殊为遗憾。然而，对于所以不能相见的原因，应该向你们祝贺；并希望听到奥斯汀夫人迅速康复的消息。

埃尔芬斯通先生的讲话在议事会上产生的影响是由于其中包含着对教授们的指责，人们大概信以为真，但实际上完全没有根据。正式的纪录将证明，凡是有权力向学生讲话的场合，教授们总是向他们讲了；可是一般地说学生的重要目的向来是躲避，教授们

① 《原理》的最后一章(“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意见”)。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D. 李嘉图先生/布鲁克上街56号/格罗夫纳广场/伦敦”。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一靠近他们,他们马上就跑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特别是最近一次,我相信也就是杰克逊先生特别提到的那一次,还没有来得及向教授们发出警报,殴打已经完全平息,学生都回房休息。假如有人认为那些认为必需戴上假面具来袭击校仆的青年人会待在“四角场”等教授们来训斥,那就大错特错了。事情发生在深夜;院长和大多数教授都已经睡了,还没有人可能赶到现场,整个学校里已完全安静。

关于抚慰问题,我确实相信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比我所熟悉的任何学校或者学院做得更多;如果同学们不喜欢这个地方,我深信,这不是由于缺少抚慰,而是由于纪律较严,以及校址所在的地方不便于娱乐。骑马、驾驶和远足,在董事们的一再指使下,被弄得不仅比在那些著名大学里困难(在它们那里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的),而且或许比在伊顿、威斯特敏斯特和哈罗的高年级中都困难,同时校址远离市镇,确实没有消遣的场所。

关于这两项指责中的第一项,它完全和事实相反,所以我相信我们将认为有必要用某种方式明确地予以否认。后一项无法诉诸事实,但基本上仍然是没有根据的。

“俱乐部之王”是上星期六聚会,我因为缺席受到夏普的婉言责备。下次我将争取表现得好些。

欢迎您把您的稿子寄来,我会把我对它的意见告诉您。

顺便说一句,博赞克特并未误解我的意思。马尔萨斯夫人和我一同问候李嘉图夫人。

您的永远忠实的

T. R. 马尔萨斯

208.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复207〕

伦敦，1817年3月9日

亲爱的先生：

我定于明日清晨离开伦敦前往格洛斯特郡，预计将在您来“俱乐部之王”参加下次聚会以前回到这里，因此我希望您届时惠临布鲁克街一晤。

我们天天收到的关于奥斯汀夫人健康情况的报道，十分令人满意，我希望她现在已完全脱离危险，体力恢复，可以接待一些亲爱的客人。沃伯顿先生和宾达先生恰恰在我们之前在上星期五离开首都前往伊斯顿·格雷——我们大概可以在回来之前在那边会见他们。

这封信同讲到您的那一部分草稿一起送上。我希望我没有在任何方面对您有所误解；在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些问题上无论我们的意见可能多么不同，我相信，在我对您的小册子中某些部分的评论方面，您不会认为我超出了公正批评的范围。

印刷进行得很爽快。从开始以来我们一直是每天一大张，到现在已经校正了十一张。[②] 排印以后的样子，在我看来，似乎比以

---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T. R. 马尔萨斯牧师/东印度学院/哈福德”——此信没有经过邮局，是和草稿一起放在包裹里的。手稿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LVI。

② 相当于现在这个版本中的第I卷，原文第1—145页。

前更坏，我需要那些偏袒我的校对员百般鼓励我，才能维持我对于读者会接受这些东西的一线希望。我但愿能清清楚楚地结束这项工作，并且，为了避免迟延，我已经采取一切措施，使工作在我出门期间照常进行。到目前为止我对于这些理论本身并不担心，所怕的是在文字和布局方面，尤其是担心我未能说清楚我想要提供公正研究的各种意见。

我希望学院事务不要再占用您太多的时间，让您能对您准备发表的作品作最后的加工。马塞特夫人马上就要出版一个第二版[①]，我已经向她提出我对她书中某些部分的意见，并指出那些我知道您会和我争论的地方。如果她开始来倾听我们的争论，她的书就会长期推迟付印——她最好还是避免这样做而保持她的中立地位。我相信我们会使卡罗琳女士迷惑不解，并且我怀疑B夫人[②]自己是否能解除这个困难。

根据我昨日上午和默里先生的谈话，似乎托伦斯先生已经提出把他的著作交给默里出版[③]，可是默里在谈判中很冷淡，而且实际上大大地低估了托伦斯的才能。他认为托伦斯关于谷物的最佳作品销路很有限，他谈到还没有超过一百五十册。

写了上面这些之后，我见到过休谟先生，他告诉我，他听说董事们将亲自对学院的状况进行一次调查。

---

①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会话：对这门科学作通俗的解释》（作者另著有《关于化学的会话》一书）伦敦，朗曼书店出版，1817年。标明日期7月11日的“广告”或者“序言”说“作者利用了她的朋友们提示的有用的线索以及晚近几种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有价值的出版物”；增补部分包括新写的关于对外贸易的一章。

② “B夫人”和“卡罗琳”是《会话》中的参加谈话者。

③ 参阅本书第42页，注2。

李嘉图夫人和我一同问候马尔萨斯夫人。

您的很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209. 特罗尔致李嘉图①

〔答 205〕

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

1817 年 3 月 18 日

亲爱的李嘉图:

关于罗斯议案中救济金条款这一有争论的问题，我请您查阅我以一个“节约储蓄基金经理”的名义写给《太晤士报》的两封信，一封是 2 月 21 日登出的，另一封是 3 月 18 日。两封信的目的只是坦率地陈述论点；如荷赞同，不胜欣幸。您可以看出，我认为这一条款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决定我们储蓄会的成败。这些储蓄会和济贫法问题有密切关系，不能不谈到它，然而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所以我不敢研究它。我主张从增加工资开始，并不是要建议直接干涉劳动力的价格，而是要采取一些定能大大地有助于促进对劳动力的需求的辅助措施。例如鼓励移民、减低或者取消那些对农业和商业有非常严重影响的捐税。我知道，国库收入不容许大规模地这样做，除非征收捐税；我毫不迟疑地建议一种新的“所得税”；一种永远不应该取消的税。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大卫·李嘉图先生/布鲁克街/格罗夫纳广场”。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作为一个反对一切干涉的人，唯恐您会认为我支持错误的和已被驳倒的理论，我万分惶恐地请问您，您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调整工资的最低限度会有什么后果？我自己知道对它有许多反对意见，可是希望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这样做会减少济贫税的数目，并消除目前制度所造成的一种非常有害的和不公道的弊病。农场主，甚至乡绅们，现在按教区津贴每周七先令或八先令雇工干活，而工资标准一般是十二先令。他们的做法是先把自己的雇工辞掉，然后雇用教区的人，按照我所提到的低标准计酬。

我近来一直在报纸上注意是否有您的新著的预告，它何时出版务请告知，我急于要看到它。

您读过《阿梅达》了吗？[①]我很喜欢这本书，虽然对于过去二十五年的政治的看法不同。我很高兴，看到这些激烈的改革家一个接一个地背离原来的事业。格雷勋爵、劳德戴尔勋爵、厄斯金勋爵等等。真令人高兴！

今春我们不打算访问伦敦，我觉得这很可惜，完全因为这使我不能会见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其中我最高兴的是考虑到您，我亲爱的李嘉图，所以请相信我。

您的非常忠诚的

赫奇斯·特罗尔

特罗尔夫人和我一同问候李嘉图夫人和全家。

---

① 《阿梅达：一鳞半爪》(无名氏作)，伦敦，默里书店，1817年版。一本政治性的讽刺作品，出于厄斯金勋爵的手笔，摹仿《格列弗游记》的体裁。

210.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伦敦,1817年3月22日

亲爱的先生:

昨今两日我都在期待大驾,后来经过细细计算,才想到你们俱乐部要到下星期六才开会。那末,下星期五或者更早一些随便哪一天,我希望在布鲁克街见到您。并且,李嘉图夫人要我说,如果马尔萨斯夫人也能光临,不胜欢迎之至。

假如您在星期五[②]或者星期五以前来,印刷所不会需要我送给您的那一部分草稿,可是如果他适当地加一把劲,到那时,他一定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您对这一部分有什么意见需要我多加考虑,务请在那以前送下,因为越是临近出版,我似乎越是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越是不能对其中的任何问题进行耐心的研究。

现在是五点钟,尽管从早晨起我就越来越疑惑,但直到刚才和希钦斯先生一起回忆您上次在这里的日期后,我才相信,今天不会见到您了。

匆此

您的十分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我们是上星期二从格洛斯特郡回来的。

---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尊敬的T.R. 马尔萨斯/东印度学院/哈福德"。手稿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LVII。

② 3月28日。

211.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1]

伦敦,1817年3月26日

亲爱的先生:

今天早晨我本来打算在今天的信里通知您，下星期六和星期日我可以在海利伯里和您晤聚;可是发生了新情况,使我必须于下星期五赴巴思[2]一行,下周初再从那里回伦敦。

您说您要到复活节以后才会在伦敦，也许您可以在一星期后的星期六在海利伯里见我吧。如果可以的话，我定于该日您的晚餐时间来访;如果在这个时间以前不见回音,我就认为您没有什么约会不便让我前来。

我打算今天把最后一部分稿件交给印刷商，希望他能在我访问您之前印完，可是对此我有些怀疑，因为他的工作进度不稳定，

---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T.R.马尔萨斯牧师/东印度学院/哈福德"。手稿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LIII。

② 李嘉图的巴思之行延迟到3月31日星期一才动身，这从下面摘录的惠肖从伦敦写给在伊斯顿·格雷的托马斯·史密斯的两封信的有关部分中可以得到证明:

1817年4月2日,"星期六(3月29日)我陪同李嘉图到霍兰商行。他对此行似乎满意。他的书马上就要出版了。"

1817年4月4日，"我写这封信只是要说李嘉图先生刚好为他的儿子奥斯曼谈妥了一项婚约,对象是这位青年人在巴思遇到的一位女士,她出身于，我相信是，一个沃里克郡家族。我没有听说她的姓名，但宾达说他们对这门亲事非常满意。李嘉图先生专为此事于星期一(3月31日)前往巴思,昨日上午回来。明天(复活节前夕),我相信,他将参加我们在学院的聚会。不能说李嘉图由于他和马尔萨斯的亲密友谊,在人口的原理方面受了不良的影响。他将得到亚伯拉罕的保佑,可望看到成群的孙男女和重孙男女团团围住他的桌子。"(《霍兰商行的"教皇"》一书，第180—181页。)奥斯曼·李嘉图于1817年5月22日与哈里特·马洛里结婚。

也不平衡。

我同意您所说的，已经那么多次数听了您和我相反的意见以后，现在正当我的书实际上已经付印时，再来研究您所以和我意见分歧的原因，也不会有多大用处。我把草稿送给您看，并没有这种用意。我只是希望您在我出书以前先看看和您有关的那一部分，使我不至于无意中歪曲您的意见。我丝毫不反对把您说的那个按语加进去，[①] 虽然我不能不感到遗憾，我们对于实际价格这几个字的正确含义的看法竟然如此分歧。您看到我的全书时，也许您和我的分歧不会象您现在想的那样大。您可能并且我相信您会，认为我的许多专门名词不正确，因为您会觉得这些名词怪诞，不一定总是用得恰当；可是除了这种偏差而外，我相信您对很多内容的实质会同意的。实际上，在某些方面我们没有分歧，在另一些方面我们的主要分歧一定是在表达的方式上。

由于一再受到干扰，这封信是利用其他琐事的间隙写成的。我现在听到邮递员的铃声，必须赶快结束。

您的很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① 参看上面第Ⅰ卷，原文第415页。

212. 李嘉图致特罗尔[①]

〔由214回答〕

伦敦,1817年3月30日

亲爱的特罗尔:

我即将离开伦敦几天,在未走以前我想应该让您知道,我在见到您以后的那天上午去找了下议院投票办公室的主管人员,准备代您买一套议会文件,但可惜未能弄到。看来除了分发给议员们的以外,只印了很有限的几份:这几份是办公室里两位先生特权享有的东西,可是全卖掉了,现在无论出什么价钱在那里一份也买不到。在您不免失望的情况下,为了安慰您,我可以向您保证,我所有的任何文件或报告,您如果需要,我随时乐于借给您。去年的关于工厂中雇用童工的报告[②]那天在伦敦本该就送给您,可是我不知道您的地址。我听您说过什么蒙塔古广场,可是不知道在谁家可以找到您。今年已有的报告很少——唯一的一项重要报告是很厚的一本,其中有关于欧洲各个新教国家中罗马天主教的法律[③]。如果您要看这一本,以及前面提到的那一种,我可以交班车带上;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赫奇斯·特罗尔先生/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萨里"。手稿存"大学学院",伦敦。《致特罗尔函》,XII。

② "1816年4月25日—6月18日下院小型特别委员会关于联合王国工厂中童工状况的证词的纪录的报告",《议会文件》,1816年,第III卷。

③ "专门研究外国关于在教会事务以及和罗马教廷或者其他外国教会组织的关系方面管理罗马天主教臣民的律例的"特别小组委员会的报告",《议会文件》,1816年,第VII卷A。对上项文件的补充文件,1817年3月28日交印,出处同上,1817年,第XV卷。

您不妨用它一年,如果愿意的话。

昨天我去看望我的印刷商，他的态度似乎比您和我一同去的那天好些,答应我的书再下一个星期一可以出版。① 您看书时请记住我希望于您的是一个朋友的坦率的意见,在内容和方法两方面。除了我自己想要对作品的优点和缺点作出正确的评价而外，那些有资格人士的意见将使我能作必要的改动，把这本书弄得更适合公众的眼光，如果需要再版的话——因此我要求您在批评时切勿客气。

我希望您回到家里看到特罗尔夫人和您的孩子们都好，以及尊夫人对于您在伦敦执行各种任务的情况感到满意。若有任何遗漏，恐怕我必须分担一部分责任；我们在一起散步时我不断地谈话，很可能使您忘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我也希望您重新考虑您今春不来伦敦的决定。尊府距离首都如此之近，对您自己和您的朋友来说,都应该至少每年和他们会晤一次。

李嘉图夫人和我一起问候特罗尔夫人,我是，

亲爱的特罗尔，

您的十分忠诚的

大卫·李嘉图

① 4月7日。《原理》一书延迟到4月19日才出版。

213.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亲爱的先生:

我昨晚从索尔兹伯里乘邮车来伦敦，刚看到您的信。惠肖先生在上次见面时告诉我，他将于星期六前来尊府，我担心我计划中的访问可能因为客人太多的关系对您不方便；究竟如何，请函示。然而，您曾说过可以在尊府给我一榻之地，对此我很感满意，不管是硬铺还是软铺，狭的还是宽的。因此我将于星期六晚餐时间来看您，除非您立即回信说这样的安排对您有困难。我希望，我不需要说我很愿意推迟一星期或两星期再来奉访，假如对您比较方便的话。务请对我不必客气，如果床位方面有一点点困难，就不要接待我。

您的很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伦敦，1817年4月[②]3日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尊敬的 T.R. 马尔萨斯/东印度学院/哈福德"。手稿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LIX,手稿中的日期是1817年6月3日。

② 手稿中是"6月"；邮戳是1817年4月3日，这个日期符合上面引用的惠肖的信，见本书第145页，注2。

214. 特罗尔致李嘉图①

〔答 212〕

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
1817 年 4 月 28 日

亲爱的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原理》赠书已收到数日，谢谢。我将以极大的兴趣，热切加以认真的思考。从内容目录中我看出您的研究包括和这个重要学科有关的一切重要问题。毫无疑问，凡是对这些讨论感兴趣的人一般地都会拜读大作。如果您听到社会人士对大作有什么值得重视的意见，务请告知。我看到报纸上登出克龙比博士写给您的一封信②，值得我一读吗？我完全不了解写信人的身分。他的目的是解说和加强呢，还是驳斥您在他所评论的这本小册子里提出的理论？

您大概已经看到 4 月 10 日《太晤士报》上关于节约储蓄会的第三封信。我认为有必要补足第二封信里的论点③。可是，主笔先生迟迟不发表这封信，同时却把他所赞成的东西放进他的主要的几段文字里，到最后作了一项歪曲的报道，完全不提主张实行一种改良所得税以弥补由于取消某些商业税而造成的税收短少的那一段话；这样就使我显得荒谬，建议取消许多捐税而不提如何弥补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 "致/大卫·李嘉图先生/布鲁克上街/格罗夫纳广场"。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参阅本书第 39 页，注 2。

③ 参阅本书第 142 页。

的方法；经过我就主笔先生这样地任意处理向他提出抗议，他写了一封信向我道歉，并说明他的理由，希望我会感到满意。可是我表面上的荒谬仍然存留着，因此对那些知道这些信是我写的朋友们，我急于要把我自己从这种显然愚蠢的指责中挽救过来。

关于议会文件之事，承如此照顾，非常感激。由于有了关于印制“日常会议录”的新章程，我已写信给和我相识的副警官，问他是否能设法帮助我一起弄到“报告”和“会议录”。

承示可以借给我一些“报告”，谢谢；我想借用“警察”报告①，关于教育的②，和关于制造业雇用童工的③。

欧文先生的计划我觉得既有缺点又很荒谬——弊病在于缺乏对劳动者的需求，就是缺乏对工业品或者对这种或那种产品的需求。可是，如果需求仍然是一样，人们创办用童工的新工厂，即使成功，其必然后果是从以前从事这种制造的一些其他人的手里把这种制造工作夺过来；这样做又有什么益处呢？因此，作为对任何现有弊病的一种补救办法，它一定完全不起作用；作为一种教育下层阶级的制度，很不可取，因为它把那些根据各种理由（除了费用方面的）都应该使其分散的大批人聚集在一起，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④特罗尔夫人和我一起问候李嘉图夫人。相信我

您的很忠实的

赫奇斯·特罗尔

---

① “首都警察状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附证据记录”，《议会文件》，1816年，第V卷。

② “首都下层阶级教育状况特别小组委员会的报告；附证据记录”，[布鲁厄姆报告]，《议会文件》，1816年，第IV卷。

③ 参阅上面，原文第146页，注2。

④ 罗伯特·欧文的关于革新世界的计划最初是在提交“工业和劳动贫民救济协会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的，此项报告经送呈下议院济贫法委员会；报告全文载1817年4月9日《太晤士报》。

215．李嘉图致辛克莱①

布鲁克上街，1817年5月4日

先生：

承赐　尊著小册子②，谢谢；已用心拜读。我同意您的意见，我们的困难一部分是由减少发行引起的；可是我认为这是建立一种较好制度必须付出的代价，胜于那种促使纸币无限制发行的制度。我不能认为只须再稍微减少一点就会使银行能应付任何支付硬币的要求。补救方法虽属令人痛心，却是以往错误的必然后果。我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再尝试不加控制的纸币发行，虽然我不反对纸币流通，而且除了纸币流通没有其他办法。显然，假定我们需要纳税四千万或者任何其他一定的数目，如果货币由于其数量减少而价值增高了，这笔税就会加重那些纳税人的负担。我还未见到阿特伍德先生的大作。③

我是，先生，

您的恭顺而谦卑的仆人

大卫·李嘉图

---

① 《约翰·辛克莱爵士通信集》，第Ⅰ卷，第321页；《致特罗尔函》，XIV。

② 《论如何制止国家灾祸的发展》，伦敦，尼科尔书店，1817年版（"序言"日期为1817年3月31日）；转载于《小册子作者》，第Ⅹ卷，1817年，第XX期。

③ 《恢复繁荣；或者论公众困难的原因以及缓和困难的唯一方法》，伯明翰的托马斯·阿特伍德先生著，伦敦，鲍德温书店出版，1817年。辛克莱在他自己的小册子里常引用此书，并提到它和阿特伍德的另一本《补救办法，或对当前困难的想法》，说："这些小册子，凡是有意彻底了解那些重要讨论的人，都应该一读。"（第10页）

216. 特罗尔致李嘉图[①]

〔由217回答〕

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
1817年5月7日

亲爱的李嘉图：

这封信的目的是请您告诉我，伦敦的节约储蓄会对于罗斯议案中的新条款——关于把储蓄会的存款投资于偿债基金委员会——有什么看法；以及他们是否准备使他们的计划符合此项议案的条款，如果这些条款获得议会通过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需要考虑的问题。没有疑问，保障储户不受损失，是非常可取的；特别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扩大这些储蓄会的影响。这种保障，储蓄会的理事们没有权力提供，但肯定可以由政府做到。缺点似乎是，这样做了以后，储户将不如以前那样觉得自己与本乡利害攸关，本乡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们自己的良好行为。在我们的储蓄会里我就是指望这种道德的影响。它也容易引起弊病，为了预防这一点，条文规定，其个别储户的一年存款可以超过五十镑的储蓄会，不能享受政府投资的利益。于是这里就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象我们这样组织的储蓄会在多大程度上值得把自己的章程订得符合此项规定的限制。我倾向于认为是值得的。可是，我今天上午才收到“议案”，还未充分考虑。请示知您的意见，您处储蓄会打算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大卫·李嘉图先生/布鲁克上街/格罗夫纳广场”。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采取什么步骤，以及我们在巴思的母会准备怎样？埃尔温还在伦敦吗？如果还在，请转告他来信谈谈这个问题。

罗斯采取这一措施是完全供认，他感到他的储蓄会和一些类似的储蓄会所提供的偿还全部存款的保证不能照办；或者如果不能照办，在什么地方需要请政府援助？看到这些储蓄会的这种普遍性，我倒认为应该在这初生时期就把这些机构归入一个总的全国系统。

赫斯基森的条款我完全不赞成。它既不必要，也不妥当。

您的十分忠实的

赫奇斯·特罗尔

注意：谢谢您的"报告"。

217. 李嘉图致特罗尔[①]

〔答 216〕

伦敦，1817 年 5 月 9 日

亲爱的特罗尔：

对于您所问的问题虽然无可奉告，我还是要写回信。我了解，有人提出，伦敦三个节约储蓄会的经理，为了就一些普通规章取得一致意见，应举行会议，在会上无疑会讨论是否可以更改章程，使我们能享受那即将批准的权利，按固定利息买进公债券，以后凭理事们的决定退还现款。我觉得，保证储户能如数收回他原来存入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赫奇斯·特罗尔先生/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萨里"。手稿在"大学学院"，伦敦。《致特罗尔函》，XIII。

的钱，确是好事；尽管把每个储户的存款限制在五十镑以内是很大的缺点，但是如果根据任何其他条件都不能取得此项利益，我们应该同意这一条。这一问题还没有讨论，在我们这个机构里也没有提出来讨论①，大概在有关条款获得议会批准以前不会提出。

我很诧异，大臣们竟然批准这样的条款，因为，毫无疑问，如果储蓄的数目变得很大，它不仅会使国家损失一大笔税收，而且在发生战争时可能使财政工作遇到很大困难。假设银行为了归还受托人储蓄会的存款而发行三百万镑的债券，当"四厘公债"是八十五镑时，政府通过买进"三厘公债"，在票面三百万上只得到三又二分之一厘，而它将付给债券持有人四又二分之一厘以上，因而每年损失三万镑；当"三厘公债"跌到六十镑时，政府会在一种很不方便的时候被要求偿还这笔三百万债务，因为，为了取得这笔钱，政府将损失它按八十五买进和不得不按六十卖出两者之间的差额或者七十五万镑。虽然我是这些储蓄会的一个朋友，我却不认为它们应该享受这些额外的红利，特别是因为我相信这种公众的损失不会对鼓励节约储蓄起什么重大作用。储户们的钱得到五厘、四厘或者三厘的利息，在促使他们养成节俭习惯方面并不重要。

关于这些储蓄会的道德影响，您认为一个储户，无论他是有五镑在基金中或是投资于政府公债，会觉得自己和国家同样的利害攸关，并因此就关心和平与良好政治吗？在这方面我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埃尔温先生约定于下星期一和我在一起进餐，届时当转达尊嘱。在那时以前我大概见不到他。

① 参阅本书第56页，注。

李嘉图夫人和我一起问候特罗尔夫人。

您的很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218. 李嘉图致巴顿[①]

先生：

大函敬悉。您很明确地陈述了对我的利润学说有不同意见的理由，可是我觉得您未能指出它有缺点。

我的主题是正如您所说的“利润率总是受工资标准的控制，两者成反比例”。您所作的假设并不否定上述主题的真实性，因为，如果“货币的价值普遍地和不断地减低，以致减少公债持有者和依靠固定薪金生活的人的实际收入”，利润率仍然不会增高。此项假设意味着，② 所有的东西的价格上涨了，因为由于这种作用，公债持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约翰·巴顿先生/由伍德罗夫·史密斯夫人收转/克拉彭/萨里”。

手稿在巴尔的摩的J.H.霍兰德教授手中。（参阅马格斯兄弟公司，手稿等目录第352号，1916年圣诞节。）发表在约翰·巴顿著：《社会中劳工阶级的状况》（J.H. 霍兰德编辑，1934年版）第67—69页的再版说明中，这里据以转载（根据霍兰德教授提供的直接影印本对地址作了改正）。

约翰·巴顿（1789—1852）是贵格会教徒，储蓄银行的发起人之一，并参加发起兰开斯特学校和奇切斯特的技工学校（他家住奇切斯特）。参阅《绅士杂志》，1852年4月份，以及他的儿子小约翰·巴顿写的传记《约翰·巴顿，传记》，C.E. 巴顿著，伦敦，1910年版。

写这封信时李嘉图的《原理》已经出版了一个月。巴顿的《论影响社会中劳工阶级状况的环境》一书（伦敦，阿奇书店出版，1817年），6月间写成（据作者说，第46页），当年晚些时候出版（比较《每月文学广告者》杂志，1817年11月10日）。在这小册子里，巴顿似乎已经接受李嘉图对这封信里第一点的解释，但仍坚持他的第二点反对意见。

② 替代“假定”。

有者的收入减少了——他名义上收入的数目和以前一样，可是用花这笔钱所买回的商品少了。

相反地，农场主和制造商，由于商品的价格上涨，将取得较大的名义上的收入，但不是较大的实际收入，因为虽然他们的货物会卖得较多的钱，但是他们也须付出较多的钱去买自己消费的货物。农场主在他的租赁期中确将受益，因为他的地租支出甚至名义上也不会增加——可是一般的农业利润率不是以一个或者一百个处境特别有利的农场主的利润为衡量标准，而是用一个开始经营、不得不按货币的现时价值付出地租的农场主所能获得的利益为标准的。

可是，如果公债持有者的消费商品的能力减少了，农场主和制造商的消费能力不会增多吗？没有疑问，他们的消费能力会增多，可是他们的利润不会因此而增多。公债持有者的收入来自税收，这些税一部分是他自己缴纳的，一部分是其他各种人缴纳的：现在假如这些税的一部分被豁免了，公债持有者的收入将会减少，而其他各种人在他们的支出方面将真正是受益者，但不是在他们的利润方面。假设我每年缴付所得税一千镑，我的利润是每年一万镑，如果税被豁免了，我就每年多得一千镑，但我的利润仍然只有一万镑，而对资本的货币价值的比例仍然和以前一样(那资本是这笔利润的来源)。那末，我之所以受益，不是由于我的利得增多，不是由于利润率有什么改变，而是由于我有能力把那些利润中的较大一部分用在我自己身上，而把较小的一部分用在公众或公债持有者身上。

您的第二点反对意见也许倒比较难于答复，可是我并不觉得

它是无懈可击的。[①]

诚然，积累的资本变为机器、厂房等固定资本的愈多，给予劳动的长期就业的就愈少，因此对人手的需求愈少，对增加人口的需要也愈少；假如把积累的资本作为流动资本使用，结果不会是这样。可是所生产的超过必要消费的货物的数量，在两种情况下会完全相同，或者不如说差额会有利于固定资本，而不是有利于流动资本，象您假设的那样。您说"增多流动资本会以同样的比例增加商品的供给；增加一倍流动资本，生产的货物也会增加一倍。可是同样的数目加到固定资本上，货物供给增加的程度小得多。一个人拿出一千镑来雇用工人生产布，因而市场上增多了价值一千一百镑的布。可是如果他拿出一千镑来为了同一目的建造一台蒸汽机，市场上只增加价值一百镑的布，但是在两种情况下资本家获得同样的利润，就是百分之十。"假如用流动资本雇来的工人本身是机器，能够叫他工作而无须消费食物和必需品，您的论点是正确的，但实际上雇用他们的那个老板只得到值一百镑的布，其余一千镑的价值都用于维持他们的生活。很明显，他们不是生产价值一千一百镑的布，而是不得不把他们的劳动力用于为自己生产价值一千镑的食物和必需品，如果他们不能商请那些以前造布的人让他们生产布，而由那些其他的人生产这些新工人今后需要的食物和必需品来交换布。根据您的假设的说法，新雇用的工人是以前雇工人数以外增添的人，因此没有现成的食物和必需品可以供应他们，而必须用他们自己的劳动力去生产，或者商请社会另作不同的

① 关于李嘉图在这一点上后来意见有所改变，参阅《原理》第三版中"论机器"那一章。

就业安排。这增添的一千镑所能支配的劳动力的十一分之十将实际上被用于供应这些工人的生活必需品，虽然这一批工人也许目前对这方面完全不能有所贡献。这一部分资本将被用于维持一种不能经久的机器，国家的实际净收入只增加价值一百镑的布；而不是一千一百镑的价值。价值一千镑的货物将实际上被那些再生产一笔等于一千一百镑的价值的工人所消费，仅仅一百镑是社会的净收益。在用作固定资本时，会少生产价值一千镑的货物，可是同时也少消费价值一千镑的物资，社会的净收入将同样是一百镑价值。这一例证显然是为了辩论而提出的，不可能真正发生，因为没有一种新机器能完全代替人力的使用。蒸汽机需要经常的人的劳动力——他必须调节机器的运动和速率，必须为机器的运行所必需的火力加煤，他必须照顾机器每年的修理——并且，在一个富裕国家里，为这些工作雇用的人数，一般而论，会象从事其他工作的人数那样，逐渐地变成一个几乎固定的数量。虽然蒸汽机能使用一百年之久，对它们的平均需求可能变化很少。

在您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中，我认为您犯了和以前同样的错误，您料想，因为公债持有者和那些拿固定薪金的人所能支配的生活舒适品和必需品较少，而制造商和农场主所能支配的较多，因此后者的利润率会增高；这完全不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正如一个人可能由于他的收入在支出中的效率比以前高而受益，虽然他的收入对他的资本的比例并未增高。

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完全搞清楚，可是由于您以前的思想所走的路线可能和我的不同，我所使用的语言可能不能使您相信。

无论如何，我请您谈一下我的近著第 44 页[①]到这章的末尾，也考虑一下第 131 页上的那段话。[②]

我是，先生

您的顺从的仆人

大卫·李嘉图

布罗克上街，

1817 年 5 月 20 日

219. 李嘉图致特罗尔[③]

〔由 224 回答〕

安特卫普，1817 年 6 月 15 日

亲爱的特罗尔：

您收到我从这个地方写给您的复信[④]一定会大为诧异，可是我来到这儿，在最可爱的天气里享受我生平最惬意的旅行之一。同行者只有舍弟拉尔夫一人。我们于上星期[⑤]二在加来登岸，经过了卡塞尔、利斯尔和根特这些市镇。每一处似乎都比前一处好，我们此刻所在的安特卫普当然是最壮丽的。我对于这个国家里大教堂和一般教堂的宏伟和辉煌，感到十分惊讶——远远超过我在

---

① 上面第 I 卷，原文第 64 页。

② 上面第 I 卷，原文第 119 页。

③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赫奇斯，特罗尔先生/戈达尔明/萨里/英格兰"。英格兰的邮戳，6 月 20 日。手稿在"大学学院"，伦敦。《致特罗尔函》，XV。

④ 特罗尔的来信没有了。

⑤ 6 月 10 日。

我们自己国内见到过的任何东西，这些建筑物内部的图画都是一些艺术大师的杰作。单是看看这儿大教堂里从鲁宾斯的“十字架”开始的传统，也值得从伦敦专程来此。在这个大教堂和其他教堂中还有一些差不多同样好的东西，此外更有公家和私人收藏的绘画艺术方面无数精美的标本。我们打算明天离开这个地方去布鲁塞尔，从那里我们准备取道那慕尔前往列日，然后到科隆。从科隆我们将上溯莱茵河到法兰克福和海德尔堡，然后尽快地前往巴黎，观光这繁华名都的美景以后回家。我久已想望到大陆旅游，可是在出发的一星期以前绝未想到这么快就会实现。美中不足的是，到处都看到极大的困苦和贫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上季歉收的结果。我们听说面包的价格超过平常三倍，而且售价本来还会更高，假如不是其他原因减低了人们的购买力。穷人不得不求助于人类除了在最严重的关头从来不吃的那种食物。然而，使人感到一些宽慰的是这里一片沃野，田间谷物丰盛，景色美好，丰收在望。除了粮食昂贵所造成的苦痛而外，人民和我们自己一样，不得不和商业停滞作斗争。昨天在吃客饭时和一位聪明人谈话，他认为这种情况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和英国的贸易处于不利地位，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他非常矛盾。首先，他对于从英国输入的货物很不满意，说它们和以往的英国货完全不同，造出来只是为了悦目。第二，他坚决主张，在英国继续采取抑制的制度时，必须制定法令不让英国制品输入大陆。他说，他们现今不得不买进一切，而无法卖出任何东西，因此必须用黄金和白银偿付差额。我用我的蹩脚法语竭力纠正他并改正他的错误理论，可是我恐怕未曾对他说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报复徒然把事情弄得更糟。然而，我不能不痛心，英国在自由

主义的和正确的原则方面应该是其他国家的榜样，竟然被别人理直气壮地指责为首先背离自由贸易的准则，和阻碍世界整个商业的最有利的分布。

您会想象得到我多么诧异，如果我告诉您，我今天在大教堂参加弥撒时，正全神贯注于我周围的哑剧时，忽然我们的朋友埃尔温拍拍我的肩膀；他早一天晚间从布鲁塞尔抵此，将继续前往杜埃，去探望他一星期前丢在那里的一个侄儿，然后他将立即回到英国。我领受了他那种惯常的好意，因为他一定要请我们和他在他的旅馆里一同进餐，在座的还有他的同伴，奥克斯利先生①，我相信这是他的名字。我们接受了他的邀请，餐后又一同去看戏，此刻我们刚从戏院回来。没有疑问，他不久就会亲自写信给您。

我几乎没有留出篇幅来说您对拙著的意见使我多么高兴。凡是您认为重要的意见，请一一示知，以便我在印第二版之前说明原来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改正一些错误。默里告诉我，第二版是肯定需要的；当然您会理解我渴望能尽力提高其质量，因此您能使我最为感激的，就是对此书的各部分毫无顾虑地提出批评。

请代问候特罗尔夫人。我希望她和你们的孩子都安好，并相信我怀着最大的敬意，

您的很忠诚的

大卫·李嘉图

① 大概是查尔斯·奥克斯利，(约克斯)里彭人。

220. 李嘉图致穆勒[①]

卡尔斯鲁，1817 年 7 月 2 日

亲爱的先生：

这里我们已经到了此行最远的地方，一路上看到许多第一流的城市、美丽的风景、辉煌的宫殿和宏伟的大教堂。我们也欣赏了一些最美好的自然景色，爬了山——看了岩石的分层——察看了死火山的坑口，并曾在莱茵河的急流上游泳。假如我能学得一点内行的语言，回来时也许就可以充作一个伟大的旅行家，大谈其鲁宾斯、范戴克和特尼尔斯的作品，好象我是那些杰出艺术家所表现的美的东西的第一流鉴赏家。然而，完全不需要什么矫揉做作，我已非常高兴地看到了佛拉芒派的杰作；可是我看到大陆上陈列的名画之多，特别是象鲁宾斯的那些作品，不禁极为惊讶。就算他有人帮助，即使仅仅对那些有他署名的画作最后的加工，也未必可能做到。

我们不是不活跃的旅行者。我们一般六点钟起身，晚上不到十一点决不上床。我们在进餐上花的时间很少，总是不停地散步或者旅行。德国邮政局的拖拉作风耽误我们不少，这里邮政是独占事业，当然办得很差，我疑心他们欺侮我们不了解情况。除了在旅馆里，法语对我们毫无用处——无论邮政局长、马车驭者或是关卡看守人都一句法语都不懂。今天早晨为了换马我们被耽误了一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詹姆斯·穆勒先生/皇后广场/威斯敏斯特/伦敦"。手稿在《穆勒一李嘉图文件》中。

小时，这种事一般只需要不到半小时。我们在旅馆里受到的招待大体上很好，虽然我的胃口不容易适应他们的菜，也不能适应莱茵酒，这种酒是用上等陈白葡萄酒的名义出售的，

您常听说过海德尔堡的美丽风光，以及古堡遗迹周围迷人的景色吧。这些话，我认为，丝毫没有夸大。昨天大部分时间在其邻近的山陵和园圃里闲逛，没有一处我们不觉得十分有趣。天气也非常之好，既不太暖也不太冷，我想，对大自然的各种美好事物的享受，已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焉；所有最令人愉快的地方现在都已到过，我们将尽快赶到巴黎，比原来的计划要晚几天到达，然而，我在前面已经告诉您，我们一直是活跃的人。

看到麦田和葡萄园处处长势很好，令人高兴和安慰。黑麦是大陆上贫民的主粮，四面八方都生产，小麦和大麦看上去也很丰盛。在佛兰德看到每条街上挤满挨饿的人，形容枯槁，痛苦不堪，使我们大为扫兴。他们呼吁救济的声音，喧嚷而迫切，我们一动脚总是有十几个这种乞讨者跟在后面。面包价格到处是两年前的三倍，人们强烈抱怨贸易停滞，和没有工作做。我们离开佛兰德时，那里的贫困在外表上减轻了。在我特别喜欢的法兰克福，乞丐的人数并不比一般人口众多的城市多；科布伦茨、美因茨等地方情况也是一样。我确实仅仅是看到了这个国家，还没有机会使自己熟悉我愿意知道的许多事物。可是我们行色匆匆，走马观花，对于当地的居民和风俗习惯，不能了解多少，尤其是这里，即使是很好的法语，十万人中也没有一个能了解，对我的蹩脚法语能勉强听懂的人就更少了。我不知道您是否盼望我的信，可是假如我一封不写的话，于心不安。假如不是由于力不从心，我应该写出一封非常有

趣的信，可是我现在担心您会觉得它索然寡味。

我希望尊著的印刷进行得很快，本月下旬您可以和我一同去盖特库姆。

今天傍晚我们在大公爵的花园里散步多时，先参观了他的宫殿和陈设。这个家族在这儿曼海姆和巴登两地在建筑、布置和装饰宫殿方面一定花费了很大一笔财富。一切确属富丽堂皇，可是人们不禁觉得可惜，人民的劳动力不是更有益地用于其他方面，因为，不管我们可以怎样沉溺于这种穷奢极侈的生活，在这里似乎和国家的财力不相称。我的同伴①已经上床睡了好一会，现在该是我学他的样的时候了。谨致最大的敬意，我是

亲爱的先生

您的很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请代为问候穆勒夫人和约翰。

221. 萨伊致李嘉图②

亲爱的先生：随函附上拙著第三版③一册，请查收。书中，您可以看到一些根据我和您的谈话而修改过的地方。在以后的版本

① 拉尔夫·李嘉图。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没有经过邮递。（李嘉图还在巴黎。）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③ 《政治经济学简论，或称，财富的形成、分配和消费简要说明》，第三版，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摘要》，两卷，巴黎，德特维尔书店，1817 年。

中,一定还会有更多的由于我从您的著作中得到教益而修正之处。我的关于价值的理论,比较您批评过的那种说法已经有所提高;您只要将第二卷第一章和第二版的这一部分以及"摘要"的各部分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

随函又附上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一封信和一包东西,请您转交。①

我对您的好意深信不疑,因此我在等待您对于我想在土豆粉方面做点投机买卖的意见。②如果您愿意以这种方式将资金存在法国,我很希望和您合股经营。我认为这种使用资金的方法十分安全可靠。您可以通过一个第三者朋友给您证实所购货物确已存入货栈。栈存货物是不会改变的。它的价格不会跌到优质粉的价格以下,因为我们可以将两者掺杂在一起而不改变它的价格;运输费、保管费等等也容易计算。我可以向您提供有关这一切的详细说明。

祝愿您归程愉快。请示知您在伦敦的地址。

您的忠实的朋友

J. B. 萨伊

[1817 年]③ 7 月 21 日,星期一,上午

您和他一起吃过饭的那位边沁的朋友是斯威迪尔医师,原籍

① 参阅本书第 168 页。

② 比较第 241 号函。

③ 手稿中省略;关于日期,参阅前面的脚注。

瑞典。①

请代问候令弟。②

222.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③

〔由 225 回答〕

伦敦，1817 年 7 月 25 日

亲爱的先生：

我旅游六星期，刚回首都，此行见到的一切使我非常高兴。遗憾的是您未能与我偕游，因为我相信您一定会喜爱佛兰德的一些城镇、那慕尔周围的风景、莱茵河以及海德尔堡的城堡。在吕内维尔见到汉密尔顿先生④，他正在仔细观光我刚离开的那个国家，我希望他也象我那样喜欢它，我恐怕他在学院方面的工作使他不能有充分的时间来欣赏那里的各种美好的东西。我们觉得我们也只能走马看花，匆匆而过。李嘉图夫人待在盖特库姆已经超过一个星期，明天我就要离开此地到她那里去。自从星期二⑤早晨离开巴黎以来，我白天里一直是不停地赶路，睡眠的时间不多。能休息

① 弗朗西斯·泽维尔·斯威迪尔 (Francis Xavier Schwediaur)；边沁写道，"在巴黎的一位德国医生……高利赛·斯威迪尔 (Gallicè Swediar)"，"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专业知识很丰富"(《全集》，鲍林编辑，1843 年，第X卷，第 88、382 页)。

② 拉尔夫；参阅本书第 160 页。

③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尊敬的 T.R. 马尔萨斯/东印度学院/哈福德"——没有经过邮政局，显然是和萨伊的书以及给马尔萨斯的信包在一起的。手稿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LX。

④ 亚力山大·汉密尔顿，东印度学院的印度文学和亚洲史教授。

⑤ 7 月 22 日。

几天,也是好事。你们学院和法国很有缘分,因为我在那里不仅遇见汉密尔顿先生,而且也碰到巴斯先生[①]和那位在学院里教法语的先生,他的名字我忘记了。[②]

我希望您此次出游玩得很快活,在爱尔兰看到的困苦情况也不如传说之甚。丰收有望,这对穷人所受的痛苦来说是一种安慰——在欧洲的每个国家里他们都已经受了不少的苦,都在指望好景重来。

萨伊对您给他的礼物[③]非常满意,托我转给您一封信和他刚出版的一本十二开本的作品[④]。信我寄给您,可是书以及他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他已送给我此书的第三版),已被多佛的海关扣留,以便他们有充分的时间计算关税。我不愿在多佛耽搁到第二天,因此请旅店老板代为缴税,并把书交给几天内就从法国回来的奥斯曼带来。这是一本很有趣味的罗奇福考尔德风格的小书,我觉得它写得很好。萨伊先生很气味相投也很友好——有一天他和我一同进餐,另一天我和他一同进餐。他在经营一家商行,我相信他在这方面花费精力不少。

恐怕我们要过很长时间才能见面,虽然我在今后三个月中大概要到伦敦来一两次。我希望您寒假中能够移玉西行,来我们盖特库姆作客;但不可象上次那样——如点火一般,来去匆匆,那我是不满意的。或许惠肖先生那时也会来看望我,若是如此,加上敝

① C.W.巴斯,数学和自然哲学教授,兼任学院教务长。

② 德·福利尼先生。

③ 大概是《人口论》的"增订"部分,1817年版。

④ 《关于人和社会的一些看法的小册子》,巴黎,德特维尔书店,1817年,32开本。参阅第221号函。

友史密斯的帮助，我希望，我们能设法使你们两位过得很愉快。

倦极思睡，就此结束。

您的很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223. 李嘉图致穆勒[1]

〔由 227 回答〕

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

1817 年 8 月 7 日

亲爱的先生：

我断定这个时候您已经舒舒服服地住进您的夏季寓所，每天照例要在大统间里您的桌子面前，在我看到过的靠近火炉的地方坐上好几个小时，这个火炉，到天气较凉需要把室内温度提高时，您自己能够管理。印件的校改以及您最后一卷中一些次要论点的安排，一定仍然占用您一大部分时间；可是到这些工作都完成时，您又会犹豫不定，不知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新的问题来研究。我希望您选择的结果会使您愉快，而在您百年之后可以有资格享受人类恩人的荣誉。我心里还会感到缺憾，假如我不同时为您要求足以证明您的当代人的感激之情的某些比较可靠的证据的话。因此，我希望您的荷包至少和我的一样殷实，只要它不使您为财富而操心和承担令人焦虑的责任。如果要取得这样的效果，我就希望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J. 穆勒先生/福特修道院/查尔德/萨默塞特郡"。手稿在《穆勒—李嘉图文件》中。

您的财富应以最能产生幸福为度。

承您和边沁先生借给我本月的报纸，非常感谢——我看得很有兴趣，在伦敦见面时一定奉还。

我漫游归来，受到热情的欢迎，同时看到舍间各人身心安康，十分快慰。虽然我最近观光了各色各样美好的地方，我自己的田园以及这些田园的风光看来丝毫没有减色，而是，相反地，更有情趣和更加亲切。我们的幸福是由无数细节构成的，种这细节我觉得以家中为最多。“新奇”有其妙处，可是孑然一身，远适异国，很快就会兴尽思归，自然而然地想再看到自己所熟悉的一切。

目前我们这里的田野正披上节日的盛装，乡村如此多娇，我盼望您能来观赏。大家都在期待五谷丰登。小麦的颜色正开始成熟，准备收割；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部分干草可以搬完，大概不久即将开始割麦。一次丰收很快就会使人们忘却以往的一切苦难，我希望我们可以认为从现在起将开始一段长时期的繁荣。我们一经在和平状态所造成的新工作中安顿下来，就没有什么东西阻碍我们的进展，除了其他国家的相对局势。和平状态会使我们对于托给那些国家经管的财产的安全具有信心，这些财产必然会把我国利息低的资本吸取到利息高的其他国家里去。我国的居民不得不比其他国家居民负担更重的捐税，这自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会进一步妨碍英国国内资本的使用——但也许这些影响只是使我们的进展比较慢，而不是完全停止。所幸的是，我们有一些无法输出的天然的有利条件。

我还没有看到我的三个大女儿，她们一起待在博格诺已经一个月，再过一个多星期就可以回家来了。奥斯曼大约在同一个时

候也要回来；我们听说离盖特库姆一英里左右有一所房子对他极其合适，他听到后一定很高兴。该地环境之幽美，再好也没有。

几小时后我们就要到伊斯顿·格雷去，史密斯先生就住在那里——我们将在他家住两晚。贝尔沙姆先生[①]正在他家作客。也许您已经听说，惠肖先生已经或者将要去意大利，他将出门两个月，路上无人作伴。宾达先生曾有希望被此间某外国大使馆聘用，但由于他和前穆拉特政府的关系，未能实现。后来巴西那边可以给他一个位置，如果他能立即——在四天之内——启程，现在他已经在普利茅斯等候，有船就走。我没有听说他是否确实已经离开英国。他很想留在这里，甚至到现在还说是不过短期外出，聊以自慰。请代问候穆勒夫人和边沁先生，并相信我

永远属于您的

大卫·李嘉图

224. 特罗尔致李嘉图[②]

〔答 219——由 226 回答〕

昂斯特德林地，8 月 7 日(1817 年)

亲爱的李嘉图：

前函早已奉悉，只因我推断尊驾出游，需要过一段时间才得回

① 托马斯·贝尔沙姆(1750—1829)，埃塞克斯街教堂的唯一神教派牧师。托马斯·史密斯是他 1784 年在达文特里“不信奉国教者学院”的学生（参阅约翰·威廉斯著：《T. 贝尔沙姆传记》，1833 年版，第 734 页）。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邮戳，1817 年。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来,致稽作复为歉。

看到来信的日期，确实使我大为诧异，同时也觉得非常高兴，您百忙之中还为我的事花费一部分时间。您此番远游欧陆，完全做得对——此行将给您留下许多愉快的回忆。我每逢听到朋友们娓娓而谈这些国外漫游所引起的种种乐趣，就恨不得立刻展开双翅，一飞而去;可是这些印象开始消失时,我又强调离开家庭和工作的种种困难和不便,决心留在原地不动了。

我身上的这些责任越来越重了，现在我得向您宣布我们又添了一个女儿。您虽然年纪比我大得不多，却是一位资格老得多的父亲,并且已经在您的孙儿孙女的生命中获得新生;

我希望您下次来信能告诉我一些您已经听到的对您的著作的评论——会在下几期的《爱丁堡季刊》上登出来吗?那天我问金勋爵曾否见到,他说还没有,但准备买一本。

我能挤出来看书的时间，最近都用于学习一个乡区法官必须具有的一点法律知识;这种知识,不通过一些实践是学不到的。我现在对于设法改善我们的郡级监狱的恶劣状况,也感到兴趣;我觉得,我们不是没有希望建立一所适合于本郡需要的监狱。

您读过《阿马达》的第二部分了吗?① 它比第一部分更加有趣;除了后面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不管多么公正，和本卷其余部分的游戏文章性质不一致。

埃尔温这个“坏蛋”还没有写信给我; 可是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能使他高兴动笔，我至少希望听听他关于节约储蓄会问题的消

① 《阿马达的第二篇》,(无名氏作),伦敦,默里书店出版，1817年。参阅本书第143页,注1。

息；我们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使这里的储蓄会适应罗斯法案的规定，因为我想先知道那些主要的储蓄会已经决定怎么办。我自己的意见是，比较好的办法是根据债券付百分之四，按连续的月数和连续的数目十二先令六便士计算——这样恰好是每月半便士。这样会减少我们可以用于开支的款项，但可以简化我们的帐目。您知道马尔萨斯在哈福德郡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办的吗？我很高兴看到我们的政治机器逐渐上了轨道——资金增多、商业复苏、土地的价值恢复——这些都是好现象，我相信丰收会加速这种良好工作的进展。你们邻近一带的庄稼如何？我们这里庄稼的长势很好。我们也不应该抱怨这里附近的土地跌价，因为我已经不得不按相当于三十年地租的价格买进了几英亩——这里其他的土地也是按同样的价格卖出的。再见，亲爱的李嘉图，请代问候李嘉图夫人和全家，并相信我

您的很忠诚的

赫奇斯·特罗尔

225.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 222——由228 回答〕

东印度学院，1817 年 8 月 17 日

亲爱的先生：

我爱尔兰之行超出原定计划，归来较晚；此间事务积压，加之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D. 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上星期五发生意外干扰，次日又不发送邮件，以致对来函答复稽迟。

我于8月4日到达伦敦，满怀希望以为可以在布鲁克街找到您，因为我了解您对于此番出游非常满意，所以认为您可能延迟回家的日期。然而我恰好碰到惠肖先生尚未动身，他告诉我您已于一个多星期以前离开伦敦回盖特库姆去。我很高兴，在爱尔兰的时候以及回来以后都听到惠肖说您对于您的佛兰德之行非常满意。我当然很愿意和您在一起，虽然爱尔兰之行使我既感到愉快又增长见闻。虽然那里苦难确实深重，但是我认为大体上还不如预期之甚，尽管乞丐的人数必然是增多了，但基本上并未妨碍我们旅行的舒适或者安全，这方面的问题解决得非常之好。我们的大本营是在韦斯特米思的温先生家里，[1] 可是我们游览了南部，经过金斯郡、昆斯郡、蒂珀雷里、沃特福德、克里，取道利默里克回来。经过这里的大多数地方，都可以看到重大改进的迹象，虽然最近两年中这里的进步受到严重的阻碍，其后果特别使爱尔兰的主要祸患更加恶化，这个祸患就是，人口大大地超过对劳动力的需求，虽然一般说来不太超过生活资料的供给，因为马铃薯的产量增加得很快——这里的耕作制度是在很小的地产上种马铃薯，目的在于维持生活而不在于出售。爱尔兰土地上住的人比英格兰不知要多多少；为了使这里的自然资源充分发挥作用，这个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应该从土壤上扫进工商业城市。

乡村的面貌，有许多地方由于缺少矮篱，围栏里也没有树木，

① 亨利·温，韦斯特米思的基卢坎教区的教区长；他娶了马尔萨斯夫人的妹妹。

看上去毫无情趣;可是有些地方树木也不少,而且往往显得巍峨而壮丽。确实,最美的要算基拉尔尼和格莱加里夫(班特里海湾的一部分)。还有,后来我独自游览的威克洛郡也是风景如画,非常之美。总的说来,我们此行很有收获,既看到一些特别美好的东西,也看到一些特殊的缺陷。庄稼看来非常之好,去年种的马铃薯比往常多得多,我简直担心会供过于求。

无论何时,只要您来到伦敦小住,您最好让我[知道],① 以图聚晤。我如能于圣诞节来盖特库姆访问,自极高兴。我渴想和您晤叙,但不知能否如愿。

大作我又读了一遍,十分满意。有许多附带问题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我也同意您说的:生计困难必然是限制利润的原因,可是我仍然不能同意您认为的只有劳动(就您所理解的意义来说)在理论上或者事实上是最好的衡量交换价值的标准;或者土地的状况实际上决定各国的现行利润率。请问您是否承认,在利润不同的不同国家,您的价值学说不适用。我觉得没有十分把握。

马尔萨斯夫人和我一同问候李嘉图夫人。

您的永远忠实的

T.R.马尔萨斯

① 手稿中遗漏。

226．李嘉图致特罗尔[①]

〔答 224——由 235 回答〕

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

1817 年 8 月 23 日

亲爱的特罗尔：

欣悉你们的（我相信是）第三位千金诞生，谨向特罗尔夫人和您贺喜，并衷心祝愿她将来的一切都能使双亲称心如意，可以长期为家庭增添幸福。确实我是一个比您资格老得多的父亲，而且，我既然已经是祖父和外祖父一辈的人了，竟会不知道应该怎样计算我的子孙增加的速率，即使有马尔萨斯先生和托伦斯少校帮助也不行。我相信既不是算术级数也不是几何级数。我有一种想法，想和欧文先生商量，有什么最好的计划专为我和我的后裔建立一个他的那种新村，村里可以容纳一些非后裔人家，但只以足够防止必须过独身生活为度。既然这个可怜的人已被世界所遗弃，甚至被《太晤士报》的那位曾经非常可笑地吹捧过他的主笔先生所遗弃，[②]他一定可以有空暇的时间把他的全部才能和全部热情都用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赫奇斯·特罗尔先生/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萨里"。手稿在"大学学院"，伦敦。《致特罗尔函》，XVI。

② 《太晤士报》和欧文的关系破裂是他 1817 年 8 月 21 日的讲话引起的，在那次讲话中他出人意外地痛斥人类迄今所领悟的一切宗教，他说："由于这些体制的谬误，人类被弄成一种软弱、低能的动物；一种狂暴而执拗的人和狂热的盲信者；或卑鄙的伪善者。假如这些品质不仅被带进计划中的新村，而且带进了天堂本身，那就不会再有天堂了！"第二天《太晤士报》的社评一开头就说："昨天欧文先生的戏幕落下来了，可能不会很快再升起。……欧文先生给人类以天堂的指望，可是就我们所理解的来说，这不是头脑清醒的人会喜爱、或者基督教信徒能想起来不骇怕的那种天堂"。（参阅 F. 波德莫尔著：《罗伯特·欧文传》，1907 年版，第 249 页。）

在这样有希望的一种计划上。

我从大陆回来已经一个月左右，离家六个星期多一点。我向您保证这是辛勤活动的六个星期，但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东西，令人高兴，十分值得。佛兰德的城市、大教堂和美景、莱茵和海德尔堡一带的村野、德国的法兰克福、科布伦茨和某些其他城市，都使我非常愉快；在巴黎住了两星期，也同样是此行的乐事。单单去巴黎旅游，很容易办到，我想以后再和家人同往。凡是旅程不超过一星期的人，都应该去看看卢夫勒和凡尔赛。

关于对拙著的批评，我无可奉告——实际上，过去几个月来，除了萨伊先生和马尔萨斯先生而外，我还没有听到任何别人的意见。我在巴黎见到萨伊几次，他很友好和客气，对我的书评论良好，他相信再过几年我们之间就会一点分歧没有；可是他抱怨我对读者要求太高，要他们不断地思考，作者为了支持自己的理论而举的例证太少。他说他看我的书时手里拿着笔，边读边记，准备在他的书的下一版中使用；他发觉需要全神贯注才了解我的意思。在他的著作的最近版本中(在我的书之前出版的)，他说到我时用了一些恭维话，夸奖过分，愧不敢当。①

我最近收到马尔萨斯的一封信，②他提到我的书时这样说："大作我又读了一遍，十分满意。有许多附带问题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我也同意您说的：生计困难必然是限制利润的原因，可是我仍然不能同意您认为的只有劳动(就您所理解的意义来说)在

① 《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三版，1817年；萨伊说李嘉图是"比较最能了解货币的理论与实践的欧洲人"，第II卷，第29页，注。

② 第225号函。

理论上或者事实上是最好的衡量交换价值的标准；或者土地的状况实际上决定各国的现行利润率。请问您是否承认，在利润不同的不同国家，您的价值学说不适用。我觉得没有十分把握。”大体上我有理由对于这些著名教授们的意见感到满意。穆勒告诉我，托伦斯少校曾向《爱丁堡评论报》主编申请让他在该刊上评论我的书，得到的答复是他们必须先问马尔萨斯是否有意承担此项工作。我完全有理由相信马尔萨斯不愿意干这件事，所以托伦斯的建议大概会被接受。①我送给托伦斯我的初版书一本——他对我在书上未曾提到他的名字感到失望，并为此写信给我，自称他作为我竭力证实的某些原理的原始发现者不无有功。我不是故意要抹杀他的功绩；我没有提到他，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学说没有什么特别新颖的地方，而且并不完全属于我所研究的课题的范围。他的书里有一些东西我直截了当地不同意，但没有指出，因为我知道他意识到这些东西是错误的，已经采取了比较正确的看法，不久就要向公众发表。在后来他和我的通信中，我力图说明，并且按照穆勒的意见我确实说明了，在那些我认为是第一次提出来的论点上，他所发表的意见实际上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而那些他说我们意见一致并且他自以为创新有功的论点，在亚当·斯密或者马尔萨斯的著作

① 在1817年9月11日从伦敦写给弗朗西斯·普莱斯的一封信里，托伦斯写道：“我前天拜访了布鲁厄姆，对他说我对‘李嘉图著作’的评论已经写好，并探听是否马尔萨斯已由《爱丁堡评论报》约请撰稿。他无法回答我，只是说他要为这个问题写信给杰弗里。我希望您在做关于李嘉图的笔记，因为我很想把您的意见和我自己的比较一下。在许多论点上我和李嘉图意见不同，但对于他的作品的一般优点和独到之处，我评价甚高。”（手稿存英国博物院，附录37,949，页码52）。李嘉图的《原理》由麦克库洛赫写了书评，在《爱丁堡评论报》上发表（参阅下面，原文第280页，注2）；托伦斯在《爱丁堡杂志》上加以批评（参阅本书第305—306页，注1）。关于普莱斯的笔记，参阅本书第182页，注1。

里都可以找到，因此我们两人都不能叫做发现者。我们的争辩进行得一点不尖刻，收场时完全恢复了热诚友好的关系，虽然比以前有了较多的保留。从那以后他已经两次和我一同进餐，在最后那一次，他初次和马尔萨斯见面，作为一个思想已经转变的人，他当场顽强地为我的学说辩护，反驳马尔萨斯先生的反对意见。关于他向《评论报》主编申请之事，务请不要提起，除非您从其他方面也听说。

我从巴黎到盖特库姆的途中只在伦敦停留了一天，所以对于节约储蓄会的活动完全不知道。您的计划是好的，如果并不耗费太多资金的话。我担心我们的已经减少了的财力经不起再减了。

我们的庄稼很丰盛，可是看到天气这样，又使得我们心绪不佳。我们难得有一天不下大雨，气温那么低，天天都得生火。丰收是目前头等重要的事——它向来是构成人民大众的幸福的一项重要因素，然而有时候它可能影响某一种人的利益。

您不认为在税收如此短少的情况下公债价格太高吗？[1]

李嘉图夫人和我一同问候特罗尔夫人。

您的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

① 统一公债从1817年1月中的62涨到8月中的81。

227. 穆勒致李嘉图[1]

〔答223——由229回答〕

福特修道院,1817年8月24日

亲爱的先生:

我迟迟未动笔,希望能给您一封长信;可是如果我等待有时间才写,我可能要等得非常之久。因此,您现在只能收到这草草数行;待上帝高兴时再作道理。

首先,谢谢您的良好祝愿。如果我能拥有您希望看到我有的一切好东西,我一定就相当富裕了。哦,对了——我当然愿意大大地好起来,和您一样的有钱。可是小康和使我能发生重要作用的巨富两者之间的差别,我倒不大重视。给我二万镑一年,我可以在十年内让您看到一个彻底改革过的议会。既然不能这样,我所要的只是这样一种储备,使我能免于想到这个问题的一切烦恼,并可以不需要丢开重要问题不写——写这种文章弄不到钱——而改写一些根本无关重要的问题,只因为需要钱用。这种事,我承认,不应该这样频繁地使我烦恼。

您的体验实在是千真万确——家是最愉快的感觉的源泉。即使在这里,虽然我的一家人都在身边,虽然我答应到这里来是使人家领我的情,而不是我要承人家的情,可是我不如在家里乐意,不

[1]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如在自己的陋屋里更能享受乡村之乐。[①]

我能想象您受到热烈欢迎；因为我知道您的一家人对您多么爱戴。您家庭中似乎习惯于相亲相爱。我很高兴，听说你们运气好，给奥斯曼先生找到了住宅；[②] 真是遗憾，我还未有幸结识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人，而且人人都说他正好配上一个他慧眼选择的伴侣；可是我希望几时能和这一对新夫妇相见，只因琐事太多，使我无法来看望他们，结果，嗨！-他们走了。

我的三卷中有两卷[③] 已印好，最后一卷也印了将近一百页。可是居住在迈索尔的威尔克斯在材料方面享有特殊方便，已经写了一部那个国家的历史，其中两卷刚出版。[④] 这两卷使得我必须把我所说的话和他在同一问题上所说的话很仔细地比较一下——他在根据我原有典据取得的事实以外增添的一些事实，甚至使我有必要重写几段。这，加上我的印刷所前进的速度，近来把我弄得很忙。现在《英国百科全书》的主编正催我写一篇关于"殖民地"的东西。

我没有任何消息。我们期待罗米利夫妇[⑤] 9月底到这里来。普莱斯已在这里住了两星期。他已成了边沁先生非常喜欢的人。

---

① 穆勒一家人，从1814至1818年，每年大部分时间住在福特修道院，作为边沁的客人；这一情况穆勒的朋友们认为不妥："我深切关心穆勒——因为尽管我十分钦佩边沁先生——他为人太好，决不愿意依赖任何个人——我担心他这种儿女幼小的家庭，费用越来越多，会弄得他这样，除非我们能聘他当新学校的校长。"（韦克菲尔德致普莱斯函，1814年8月17日；手稿在英国博物院，附录35152。）

② 奥斯曼·李嘉图夫妇已从大陆回来，住在海德，靠近盖特库姆林园。

③ 《英属印度史》。

④ 马克·威尔克斯：《印度南部史略——对迈索尔历史的探讨……》，伦敦，朗曼书店，第I卷，1810年出版，第II—III卷，1817年出版。

⑤ 萨缪尔爵士和罗米利夫人。

他确实为边沁先生尽了不少的力，代他把以前办得很糟的一些事处理得很好。这是唯一的酬谢他的方式。他正在研究您的书，非常仔细。他说他一路读来不由得对每一个论点都深为信服。他是个很令人惊奇的人物。①

在我们今后的通信中，您千万不要学我这个榜样，倒不如说这是您应该避免的一个例子。事实是，我真想知道您在准备动手做什么工作。您的头脑能做的事太多了——注意我这样说没有一点要恭维您的意思，但愿我能够找到几个意味着谴责而不是夸奖的词儿来表达同样的意思——不去管它吧——因此您必须把工作——努力工作、坚持不懈地工作看作一件虔敬的任务。假如我有一所小屋距离您只一两英里，我会如何使您坚持工作下去啊！然而，同时请您让我知道您在做什么或者想做什么，因为我也许能提供给您有益的意见。

我很高兴您可能成为莱斯特广场中那块地皮的主人——因为，如果条件合理，这是一宗值得弄到手的产业，不管学校会得到怎样的结果。②

J.穆勒

① 关于普莱斯在福特修道院两个月的小住，参阅格雷厄姆·沃拉斯著：《弗朗西斯·普莱斯的一生》，第73—77页。沃拉斯说（同上书，第162页）普莱斯读李嘉图的《原理》时所写的笔记差不多和原著一样长；这些笔记不在英国博物院所存的《普莱斯文件》中。

② 参阅本书第196页，注1。

228．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 225〕

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
1817年9月4日。

亲爱的先生

接奉8月17日大函，甚感。听说您爱尔兰之行结果如此满意，我很高兴。您所说的他们在最近两年中受到挫折以前的进步，以及人民的处境，完全符合我想象会有的情况。汉博尔德在他关于新西班牙的记述中指出的祸患和您在爱尔兰指出的正是一样，原因也相同。② 那里的土地生产大量香蕉、木薯、马铃薯和小麦，只须用很少的劳动力，当地人不爱好奢华，食物很多，有条件可以游手好闲地过日子。我想，把可以自由使用的③ 劳动力用于制造业，除了防止其流入歧途，为非作歹，危害治安而外，不会有其他好处。快乐是人们想望的目标，我们不能完全肯定，一个人如果同样能饱食暖衣，享受闲散之福，是否不比住得好和穿得好更快乐一些。况且，我们不知道究竟这些东西是否会归他享受。他的劳动也许只增加他的雇主的享受。

史密斯先生已经接到惠肖先生的信——史密斯先生写信时他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T. R. 马尔萨斯牧师/东印度学院/哈福德"——不是通过邮政局寄递的。手稿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LXI。

② 参阅马尔萨斯引用的汉博尔德的话（上面第II卷，原文第337页以次），以及马尔萨斯所作的新西班牙和爱尔兰的比较（同上出处，第344页）。

③ 代替"闲散的"。

在巴黎，即将重新开始他的行程。[①] 我希望他玩得快乐。可惜他没有一个合适的游伴——他非常和蔼可亲，一定很愿意和别人谈谈他自己的观感，和另一个聪明解事的人交流意见。史密斯先生也收到沃伯顿先生的信，后者旅游的路线和我一样，只是加上荷兰，他准备经过那里。他有一位很聪明的游伴，沃拉斯顿博士。[②]

正当我们开始对天气绝望的时候，天气转变了，现在是日丽风和。我相信，我们的希望不会落空；我们将能够把各郡田里丰盛的庄稼平安地收进仓屋。我不能肯定即使在最近的困难期中我们国家在财富方面是否已停止前进，可是现在我想没有人能怀疑我们又在迈步走向繁荣。一次歉收也许不太妨碍财富的进展，可是大大地打扰了一般人的愉快心情。

拙著承您又读了一遍，不胜荣幸；欣悉仅在很少几个重要论点上我们之间有重大分歧，甚慰。我当然承认我的价值论在利润不同的不同国家中不适用。如果您看第156页[③]和以次各页，就会理解我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概念。

昨天我才收到由多佛寄来萨伊先生托我转交给您的那本书；适逢李嘉图夫人要到伦敦小住几天，书和这封信一起由她带去——她答应将我的包件送交哈福德班车。

奥斯曼很想住得靠近我们，恰巧碰到一所环境很好的房子，离我们不到一英里半。他母亲此番就是为了他而长途跋涉，到伦敦

---

① 参阅惠肖给史密斯的信，在《霍兰商行的"教皇"》，第190页上。

② W.H. 沃拉斯顿，医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化学家和矿物学家；当时他是地质学会的副会长。

③ 上面第I卷，原文第133页。

去发挥她的专长,以她的经验帮助他挑选家具。①

我仍然希望马尔萨斯夫人和您在您下次假期中能惠临寒舍——如果你们到巴思去而不来看望我们,我对您将无法原谅。

最近穆勒曾有信来②——他还在忙于校改印件和结束他的书;他又告诉我萨缪尔·罗米利爵士和夫人将访问福特修道院。我十分希望在他回伦敦以前在这里见到他。

我不知道几时需要去伦敦,但无论什么时候去,一定通知您,因为我绝不甘心放弃任何和您见面的机会。

史密斯先生家里是他所有的伦敦朋友喜欢集中的地方,承他不弃,总让我参加他们的聚会。我们已经会见过沃伯顿先生和贝尔沙先生,而在几天之内他还希望见到马利特先生。③史密斯先生仍然在所有的邻居中处于众望所归的地位,我真不知道谁能有资

① "星期一我骑马到海德,和奥斯曼夫人谈了一小时。她领我看了她的住宅,环境幽美,在装饰布置方面,大大显示出了李嘉图夫人鉴赏力的高雅。"(托马斯·史密斯致李嘉图函,1818年2月4日寄自伊斯顿·格雷。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上面第227号函。

③ J.L.马利特1823年9月间在日记中写到李嘉图逝世时提起这次访问:"1817年9月间我在格洛斯特郡访问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住在伊斯顿·格雷的史密斯先生,他(李嘉图)也到那里盘桓了两三天,曾亲自驾车陪我到他自己家里,又到了伍顿,那里住着他的一位女公子,奥斯汀夫人。我记得他当时曾说,他不能想象任何一个能从土地上取得三又二分之一厘的人会把自己的钱放在公债上;此话说明做公债买卖的大户对这种财产的不信任:但是当时三厘公债的市价是61(马利特的记忆错了——1817年9月中市价是81;参阅本书第179页,注1),现在是83。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史密斯先生一同去参加在特伯里举行的乡绅会议——为了要成立一所储蓄银行。会议由博福特公爵主持,我对于出席人士(包括杜西勋爵在内)的知识以及对问题的重视,还有他们显然对李嘉图先生非常尊敬,感到很满意。他们都知道他是一位邻居,承他盛意把我作为伦敦储蓄银行的创办人之一介绍给他们。"(《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百年纪念号》,1921年,第210—211页。)特伯里储蓄银行成立于1817年9月8日。(J.T.普拉特:《储蓄银行史》,1830年版,第66页。)参阅本书第216页。

格和他争胜。李嘉图夫人和我一同问候马尔萨斯夫人。

您的永远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这是一封很糟的错误百出的信——即使是我写给您的也不象话，可是您必须原谅，并且我相信您一定会原谅，如果我告诉您，我因为似乎肝胆有病，同时又发烧，不得不吃了强效药，以致虚弱无力，刚刚开始恢复。前天晚上我很难受，昨天较好，今天已经没有什么痛苦，只是虚弱而已。

229．李嘉图致穆勒[①]

〔答 227 ——由 232 回答〕

盖特库姆林园，

1817 年 9 月 12 日

亲爱的先生：

我离开伦敦那天早晨您和我共进早餐的时候，我就应该抓牢您——把您连头带脚地捆起来，放进一辆驿车，带着您和我一起走。我能在这里见到您的其他机会恐怕是很少的。您在来信中一字不提您要来的话，而且您是否能到这里来，有几分要决定于杜蒙是否能到福特修道院访问，可是，据我了解，杜蒙正在对惠肖先生尽地主之谊，殷勤招待。让我请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否则您可能在意料不到的时候遭受某种其他暴力行为的袭击。

---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詹姆斯·穆勒先生/福特修道院/查尔德/萨默塞特郡"。手稿在《穆勒—李嘉图文件》中。

我对您的财运的祝愿，将来就以您自己明智地认为最能保证幸福的那种较小的数目为限。在您已经宣布怎样使用您假如能弄到的那较大的数目以后，我不想把这笔钱交给您了。这种重大的事情不是用这样比较微不足道的力量可能办到的——您会步步失望，因为您不能达到目的，而且即使您成功，很可能仍会产生失望。您只将有一笔独立自主的小财产。

我很高兴地听到大作已经印好了两卷和第三卷的一部分。等完全印好发行，您解除了这一段出版时期中必然会有的焦急和忧虑时，我还会更高兴哩。

萨缪尔·罗米利爵士和夫人曾短暂地访问我的邻居，一位费尔普斯先生。① 他住在离我们这里大约四英里的一所古怪的老房子里，大概是个律师——他住在这里还不过几个月，是从格洛斯特郡另一个地区迁来的。史密斯先生和夫人，还有他们的客人马利特先生，会见了萨缪尔爵士夫妇。他们此刻大概在前往福特修道院的途中。

普莱斯先生能转变为相信我的理论，我感到很得意；我想他读书时一定没有偏见，诚心诚意地希望发现真理——他不会仅仅因为自己以前有过某种意见就继续坚持这种意见，我想信在他手里我一定可以得到我所希望的公正的评断。我听格伦费尔先生说，格伦维尔勋爵曾写信给他说，他也在不是读而是研究我的书。我的信徒中能有这样一位勋爵，我当然高兴。②

---

① 约翰·德拉菲尔德·费尔普斯，特伯里附近谢文内奇商行的主人。(参阅《萨缪尔·罗米利爵士的回忆录》，1840年版，第111卷，第313页。)

② 参阅本书第216页。

我现在完全不好好地利用时间，读书没有计划或者条理。我已经看完汉博尔德的《新西班牙》①、麦肯齐在北美的旅行②——阿里·贝的游记的一部分，③并且一直在看平克顿的地理学④和贝尔的"词典"中的某些条目。我的目的只是消遣。我完全相信您对我的才智估计太高。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过分抬高自己就是不虚心，因此在我真诚地说我认为您对我的能力夸奖过甚的时候，您应当相信我。首先，我不能十分坚持不懈，除非我们努力的目标时刻在我眼前。我也有以前教育受得不够的缺点，如今已无法补救。保持现有的地位，在我是明智的；切不可象孤注一掷的赌徒，拿我已取得的成就去冒它们所可能遇到的那种可怕的危险。我心里常常为了议会的计划而感到不安，我想假如您了解我和我了解我自己一样，您一定会劝我不要干。在我和您的交往中，我总是以我的"政治经济学"为武器，这是我已经考虑了很多的一门科目，而且在这门科目上您很容易过分赞扬我的成就。您的总的评论出于一种偏爱的观点。然而，请告诉我应该承担什么工作，我一定全力以赴；可是请您不要感到意外，假如我今后会来对您说这副担子我挑不起。

我已经用三千三百镑买下莱斯特广场里那块地皮——希望在所有权方面不会有什么困难。⑤

李嘉图夫人已耽搁在伦敦一星期左右，我盼望她今天回家来。

① 亚历山大·德·汉博尔德：《关于新西班牙保皇党的政治论文》。

② 亚历山大·麦肯齐爵士：《从蒙特利尔，经过北美大陆，到北冰洋和太平洋的旅行，1789 年至 1793 年》，伦敦，1811 年出版。

③ 阿里·贝·阿巴西(假名)：《1803—1807 年间摩洛哥、特里波利、塞浦路斯、埃及、阿拉伯、叙利亚和土耳其游记》，两卷，伦敦，1816 年出版。

④ 约翰·平克顿：《现代地理》，两卷，伦敦，1802 年版。

⑤ 参阅本书第 196 页，注 1。

她一直在帮助小伙子们为他们的新屋挑选家具;为了这件事,他们希望来见您,尽管您懒于注意礼节,他们完全可以原谅。他们现在住在我们这里,等他们自己的房子布置好了迁过去。请代我问候穆勒夫人和边沁先生。

您的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230.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由231回答〕

盖特库姆林园,1817年10月10日

亲爱的先生:

我说过我要到伦敦去的时候一定写信给您,因此我现在就这样做,可是没有多大希望能在那里见到您。我因为需要签署一些法律文件,将于下星日[②]到伦敦去——晚上我将在布鲁克街。如果正事能够办完,我不想在伦敦耽搁到星期二上午以后,除非有机会在那里见到您,使我值得推迟一天回家。然而我恐怕这不可能;写这封信,只是为了不至于错过任何和您见面的机会,不管可能性多么小。

罗格特博士[③]在史密斯先生家访问了几天——他有一天晚上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T. R. 马尔萨斯牧师/东印度学院/哈福德"。手稿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LXII。

② 10月12日。

③ 彼得·马克·罗格特(1779—1869),医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在世时是著名的内科医生,著有《英语单词和短语汇编》,1852年版。曾任地质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

在盖特库姆我们这里作客。我们都很喜欢他那种谦虚的态度，认为他应该受到我们的敬爱。萨缪尔·罗米利爵士夫妇曾在这里探望费尔普斯先生——我的一位近邻。他们从这里去布伍德，再从那里前往福特修道院边沁先生的寓所。我后来听说他们已到达那边，现在大概已经回到伦敦。

史密斯先生最近没有接到惠肖先生的信，最后一封信是从热那亚寄来的，他非常喜爱那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区的庄稼已经差不多全部收完。我相信，收成一般良好；幸而天气转变，使我们能圆满地收割和进仓。我希望我们现在能顺利几年。您和我对于国家的实力和财富的意见向来是一致的，我们最近经历那种令人泄气的情况时并未丧失信心。我们指望好转，果然已经实现了。

李嘉图夫人和我一起问候马尔萨斯夫人。

您的永远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今后来信，如寄至证券交易所，我可以快些收到。

231.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 230——由 233 回答〕

东印度学院，1817 年 10 月 12 日

亲爱的先生：

来函收悉，为慰。我很愿意能在伦敦和您晤谈几小时；可是星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证券交易所/伦敦"。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期二已有约，星期一确实也不全空。因此时间完全不适合，我只能希望在您下次来伦敦时我能有较好的运气和您叙晤。

我见到过罗格特博士一两次，一直认为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可怜的霍纳很喜欢他和尊敬他。不久前我接到惠肖来信。当时他在佛罗伦萨，打算绕道威尼斯、米兰和辛普龙回来。他说抵达佛罗伦萨时觉得无比地高兴，这个地方他的原来计划中是没有的。总的说来，他似乎对此行非常满意。

承详细告知你们格洛斯特郡的收成情况，我很高兴。我确实相信收成一般良好，后期的这种好天气对一些落后的地区真是太好了；上星期我到了林肯郡的山地，那儿人们对于他们那种异常的好天气极其高兴。他们很容易碰到又晚又坏的收成。

我们两人，如您所说，向来都对国家的谋略具有信心，现在看上去我们的见解结果将证明是对的。然而，目前的事态也许会否定您关于利润的一项意见。劳动确实已经跌价，虽然我相信它会再逐渐上涨并且实际上正在上涨；但必须承认现在它的价格低的时候，利润和利息也低。

您能告诉我下面这种说法的谬误在什么地方吗？

资本全部被用于购买原料和机器，以及维持劳动者的生活。如果由于不管什么原因，原料、机器和劳动者的生活费、以及他的工资等的货币价值大大地降低，同样数目的以钱计算的资本在国内可能被使用吗？

关于赋收对国家财富的影响，您在上次来信中所说的话我完全同意；可是由此推论，我得出一项有助于我的假设的结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一般产品的价值的增长，是对工业和未来生产的重

大刺激，从全体的和未来的财富来说，往往利多于害——不仅能抵消个人因供应不足而受的痛苦，如果价值增长不太过分。价值不增长而物产丰富(您认为这是对外贸易的结果)，我觉得，必然会引起需求停滞和工业停滞。全国的物产不管多么丰富，如果它的价值今年支配的劳动力不比去年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一定会停滞，进入市场的新劳动者一定不能就业。

顺便说一句，我对您的著作提了意见，而您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我在《补编》① 中有多少错误。我正在考虑另一本书，可是还不知书名叫什么好。② 马尔萨斯夫人附笔问候。您来我们这里住三两天，好吗？

您的永远忠实的

T. R. 马尔萨斯

232. 穆勒致李嘉图③

〔答 229——由 234 回答〕

福特修道院，1817 年 10 月 19 日

亲爱的先生：

这一阵我非常之忙，否则不会这么久不写信给您。我最急于要写信和您谈的，是进行研究的方法，使您不至于损失时间。可是，收到您来信的时候我身上有着两项负担。一项是威尔克斯的两卷迈

① 《人口论：补编》。

② 《政治经济学原理》，直到 1820 年才出版。

③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索尔历史出版了,① 这使我必须把他的记述和我的草稿十分仔细地加以比较,因为他是当地的行政长官,有了解情况的特殊机会;而且他提供的一些我原先不知道的资料,使我的一部分内容需要重新编写,同时我的印刷所紧跟着催稿。另一项负担是《英国百科全书补编》的编辑先生说我曾答应给他写一篇关于"殖民地"的文章。我一度很想请您代笔。但最后我认为我没有权利把这种任务强加在您的身上;因为我知道您对我的心意是这样的,您一定会接受下来,即使这会给您不方便。假如我知道您不是这样的助人为乐、只要您不愿意就会说"不行"的话,您很可能已经接到我的申请了。不管怎样,现在这篇东西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此外,我也不仅干完了威尔克斯上校给我引出来的工作;而且在修订方面已经到了我的最后一章的中间部分。因此我认为现在可以答复您的信了。

首先,关于您给我的那个任务。您说:"请告诉我应该承担什么工作,我一定全力以赴。"我现在很想不让您做任何工作,直到您拿到我自己的书来读为止。不,不;在我希望您的头脑不久就要完全用在某一件事上面的时候,我不会把其他的东西塞进去。可是,说正经话,我的这本书,如果它符合我的期望——或者不如说是心愿——对于研究一般的文明社会也可以起一点良好的引导作用。这个学科提供一种机会,可以揭露处于几乎所有比较值得注意的状态,从我们已经知道的最原始的到最完善的状态的社会秩序的原理和法则。如果我已经能把这些都解说清楚,对您会有一些帮助,可以帮助您探讨我希望您能透彻了解的东西——人类事务大规模的发展过程,其所以走上这些不同道路的原因,这些路线各自偏

① 参阅本书第181页,注4。

离最好的路线的程度，以及用什么方法最能使其接近于这一路线。这是专心用功的领域；您提出的种种借口都对您没用。这种知识里面没有什么神秘的或者难懂的东西——一点没有；任何人只要下普通的功夫，有普通的判断力，没有偏见，没有邪恶的私心，都可以达到这个地步。他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这样的；需要时间；但每一步都使人愉快，每一步的收获立刻就有用。关于您的能力，以及您勤奋用功，我完全没有看错。教育有缺点！如果给人的所谓教育的主要内容只是偏见，那就不如没有。我们的受过教育的才智之士，有谁曾写出象您这样的书？每个人的教育的最好的一部分，不是他得自别人的东西，而是他自己的心得。有任何人写过象您已经写的这样的书，而不是由于他以往的自我教育超过全世界可能给他的帮助吗？您看过贝尔的《词典》① 里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好事，如果您曾碰到一些正确的东西。他特别善于陈述一项论点，和揭露种种偏见。如果您没有读过 "Manichée" 和 "Paulici-ens"这两个条目，以及它们叫您去参看的其他条目（有一个条目是Marcion，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现在就去读一下，把您对它们的意见告诉我——它们引起您一些什么想法。如果您没有读过或者最近没有读洛克的《人类悟性论》我认为您应该读；因为各种书里以及一切理论性的谈话中经常提到这本书，也因为它确实是对一般知识问题的一种极好的入门读物。洛克进行研究的方法，把思想引入正确探讨的途径；它给您线索，使您有个头绪，并告诉您可以怎样自己摸索前进。这将使您在我的书未到手之前有事可做，

① 《李嘉图文件》中存有几页李嘉图手抄的摘要，摘自贝尔的《历史的和批评的词典》。

我希望我的书您在一个月内可以看到。假如不读洛克，休谟的论文也可以使您忙几个星期，有所收获——您应该依次把它们读一遍。米勒的《从历史上看英国宪法》对我很有启发；可是我想您似乎对我说过，您没有这本书。① 我要让您花钱买一本我的书——因为在卖出这一著作时我没有规定书店应给我若干部（实际上我忘了这回事），现在又不好意思向书店主人要很多部。还有许多买不起这本书的朋友会认为他们自己有资格要我赠阅，我应接不暇。因此我决定对自己立下这样一条规定，凡是我认为他们买得起的人，概不赠阅。所以，除非您以穷为理由，否则就只能自己挖腰包了。

关于不让我发大财的问题，我不能与您罢休。多么忌妒啊！您认为大量钱财就不会使任何人能够去实行议会改革。您认为，这个国家象现在这样的有准备，这个问题会困难吗？我觉得这个国家的人民，在有关他们的政府的某些重要改进方面，可以比作处在 32 度气温时的一盆水。让它完全平静，水不会结冰；稍微摇动一下，它立刻就结成冰。社会中的重大变化，时间成熟，就容易实现。提出宗教改革的，不是一个没有钱、没有名、并且实际上没有才能的人吗？在我还没有和您永别以前，在这个问题上您会比现在稍稍大胆一些进行推论，因为您今后肯定会了解得更多。假如现在马上派您去立法，您干起来会象一个蒙住眼睛的人走路那样，步步担心，害怕陷阱和绊脚石。一个人在看得出前面的道路时，走

① 约翰·米勒：《英国政治的历史研究——从撒克逊人定居不列颠到斯图亚特王朝执政》，伦敦，1787 年版。李嘉图在盖特库姆的藏书中有一本米勒的《社会等级区别的起源》，第三版，伦敦，1779 年。

起来才有把握。

根据我和罗米利谈话时他所说的情况，我担心莱斯特广场的地皮不行了。普莱斯到伦敦去后总是带着几分希望写信给我。他代表现在的业主，解决这个问题。[①] 我听罗米利说您到过布伍德[②]——罗米利夫人对我讲了您和李嘉图夫人多年来在盖特库姆附近一带所做的种种好事。哦，我爱听人家赞扬你们。我也一定要想法来看看你们在盖特库姆的情况，让我也可以赞扬你们。现在我必须结束了，但不可不先问候李嘉图夫人和你们那里所有的我的朋友。我很高兴，听说少君和少夫人都能大度宽容。我盼望能有幸见到他们。我永远是

亲爱的先生，

您的很忠实的

J. 穆勒

再者，作为一个学生，您必须早日向老师汇报您的进展情况。

---

① 原已谈定，由李嘉图买下莱斯特广场中心的地皮，供建造"克雷斯托麦西克学校"之用（对照上面，第 VI 卷，原文第 112 页）。可是后来他发现广场上的一些店主"决心用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阻止在这块地皮上建筑"；李嘉图不愿意进行诉讼，放弃了此项计划。（未发表的李嘉图致普莱斯函，1817 年 9 月 18 日。手稿在英国博物院报纸图书馆，《普莱斯剪报集》，第 60 册，第 14 号，第 8 页。）

② 兰斯多恩勋爵在威尔特郡的活动中心。

233.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 231——由 237 回答〕

盖特库姆林园,1817 年 10 月 21 日

亲爱的先生:

我希望,我下次到伦敦时我们的运气比较好一点,能见到面。

您认为,近来很普遍的那种劳动力的低价格,和我说的利润决定于工资的理论有矛盾,因为利率同时也很低。如果利息和利润总是按同样的程度和同样的方向变动,人们就可以似乎有理由地反对我的理论,可是我认为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虽然利息毫无疑问最终是受利润调节的,利润高的时候利息就上涨,利润低的时候利息就下降,但是有相当长的间隔,在此期间低的利率和高的利润率可以同时存在;当资本从战争用途转移到和平用途时一般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货物在价格上没有变化,而制造的成本减低,显然利润一定会增长。如果货物在价格上普遍降低,那就不是货物的价值或者劳动力的价值降低,而是支付手段的价值增高;那么,我的理论不需要利润增高——甚至可以降低。

您问我是否我能说明下面这种说法的谬误。"资本全部被用于购买原料和机器,以及维持劳动者的生活。如果由于不管什么原因,原料、机器和劳动者的生活费、以及他的工资等的货币价值大大地降低,同样数目的以钱计算的资本在国内可能被使用吗?"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T. R. 马尔萨斯牧师/东印度学院/哈福德"。手稿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LXIII。

我回答，这是可能的，但不是很可能的。假设矿山生产的贵金属减少，同时材料和机器的数量大大增多；增加了总量的材料和机器的货币价值不能比以前大吗，虽然各个特定的部分的货币价值应该小些？我们不能通过进口把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大量货币中较大的一部分拨给我们自己吗？我不能怀疑这种情况的可能性。

在您关于价值增长的刺激以及供求对未来财富的影响的议论中，您和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不如您想象的那么大，因为我说利润和财富决定于劳动力的真正价廉，而您也是如此，因为您说它往往利多于害，不仅足以抵消供应不足的痛苦，而且可以给工业重大刺激。我说同样的话，因为我说供应不足的苦难完全压在劳动阶级身上，他们常常做较多的劳动，不仅不能得到同样数量的食物和必需品的供应，而且常常不能得到同样价值作为工资或者以货币计算的同样报酬，而各种东西售价比较昂贵。这种情况发生时，向来决定于劳动力价值的利润必然会增高。

我想我曾有信给您[①]谈到大作中的增补资料，虽然我未能照我的原意对它进行仔细研究。我在旅途中阅读，凡是看到似乎我们有一点分歧的地方，就在书页上注出，以便回家后再看有关的章节，尽力考虑。[②]我从法国回来经过伦敦时曾寻找您的书，因为我估计您已经寄给我一本，我想您曾说过会寄的；可是李嘉图夫人已经把这本书和许多其他的书混在一起放进衣箱去了，直到我又去伦敦才拿到。现在书在这里，所有的新材料我已经再看了，极其用

① 替代“我曾对您说过”。参阅上面第202函。

② 手稿中此处和其他三处有星号，标出恩普森在1837年1月份《爱丁堡评论报》第495页上引用的两句；这些星号不是指李嘉图的脚注，象《致马尔萨斯函》第143—144页中假定的那样。

心地看，发现我有不同意见的地方非常之少，颇出意外。①

在各个部分您都讲得非常清楚，日久自会使人人信服。我们的分歧在于是粮食还是人口领先。我几乎可以同意第3卷第47页上对这个问题的说法，这种说法我认为完全符合J.斯图亚特爵士的意见。②在讲工资降低时您只提到一次谷物工资，但一定总是意味着谷物工资而不是货币工资。在第3卷第438页的注里，③您赞同我的理论，可是在第446、456和457页中您大概忘记了您前面所表示的同意。

第497页：您赞同斯密的意见，认为"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提高利润。④第502页我认为是错误的，而且和第438页矛盾。⑤我和您在第506页上的看法稍有不同。⑥我觉得您不是一贯地承认济

① 李嘉图在旅途中读的很可能是马尔萨斯托他带给萨伊的那一本（参阅以上，原文第168页，注3）。他自己的一本《人口论》（第5版，1817年）保存在盖特库姆的图书馆里，第2卷的下半部中页边有一系列铅笔记号和数字，很可能指的是李嘉图在另纸上写出的笔记，但已经散失。这些记号曾被用来（在这封信的脚注中）决定所批评的段落。

② 马尔萨斯承认"人口在某些时期增加得比粮食快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可是接着他又说："必须记住，人口的重大的相对增加一定意味着在以前某一个时候粮食的增加超过人们的最低需要。"

③ 应该是第2卷，这一项和后面几项参考资料在那里都有。所提到的这条注词是这样："在社会发展中，为了在最后投入耕种的土地上生产一定数量的谷物，可能需要增加一定数量的劳动；这种完全由于多用了劳动而引起的涨价，当然一定是农产品所特有的，不会蔓延到那些在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没有增加的商品。"

④ 这一意见受到李嘉图的反驳，见上面第I卷，第344页。

⑤ 在第501—502页上马尔萨斯说，假如1815年以后港口开放，遇到新的战争，小麦价格一定会再次上涨，以后回跌；"社会中土地所有者和勤劳阶级的货币收入"一定会和小麦价格"差不多成比例地"涨落；关于第438页，参阅上面原文第202页注2。

⑥ 虽然马尔萨斯肯定地说"从广泛的欧洲的利益来说，最完全的贸易自由……会是最有利的"，但他认为"从某一个国家的利益来说，限制外国谷物的输入有时候也许是有利的"。

贫法有助于增多可供分配的食物的数量，而在某些地方认为这一数量应在较多的人之中分配。第 326 页上亚当·斯密的或者您的意见，我都不能同意。①

第 328 页：规定最高价格会打击未来的生产，过分的工资增加或者济贫法有助于促进未来的生产。② 第 360 页：商品价格的下降和货币价值的增长被说成是一回事。③ 第 361 页：生产减少是需求减少的另一种表现方式。④ 第 371 页：工人的联合将增加可以在劳动阶级中分配的货币的数目。⑤ 这些您会说是微不足道的缺点，我提出来是为了我可以保持我的一贯性。广大读者不会懂得这些，可是您是熟悉我的特殊见解的，对您来说，这些都不需要说明。

谨向马尔萨斯夫人问好。

永远属于您的

大卫·李嘉图

---

① 斯密博士曾明确指出，歉收之年的自然趋势是：或者使若干劳动者失业，或者使他们不得不做同样工作而得到比以前少的报酬，因为雇主们不能按和以前一样的价格雇用和以前一样多的人。

② 马尔萨斯说，规定食品的最高价格，以及使劳动的价格的食品的价格相称，这两种计划"是差不多同一性质的……都会直接引起饥荒。"

③ 关于李嘉图所作的区别，参看上面，第 I 卷，原文第 63—64 页。

④ 马尔萨斯说，"征税的具体弊害在于阻碍生产，而不在于它所引起的需求减少"。

⑤ 据马尔萨斯说，"技工和制造者"的联合组织"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不合理而无效的"，因为如果任何一门行业中的工资硬被抬高，"结果一定使许多人失业，以致维持他们生活的费用完全等于较高工资获得的好处，因而，就全体来说，使这些较高的工资完全成为无益的东西。"

234. 李嘉图致穆勒①

〔答 232——由 236 回答〕

盖特库姆林园，1817 年 11 月 9 日

亲爱的先生：

我终于可以祝贺您大作已经完工，不久就可以在报纸上“最新出版”书目中宣布了。威尔克斯上校的书使您不得不做了一些额外工作，您也不必懊恼——凡是使您能把您的书弄得更完善的事，都毋须懊恼。我准备全神贯注地阅读，如果我能透彻理解书中阐述的各项疑难论点，我就很高兴了。这个题目，就其有关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会使我很感兴趣，因为我很想了解什么原因常常使人们不能合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立法会成为一种比较容易的科学，假如它不受到它所服务的人们的性格和意向的很大影响。不管我们可能已经多么仔细地研究了各种法律应该注意的目标，可是如果这些法律是为了要影响某一种不同的人的行动，我们就必须彻底懂得这种人的特殊习惯、偏见以及所想望的目标，这本身就是一种几乎无法取得的知识，因为我相信由于我们自己的特殊习惯和偏见，我们往往会通过一种不正确的媒介来看这些东西，我们的判断因此就会不正确。当我们为那些和我们一起成长的人立法时，这些习惯和偏见的影响不是不起作用的。我们不是天天亲眼看到派性使我们最普通的意见掺杂了偏见吗？一个没有偏见的旁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詹姆斯·穆勒先生/福特修道院/查尔德/萨默塞特郡”。手稿在《穆勒—李嘉图文件》中。

观者看到真理往往为了偏袒党派观点而被曲解时，一定会觉得很诧异。在我们的多数立法者身上这种情况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但也有很少的人完全不因为爱自己的党派或者爱自己所喜爱的制度而有偏见。于是立法成为一门非常困难的学问，因为首先您必须研究为增进公众的幸福应该达到的目的，然后要研究为了达到此项目的您必须据以采取行动的各种材料的性质。您知道，我并不是低估立法的好处，我只是提出理由说明什么只有普通才智的人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必然不敢尝试，每走一步都害怕陷阱和绊脚石。我同意您所说的：一个人在看得出他前面的道路时走起路来才有把握，可是这并不消除他由于路径模糊不清而受到的困难——“社会中的重大变化，时间成熟时可以通过比较简单的手段使其实现”——可是这种问题中的困难在于断定：第一，变化本身是否可取，以及第二，时间是否成熟。这些都是使我感到困惑的问题，并使我决定要很谨慎地前进。如果您照您答应的那样帮助我取得关于这些问题的知识，使我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那您就帮了我一个大忙。可是，我担心您成功的希望不大，因为您对您的学生的能力估计错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准备再说什么；我象一个老实人那样把我所认为的真理告诉了您——现在对于您也许会作出的任何不正确的判断，由您负责。

近来我在第二次阅读洛克的《人类悟性论》，虽然我对于此书所讲的这种问题没有多大兴趣，我认为我了解这位作者，并竭力记牢我认为他已经证实了的一些论点。我很佩服他那种容忍不同意见的精神，以及那样热情地坚决主张人们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毫无顾忌地深入研究我们的宗教意见的根据。他极端瞧不起能言

善辩的本领。他说这种本领除了灌输错误思想而外没有其他用处,完全是欺骗。我记得可怜的霍纳说过,他对待论敌的态度是一切这一类作品的模范,我觉得这是很公道的评语。

您提到的贝尔书里的文章正是我已经在读的那两篇。文章很有才华,我没有不满意的话可说。对于这些疑难问题,我思想上总保持怀疑状态,今生今世永远不能消除。要说明在一个由无限仁慈和具有无限威力的上帝主宰的世界中何以会有邪恶,是不可能的或者似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在今天和在贝尔所写的那种早期时代同样令人困惑的问题。说造物主的仁慈是无限的,而他的威力是有限的——这样来说明邪恶,那和摩尼教的异端邪说有什么大区别呢?

除了创办一些贫民学校以外,我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了些什么好事,使我们值得罗米利夫人赞美。我要感谢她的夸奖(尽管受之有愧),如果因此而引起您的兴趣,愿意来这里看看我的虚名的实际价值。我希望您来,可是不想听到把成绩归功于我,实在我无功可言。听我的朋友史密斯说,惠肖先生已经回来了,对此行非常满意。沃伯顿在短期旅游荷兰和法国以后也已经回家。李嘉图夫人和所有我的小辈都同我一起向您问好;并问候穆勒夫人。

我是,亲爱的先生

您的永远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夏洛蒂公主不幸去世,真是令人伤感!

我很高兴,并认为完全正确,您的有钱的朋友应该出钱去买您的书,如果他们愿意有一本的话。我的钱包当然乐于解开。希望

通知鲍德温[①]寄一本给我。这样比我托默里去办可以快些。

235. 特罗尔致李嘉图[②]

〔答226——由239回答〕

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

1817年11月9日

亲爱的李嘉图:

一个人犯了无法赎免的罪行（如果我可以杜撰这样一个名词），自己越少说起越好。现在，既然我觉得犯了严重错误，对您上次来函迟迟未复，也许我最稳妥的办法是让它悄悄地过去。可是，既然我相信这个错误不是完全不能饶恕的，我就急于要提出许许多多的理由为我的疏忽之咎辩解。然而，想到您不是半个乡绅，也完全不是农民，我担心我的解释也许您不能充分理解；因此决定只有指望您的宽恕。实际上，既然悲伤能抑制一切粗暴的感情，我怀疑在目前这种时刻您是否还有心思大发雷霆；我们大家最近刚蒙受的国家损失[③]是这样的性质，它不仅使我们感到政治方面种种可虑，而且激发了我们最亲切的同情。这一不幸事件引起关于现在和将来的种种猜测。会利用这个机会再次试图离婚吗？[④]有更可靠的理由和更好的成就吗？如果能办到，接下去是不是会有新

① C. 鲍德温，穆勒的《英属印度史》一书的出版者。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③ 11月6日夏洛蒂公主不幸去世，她是王太子（摄政王）的独女。

④ 王太子和王妃的离婚。

的联姻；若另生子女，又会有什么更成问题的事？若无所出，我们的王位将由什么人的子孙继承？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自夸我们的王室宗亲中有很多忠勇之士，他们现在不会不肯为了国家事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但他们最大的贡献只能是防备遥远的意外事故，在此期间，我们不能完全满意地展望王权的很可能的前途。摄政王的政绩很好，可是我们不能指望他长生不老。总司令[①]我可以不担心。他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积极的实事求是的人，无可指责地完成了他的任务，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人这是不小的赞扬。然而，他那种浓烈的军人气习，不太适宜于担任自由人民的君主。可是我不再研究继位问题了；因为这不由地使我想起巫者用来玩弄和折磨麦克佩斯[②]的那种变幻不定的情景；但是，"不管将来怎样"，我总引以自慰，相信这个幸福的国家里有足够的良知和正确的感情，可以顶得住最恶劣的事变。

您已经看过济贫法委员会的报告吗[③]？——我很赞同它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报告里有许多有用的建议，采纳这些建议可以改善济贫法的实施情况，使其符合其大体上公正的原先的原则。我相信调查研究将继续进行，结果会产生一种较好的制度，那种制度一年后实行起来可以比现在少些困难。这个地区的压力确已减少，可是我们仍然有许多贫民失业，倚靠教区；我们的济贫税非常之高——根据实际地租的大约三分之二，每英镑征收二十先令以上。我希望您的庄稼收割很好；我们的砂土田成绩很好，收成在一般

① 约克公爵。

② 麦克佩斯：莎士比亚悲剧剧名和该剧的主人公。——译者

③ "济贫法特别委员会报告"（斯特吉斯·鲍恩的委员会），《议会文件》，1817年，卷VI。

以上。

我们已经实行罗斯法案的规定，对每笔十二先令六便士的存款给储户净四厘。存款正源源而来——我很满意，政府及时批准法案所坚持的利益，会产生最恰当的效果。诚然这也许会使政府今后受到损失，但目前会大大地有助于存款的稳定。您问我是否认为太高？是的，我认为太高；可是对于我们的财政金融我不悲观，认为我们的税收将恢复，资本将迅速积累，这些储蓄银行将把数以百万计的存款加到资金里去，我不担心资金会减少——我对于前景是乐观的，只要我们的大臣们具有常识；我感到高兴，在您的书里看到您非常有力地说明这个紧张的小岛的用不完的力量。上帝保佑您，我的亲爱的朋友。特罗尔夫人和我一起问候李嘉图夫人和你们全家。相信我

您的很忠实的

H. 特罗尔

236. 穆勒致李嘉图[①]

〔答234——由242回答〕

福特修道院，1817年12月3日

亲爱的先生：

既然我手里的两三项工作已经完成，我一定要在尚未开始什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么新计划以前给您回信。一个原因是，我的书① 现在已经全部印好，但可能因为等待地图和索引而延迟一些日子出版，我现在决定请鲍德温先生将已有的正文部分整理一套送给您。索引和地图等等以后再给您装订在一起。这样您可以或许早两个星期拿到书，这段时期，不管在使您能先睹为快方面起什么作用，对我却有不小的意义，因为我急于要知道您对这个产品的意见，以及它能提高还是降低，我可以从您那里得到的评价。

在您还没有看过我的书以前，我不想再对您谈立法问题；因为在那以后我们很可能会发现一些我们能意见一致的一般原则，从这些原则出发我们能够相当有把握地逐步前进。我对于消除您所有的困难，没有疑问。我可以给您讲清楚，立法不是那样的一种科学，其实际结果总是不确定的，因而人们总是以尽量维持现状为妥，不必冒变革可能带来不知什么后果的风险；立法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科学，它的效果可以非常确凿地计算出来。人性的支持者必须尽可能大力扫除一切阻碍人类幸福进展的事物。

我很高兴，您在读洛克的书。他的值得钦佩之处，不完全在于他所证实的理论，而更多地在于他能引导读者进入研究的轨道。他使读者的思想和他的思想发生联系，并启发读者自己的创见。一个人在读洛克的时候觉得自己就是洛克使其在自己的头脑中通过的那些思想的创始者一般。

关于人们想象洛克认为可取的那种热烈的自由、独立研究精神时的愉快心情，您说的话是非常公正的。他的勇敢的、仁爱的言

① 《英属印度史》，三卷，四开本，附有地图两张，伦敦，鲍德温、克拉道克和乔伊书店出版，1817年。

论中表示出来的这种精神，和你们受真正"教会与国家"教养的中上阶层泄露出来的那种精神，多么不同啊！后面这种人要阻止人类思想的进步，并竭力叫嚷要把希望思想进步的人都压下去。这也是培根勋爵的作品中一项引人入胜之处，他劝导人们要胸襟开朗，要无所畏惧地在自己觉得能引向真理的道路上迈步前进；这是人类可以取得最大进步和幸福的唯一道路。杜格尔德·斯图尔特也应该因为这种优点而受到赞扬。

洛克对待敌手的方法中当然有许多妙处。首先，作为一切的基础的，是他能非常敏锐地看出对方论据中的缺点。其次是他的反驳中总有一种无比温良和善的气氛。可是我不知道是否您能说它有任何其他很显著的优点。并且我不同意霍纳先生的说法，认为这些就是构成一个模范的全部特质。毫无疑问这些特质应该有，我认为这些是主要的；但还应该有一些别的东西。第一，我认为洛克在有争论的作品中过分噜苏，结果使读者迷失他的论点的头绪，往往被弄得怀疑作者究竟有没有个头绪。第二，他把一大堆尊敬之辞用在敌手身上，最后有时候简直是虚伪，虽然有时候也作为反语而起作用，并且是很委婉的反语。再者，在进攻的要害方面，他不加选择，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以致不胜其反驳。

您说，假设上帝的威力有限，从而为上帝的仁慈辩解，是一种流于摩尼教的说法。[①] 肯定是如此；这句话说明您在这一类问题上也能深入思考，不亚于在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上。这是为了什么呢，不过是设想宇宙中有一种力量，神不能控制，它会产生邪恶？摩尼

① 穆勒谴责摩尼教不象他谴责其他宗教信仰那样强烈，关于他对摩尼教的态度，参阅 J. S. 穆勒：《自传》，第 39—40 页。

教徒所做的工作，不过是给了那种力量一个名称：他们称它"阿里曼"(Ahriman)，其中有些人虚构了一小撮神话故事，使它们和这个名称发生了关系。可怜的马尔萨斯先生——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是他象这样地解决了关于恶的存在这个问题的困难。① 多么不幸啊——多么令人痛苦的不幸啊，一个人硬是不得不相信某一套见解，不管是不是应该相信；我也是，受的教育是准备当牧师的——可是我永远不会不感谢我自己的决心，宁愿一辈子做个穷人，而不肯不老实，或者抑制着自己的信念，欺骗自己，或者用一些违心之论去欺骗自己的同胞。② 然而，这样说实在过于自夸；假如我不知道您对我多么宽容，我一定会因为不必要地喋喋不休而感到羞惭。我觉得让您知道我在那些问题上的想法，也是好事；不管您也许会把您对我的评价放在我自己的虚荣心所愿意的水平以下多远。我想上面这最后的一句不大容易懂。可是我已经没有篇幅把它说清楚了，即使值得费事的话。

您的最忠实的

J. 穆勒

① 这种说法在《人口论》(1798 年，第 1 版)最后一章中，以后的版本中均未列入此章。

② 穆勒 1794 年至 1798 年在爱丁堡大学攻读神学，"费用由珍妮·斯图亚特夫人(约翰·斯图亚特爵士之妻)和其他几位女士为了给苏格兰教会培养青年人而创立的一项基金供给。他在那里读完了通常规定的课程，并领得'传教士'证书，但始终未从事此项职业；因为他认为自己无法相信这个教会或者任何其他教会的学说。"(J. S. 穆勒：《自传》，第 2—3 页。)

237.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233——由240回答〕

东印度学院，1817年12月3日

亲爱的先生：

我决不是有意要让您的来信长期搁置不复，但我刚想提笔写信时，我们的考试开始了，此后我就一直浸沉在试卷之中。我们的学期缩短了两星期，因此寒假开始得早得多。董事们后天来校，接着我们就可以休假六星期，而不是象平常那样一个月。希望这样改变一下会有助于安宁与平静。这个实验就已经试过的一段来说，完全是成功的。

我很高兴，《补编》中您和我意见不同的地方如此之少。我已经仔细看过您指出的那些章节，觉得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意见所以不同的主要原因，正如也许可以预料的那样，是您的一些特殊的见解，对这些见解我还不能默然同意。我仍然一定要把生活必需品看作是劳动的实际工资；[②] 仍然不能把生产看作和需求一样。可是在收到您的信以后我随即就查看有关部分，现在我完全熟悉所有的细节。

我认为，不可能怀疑过去这两三年中利润低，利息也低。除了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D. 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作者原注："我不能按照您的理论说美国劳动者的工资低：他挣得的谷物和货币都较多"。

低利润或者(不如说是)无利润以外，还有什么东西破坏了那么多的农业资本呢？除了需求不足和物价下跌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在商人和工厂主中引起那么多的苦恼呢？一般价格的变动，毫无疑问要比由于谷物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多寡不同而引起的价值变动，普通得多。可是这种价格的变动（或者你也可以说流通的变动），我认为总是从谷物价格上涨开始，然后陆续地而不是立刻地发展到其他商品。最近二十五年中我们的情况确实是这样；我十分相信，以往将近一百年或者至少八十或九十年中，国内谷物生产所需的劳动量没有显著增多。您在说明那些实际发生的重大而引人注目的现象时，常常提到那种作用有限或者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起作用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您的某些意见就有了一种似是而非的意味。谷物生产中所用的劳动增多，和近几年来谷价上涨确实关系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关系。在您自己承认的流通媒介不断变动的情况下，假设物价不变，从而引出关于利润率的任何结论，那肯定是十分靠不住和不正确的。

我在上次信里向您提出的那个问题，用意在于暗示丰裕的资本和高利润绝对不能同时存在；以及说明利润完全决定于资本的竞争、或者资本与劳动比较的情况，而不是决定于土地的情况。劳动的相对价格高是果，不是原始的因。我正在考虑写一本书，大概我已经告诉过您了；[1] 我要答复您，而不使我的作品带有争论的气氛。您能告诉我如何能办到这点吗？

我们就要到萨里去盘桓两三个星期。在此期内，来信请寄“吉尔福德，韦斯顿商行”转交给我。您不久可能来伦敦吗？马尔萨斯

① 本书第192页。

夫人嘱笔问候李嘉图夫人。

您的永远忠实的

T.R.马尔萨斯

238. 韦克菲尔德致李嘉图①

塔利阿里斯林园，

1817年12月7日

亲爱的先生：

不久前有人向我接洽，想借一笔钱，作为抵押贷款借给住在爱尔兰的波达林顿伯爵，② 抵押品包括一个由一人控制的议员选区；既然爱尔兰是登记的地区，法定利率六厘，我觉得可以把我儿子的钱③ 放一部分在这种抵押品上——需要的数目是一万至两万镑。

借款的申请是由圣·詹姆斯街的柯克兰先生④ 向我提出的，我表示钱可以借，但须给我被提名为议员的优先权，按照当时的市价计算——可以让一位有名的议员说应该出多少代价，例如象格伦费尔先生这样的人。

柯克兰先生答应去见波达林顿勋爵并给我回音——此后就没

---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由西摩勋爵从兰迪洛免费邮寄。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原文"Portalington"(波达林顿)，应为"Portarlington"(波塔林顿)。

③ 他的儿子是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1796—1862)，此时在英国驻都灵公使馆工作。他和一个富有的在大法官法庭监护下的未成年人埃莉莎·帕特尔私奔成婚，结果大法官"对他的受监护人的丈夫作出大法官法庭纪录上最优厚的财产授与"，相当于每年一千五百至二千镑的收入(艾玛·奥康纳：《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伦敦，1928年版，第31页)。

④ 纽吉特·柯克兰，陆军代理商。

有消息；直到昨天我才接到勋爵在都柏林的代理人寄来一封信，他要钱但完全不谈我所提出的条件。我已经给他回信，告诉他钱可以交，但要求和柯克兰先生本人见一次面。

如果我不能把儿子的钱有利地投资在地产上面——我希望的是安全可靠——如果这笔钱按照我所提的条件借出去，议员席位可以让您利用。假如我直截了当地碰到一项产业可以吸收我儿子所有的钱，那末，只要您愿意，您可以承受这项抵押品，拿出所需要的一万或两万镑；可是假如您不喜欢，我就把这个机会让给我的一个雇主，此人我知道他会愿意这样干，以取得席位。

星期二我要到赫里福德郡去，并准备去看看您新买的布林索普大院，① 有关的契约我想克罗斯先生② 已经送给您完成签署等等必要手续。

我正在谈判，想代我儿子买下奥克斯福德勋爵在该郡的产业。

我将于本月 19 日左右到伦敦，届时我希望能听到您关于波达林顿勋爵的意见。既然您来信所讲的问题最好是不让我的办事员们知道，务请在信封外面写上“亲启”。③

我是
您的最忠诚、谦卑的仆人
爱德华·韦克菲尔德

大卫·李嘉图先生

---

① 布林索普大院中的住宅，在赫里福德郡。

② 托马斯·克罗斯，李嘉图的律师。

③ 来自韦克菲尔德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的消息，可参看下面 244 和 288 两函。

239. 李嘉图致特罗尔[①]

〔答 235〕

盖特库姆林园，

1817 年 12 月 10 日

亲爱的特罗尔：

您的解释这样的合情合理，即使我要生气也不可能，可是更使我决心对您宽大的原因，也许是我自己常常必须靠别人对我从宽评判。我对人宽大，结果人也会对我宽大。

我们这里，和全国各地一样，为公主不幸早逝而哀痛，也同样地意识到我们国家蒙受的重大损失。所有的王室宗亲大概现在都在指望轮到他们自己掌权，可是很可能他们会失望。奇怪的是，我们的老国王有那么多子女，竟然落得一个孙男孙女也没有。《纪事晨报》上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此信我未曾有时间细读——信中把这种情况归咎于"王室婚姻法案"，我认为这个意见颇有理由。假如我们的配偶是由别人代我们选择的，在感情上一定不会和我们融洽一致，结婚对我们大家就会是另一回事了。我知道人们可以提出一些很好的国事理由为此项法案辩护，可是我不由地想到明智的办法应该是不要防止王族青年和臣民通婚，无论为他们自己的幸福和体面或者为国家的利益着想，都是如此。我们的王子们肯定不是因为考虑到马尔萨斯的深谋远虑的控制，也不是因为恐怕造成过多的王室人口，而不结婚。假如他们以往是那样的话，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赫奇斯·特罗尔先生/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萨里"。手稿在"大学学院"，伦敦。《致特罗尔函》，XVII。

他们现在就会受到不同动机的驱使，我们就可以期待在对王室婴儿的大需求之后将出现一个十分充分的供给，以致引起供过于求。

我已经看过下院济贫法委员会的报告，十分满意；高兴地看到由他们这方面公布一些合理的原则，虽然假如他们更强烈地坚决要求采取一种有效的补救办法，我还要更高兴。在问题的这一方面他们显得过分犹豫——建议一些措施，然后加以种种限制或者完全放弃。全国都感到现在这种制度的不方便，我希望能设法使人们了解弊病的根源。所有的主要"评论报"对这个问题都发表了相当好的文章。上一期的《英国评论报》上有一篇很好的对下院报告的评论，值得一读。在同一期里也有一篇对拙著的书评，① 此文每一页上都指责我无知和谬误。然而它的作法还不算粗暴，而且，值得高兴，有我的朋友马尔萨斯陪同我一起挨骂，它说我们把亚当·斯密解释得很好的、已经十分清楚的地租问题弄得模糊和难以理解了。书评的作者实际上没有看到问题的重要部分——他读了原书可是没有加以研究。他很客气地丢下了那些最容易受攻击的地方不攻击，而紧抓住那些无可辩驳的东西。我的文体和布局幸而没有被提到。有人在一份叫做《苏格兰人报》的苏格兰报纸上写了一篇短文，为我辩护；我认为他很高明，因为他把我的意见表达得比我自己说的清楚得多。② 也是为了补偿我所受的那位书评

① 《英国评论报》，11月，1817年，第XV篇，评李嘉图的《原理》和萨伊的《简论》。

② 《李嘉图先生和〈英国评论报〉》一文载1817年11月15日《苏格兰人报》。作者认为李嘉图有理由可以假设一部机器耐用一百年并且在没有人力帮助的情况下运行，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说明他的一般原理"。比较第二版中，上面第I卷，原文第60—61页上加的注。《苏格兰人报》在1817年5月3日已经评论过李嘉图的《原理》；毫无疑问，麦克库洛赫是这两篇文章的作者。

作者的指责，已有人告诉我格伦维尔勋爵对拙著的意见——好得出乎我意料之外。根据勋爵的愿望，我到伦敦去的时候有人将要介绍我和他相见。对于格伦维尔勋爵在政治经济学问题上的见解，我向来非常尊重。①

我们已经在这里附近地区创立了一所储蓄银行，在该行的组成中我一直非常积极。②我是唯一的实际上熟悉这种机构的人，因此我的贡献受到了过分的赞许。我们对每十三先令每月给利息半便士。六星期中我们已经收到存款一千一百镑，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但是我们了解工人阶级中一些人对我们有强烈的偏见。他们认为我们有某种恶毒的目的——想要抑低工资。时间与好心情会使这种感觉逐渐消失，并使有成见的人相信富者的心目中除了人人必然会有的对良好政治以及普遍繁荣的兴趣而外，没有其他的个人目的。假如济贫法的巨大弊病得到纠正，储蓄银行的成就就会是很大的。

我们的银行成立以后，在我们周围十五英里以内又开了几家，但各处都有这种对它们不利的成见。

穆勒的书③只等索引编好就可以出版。根据我听他说过的话，我急于要阅读和研究它。

马尔萨斯有一本书已经就绪，④我也想先睹为快，因为他在这

---

① 威廉·温汉姆·格伦维尔，格伦维尔男爵(1759—1834)，1806—1807年任首相。"格伦维尔勋爵推进目前这一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发展，一直到李嘉图本人"(J. L. 马莱特的手稿日记，1819年11月22日)。

② 参看本书第185页，注。

③ 《英属印度史》。

④ 马尔萨斯只说过他"正在考虑写一本书"(本书第211页)；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直到1819年底才准备付印。

本书里对我最近论述的一些问题表示了他的看法，我知道他和我有重大的分歧。

我拟于1月间来伦敦，此后不再回到这里。我希望不久就和您见面。为了可以和您见一次面，我应该杀死一位东印度公司董事，接着就会举行竞选，那就使您非来伦敦不可。我可能明年要当我们这里的郡长，因此感到烦恼。在被提名的三个人之中，伯克利上校(已故伯爵之子)是第一名，我是第二。据说上校即将再次争取晋封贵族，因此我很可能被选上。

李嘉图夫人和我女儿同我一起问候特罗尔夫人；对尊夫人和您，我祝愿一切安好。

您的十分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240.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答237〕

盖特库姆林园，

1817年12月16日

亲爱的先生：

我相信我还在来函所说的您访问萨里的时期内，因此这封信您可以在那里收到。很遗憾，您在这个假期中竟然没有到巴思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尊敬的T. R. 马尔萨斯/韦斯顿商行/吉尔福德"。手稿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LXIV。

对女王陛下表示一点敬意，[①]因为那样我可能有希望已经在这里见到您。照现在这样，我们大概可以差不多同时到伦敦。我们还没有确定哪一天动身，可是决不会迟延到下月半以后。我希望可以在您回家以前和您见面。

听说我们不久又可以看到您的新作品，我很高兴，虽然如果您攻击我，我思想上已经准备我们的读者十分之九会赞成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这方面缺乏一支生花妙笔，不能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使其不至于象现在这样看起来象是一种怪论。我但愿能帮助您确定一个好书名，可是只有作者自己能使一部作品具有最好的格调和布局。您已经看到《英国评论报》上对萨伊先生和我本人的评论吗？[②]我想，对某些话您会同意；然而，使我稍感安慰的是，他们说过我的作品各部分都荒谬和毫无意义以后，又在地租问题上攻击您，说您和我都想要把以前非常清楚的地租的性质弄得不清楚。地租不过是为土地而付出的租金而已。我很高兴，他们给了我一位这样合意的伙伴。在苏格兰报纸《苏格兰人报》上，有人很高明地为我辩护，他显然了解我要说的意思，这一点那位书评作者却未能做到。

上星期我一直在读穆勒的书，[③]已经读到第一卷的大约一半。我没有资格对此书的优缺点表示意见，但我非常喜欢它。书很有趣味，我认为作者有心要引起许多人注意，因为它不仅谈论印度人的宗教、风俗习惯、法律、艺术和文学，而且和世界上一般认为不如

① 关于夏洛蒂女王在这特殊时刻之极端不得人心，参阅霍兰德勋爵的《辉格党回忆录，1807—1821年》，伦敦，1905年版，第248—249页。

② 参看本书第215页。

③ 《英属印度史》。

印度人的一些其他国家的宗教、风俗习惯等等作比较;如果印度人的这些东西应该被认为是一种高等文明状态的标志，那么，非洲、墨西哥、秘鲁、波斯和中国也就有资格自称具有这种性质。他对于什么东西构成好法律、好宗教和高等文明状态,也表示了他自己的意见，并说明以这些成就来说印度斯坦应该得到的评价多么低。我认为《政治经济学》非常之好，我已读的那一部分可以认为是作者对人类思想发展的看法。我希望这一部分会给他带来声誉，他的坚持不懈的精神以及其他品质使他当之无愧。

我很高兴听史密斯先生说,惠肖先生已经回来,对此行十分满意;我假如听到惠肖先生在您家里碰到史密斯先生的时候对你们两位打开他的话匣，我一定会非常高兴。他经常写信给史密斯先生,我不时从史密斯那里听到他诉说的一些旅程中的奇闻轶事。

象旧时代的家长那样,我被儿子、女儿和孙男孙女一大群小辈所包围,他们从各处来探望我们;假如不是我担心他们的人数很快就会多得我们家房屋容纳不下，我一定要使这种聚会成为每年的惯例。

大概您已经在报纸上看到我被提名为三名郡长候选人之一，因为第一名伯克利上校想要向上议院申请继承爵位（否则这个遗缺一定会留给他的即将成年的兄弟)，很可能不要他再候选郡长，我就一定会被选上。实在这种荣誉不落在我身上最好。我希望马尔萨斯夫人安好。李嘉图夫人和我一起向她问候。

永远属于您的

大卫·李嘉图

241. 萨伊致李嘉图[①]

〔由243回答〕

先生，尊敬的朋友：

我还没有机会告诉您，今年7月您离开巴黎时给我的信已经收到了。[②]我相信，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您和您全家一定都安健；果如我所望，我将感到高兴。

最近的小麦收成并不象我们预计的那样好；面粉的价格以及土豆粉的价格因此也未下降得象人们所希望的那样低。这就使我现在改变了我原来的计划，不做这种商品的投机买卖。

然而土豆的收成相对地比谷物的收成好些，所以土豆粉（我们称为淀粉）的生产大大增加了。

因此，淀粉的价格比一等面粉的价格低。现在面粉的价格是每一百斤（担）二十七法郎，而淀粉是每百斤二十法郎左右。巴黎所有的面包商目前在美味可口的面包中都掺有淀粉。

来自法国各地的关于生活必需品的情报，都一致认为最近一次的收成不够维持到下次的收成，中间会发生青黄不接。在这一点上情报是一致的。因此从现在到明年9月，谷物和面粉都很可能涨价。

土豆粉涨价的可能性更大，因为长期保管土豆而要它不发芽，颇有困难，人们4月间就停止土豆粉的生产。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大卫·李嘉图先生/布鲁克上街/格罗夫纳广场/伦敦"。英国邮戳12月11日。转到盖特库姆，12月17日；参看本书第225页。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李嘉图的信没有了。

所以我想，虽然淀粉现在不是很便宜，可是从现在到9月还会涨价。我有意和您合作做一次淀粉的投机买卖。但是，既然您对此不感兴趣，我就独自来做，把我可以动用的一万五千至二万法郎用在这方面，再加上您能酌量借给我三万或四万法郎，使我能够做一笔大约五万法郎的买卖。

假如我能够从您的友谊中得到求利的手段，这笔钱将专用在这项不会变动的货物上，在9月以前不可能有任何情况使它的价格跌到低于实际价值很多；并且有许多情况能使它上涨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十、或者更多些。在过去这半年内，它的价格曾到过每担五十五法郎。

即使假设价格意外地跌到现在的市价以下，根据我在前几年做的详细记录，淀粉的平均价格每担是二十到二十一法郎，我用差不多的价钱买进这批商品把它保存起来，我只冒保险费的损失而已；而一切涨价的机会就归我获到了。如果跌到十五法郎，我就把我所有的钱都拿去买进。

先生，尊敬的朋友，由于发酵不稳定，我无意再关心我的蒸馏厂的业务活动。我与合伙人已经达成协议，我让他独自经营，只须付给我资产的租金，① 这些资产几乎全是属于我的。在我暂时停止做别的买卖的时候，我希望您为了使我能做一项获利的买卖，给我提供方便。这样，我将认为是您对我的深情厚谊。

利率几何以及我应该向您提出什么担保，都由您规定。如果可能的话，我准备在我们的银行里开一个信贷帐户，我只负担借用的数目以及借用时期以内的利息，因为我什么时候买进或者卖出

① 合伙人是萨伊的兄弟路易。

以及买卖的数量，须根据淀粉的价格来决定。如果为了避免付给巴黎银行佣金，就请您给我一个月或两个月的在巴黎付款的期票，在需用时我拿去贴现。如果情况变化，我放弃做此项买卖的打算，就请您允许我把您的款项投入您所指示的用途，或者，为了您的利益，最好退回给您。

先生，尊敬的朋友；请允许我向您表达我全家对您的敬意，并再一次向您保证我对您的牢不可破的情谊。

J. B. 萨伊

圣马丁村街 92 号

1817 年 12 月 8 日

242. 李嘉图致穆勒[1]

〔答 236—由 245 回答〕

盖特库姆林园，

1817 年 12 月 18 日

亲爱的先生：

盼望已久的书终于来到，我接连读了几天。在继续读下去以前，我想先让您知道它给我的印象。我已经读到第 468 页，认为非常高明，令人钦佩。

为了表达我的感受，我本该运用您书中那些人物所用的那种夸张的字眼，但可惜我连朴素的英语还掌握得不够，不能把我现在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詹姆斯·穆勒先生/福特修道院/查尔德/萨默塞特郡"。手稿在《穆勒—李嘉图文件》中。

想说的话冷静地和恰当地表达出来。我感到非常满意；但要说明这个复杂的概念是由哪些简单概念构成的，我就需要具有洛克或者休谟的才能。使我最高兴的是预料公众会同意我自己对您的成就的意见，您的成就会把您放在我国对社会幸福和福利有贡献的那些杰出人物的光荣地位，您的坚持不懈的精神和才干使您完全当之而无愧。最有趣味的是您对您为其写历史的那些出色的民族的记述：您对他们的政府、法律、习俗与宗教和一个开明的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应有的政府、法律、习俗与宗教所作的比较，非常有意思，可以增长见闻，而且极其清楚。在它攻击人们普遍接受的意见的地方——在这方面群众是非常敏感的——也很温和，同时论点却十分有力。常常提到其他民族的状况和他们的努力，使我们能对印度人的文明作出正确的结论，看到一幅壮丽的图景。这不仅增进我们对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和文学这些全人类所共有的东西的知识，而且也增加我们对各项东西的状况的兴趣。

关于各个国家的知识之所以有趣，不仅因为它本身，而且也因为它成为一种标准，我们可以用它来评价其他国家的状况。除此以外，我还应该说，我认为《政治经济学》一书，凡是分散布局的地方，都非常之好。您没有用过那样过分的赞美使我脸红吗。①

我必须谢谢您上次那封极好的信。希望您不要以为我在怀疑立法方面是否能够有所改进。在这个问题上我十分乐观，可是这种改进必须由那些能判断其后果的人建议和实行，而不是由那种

① “参阅‘论赋税的原理’部分，这是大卫·李嘉图先生在所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贡献给世界的从未有过的最深刻的分析。”（《英属印度史》，第1卷，第196页注）

无知的和没有经验的人去乱搞。假如我以前曾怀疑过立法对改进社会能有什么作为的话，在读了尊著中我已经读过的一部分以后，这种疑问已完全消除；但是一个没有才干的人或者别有用心的人，也许会假作正经地把事情弄得更糟，因此我要了解一些他的诚实可靠的情况，以及更多的他各方面的条件。

我慎重和胆怯的理由是无知，这是一种您会承认它有相当力量的理由，虽然您会设法消除它。立法也许不是象我想象的那么困难——我希望它也许不难，因为我急于要了解它。我觉得，这门学问的一项重大困难是您在某处讲过的那一点（可是我在书里找不到），就是，一种社会状况的政治和法律往往很不适宜于另一种社会状况。我想，您把这一点应用于鞑靼游牧部落。

我注意到您讲到贝克莱的观念论时表示对他很佩服。我非常钦佩休谟独出心裁地根据洛克的理论说明我们没有关于存在着客观物体的证明——可是我希望知道是否您认为里德以及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提出的反对人们说的心只能看见观念，而看不见客观物体的意见完全无关紧要。为什么我们竟会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总是看到物体的形象，而永远看不到物体本身呢？这一点我们几时一定要作为专题谈一谈——我觉得我不懂应用于“心的活动”的语言。我注意到您对于人类怎样发展到知道“上帝”这个观念的看法和休谟的看法大致相同，如果可以说人类有这样一位“上帝”的观念的话；因为既然您非常出色地谈到，他们说到上帝时所用的语言以及他们对上帝讲话时所用的谄媚之词完全不能证明他们对上帝有任何公正的或者崇高的概念。

我们定于1月中旬赴伦敦，我几时可以在那里和您见面呢？您

看到«英国评论报»了吗?①

永远属于您的

大卫·李嘉图

243. 李嘉图致萨伊②

〔答 241〕

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

格洛斯特郡,1817 年 12 月 18 日

亲爱的先生:

您寄到我伦敦家中的信直到上星期三才转给我,因此从您写信到您收到我的回信要经过这么长的时期。

您来到英国以后我已经在逐渐退出商业,并且,因为我们负债的数目非常之大,而公债的价格我认为颇高,我就不时地把我的钱从公债上抽出来,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投入地产。我在法国时以及离开以后,因为法国公债的价格相对地低,已经把另一部分钱投入法国五厘公债和"银行事业债券",所以目前我手头能动用的钱实在比较少,若再借出,困难很大。因此来函所嘱一节,无法应命,非常抱歉。然而,我希望您很快就能碰到其他的朋友有钱供给您,根据来函所说的情况,可能运用得对你们双方都有利。我的一生可以算是成功的,但也充满着忧虑和焦急,现正竭力安排各事,以

---

① 参阅本书第 215 页。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J. B. 萨伊先生/福布尔路,圣马丁 92 号/巴黎"。手稿在拉欧尔一杜伐尔手中。«Mélanges», 第 101—102 页;«杂文集», 第 413—414 页(法文译本,不完全)。

便自己在钱财问题上将来不必操心。

我们的朋友穆勒即将出版一部关于印度的著作，这部书他已忙了几年。以他这样大家公认的才能，写出来的东西一定很有趣味，并对人有所启发；可是在现在这部书上，我相信，人们会发现他已经超过了最热情的朋友和最真诚的崇拜者的期望。书已印好，不久就可以交货。承他优先给了我一部，我已经读到第一卷的一半以上。我但愿他给那些善于评定文学优点的人留下的印象，正如他给我的印象一样。他在政治、法律、宗教、风俗习惯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是深刻的；他用这些观点分析印度斯坦的现状和过去的情况，想要肯定那种认为他们具有高等文明的说法是正确的，我觉得他的议论非常精辟，无可反驳。我希望您有机会和时间读一读这部极有趣味的书，并发表您的意见。

我们国内对您的政治经济学杰作的评价日益增高，完全是因为它一天比一天[①]出名。最近有人在《英国评论报》[②]上发表对此书和拙著的评论，恰当地赞扬了它的优点。我的书运气不好，因为书评的作者觉得有许多问题可以批评，简直一无是处。

我希望萨伊夫人以及男女公子都好。我高兴地回想到由于你们的盛情我在巴黎和你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愉快的日子。请代我向他们问候。

顺致敬意，我是，亲爱的先生，

您的很忠诚的

大卫·李嘉图

---

① 手稿破损。

② 参看本书第215页。

244. 韦克菲尔德致李嘉图[①]

蓓尔美尔街,1817 年 12 月 24 日

亲爱的先生:

昨日来函敬悉;我已会见克罗斯先生,向他提供了关于贝鲁的必要指示。[②]

我不知道布里斯托尔当地苗木的价格——可是我了解任何地方苗木的价格都不如苏格兰便宜。我的朋友迪金森先生(代表萨默塞特郡的议员)最近两三年大搞植树,他发觉最好的办法是从贝克和艾伦买来苗木。我知道他曾试过邻近的大多数苗木培养工。他植树的成绩很好,我想没有比他所用的更好的方法了。

柯克兰先生[③]刚离开我这里,我很高兴听说波达林顿勋爵急需钱用。我告诉柯克兰先生,如果波达林顿勋爵的兄弟亨利·帕内尔爵士[④](代表昆斯郡的议员)肯向我保证有关选区在下次选举中一定选您,他就能以此为担保借到这笔钱,以后我还会按照格伦费尔先生或者下院任何其他同样受人尊敬的议员认为适当的数目给他报酬。

波达林顿勋爵在爱尔兰。柯克兰先生今晚写信给他,预期他会同意这些条件——两星期内问题可以决定。我对于代我儿子买奥克斯福德勋爵的产业是否能买成,毫无信心——可是几天之内

---

① 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李嘉图刚谈妥要买的一项地产,邻近他在布罗姆斯贝鲁的产业。

③ 参阅第 238 号函。

④ 参阅本书第 334 页,注 2。

就要决定;如果买不成,我想把波达林顿勋爵的抵押品给他。

我是

您的最忠实的

爱德华·韦克菲尔德

大卫·李嘉图先生

245. 穆勒致李嘉图[1]

〔答 242——由 246 回答〕

亲爱的先生:

我必须承认您的信使我非常高兴,虽然过分夸奖,虽然我知道应该承认,这是由于您对我以及我所做的一切有所偏爱。我完全相信您决不会言不由衷。我需要象您这种人的良好评价的支持。因为,您不久就会看到那些党同伐异之徒,以及那些一心想做这个世界的伟大人物的人,怎样对待我,对那些人的阴谋诡计我曾竭力加以揭露。您会看到我的朋友和您的朋友之中有些人怎样对待我;他们有时候觉得有必要说一点夸奖的话,但实际上心里想要背后中伤,尽量低贬。仔细想想他们这种尴尬心情,您会觉得可笑。这种情况您会比我看得多,因为人们在您面前不那么需要伪装。我希望您,把它作为我们社会制度目前这种邪恶状态所产生的精神气质的一个发人深省的样本,仔细地注意一下;并注意这些制度所造成的欺诈和恶毒的动机。我要请您仔细注意,不仅为了您自

[1]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己，而且也为了我，以便让我知道您看到的一切详细情况。根据我所说的话，您就可以推断它给我的是怎样一种印象。

可是，在受您恭维之后为什么我要这样急急忙忙地用这种废话来麻烦您呢？哎呀，实在是，第一，为了略微吐露一点我感到的愉快，那些我主要希望我的书传达的见解正是您认为很可能传达得成功的那些论点。这是我所以这样匆忙的第一个原因。第二是，促使您赶快再来恭维一番。第二卷的主题大不相同；①我也同样急于要知道您对于我处理的方法有什么意见。我估计，按照您阅读这部书的速度，这封信收到的时候，您已经将近看完第二卷。因此，这是请求您一经看完，立即坐下来写信把您的意见告诉我。可是，您切不可因为我曾说过多么喜欢您的夸奖，就不老老实实地把您认为有什么缺点或错误的地方告诉我。

在立法问题上我相信我们现在可以互相了解。没有疑问，适合于先进的社会状况的法律，不会适合于落后得多的社会状况。可是，如果我们有一种衡量"优良"的标准，那就不难决定在各种情况下该怎么办了。首先，目的已经在那里——清楚而明确。此后您需要决定的是如何选择手段，在高明的帮助下作出判断。可是我们在伦敦见面时将有很多时间谈论所有那些问题。你们不会比我们先到多少时，因为我们在一月底以前可以到那里；我希望，我将比去年有多一些时间用来谈话。

是的，我们一定要谈谈贝克莱的理论，以及里德和斯图尔特对它的结论。您会看出，凡是我夸赞贝克莱的推理别出心裁和精细

---

① 《英属印度史》第 1 卷的内容有印度人的文化状况概述，和早期历史；第 2 卷，1708 年至 1784 年的历史。

的地方，我并不是表示同意他的意见。①

我没有看到《英国评论报》。可是普莱斯写信给我说："我在上一期的评论报上看到一篇评论李嘉图和萨伊的文章，写得很糟。作者完全不懂推理，他自己无知，可是把无知、胡说和愚蠢这种字眼乱扔在李嘉图身上"。

我告诉过您吗，普莱斯不仅变成了您的书的信仰者，而且是一个热心分子？我已经告诉他，我怀疑他是否全部了解——可是我还没有机会和他面谈，弄清楚真实情况。您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之一。②

值此社交佳节，我想您有一大群小辈承欢左右，一切顺从亲意，他们大家也会感到愉快。我恨不得置身其间，和你们在一起分享其乐。请代向大家问好，并向认识我的各位致意。

在我收到您的下一封信以前，我不再多说了。

我是，亲爱的先生，

您的永远最忠实的

J. 穆勒

福特修道院

1817 年 12 月 27 日

① 《英属印度史》，第 1 卷，第 378 页以次。穆勒攻击印度人的形而上学，并批评那些佩服它的英国人，认为他们把印度哲学家的那种"模糊而无意义的难以理解的话"和贝克莱的理论混为一谈。在叙述了他们的教条以后，他愤怒地说："这一切和贝克莱的精辟的推理多么不同！把两者混淆起来的那些头脑多么浅薄啊！"

② 见本书第 182 页。

246. 李嘉图致穆勒①

〔答245〕

盖特库姆林园，

1817年12月30日

亲爱的先生：

您的计算非常准确，因为大函寄到时我恰好看完第二卷，正待开始第三卷。如果我的赞许能使您感到一点高兴的话，我就非常愉快地说，我对于刚看完的这一卷和对于前一卷同样毫无保留地觉得满意。然而，可惜我不是一个最能胜任的评判员，否则我就更有把握，我的意见会得到那些必然要对您的作品的真正优点作出最后决定的人的认可。可是我并不担心您不能成功，我认为不会有任何方面或者任何党派对您提出您自己似乎认为会有的那种批评。确实很可能有许多人不同意您对政治的看法——他们也许认为您过分重视人类行动的某些动机，而太不重视其他东西；可是他们不能不承认您的著作所显示的才能、以及您的观点的纯洁和完全没有私心恶念。谁能否认它能把人们关于法律和政治的哲学、以及如何增进和确保人类的幸福方面的思想引入正轨呢？什么问题能比这更重要或者更有趣味呢？您也许会受到批评，但不会受到谴责；并且我认为您一定会获得现今给予优秀文学的奖品。关于英国人在印度的发展的记述对我颇有启发，因为我对于我国人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詹姆斯·穆勒先生/福特修道院/查尔德/萨默塞特郡"。手稿在《穆勒—李嘉图文件》中。

士在世界那一地区的伟大工作很不熟悉。文笔很清楚；我感到的唯一困难是记不住事实，由于我记忆力差，也由于印度故事中一些人物的姓名非常难记。书中叙事的文章我固然很喜欢，更喜欢的是那些散见于各处的想法或者见解，对这些地方我都特别注意，作了记号，以备进一步考虑。最后三章更是特别有趣。我觉得，对黑斯廷斯先生的政府的记述写得很出色，您最后给他定的罪名比他应得的宽大。他对农科玛、切特辛和富有的英印混血妇女的所作所为无比残暴，且不说对待奥德的地方长官穆罕默德·里查·可汗，以及希达布罗伊王公的了。

您在关于最高法院的叙述中，很高明地利用这个机会评论法院的一般体制以及法官的偏见。我从来不认为建立陪审制就能纠正这种偏见，但作为防止贪污的一种保证，似乎是能起这个作用的，虽然也许这不是这个制度的唯一好处。您不过分强调手续费对执法的影响吗，特别是如果手续费并不增加法官的薪俸，而只增加那些由法官任用的人员的报酬？法官和其他的人一样，生性都爱好安闲，这种天性不是一种可以防止和法官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案件增多的因素吗？微不足道的一点袒护的私情，一定会被害怕批评和爱好安闲的心理所克服。

福克斯先生的朋友，对于您的注解对正文所作的改正，不会满意①——对于您对他的"印度议案"的评论也许也不会满意。在我看来，这些评论似乎很好。国王和人民反对由下议院提名统治印度的官员，理由是这种统治者实际上是由主管的大臣挑选的；这就承认那个机构的组织不完善，是赞成改革的最有决定性的理由。

① 《英属印度史》，第2卷，第698页。

这一点说得很精辟，我看不出对方能怎样答辩。您承认，象福克斯先生提议的那样，那些董事把他们做或者不做某些事的理由记录下来，是有好处的，假如这种理由应对外公布的话。根据福克斯先生的议案，那些理由难道不应该在每次议会提出要求时都公布吗？如果议会玩忽了它的职责，那不是议案本身的过错。您说在一切有金钱或者权力可以享受的地方，议会势力同知识和才能总难得在一起出现；这种说法，我认为太苛刻一些。假如只有金钱和权力是人们值得想望的东西，您的结论无可否认；但是各阶层的人对公众的意见和公众的同情都非常珍视，除了权力和金钱以外也有不少的动机可以促使人们求取知识和才能，虽然这两者也偶然会给人们带来权力和金钱。在理论上我们是不是因此就会认为，对那些没有其他个人野心的目的的人，公众意见的支持最为重要呢？

在治理象印度这样遥远的、象现在这样由十分特殊的关系和我们结合起来的一个国家方面，要保证它不受暴政之害，一定有极大的困难。英国人民是统治者，他们的利益和被统治的印度人民的利益是对立的，就象专制君主的利益和他的人民的利益是对立的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除了统治者本身愿意限制自己而外，没有其他对滥用权力的限制。公众的漠不关心，您认为是人们的利益几乎全部集中的国家里政治不良的原因之一；当问题涉及到一个主要被认为只是提供税收和力量的外国政府时，这种漠不关心的作用就会造成十倍的后果。对这样一个政府的管理不善，舆论不会很积极，因此不能有助于纠正这些弊病。我希望在第二卷里能看到您对于给印度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政府最为适宜的意见。这将是使您的原则得到一个实际应用的机会。

我剩下的篇幅只够告诉您一些使人苦恼的事，这些事近来使我伦敦的一家人心情十分沉重；我相信您一定同情那些受苦者。萨缪达夫人[①]长期以来不得不眼看着她的大儿子因结核病而逐渐消耗，终于在六周前夭亡。而且祸不单行，在他患病期中，她的最小的一个孩子突然发烧，几天就进了坟墓。她在这些伤心事件中的表现以及竭力控制感情那种令人钦佩的态度，使得所有认识她的人对她更加喜爱，可是她和她的其余的兄弟姐妹们一道还有另一项最痛苦的考验必须忍受。凯塞尔先生[②]的业务近来似乎不顺利，以致他的神志深受影响，出现了长期精神错乱的一切征候。然而，他的家属还算万幸，他的命运已经不会如此，因为在几天的狂暴行为以后，他癫痫病频繁地发作，不到一星期就结束了他临终的生命——于上星期六逝世。您可以想象他那可怜的妻子所忍受的剧烈痛苦。我的好兄弟、好姊妹们都对她表示了最亲切的同情。

永远属于您的

D. 李嘉图

① 李嘉图的妹妹汉娜。

② 李嘉图的妹丈。

247. 李嘉图致穆勒[①]

盖特库姆林园，1818年[②]1月6日

亲爱的先生：

尊著[③]第三卷已读完，我必须再次写信给您说，我认为您自始至终保持了声誉，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在这一卷里还超过了以往。根据您在第六章里论述"法院"和"警察"的情况，我开始认为我听您说过的一种意见是正确的，就是，政治经济学中最复杂的一些地方也可以使其通俗易懂。因为，您讲得非常清楚和精确，即使最不注意的读者也不会不懂；乍看似乎十分困难的一门学问，一个具有普通才智的人也能理解。

最令人满意的是您对韦尔斯利勋爵的政绩的评论，以及指出他为巴塞因条约辩护的理由不充足。我们在印度取得进展的步骤似乎是，先把我们的军队驻进我们的盟友的领地，规定由对方每月付给我们多少钱，然后再以种种借口取得全部政治权力。您说第一步对印度人民最有害，因为它使当地政府可以不必为了担心人民造反而不敢过分作恶，于是打开了各种暴政和压迫的方便之门；这种说法是令人信服的。假如韦尔斯利勋爵继续治理印度，他不久就会发现佩希瓦[④]的统治根本很糟，不会找不到借口加以接管，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詹姆斯·穆勒先生/福特修道院/查尔德/萨默塞特郡"。手稿在《穆勒—李嘉图文件》中。

② 手稿中是"1817年"；穆勒编列为"1818年"。

③ 《英属印度史》。

④ 佩希瓦(Peshwa)：东印度马拉塔(Mahratta)国的首相。——译者

因此这套办法大概可以加以扩大，直到最后使整个印度全归英国统治。问题的困难似乎是这一点。在第一步中，规定你的盟友可以得到你的军队的服务，因为考虑到他已付出了报酬，这样做也许不策略和不明智，但似乎没有什么不公道；可是第二步中有极大的不公道，虽然能够证明这样做可以大大地增进人民的幸福。完全没有什么不公道的做法会造成人民的苦难，而显然不公道的做法却会给人民带来幸福。是不是我们应该坚定地着眼于被统治者的幸福，为了追求这个目的而牺牲人们一致认为公正的那些原则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韦尔斯利勋爵或者任何其他统治者是不是可以不顾前任总督的保证，用武力强迫印度所有的当地政权都归属于英国，只要他能证明采用较好的统治手段就很有可能增进人民的幸福？如果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使英国花费很多的钱财，我想英国的下议院不会接受这种理由，不管这个下议院是多么自由地选出来的。权宜之计或功利主义的困难在于知道怎样使两种功利目标保持平衡；既然实际上没有这样一个标准，那就一定会随着人类的爱好、感情和习惯而变化。这是我需要请您指教的问题之一。

您关于贫穷的影响的议论非常高明，贫穷是自私、残酷和犯罪的根源。

印度那里混乱状态的一项重大原因似乎是英国人对印度事务漠不关心。议会对这一点向来不满意。我希望您的书将有助于消除这种冷淡态度。惩罚犯罪者的困难使得这个问题在下院中被人厌恶。

我们会面时我要您对于您在下开各页中发表的意见提出一些补充的理由。106：一个人所犯的重大罪行怎么能证明委任那个人

的人贪污腐败呢？295：印度地主[①] 的大部分困难不是由于他们不能迫使有关方面缴付地租吗？假如这种弊病早已消除，目的不是已经达到吗？296：英属印度的农夫是否曾向地主缴付规定的地租？如果他们缴过，那末，地主在租赁期满时用拍卖方式佃出土地，是什么意思？302：如果司法的费用由不诚实的起诉人负担，是不是会使诚实人不敢设法伸冤，如果法律是纯正地执行的话？303：根据您的前提，即诚实的和不诚实的起诉人可能胜诉的机会相等，这是不是一个公平的结论？304：我同意您所抱怨的弊病存在，可是在法官不是绝对腐败的情况下，我觉得，即使有着您所说的各种对公道的障碍，要说不诚实的起诉者胜利的希望会和诚实的起诉人的希望相等，是难以想象的。328：印度人那种不道德的品质对改进是一种多么可怕的障碍啊！338：您在关于印度地主的议论中说，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不急于要增加小量的钱财，因此不会改进土地的耕作。根据同一原理，是不是可以说富有的警官不想从贪污中谋求小利呢？502：如果保卫别人而向他索取过高的报酬就是不公道和掠夺，那末，英国人在印度干什么，除非是从纯粹的仁爱原则出发要给予帮助？600—601：您在计算中没有把假如不签订巴塞因条约以及佩希瓦的国家被贝拉尔和辛第亚的王公所强夺对英国利益的影响遗漏掉吗？602：在我们没有权利剥夺的这位王公的辛第亚的利益中，列入他期望在佩希瓦的政府中公正地或者不公正地取得他当时所没有的势力，是不是恰当？721：在岁入的估计中，是否已经减去偿还阿尔科特地方长官的债务所需要的数目？723：支出 15,551,000 这个数字不包括韦尔斯利勋爵经手借的债务的

① 向英国政府纳地租的印度地主(Zemindar)。——译者

利息吗？公司的资本不包括在负债数目之内吗？应该留出一定的数目作为偿债基金吗？这些是我记下来要研究的一些章节。我特别喜欢您关于一个效率高的军队必须有许多的或者相当强有力的制裁办法的议论——这些话显示了极其深刻的思想。同一军队，在法国的或者为辛第亚服务的，会由大不相同的一些动机促使他们行动。另一处非常引人注目的议论是第602页上讲的那种惊人的自欺，它使人们看不出自己行为中的某些品质正是他们大声谴责别人的那些品质。在韦尔斯利勋爵的行为中，这种自欺多得几乎难以相信。您赞成开拓殖民地的一些理由很令人满意，对我尤其如此，因为这些理由恰巧和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相同。总的说来，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您的辛勤劳动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您应该并且一定会受到广大公众的赞许和尊敬；对于这一点没有人会比我更高兴了。

永远属于您的

大卫·李嘉图

248. 麦克库洛赫致李嘉图[①]

爱丁堡，1818年1月13日

亲爱的先生：

来人学养有素，品行端方，只以时运不济，遂致境况艰苦，曾依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布鲁克上街/格罗夫纳广场/伦敦"，并注明："由J.莱恩外科医师面交"。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麦克库洛赫致李嘉图函》，I。

友人之劝出版了一本小作品，记述到斯匹次卑尔根岛的旅行①。他已售完一版，主要是在本城和格拉斯哥销掉的，这使他能稍稍改善家人的生活，并还掉几笔小债。现又印了一版，想售得一点资本。他已将这一批书带到伦敦，我希望您容许我代为恳求庇护，予以照拂。先生德高望重，在伦敦地方和文学界夙享盛名，若荷鼎力赞助，定能使寒士受惠不浅。为此不揣冒昧，谨介绍莱恩先生趋前拜谒。

怀着最大的敬意，我是

亲爱的先生，

您的最顺从的仆人

J. R. 麦克库洛赫

大卫·李嘉图先生

249. 李嘉图致特罗尔②

〔由 254 回答〕

伦敦，1818 年 1 月 26 日

亲爱的特罗尔：

您的上一封信③在我抵达伦敦以前已经寄到，放在我衣袋里

① 约翰·莱恩，《斯匹次卑尔根岛旅行记：内容有对该岛情况、对北方的动物、以及设得兰群岛的详细记述；附〈捕鲸记〉》，伦敦，莫曼书店出版，1815 年；第 2 版，书名略有改动，爱丁堡，布莱克书店出版，1818 年；第 3 版，爱丁堡，泰特书店出版，1821 年。参阅《爱丁堡评论报》，1818 年 6 月，第一篇文章。此书献给麦克库洛赫，他大概和作者有亲戚关系，他的母亲也姓莱恩。关于约翰·莱恩的苦难，参阅历史手稿委员会：《关于 J. B. 福蒂斯丘的手稿的报告》，第 X 卷，第 438 页。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赫契斯·特罗尔先生/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未经过邮局。手稿在"大学学院"，伦敦。《致特罗尔函》，XVIII。

③ 特罗尔的来信没有了。

随我到盖特库姆去了一趟之后，于本月15日又带来伦敦。本应早日作复，但以不断地有事需要立即加以考虑，以致稽迟。我完全和您一样，希望有机会彼此住家相近，让我们可以在郊野的宁静气氛中讨论问题，这些问题即使在我们通常会见时那种喧嚣的场面中也曾引起我们注意。在那种场合，我们既没有空闲又没有适当的机会可以使这些讨论对我们十分有益，远不如在园林田野间从容交谈，不受以前那种使我们全神贯注的激动人心的利害关系的干扰。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发现您和我一样地非常钦佩亚当·斯密的著作，以及《爱丁堡评论报》上早期登载的一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文章时，非常高兴。我们每天见面，这些常常为我们提供一个合意的题目，可以闲聊半小时。此后发生的一切也促使我非常注意这种问题：首先，金价论战，然后是我同穆勒和马尔萨斯的亲密交往，这是我在金价问题上参加论战的结果。我和马尔萨斯讨论得非常之多，在一些我们意见不同的问题上我想要说服他相信他自己是错的，这就使我对问题的许多方面逐步地作了比以前对他讲过的话更深入的考虑；虽然我没有能说服他，并且也许未能使其他的人满意，却使我相信自己确实是对的。我觉得自己的脑子里有一套很一贯的理论。我曾试图把这种理论写出来，以便我传达给别人，可是由于我不太懂写作的技巧，这一意愿未能实现；现在我已十分灰心，恐怕永远不会懂得怎样运用这种奇妙的传达知识的手段了。

我以前对您提起的那本马尔萨斯的新书①，尚未付印。此书和他的任何其他作品没有关系。除了别的内容而外，还包括一些对我的意见的研究，我愿意我的意见受到这样的审查。他对争论

① 本书第216页，注4。

有很大的反感——我希望这种反感不致使他拒绝争论。《季刊》中对他的文章的评论[1]，我认为写得很好；我很高兴，这样一本受人欢迎的"评论"刊物终于被用来宣扬真理的事业。我希望索塞的关于政治经济学一些问题的幻想[2]，不再在任何有地位的刊物上登载出来。他写关于这种题材的文章，完全误用了他的才干，实在和欧文先生或者任何其他空想家一样，不值得注意。《季刊》上那篇文章的作者，我想您大概知道，是萨姆纳先生——一个教士，他写过一本很不错的关于"创世纪"的书，其中对马尔萨斯的学说体系竭力予以辩护，不仅为了它的真实性，而且还为了它为造物主的仁爱和善行提供了证明[3]。萨姆纳先生的书在《季刊》上有人著文评论[4]，据说书评的作者是韦兰先生。当然他把自己的谬误原理带进了这篇书评，并且对作者不公道。我觉得很可惜，听说萨姆纳先生不想再写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东西——将来他的全部精神要用于研究神学。在这后一种研究中他是否能象在前一种工作中那样使人类受益，我很有疑问，或者不如说我完全没有疑问——他不能。我十分遗憾，今后这门科学将不再能得到他那种出色的才干的帮助。

我欣然赞成修改济贫法，使其恢复当初制订这种法令时似乎原有的打算，就是，仅仅救济年老、病残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儿童。

---

① 《评论季刊》，1817年7月号，第IV篇文章。

② 诗人罗伯特·索塞最近一篇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文章是《贫民》，登在1816年4月的《评论季刊》上；文章用格言式的说法结束："象自然的规律和上帝的规律那样的肯定"，"他们（人）增加愈多，国家的财富、力量和安全性就愈大"。

③ 约翰·伯德·萨姆纳：《论创世纪，以及造物主的道德品质；特别讲到犹太历史以及人口原理与神的智慧和仁慈的一致性》，二卷，伦敦，哈查德书店出版，1816年。作者后来是坎特伯雷的大主教。

④ 1816年10月，第III篇。

任何改动，只要不会增加它想要纠正的那种弊病，就是一种改进。现在的办法造成困苦的人，而且这些人必然会以几何级数继续增多。

神智清醒的人决不会希望突然更改目前这种办法。重要的目标应该是教导劳动阶级，使他们懂得自己必须有所准备，以便应付有时某种产品的需求发生变化时会使他们遭受的伤亡，这不是应该由立法来解决的问题。在真正良好的制度下，一个人的工资，在他完全就业时，应该并且一定会不仅足以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生活，而且使他能在储蓄银行里储存一部分，准备应付您所提到的那些特别需要。

扩大利用私人慈善事业来救济贫民，和我们现在抱怨的弊病几乎是同样的要不得。您反对通过自愿捐助的方式缴纳这种税或者任何一种税，是非常正确的——自私的人会一毛不拔，全部负担落在慷慨、仁慈的人的身上。然而，济贫法灌输的所谓穷人有享受救济的权利这种思想，会有极大的害处。在我寄给您的《英国评论报》中，我想您会看到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好文章。[①]

我已读完我的朋友穆勒的《印度史》一书。它并不仅仅是一些枯燥无味的琐细的事实，而是包含大量关于非常重要问题的讨论，不仅涉及印度的政治，而且也涉及每一个其他国家的政治。他的关于立法、法律和证据的规则等的议论，很有趣味。我认为，他非常成功地证明了，每个人的大部分幸福所依赖的"执法"情况，在这些被认为欧洲最文明的国家里还是很不健全的。我看不出人们能对他提出什么似乎有理的反对意见。黑斯廷斯的审判、福克斯先

① 参看本书第215页。

生的和皮特先生的印度问题议案，使他有很好的机会可以进行这些讨论。他竭力驳斥目前流行的那种意见，认为印度人现在是或者一向是一个有高度文化的民族；他很全面地仔细研究他们的宗教见解、风俗习惯、法律、文学、以及文艺和科学的知识的状况，以便证明他们在文化修养方面始终还没有超过初期的阶段。我非常喜爱这部著作——既有趣味又能增益知识。人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作者的杰出才能的明证。承作者优待，我在地图和索引尚未完成以前因此也是在正式出版以前几个星期就得到了这本书。李嘉图夫人同我一起问候您和特罗尔夫人。

您的很忠诚的

大卫·李嘉图

250.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伦敦，(1818年)[②] 1月30日

亲爱的先生：

下星期您访问伦敦期间我希望您下榻布鲁克街寒舍，并且，李嘉图夫人要我代达她和我一起邀请马尔萨斯夫人陪你同来。

金勋爵[③]、惠肖先生和您把我的作品作为你们讨论的题目，使我感到非常荣幸，可是我承认我极其惊奇地发现，您认为，并且据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尊敬的 T. R. 马尔萨斯/东印度学院/哈福德"。手稿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LXV。

② 手稿中"1817年"；邮戳，1818年。

③ 《关于限制用硬币支付的一些想法》(1803年)的作者。对这本小册子的优点，据罗米利说，惠肖先生曾"有一些贡献"(《塞缪尔·罗米利爵士回忆录》，1840年，第2卷，第105页)。

您说①，他们似乎也同意您的意见，都认为价值的尺度并不是我所说的那样；而是自然价格以及市场价格都决定于需求与供给，唯一的区别是前者受平均的和长期的供求的支配，而后者受偶然的和暂时的供求的支配。您这样说是不是想否认生产容易会降低自然价格而生产困难会提高自然价格呢？隔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以后，这些影响不会产生出来吗，虽然绝对需求和绝对供给或者两者之间的比例应该长期不变？那末，无论如何，需求与供给不是调节价格的唯一因素。我愿意了解金勋爵和您所说的供给与需求是什么意思。不管需求多么充分，它决不能长期把一种商品的价格提高到它的生产费用之上，其中包括生产者的利润。因此在生产费用中寻求长期价格变动的原因，似乎是很自然的。减少这些费用，商品最后一定落价；增多这些费用，商品肯定必须涨价。这和需求有什么关系呢？

我也许糊里糊涂地偏爱我自己的学说，以致看不到它的谬误之处。我知道每个人在急于要证明一种自己相信的理论时，很容易自己欺骗自己，然而我不能不把这个问题看作一种可以证明的真理，并且不理解为什么会对它有疑问。如果我的这个根本学说确实证明是错误的，我承认我的全部理论就会一起垮台，可是我决不会因此而相信您提出的那种价值尺度。

您决定今春不出版，我觉得可惜。

我没有见到托伦斯；关于他答应发表的作品，我不知道他打算怎么办。②

---

① 马尔萨斯的来信没有了。

② 参阅本书第42页，注2。

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到你们学院任教，在许多方面对学院有很大好处。[①]对您一定特别合意。

我受任郡长，承祝贺，谢谢——这一荣誉我本来很可以推辞。由于种种情况，我觉得最好不要拒绝。

我多么希望您能参加我们今天的聚会。惠肖先生、史密斯先生、马利特先生、夏普先生和沃伯顿先生，同我一起进餐。

我很高兴，您听到人们对穆勒的书颇有好评。我希望别人对它的评价和我一样的好。

您的很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251. 格伦费尔致李嘉图[②]

卡西奥伯里，[③] 1818 年 2 月 15 日

亲爱的先生：

我昨天离开以前忘却告诉您，我的朋友对于“5”以下——不带保证——不会同意[④]。这似乎太狠了。

① 他已被任命为“一般政治体制和英国法律”教授。“可怜的麦金托什，我为他感到非常难过，可是他在哈福德的地位对他很合适(冲击和捣乱总是难免的)，他应该讲定如果挨了学生的打击，要拿石子钱，或者如果被打成残废，要有每年的养老金！”(西德尼·史密斯写给惠肖的信，1818 年 1 月 7 日，载《霍兰商行的“教皇”》，第 313 页。)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布鲁克上街/格罗夫纳广场”。由格伦费尔从沃特福德免费邮递。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③ 卡西奥伯里商行，在赫里福德郡，埃塞克斯伯爵的活动中心。

④ 议会中一个席位的代价 5,000 镑，如果议会提早解散，不保证重新当选；参阅本书第 268、342 页。

您已经看到范西塔特取消了他以前说的关于在7月以前还给银行6百万的话。[1]

星期三七点钟您能和我共进晚餐吗——可以会见蒂尔尼和考尔克拉夫特[2]等人。

您的很忠实的

PG.

我将于明天两点钟到达伦敦。

252.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3]

东印度学院,(1818年)2月24日

亲爱的先生:

您的信[4]直到今天上午才收到,因此我断定,尽管信上的日期是21日,可是一直搁到23日才离开伦敦。

我们约定明天在勒巴斯先生家和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一起晚餐;乔治·埃克萨尔先生和布雷小姐[5]都在我们这里,晚间我们的床位将客满,因此大概您会选在星期六来,届时我们家里很空,非常欢迎您。

---

① 2月13日在下议院中,蒂尔尼和格伦费尔提醒财政大臣他以前曾宣布此项借款将于4月5日以前归还银行,他答复说此款将于"本年内"还清(《英国议会记事录》,XXXVII,第419—423页)。

② 约翰·考尔克拉夫特,英国下院议员,代表罗彻斯特郡。

③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D.李嘉图先生/布鲁克上街/格罗夫纳广场。"邮戳,1818年。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④ 李嘉图的信没有了。

⑤ 马尔萨斯的侄女。

我和您一样觉得诧异，托伦斯少校竟会古里古怪地反对您的价值尺度而弄得自己大伤脑筋。至于我，很满意于您自己的让步；如果象您自己承认的那样，捐税、外国材料、以及所使用的不同数量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都使商品的交换价值不能由生产中耗费的劳动来决定，那末，您的理论只有在其他各点都无变动时才是正确的，同样地可以说原料的成本也是这种情况。

在一定的劳动工资、货物利润和捐税条件下，商品的交换价值会随着原料的成本而变化。

然而，我感到高兴，穆勒仍然坚持*真实的*信念；我向您保证我很佩服他的知识和才能，因为我已经读过他的关于印度的著作，虽然我担心它不很受大众欢迎。

星期六我们将满心盼望您来吃晚饭。麦金托什下次在我们家的时候，您一定要趁机再来一次。他会很高兴在一个星期三早晨和您驾车出游。可是赶明天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他必须在星期三上午十二点以前到这里。

马尔萨斯夫人和我一同问候李嘉图夫人。

您的永远忠实的

T. R. 马尔萨斯

253．韦克菲尔德致李嘉图[①]

蓓尔美尔街，星期一上午
2月28日，1818年。

亲爱的先生：

林肯斯客栈的丹尼尔·穆尔先生——此人我想您认识——昨天傍晚介绍一位马内尔先生来见我，提出可以在下届议会中代谋一个席位。马内尔先生说，这个选区距离伦敦二百六十英里，有七十六个选举人；他们不满意于现在的主顾，派了一个亲信的人到伦敦来找新主顾。[②]要求的条件是每一席位三千镑，在政党的申诉权限期届满以后那天付款——但须向每个候选人收取一百镑，以备支付请一次客的费用和一些已经用掉的小费。马内尔先生已约定一个席位，今天十一点钟要到我这里来。

穆勒先生告诉我，您打算今天到哈福德去，可是我希望我们还有时间先见一次面，因为马内尔先生说代理人现在伦敦，想要和第一个愿意接受的人谈定。

我写完此信后立刻就去找穆尔先生，问清楚对马内尔先生可以信任到什么程度，如果是象我期望于穆尔先生介绍给我的那样，

① 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马利特说明议会的组成方式中正逐渐发生的变化。在腐败的选区里，"独立的利益集团"——就是选举人——联合起来反对老主顾，把他们的选票卖给出价最高的人。"'独立的利益集团'是在这些地方和老主顾的利益对立的利益集团；可是独立这种字眼完全不能说明它的真正性质，因为，一般说来，它是反对地主及贵族势力的金钱势力。"（日记手稿，1819年10月27日的记载。）

我觉得可以冒这一百镑的风险和详细调查的麻烦。

我是

您的最忠实的

爱德华·韦克菲尔德

大卫·李嘉图先生

254. 特罗尔致李嘉图[①]

〔答249—由255回答〕

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

1818年2月28日

亲爱的李嘉图：

首先谢谢您的上次来信以及您寄给我的“文件”，然后必须赶快庆贺您目前享有的崇高荣誉，这些荣誉，我相信，您本人也会认为光荣。我很想不久以后请您给我说明这种崇高职位的责任，因为我不幸已被列入1820年的黑名单。[②]我曾希望我会逃过这一关，但命运的安排不是如此。假如您碰巧遇到格洛斯特郡有一场竞选，您的权力和责任就会全部显示出来；我觉得自己真是幸运，至少已经逃过了这种坏事。在你们郡里这是一种要花钱的职位吗？我们这里，我想，郡长要花费大约六、七百镑。

我已经用心读了《英国评论报》里的那篇文章。[③]您不必担心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大卫·李嘉图先生/布鲁克上街/格罗夫纳广场”。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李嘉图是1818年的格洛斯特郡郡长。

③ “和《苏格兰人报》”，这里被删掉了。参阅本书第215—216页。

您在那边的对手会给您什么损害。他的措词太粗暴，结论太草率，不能使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受到人们注意。我倒是应该说，幸而被这样无力地攻击了一下，因为它引起您的北方盟友作了非常高明的辩护。《英国评论报》上那位作者对您的理论的看法很不全面；他只是推论它的眼前的影响，而没有进一步研究比较远的和更广泛的影响。他不能否定您的原理的真实性，可是他针对着这些原理的不可避免的一些影响进行辩论；他看得不象您那么远，使他自己陷入自己造成的前后矛盾。您说您之所以未能说服对方，是由于您表达自己的概念的方法不够好，或者由于写作的本领差，这种说法实在对您自己不公道——我完全同意您的苏格兰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话。确实，困难在于这种研究的性质，它需要读者非常密切地和不断地注意这种问题，而这是大多数读者做得不够或者也许没有能力做到的。假如在论述的方法上还有什么我希望有所改变的话，就是更要重视准确地和严谨地解释所用的专门名词。词义含糊是一切科学的和深奥的学问上发生无尽无休的争执的内在根源；在一切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中尤其是这样。不管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其形式如何，或者其表面上的做作怎样，我一开始就要用内容丰富的一章先讲精简而明确的定义（就是在主题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精简和明确），好象我要证明一个数学问题那样。因为我坚信，这门学科是能用实例说明的。我希望马尔萨斯在他的新著里将讨论他和您意见不同的那些论点；因为我总觉得彻底了解一个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和反对意见作斗争。

您看过伯贝克的关于他到伊利诺斯乡的美国落后地区探险的简短记述吗？[①] 很有趣味和引人发笑，并说明了一些我思想上没有

准备看到的东西,就是,从现在所谓旧美洲到新地区的移民比来自欧洲的还要多。

您引起我想要拜读您的朋友穆勒的关于印度的书; 可是它现在出的这种笨大的版本价钱太贵,② 我必须耐心等待将来缩小到八开本。

现在您知道一万八千方英里的"冰"不见了, 您的脉搏不跳得快一些吗?这个稀奇的问题开辟了一个可供思索的新领域;使人们更大胆地向前看,向望那种美好的旧时代,那时候一个人确实是靠他额头上的汗挣得面包的。

我开始想到要用爬籐覆盖我的一些斜山坡; 谁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将用英国葡萄酒向酒神献祭, 而不是用葡萄牙的葡萄酒毒害我们自己; 春季中我希望到伦敦来耽搁一个短时期, 届时当然能见到您;所有您以前借给我的书刊, 我将随身带来, 除非您希望我更早一点归还。特罗尔夫人和我一同问候李嘉图夫人及全家。相信我,亲爱的朋友

您的忠实的

赫契斯·特罗尔

您读过"兰达夫主教的回忆录"吗?③ 很有趣味。他是一位很符合我的心意的人物。我佩服并喜爱他那种坚强的独立性;可是,

---

① 莫里斯·伯贝克:《美洲纪行:从弗吉尼亚海岸到伊利诺斯地区》,伦敦,里奇书书店,1818年版。

② 三卷,四开本,售价六几尼。

③ 《兰达夫的主教、神学博士理查德·沃森生平轶事》,作者本人先后在不同时期写成,并于1841年修订过;由他的儿子编辑,四开本,伦敦,卡德尔书店,1817年版。

同时认为他往往做得过分。他认为不值得注意“举止温和、临事刚毅”。

255. 李嘉图致特罗尔[①]

〔答 254〕

伦敦,1818 年 3 月 22 日

亲爱的特罗尔:

谬膺重任,承祝贺,谢谢。重大的时刻即将到来,届时我将出现在法官面前,粉墨登场,穿着我已经不得不自己准备的好象化装舞会上穿的那种传统仪服。我们郡的巡回审判从 4 月 1 日开始。我希望我能以应有的尊严承担我的崇高职位——使困难增加的是我在本郡简直是陌生人,从未在任何公共集会上露过面。然而,从这个时刻起我可以开始我的公共生活;既然冰已打破,我在格洛斯特一定要每年和乡邻们见面两三次。

在我们郡里郡长职位的费用不超过四百五十镑,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比您情况好些。您放心,在你们选举以前我一定把我的全部经验传授给您,以供参考。

您读了《英国评论报》上那篇文章,结果写出一篇对我的书过分赞许的评论。我很知道它的重大缺点,并担心不能在新版本里加以纠正,如果需要再印一版的话。您关于专用一章讲一些精简而明确的定义的建议,将大有用处,可是它所需要的精确性,超过我所

---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赫契斯·特罗尔先生/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手稿在“大学学院”,伦敦。《致特罗尔函》,XIX。

能做到的程度。我的苏格兰朋友仍然时常带着极大的敬意提起我的著作①，在最近一次我和格伦维尔勋爵会晤时，承他非常赞扬，对于我致力于发展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颇有好评。格伦维尔勋爵在这个问题上的夸奖特别使我高兴，因为他已经多次证明了他对这方面是坚持不懈地注意着的，并且在所有重要的讨论中他的意见都是正确的。

伯贝克关于他到美洲落后地区探险的记述很有趣味，我希望他不时地给我们报道一些他那里不久就会看到的小殖民区的发展情况。② 他的成功自会引起许多来自欧洲的人效法，并且人们有相当理由要担心英国国内由于大量负债而造成的那种人为的事态，会跟一个新的富饶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合作，把资本吸引到利润极高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只须勤劳一点就能养家立业。我听说许多的个人总共有十万镑资本，正在准备跟着伯贝克先生前往伊利诺斯地区。

预料解散议会在10月以前不会实行。据说不会有加税的企图，如果增加的话我们名义上的一千五百万偿债基金实际上就会被减为三百万。我听说，范西塔特先生有过一个荒谬的计划，要创造一种新的流通媒介和合法货币，叫做股券，根据股份发行，没有任何限制，每一百镑的股份按五十镑实收。假如这样的计划竟然实行，可能我们的货币已经增加到四亿镑。我听说他现在已经放弃这个计划，而且实在难以相信他真的有过这样荒谬的计划，虽然关

---

① 麦克库洛赫，在《苏格兰人报》上。

② 那年晚些时候，出版了莫里斯·伯贝克的《伊利诺斯地区来信》，伦敦，泰勒和赫西书店。

于这件事我的消息来源是蒂尔尼先生这样可靠的人。①

如果没有多大麻烦就能进入新的议会，我愿意干。我既不是辉格党也不是托利党，而只是急于想使一切能使我们政治清明的议案得以通过。这一点我认为议会不改革绝对做不到。我不象边沁先生那么厉害，我感到遗憾，他的书②充满了对那些和他意见不同的人的谩骂，可是他的议论却使我信服。社会中没有一种人象人民那样，他们的利益是十分清楚地在良好政治一边的，所有其他各种人都可能有一些和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私人利益。因此，重要的问题是确保这些代表都通过人民的不偏不倚的良知选出来。选举权的必须广泛，以保证投票人不受腐败势力的影响，为了同一理由选举必须用投票方式。代表们和选民之间必须有亲密的结合，以消除代表们对政府的依赖。选举应至少每三年一次。伯克先生曾说，人民也许会犯错误，但决不能是出于阴谋。③代表们的能力，在他们的利益和选民的利益对立的时候，是很大的祸害，因为它只能被用来促进一些对选民有害的目标。如果选举权不是普遍的，不会有混乱的危险。一个有很小财产的人决不会希望混乱，如果他受那些向来影响人类的动机的驱使的话。我只部分地读了

---

① 范西塔特还没有放弃他的计划，1818年4月9日他在下议院提出一项议案，授权银行发行钞票"以公债或者其他政府证券为担保"；他说这个办法是安布罗斯·韦斯顿的一本小册子启发他想出来的（《两封信，说明一种增加通货数量的方法：根据新的、确实可靠的原理》，伦敦，1799年出版，1817年转载于《小册子》杂志，1818年作为单行本重印）。由于受到激烈反对，此项议案于4月30日撤回。（参阅《英国议会议事录》，XXXVII，第1253—1254页，和XXXVIII，第410页。）

② 边沁的《议会改革计划，问答式，每篇附述理由，有"引言"，说明改革必须彻底，温和的改革不足以解决问题》，伦敦，亨特书店，1817年版。

③ 《论目前人心不满的原因》，1770年；见《伯克全集》，1792年，第1卷，第416页。

兰达夫主教的回忆录，已读过的一部分我很喜欢。他是一个改革家，对我们目前的代表制的弊病看得相当清楚，可是我怀疑他是不是对补救办法也看得同样清楚。

听说我们不久将在伦敦见到您，我很高兴。李嘉图夫人同我一起问候特罗尔夫人。相信我

您的永远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256.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由 258 回答〕

伦敦，1818 年 5 月 25 日

亲爱的先生：

我不得不再一次道歉，您下次来伦敦时我又不能招待您在舍间下榻。西拉已走掉；可是奥斯曼、他的老婆、孩子和保姆马上就要来——这些，加上克拉特巴克一家人，将使我们所有的房间客满。因此在贤伉俪访问伦敦期间我无法照原定计划和你们畅叙。然而我希望你们每天到我家作客，只要没有其他约会就来。我相信我们这方面的约会在你们来临之前将全部结束，因为我从来没有象在这个季节中那样，过了一个时期应酬繁忙、起居无节的生活。"俱乐部之王"定期 6 日开会。请告诉我，您和马尔萨斯夫人是否能于 8 日光临小聚，因为我们打算届时约几个朋友和你们见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尊敬的 T. R. 马尔萨斯/东印度学院/哈福德"。手稿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LXVI。

见面。

此间的一般看法是议会将于休会后立即解散，可是假使那样的话，选举就要打扰巡回审判，我不能相信大臣们会选择这样不方便的时候。

明天傍晚上议院将有一场长时间的关于"银行限制法案"的辩论，届时格伦维尔勋爵打算发言。金勋爵曾对我谈起他想提议，黄金价格高于铸币法价时应禁止银行对本行的股份分配红利。没有疑问，这样会使通货减少并上涨到票面价值，可是假如银行董事们是固执的，就可能给寡妇、孤儿以及其他完全靠银行股利维持生活的人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我仍几乎每天和穆勒一同散步——我希望您几时到伦敦来的时候也能参加。我们可以在六次散步中把您改变为一个很过得去的改革家，假如您的成见不是过分牢不可破的话。的确，我希望结果发现我们的分歧不是很大，好象您根本是赞成改革的那样(而且我相信您是)，我们在一切重要原则上应该一致。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在读边沁的书①，刚开始给我讲他对这部书的意见时被打断了。我希望以后再有机会听到他的意见，而且急于想知道。我昨天和夏普谈话时，他对我讲了他所认为的詹姆斯爵士对改革的意见。如果他说得对，我认为詹姆斯爵士和我就不应该那么严重地彼此对立，象他现在认为的那样。②

① 边沁赠送麦金托什的那本《议会改革计划》收藏在英国博物院(8007, ee. 10)，书末有手写的批注："1818 年 5 月 16 日(星期六)上午 10 时至下午 3 时在海莱伯里大会堂宣读。J. 麦金托什"。

② 关于麦金托什的意见，可参看他的文章(《爱丁堡评论报》,1818 年 12 月，第 8 篇)，他在文章中攻击边沁的所有关于议会改革的建议，并支持现行选举制度。比较下面第 VIII 卷，原文第 328 页，注 1。

李嘉图夫人和我一同问候马尔萨斯夫人。

您的很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257. 惠肖致李嘉图[1]

亲爱的先生:

听艾伯克龙比先生[2]说，您和斯塔福德有点关系，我觉得可惜，根据他所说的情况，我恐怕您在即将到来的普选中没有把握可以在下届议会中取得席位。近来我不在伦敦，因此不能探望您或者打听您的消息。可是我从维扎德先生[3]那里曾了解到您对伍顿巴西特有一些希望。恐怕我的意见或者建议现在不能有什么用处——可是，如果任何时候您认为值得参考的话，希望您来找我，不必顾虑。今天我不可能来拜访；可是明天我要到韦德尔夫人[4]家去，准备傍晚来看您。

我仍然是

您的最忠实的

J. 惠肖

林肯斯客栈

星期三，5月27日，(1818年)[5]

① 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詹姆斯·艾伯克龙比(1776—1858)，代表卡恩选区的议员，后来任众议院议长；1839年受封为邓费尔姆林男爵。

③ 威廉·维扎德，1820年王后受审期间曾担任王后的律师。

④ 一位"非常善于与人相处的老太太，罗金厄姆夫人的姐姐"(《玛丽亚·埃奇沃思的生平和通信》，第1卷，第211页)。

⑤ 手稿中略去。普选在1818年6月和7月间举行。

上星期我在东印度学院。一切非常平静，假期马上就要开始——可是马尔萨斯一家要留在那里住到下月5日或者6日，然后到萨里去。

258.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1]

〔答256〕

东印度学院，1818年5月31日

亲爱的先生：

星期四董事们喧闹忙乱，以及星期五一次意外的约会，在下午我通常写信的时间，使我未能按自己原来的打算答复您的前一封信；接着又收到后一封。[2]

只怕李嘉图夫人为了准备接待我们已经热情地忙了一阵，其实不必如此。马尔萨斯夫人因为身边带着孩子们（准备把他们留在布雷夫人那里），在伦敦最多只能耽搁两天就要到萨里去，而这两天她已经约好和她妹妹一起住在贝利夫人家里；至于我本人，一个单身汉，随便住在哪里都可以。因此我希望李嘉图夫人并没有因为我们而在客人卧室方面作任何变动或者新的安排。温先生夫妇将于星期三离开我家。马尔萨斯夫人或者和温夫人同行或者次日和她会合，于星期六动身去萨里。我想星期四我可以到伦敦，或许可以住一星期。若是您有单身汉房间空着，不需要任何搬动，我很高兴前来下榻，否则就不来住了。不管怎样，星期一我一定和

---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D. 李嘉图先生/布鲁克上街56号/格罗夫纳广场"。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第二封信没有了。

您共进晚餐,并且马尔萨斯夫人假如碰巧(我想不大可能)那时还在伦敦的话,一定非常高兴和我一起来。

您认为劳德戴尔的抗议怎么样?① 他肯定不理解“铸币费”的性质。

恐怕我不能陪穆勒先生散步六次,每次三小时;而且,即使我能够,我也怀疑是不是就能完全被说服。您根据经验,知道我在觉得自己是对的时候有点固执;可是我希望假如我相信自己是错的,就不会这样。

马尔萨斯夫人和我一起问候李嘉图夫人。

您的最忠实的

T. 罗伯特·马尔萨斯

259. 特罗尔致李嘉图②

〔由 261 回答〕

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

1818 年 6 月 7 日

亲爱的李嘉图:

我知道您的性情不会使您和第一批人一起离开“招摇的伦敦”,所以觉得不妨冒险把这封信寄到布鲁克街;除非您真的已经急急忙忙赶到有关地方去让选民们确信——您急于要使您的一生

① 5 月 22 日和 27 日劳德戴尔先后对“银行限制议案”提出抗议(«上院议事录»,1817—1818 年,第 678、698页);参阅上书第 I 卷,第 371 页。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大卫·李嘉图先生/布鲁克上街/格罗夫纳广场”。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以及您是最坚定不移的爱国者；如果您正在忙这种好事，我祝愿您成功，当然假定您不是一个激进的改革家象您的朋友穆勒那样，而且您不会支持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的著名的提案；① 实际上我相信，甚至穆勒自己也不敢参与这位准男爵的那些过分激烈的主张。我听说这些主张在下院引起的那种场面非常古怪，布罗厄姆的反驳令人钦佩。爵士他玩弄这种手段，显然是为了想当上在野党的领袖；他的才干会为他取得这个荣誉，若是要靠政党的同意，他决不能达到目的。"限制法案"竟然没有遭到什么反对就通过，令人气恼②。在下院没有什么斗争，可是在上院格伦维尔勋爵和劳德戴尔勋爵的发言似乎很好；大体上，劳德戴尔的抗议适合我的胃口。③ 下次来信时请告诉我，您那天在格伦维尔家里的经过怎样。我们对萨里将有一场激烈竞争，竞选活动已经在邻近地区积极进行。丹尼森④ 是新的候选人。我将投老议员的票，因为，虽然我在许多问题上和大臣们意见不同，不赞成他们的许多政策，可是我也不赞成三年一届的议会，觉得很难和他们联合，他们反对战争，恨不得使拿破仑牢牢地坐在法兰西的宝座上。

有些邻人曾怂恿我在吉尔福德候选；假如真的把这个主张列入我的计划，我认为很可能已经成功，花钱不多。议会席位是一个值得向往的目标，因此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可是要真正弄到手，还需要作出较大的牺牲，那和我的境况与地位不适合。我觉得奇怪，大臣们为何不让议会维持到任期届满，延迟不会

---

① 关于"议会改革"的决议草案，1818 年 6 月 2 日提出。

② 关于继续限制现金支付的议案 5 月 27 日终于在上院通过。

③ 参看本书第 259 页，注 1。

④ W. J. 丹尼森，银行家。

使他们有所失，我认为还会有所得。实际上，我听说在野党指望多得十票或十二票。我倒喜欢看到两党的开明派和温和派联合起来；我相信，在现今人才难得的时候，我们政界人物的学识和道德最多也只是一个有办事能力的政府所必不可少的那些罢了。

请代我向穆勒致意，我时常愉快地想起我们在肯辛顿园林中的散步；我寂然独行的时候，就感到需要那些灵敏的和有才智的头脑，它们使我觉得有趣和受到启发，并激励我努力求知。确实，我们是环境的产物。与文人或者知识界为伍，我们就会变得爱好科学，想要成为哲学家。和乡绅们住在一起，我们就习惯于田园工作，并且，我恐怕，一定会满足于做——农场主！

再见，亲爱的李嘉图，盼早日来信，并请代特罗尔夫人和我本人问候李嘉图夫人和你们全家。相信我

您的十分亲切的

赫奇斯·特罗尔

260.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①]

〔由 264 回答〕

伦敦，1818 年 6 月 24 日

亲爱的先生：

大函[②]寄到时我正在格罗斯特郡。我昨晚来到伦敦；星期一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尊敬的 T. R. 马尔萨斯/阿尔伯里/吉尔福德/萨里"。手稿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LXVII。

② 马尔萨斯的信没有了。

主持了郡里的会议，宣布我们两名候选人当选了议员。

承关怀您离开这里时正病得厉害的那个小孩,[①]谢谢。他只受了短时间的痛苦，因为他在您离开伦敦那天下午两点钟就夭亡了。霍兰医师[②]对病势发展之快感到意外，但后来已确定病完全在肠里，这确实是儿童最容易得的一种病。奥斯曼·李嘉图夫人极为悲痛，幸而她不久就镇静下来，顺从了天命。我去格罗斯特时于上星期六送她回家，昨天上午我走的时候她身体尚好。

我相信，现在已经最后决定我不必去当议员；我真高兴，无论如何问题解决了，因为，即使有把握取得席位，谈判中的种种不愉快也会使我得不偿失。克拉特巴克先生的答复向我宣布，他准备给我的那个席位已另作处理，这就结束了我的野心之梦。

我答应听从朋友们的劝告以后，就尽可能抓住一切可以进入议院的机会；可是我完全相信，如果只为我自己的幸福着想，当然以保持现状为明智。批评别人的行动容易，使自己明智地行动，就比较困难；我非常担心我自己缺乏判断力和决断力，这两者是一个过得去的议员必须具备的条件。朋友们现在对我的好意和关切，出乎我意料之外，因此我必须十分谨慎，提供他们更多的方便手段细细研究我的各种主张。

塞缪尔·罗米利爵士的选举在威斯敏斯特进行得那么好，我

---

① 奥斯曼·李嘉图仅有的一个孩子。

② 亨利·霍兰(1788—1873)，医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地理学会理事会成员。关于他同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交往，参阅所著《往事回忆》，伦敦，1872年，第241页。

和您同样感到高兴①；对于弗朗西斯·伯特德爵士最近在获得票数方面的胜利，我会比您更高兴。我觉得弗朗西斯爵士是言行一致的人。我想边沁的书②已经使他相信普选权不会有危险，可是他的主要目的是要得到真正的代议制政治，并且他认为这个目的也许不需要彻底实行普选权就可以达到。在持有这种意见的人看来，关于是否能达到目的，这仅仅是一个谨慎不谨慎的问题，不管他所要求的选举权的范围是大的还是小的。我同意您的看法，认为要求范围小一些的选举权，比较妥慎，并且我也同意您的看法，即根据我们目前的经验，我们不应该在普选权上冒险，即使可能得到。然而，我高兴地看到，您认为威斯敏斯特的选举为我们提供一个好榜样，显示这个国家的人是有见识的。

我一定注意所有对您的要求都忠实地得到满足。

剩下的篇幅已不够我详细讨论把资本用在农业上或者工业上何者更有利的问题③。如果所谓财富，您的意思和我一样，是指所有那些值得人类想望的东西，那末，我想，只须让谷物用那些经营

① 威斯敏斯特选区应选出两名议员，投票日期是6月18日至7月4日。候选人是罗米利(辉格党)、伯德特(改革派)、马克思韦尔(托利党)和亨特(激进派)。伯德特起初几天的票数比托利党少得多，但在6月23日已经赶上托利党，此后他的票数不断增加。选举期内罗米利的票数一直领先，和伯德特一起被选出。

由于提名罗米利(他本人是温和的改革派)，辉格党在改革派中曾引起一次分裂："边沁和罗米利有将近四十年的交情，这一次却不肯支持他，并且不投他的票。穆勒单独投了伯德特的票；李嘉图起先犹豫不决，但后来投了罗米利的票，并热诚地支持他"。〔惠肖给托马斯·史密斯的信(1818年7月10日)，见《霍兰商行的"教皇"》，第200页。〕1818年威斯敏斯特选举的《选举人名册》(斯托克代尔书店出版)说明他的两票给了伯德特和罗米利，而穆勒只坚决拥护伯德特。

② 《议会改革计划》。

③ 此处删掉"可是我觉得我们的意见分歧是因为我认为的您所用的'财富'一词的意义不正确而引起的"一句。

谷物的人所最中意的方法去生产或输入，就会使财富最有效地增加起来。您说在一种情况下收得的谷物仅够维持所用的工人的生活和充分支付存货的利润；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另外还能支付所增加的地租，并养活和它相称的额外的人口。现在，假如在一种情况下需要全部支付的存货利润，其价值，无论按您所解释的价值或我所解释的价值来说，都比在另一种情况下大得多，那末，显然两者之间差额也许不仅等于所增加的地租，而且还会超过它。我认为存货的利润会高于这整个数目，假如我们同意输入谷物；[①] 因此，虽然我会承认，在所假设的情况下，我们的财富已经增进了从1793年到1813年增加出来的地租数，但是我还要认为，假如贸易是自由的，我们输入谷物而不是生产谷物的话，在新的和改进了的农业情况下，我们的财富增加的比率一定会比现在所增加的还要大。

李嘉图夫人嘱笔代为向你们问好。

您的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261. 李嘉图致特罗尔[②]

〔答259——由268回答〕

伦敦，1818年6月27日

亲爱的特罗尔：

6月7日大函本应早复，但因俗务纷繁，无暇及此；同时我又

---

① 参阅《原理》第二版中所加的一节，上面第Ⅰ卷，第428—429页。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赫奇斯·特罗尔先生/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萨里"。手稿在"大学学院"，伦敦。《特罗尔函》，XX。

到盖特库姆和格洛斯特去了一趟，办理我郡选举议员的事。那里没有竞争，所以我的工作容易做；我们已经照例选出一位跟着执政党投票和另一位跟着在野党投票，这两个人，我相信，都会无保留地跟着他们的领袖行事的。①

我自己想要在下院取得席位的努力未能成功，可是，我相信，在同样失望的那些人之中没有一个比我更觉得无所谓。我不可能碰到完全没有竞争的事情，而我最不愿意遭遇竞争，特别是假如把我单独地放到我完全不熟悉因而不知道对他们的话我可以信任到什么程度的一班人当中去。根据我所看到的一切，我越来越相信这种制度需要大大修改——议会应该真正代表全国的良知，选举的费用应该减少到最低限度，以及人选应该用投票来决定。如果用这种方法选择代表，我们就可以消除那种令人憎恶的景象，城镇里最下流的恶棍聚集在竞选演说坛周围，以最恶劣和最凶狠的态度辱骂那些值得尊敬的但是他们不喜欢的候选人。象默里·马克斯韦尔爵士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受到那种可耻的对待呢？② 我赞成塞缪尔·罗米利爵士的改革制度，他曾对一位先生供述过这个制度并委托他转告边沁先生和其他人。他的制度是把选举权扩大到有房产的人，限制每届议会任期为三年，以及用投票方式进行表决。我所希望的改革不过如此。③ 我不由地想到，假如您继续同穆

① R. E. H. 萨默塞特爵士，托利党；和 B. W. 吉斯爵士，辉格党。

② 马克斯韦尔海军上校，上年他的船曾在东印度群岛失事，因为他当时的英勇行为，不久前被授予爵士封号；作为托利党在威斯敏斯特的候选人，他受到暴徒辱骂并用泥土投掷。

③ 1818年3月14日边沁曾写信给李嘉图说："我告诉伯德特您已经开始认真考虑三年一次的问题，正在三年一次和每年一次两者之间犹豫不定，我不由地自以为您

勒和我在一起散步，我们可能已经说服您也拥护这样温和的方案。穆勒说您明确地承认人民方面应该对政府有一种有效的控制，既然您是一个公正而坦率的讲道理的人，他相信您决不会不承认根据那个原则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是：象现在这样构成的下院不能起那种控制作用，它实际上代表贵族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一种小范围的寡头政治集团，不代表人民。我恐怕您的周围尽是一些反对改革的人——有钱的危言耸听者，他们受法国大革命和革命中种种不幸情况的影响，把财产无保障的观念和普选权利的行使联系起来。他们必然会影响您的意见，可是我请您读一读讲道理的改革家不得不竭力提倡的、支持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的那种东西，冲淡您所受的影响。您可以读一读德斯太尔夫人死后出版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其中对自由主义的各项制度作了令人钦佩的辩护。①

我不能同意您的想法，认为布鲁厄姆的发言是一篇回答伯德特的很好的发言——它完全说不出什么理由，也不能说明他自己关于改革的原则是什么。布鲁厄姆是个很聪明的人，可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地位始终不很高，他的意见不坚定，我觉得他太容易为了眼前的目的而牺牲原则。有时候他想要安抚辉格党，于是对激烈的改革派毫不留情，另一些时候人们会认为在改革问题上他甚至和伯德特本人同样激进。一个政治家，如果希望获得持久的

会赞成三年的；还有，关于范围，您也在认真考虑房产所有者，在这一点上，虽然因为它简单和一视同仁我比较喜欢普遍的选举权，但我本人也会乐于妥协。”（鲍林引用，见《边沁全集》，第X卷，第498页。）

① 《关于法国大革命中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德斯太尔男爵夫人遗著，由德布罗格利公爵和德斯太尔男爵出版，共三卷，巴黎，德劳奈书店，1818年。

声誉，就不应该游移不定，急于博取即时的喝采。

我觉得可惜，您因为慎重而不能坚持争取在吉尔福德被选出。您在下院一定能应付裕如，只要您从那些我认为正确的意见着手；我想我的熟人中很少比您更有用的议员，或者他们的才干更会由于下院工作的锻炼而表现出来。

我们将于两星期多一点的时间内离开伦敦前往盖特库姆。如果特罗尔夫人和您在今后六个月中任何时候可以短期离家，光临格洛斯特郡，让我陪你们看看我们乡野的美景，就会使李嘉图夫人和我都非常高兴。我们可以在塞文河两岸（而不是在肯辛顿园林中）散步和骑马，并且也可以邀穆勒作伴，因为他曾明确地答应今年夏季来看望我。请考虑，如果可行，即希惠临一聚。

李嘉图夫人和我一起问候特罗尔夫人。

相信我永远是

亲爱的特罗尔

您的很忠诚的

大卫·李嘉图

262. 沃伯顿致李嘉图[①]

卡多根广场,18号,

1818年7月8日

亲爱的先生:

兹随函送还前由惠肖先生转来承允借阅之件[②],非常感谢。因为不知道尊驾是否已离开伦敦,我遣介将函件送至布鲁克街,并嘱其如果您现在盖特库姆,即交邮寄上。

我希望史密斯所表示的愿望之一能实现;同时您能在下届议会中取得席位;总的看来,选举似乎情况很好,今后您会发现和您在一起的人物要比上一届聚集在那里的人好些。目前似乎全国都很普遍的那种情绪,是战争停止的自然后果;在进行战争期间,人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方面,一切其他问题都显得枯燥无味。改进人民教育的巨大努力,不久就会见效;我确实相信,大众的事业今后几年内力量将大大增加。

我了解,尽管由于国王年迈议员的任期不牢靠,在议会继续存在期中一个席位的通常价格还是五千镑。如果您尚未取得席位,并且目前已不作此想,我要劝您现在及早注意在下届议会中争取

---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斯特劳德/格洛斯特"。未经过邮局。大概李嘉图还没有离开伦敦,函件是由沃伯顿的仆人送到布鲁克街交给他的。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亨利·沃伯顿(1784—1858),皇家学会会员,木材商人,是政治经济学俱乐部最初的成员和地质学会副会长。马利特说他是"一个有很大才能和成就的人"以及"伟大的学者和数学家"(手稿日记,1819年3月的记载)。

② 大概是托马斯·史密斯写来的一封信,他正在欧洲大陆旅行。

一席，本届议会不见得能维持两、三年以上。

宾达先生已去巴黎和帕梅拉伯爵[1]会合，预计夏季中乘船赴巴西；但是他将先回英国一行。

请代问候李嘉图夫人，并相信我

您的忠实的

亨利·沃伯顿

263. 李嘉图致穆勒[2]

格洛斯特，1818年8月12日

亲爱的先生：

我今天上午到达此间，来后即忙于视察监狱，以及职分以内的其他工作。[3] 我很高兴，我们的日程表上事项不多，因此没有疑问我能在星期日回家，即使不能在星期六傍晚我极其愉快地期待着您来盖特库姆访问；希望您准备好于下个星期日或星期一离开伦敦。如果您写封简单的信到盖特库姆通知我您打算乘什么车，我一定要或者自己来接您，或者派一个人来接。在96号或者97号里程碑那里有一家客栈，正在岔路前面，一条路到乔福德和斯特劳德，另一条到明钦汉普顿和斯特劳德。客车向乔福德那条路继续前进时，您最好在这家客栈住下来，只要我们有一个指定相见的地方，彼此就不会碰不到。

① 葡萄牙宪法党的领袖。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詹姆斯·穆勒先生/皇后广场/威斯敏斯特/伦敦"。手稿在《穆勒—李嘉图文件》中。

③ 作为格洛斯特郡郡长。

法官们要傍晚才能到格洛斯特，他们已经有信息说在蒙茅斯的工作不能按时完成，所以不能早到这里。我对这一点只有感到遗憾，因为这样会使我们在这种很正式的宴会上坐的时间较长，他们要我主持这个宴会。

连续多时的干旱天气弄得我们田野的面貌很难看——我们将不能盛装迎客，因此您在评价我们乡村的美貌时，必须考虑到这种酷热季节的影响。我离开伦敦时海德公园显得一片枯黄，简直不能再坏了。您在去肯辛顿花园的途中仍然走过那里吗？边沁先生还象往常那样兜圈子吗？那可怜的鹿和它们的小鹿一定快要饿死了。

我还没有考验过在写作方面我能做些什么。我近来读了伯克利的一部分作品、沃伯顿的一部分作品、以及贝蒂博士对休谟和其他怀疑论派哲学家的答复。沃伯顿和贝蒂都很粗鄙，消除不了那些使形而上学问题非常复杂化的种种困难。确实这些困难无法消除，因为由于这种研究的性质，如果在某些问题上您觉得满意了，您只是把困难转移到另一些问题上。在适当的时候我将照您的建议努力写作，可是要等好天气过去以后，那时我可以不象现在这样忙于必须由我处理的种种问题。

从我开始写这封信起，我的邻居和聚集在本城的乡绅们的殷勤，已经打扰我好几次了，因为他们认为到郡长房间里来拜访是对他表示敬意。

我一定要以此为理由请您原谅，如果这封信写得特别不清楚，又太简短。

您的很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264.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答 260—由 266 回答〕

东印度学院，1818 年 8 月 16 日

亲爱的先生：

我最真诚地祝贺您在《爱丁堡评论报》上的成功，我想我在这个刊物上简直没有碰到过一篇文章象这样地完全赞同被评论的著作中所表示的观点。② 或许这篇书评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假如作者**表现得好象**更多地是在为他自己考虑；可是，如果他确实在每一个论点上都和您意见一致，象他似乎已经做的那样，这可能不是容易的。无论如何，这篇书评一定大大有助于您的书的出名和增加销路，并传播您的声誉。我很想知道作者是谁。我猜是穆勒或者布坎南，而且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可是我只是刚看完这篇评论，并没有什么根据，除了意见极其一致这一点而外。

您正象我预料的那样答复了我上次信里的那个问题，而且完全符合您的一般原则。可是，是不是因此就会得出不可避免的结论说，如果，作为一种无可争辩的事实，在土地上支出了大量资本，以及由于地租增加而国民收入大大增加以后，一般利润已经增长，劳动力价格没有降低，因此，地租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转移；如果地租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谷物价高，人们把很多资本用在土地上，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D.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参阅本书第 273 页，注 2。

因而农业有所改进，那末，这岂不是否则就不会取得的财富的增长吗？

我们7月底回到学校，假期的最后一个星期曾赴怀特岛旅游，玩得很高兴，马尔萨斯夫人以前没有去过。我们观看了在考斯举行的船赛，一种极其轻松愉快而生气勃勃的场面；我们住在海滨的期间，常常去洗澡，因此能度过炎热的天气而没有感到苦恼。

听到可怜的奥斯曼·李嘉图夫人的损失，我十分难受；希望她的健康和情绪现在已完全恢复。

不出自己所料，假期中我简直没有做什么工作，可是现在正打算着手做一点，虽然我近来忙于把所有的书搬动一下，这是很大的打扰，而且尚未完成。这些书是暑假前为了让书房可以进行粉刷而搬到另一间屋里去的，现在我正在把它们搬回来。

您的评论者的信心应能使我警觉，可是我是一个很顽固的异教徒，我想我的信念没有变动。不久前有一天我在麦金托什家里和惠肖一起吃饭。他们两人都好，都问起您。麦金托什说他还不能充分了解您，但说不出什么原因。

马尔萨斯夫人和我一同问候李嘉图夫人。学院里一切很好。

您的永远忠实的

T.R.马尔萨斯

265. 麦克库洛赫致李嘉图[①]

〔由267回答〕

学院街，爱丁堡，

1818年7月15日

亲爱的先生：

兹冒昧寄上对尊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的批评一份，这是我写了准备在下一期《爱丁堡评论报》上发表的。[②] 我希望您能同意。如果我已经做到了对您的伟大著作中的主要学说提出正确的看法，如果我在任何方面有助于引起公众对这部书应有的重视，我将认为自己对这门科学已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尊著中我最佩服的是您讲赋税原理的那一部分。可是，虽然我完全相信，关于这个问题您的一般原理越是深入研究越觉得它们正确，我仍然觉得，您对于那些说明重税的失策及其严重后果的论点似乎只是勉强赞成，而它们是最有决定性的。这至少是我反复研读书中这一部分以后所留下的印象。这一点我非常遗憾。一切政府总是喜欢向臣民收税，害得他们负担太重；当一位哲学家已经指出赋税过重的一般恶果时，他完全不需要以后又修改自己的说法，为它必然会带来的害处辩护——这样做没有任何好作用。我在书评中没有提到这一点，因为我认为这是次要问题。可是到

① 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此信李嘉图于8月20日收到（参阅本书第278页）。

② 1818年6月份（8月间出版），第二篇文章。

您印第二版时，我倒希望您会修改这一部分①，并了解一部不朽之作中不宜被任何可能被误解为替那种奢靡浪费的制度辩解的东西所玷污，欧洲各国的经济事务长期以来就是根据这种制度办理的。

我知道您会原谅我大胆提出这些评语。因为我对《政治学原理》及其作者无比钦佩，所以这样坦率地陈述了我对于我认为书中的唯一缺点的意见。

我是
亲爱的先生
您的恭敬的和忠诚的
J. R. M. 麦克库洛赫

大卫·李嘉图先生

266.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②

〔答264〕

盖特库姆林园，1818年8月20日

亲爱的先生：

《爱丁堡评论报》上那位书评作者对拙著过分褒赞，您对这种褒赞所表示的态度使我非常感激。我读了这篇文章之后立刻就猜到作者是麦克库洛赫先生，因为自从我的书出版以来他似乎已真诚地接受我希望所有的读者都能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观点。对于

① 参阅本书第340页。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T. R. 马尔萨斯牧师/东印度学院/哈福德"；由H. J. 谢泼德议员免费邮递，"明钦汉普顿，1818年8月20日"。手稿在阿尔伯里。《致马尔萨斯函》，LXVIII。

他的褒赞我不能不感到特别高兴，假如那是来自穆勒先生，我就不会这样了，因为，虽然我决不怀疑他的诚意，却会认为这大部分是出于他的友谊和好感。

夸奖确实远远超过了我的优点；假如书评作者同时指出各处的缺点，① 也许倒真正更能使我受到教益。

我不记得我在我的上一封信中回答得完全符合我的一般原理的那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您的信不在这里我无法查阅。我承认，由于农业的改进，大量财富可以被创造出来，以及在社会的自然发展中，这种财富的很大一部分最终可能以地租的形式归于地主，可是这并不能改变地租总是财富的转移而决不是财富的创造这一事实。因为，在作为地租交给地主以前它一定已经成为存货的利润，而其中一部分之所以移交给地主，只是因为比较贫瘠的土地已被耕种。

马尔萨斯夫人和您一定觉得怀特岛之游十分愉快。我记得许多年前也曾去过，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令人惬意的地方。

大概您在报纸上会看到，我已经应付完了法官前来巡回审判时的各种仪式和费用，这是郡长职位加给我的义务，而没有任何利益。法官于午夜后到达郡城，按法律规定这就使他的代表团成为无效；派人送信到伦敦以后，陪审员、证人、辩护人和郡长都退散，各自回家。预计两三个星期内将有一个新的代表团来此。②

---

① 此处“缺点”一词之前删去“我的理论的”数字。

② 这件事据 1818 年 8 月 15 日(星期六)出版的《信使》月刊报道：“奇特的法律困难——格洛斯特城刚发生了一种极其特殊、实际上从未有过的情况。上星期三晚间，郡长李嘉图先生及随从人员于十点钟左右前往迎接法官……。威廉·加罗爵士（法官之一）已经从蒙茅斯用最快的方法赶来，但一切努力都未能使他于十二点钟以前抵达

奥斯曼·李嘉图夫人的健康和情绪已经恢复,她性情温和,习于谦让,我们大家越来越觉得她可爱。

您从事的工作没有重大进展,我觉得可惜。在您对这个问题反复思考以后,我的书评作者未能动摇您对自己意见的信心,本是意料中事。假如他真的使您动摇,我也未必高兴,因为我曾有过许多机会,费了许多气力,想说服您同意我的想法,但未成功。为什么他第一次尝试就会这样幸运呢?我开始有点感觉到,实际上我们的分歧并不如我们以往认为的那样大。您读给我听的那一部分手稿中表示的意见,我不同意的很少;可是我希望有机会评断您的整个体系,因此看到全部印出来的时候将特别高兴。

听到 J.麦金托什爵士和惠肖先生都好,我很高兴;请代为问候。他们两位或者任何一位若是这个季节中到鲍伍德去,希望能惠临我处,小住数日。兰斯唐侯爵① 曾答应来我处访问,如果他们能同时光降,那就特别令人高兴。假如惠肖先生到了鲍伍德,和我处近在咫尺,他就有了来的义务。我在格洛斯特曾遇到兰斯唐侯爵和夫人,他们是旅游归来在回家途中路过这里的;其时我正要离开,由于法庭解散,马不够用,耽误了一些时间。

我想圣诞节假期以前您不会离开哈福德。我很希望马尔萨斯

格洛斯特。威廉爵士坐在郡长马车上的时候,李嘉图先生提示,代表团不在规定日期星期三而在星期四开庭,很可能是不合法的……。因此法庭就不开庭……。格洛斯特于是呈现一片混乱。律师和他们的当事人到处乱跑。证人们原来不得不在格洛斯特候审,现在都懊恼受了时间损失。律师们正在延长住处的租用时期,确实,延期开庭的消息公布时格洛斯特城中的混乱无以复加。假如进行审讯其后果如何,人们起初未加猜测。那也许是非常可悲而有害的。对犯人的惩罚可能被认为不合法;诉讼案件的判决可能无效,甚至郡长本人,假如执行了一项死刑的判决,可能会被指控犯蓄意杀人罪。"

① 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第三代兰斯唐侯爵(1780—1863),1806—1807年任财政大臣,此时是在野党辉格党的领袖。

夫人和您在这个假期里能有一部分时间来这里和我们一同欢度。也许你们会西行。若是这样，盼能不惜稍稍绕道。

穆勒先生昨日傍晚抵此，进行他早已应允的访问。他没有带来任何消息，除了他曾在边沁先生家晚餐，在座者有布鲁厄姆先生、美国大使拉什先生和塞缪尔·罗米利爵士。这位老先生现在变得兴致很好。四个客人的宴会在他看来一定是大得可怕了。

李嘉图夫人和我一起问候马尔萨斯夫人。

您的永远忠实的

D. 李嘉图

267. 李嘉图致麦克库洛赫[①]

〔答265——由271回答〕

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

格洛斯特郡，1818年8月22日

亲爱的先生：

我十分高兴地读了上一期《爱丁堡评论报》上对拙著的过誉的评论以后，自然要猜测这篇文章的作者可能是谁，我立刻就想到阁下；因为，我没有理由相信可能在《评论报》上发表文章的其他任何人会象您这样完全赞同我的学说，除了只有我的朋友穆勒先生，可是我知道他没有写。

以往我曾多次有理由认为您对我的意见有好感，所以立刻就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J. R. 麦克库洛赫先生/学院街/爱丁堡"。手稿在英国博物院。《致麦克库洛赫函》，III。

肯定这个问题，觉得您一定就是那位过分夸奖我的人。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感谢您，可是我非常高兴。我自己的学说经过您生花妙笔的解释似乎有了双倍的说服力，并且我在这乡僻的地方已经听说，那些不能了解我的人非常清楚地了解您。您帮了这个大忙，我应该谢谢您；同时请您允许我表示满意，我自己对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的见解竟然得到您的重视。我可以引以自豪的信徒不多，可是只要其中有您和穆勒先生两位，我就认为我的成功不小。穆勒先生正在我处访问，我想您一定乐于知道他认为您的书评是关于这门科学的一篇出色的论文，很有助于传播对其中很复杂的一部分的正确看法。

我倒觉得可惜，您在书评中没有谈到那些您认为会促使大臣们在公共支出方面任意挥霍的章节，而这种作风是违反本书其他部分中所主张的一般原则的。这些章节应该谈到，并加以批判。我只能勉强为自己辩解说，我原来没有这种意图，而且如果此书再版，一定把这些章节删去，或者彻底修改，使其不再具有这种意思。我极端赞成政府方面经济节约；我认为每一个几尼的不必要支出就是一项公务过错，因此我即使是最轻微地助长了奢靡浪费也感到非常遗憾。我一定要仔细修订我书中的这一部分，并欢迎您提出意见，使我能注意到您认为可被人们臆测为我的意见不如我现在说得这样有力的那些具体的地方。

在结束此信以前我必须说明为什么不早一些写回信的原因，否则，您来信的日期是 7 月 15 日，我到今天 8 月 22 日才回信，会使您诧异。来信和附件迟至本月 20 日才收到，所以我在收到来信以前已经看到出版的那一期《评论报》。一定是您的包件在送往伦

敦时被耽误了,因为我至少每周一次有包件从布鲁克街带来,我想您的东西不可能是8月13日以前送到那里的。我希望,冬季中您有事或有兴去伦敦,我可以有机会亲自使您确信我对您的敬佩之情。

我是,亲爱的先生

您的很忠诚的

大卫·李嘉图

J.R.麦克库洛赫先生

268. 特罗尔致李嘉图[①]

〔答261—由272回答〕

昂斯特德,1818年8月23日

亲爱的李嘉图:

我这一阵不在家,否则您上次来函决不会久延不复。承盛意邀我访问盖特库姆,若能实现,自不胜欣幸。但我们之间隔有一道鸿沟,特罗尔夫人一心一意地照管她的保育室。然而,我希望几时能偷空离家一个短时期,以图一晤。

近来我以很大的注意力和更大的兴趣在读«爱丁堡评论报»上对尊著的批评;根据我听到您说的情况推测,我认为这是托伦斯少校的手笔。[②]他对您的褒赞没有一句是过分的。我想听听您对这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参看本书第178页。这篇书评是麦克库洛赫写的。

篇书评的意见。我觉得总的说来写得很好。他对这门学问很内行，所表示的对您的理论体系的总的看法和各项意见，既清楚又令人满意。但是他引用您的原文太少，在有些场合我认为原文一定比评语更有说服力。在书评的某一部分，我觉得他竭力要说明交换价值和价格这个困难问题，因而害得自己大伤脑筋。在第68页里他说，如果生产用的劳动在各种物品上相等地增多，“它们的交换价值将保持不变，可是它们的实际价格将增加”，在同页的下文里他说，“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商品的价格保持不动，整个社会的财富和生活上的舒适会减少。”这确实是一种矛盾。在次页中，他想要说明工资增长不会影响商品的价格时，我认为，他仅仅说明了它不会影响商品的相对价值。下面所引用的您书上的话①，在这一点上是很明确的；可是他的论证我觉得有缺点。这篇文章中关于地租的起源那一部分最有说服力，我认为他处理得很好；还有他对《每季评论》上关于这一论点的反对意见的答复，我觉得很满意。②没有疑问，用在仅仅为资本产生普通利润的土地上的新资本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就理论来说），犹如不产生任何地租的土地一样。顺便说一句，美国方面的实际情况怎么样？真的没有一块土地付任何地租吗；因为他的论证是根据这个概念进行的，既然他说到无限多的无人占用的肥沃土地，又说到工人用最好的机器操作等等。请问那位“牛津大学研究员”是谁，他的书是什么书名③我从未听

① 上面，第Ⅰ卷，原文第105页（从“说商品”起到本节最后一句）。

② 第77页。麦克库洛赫回答对方根据亚当·斯密下面的话提出的反对意见：即使“挪威和苏格兰的最荒芜的土地……也给地主产生一点地租”；他不提起《每季评论》，并且毫无疑问是在反驳《英国评论报》，该报提出那个反对李嘉图的意见（1817年11月，第315页；参阅本书第215页，注1）。

③ 参看本书第289页，注1。

说过——我必须拜读吗？大体上，我认为这篇评论对您的书大有好处。它会使许多人想要读一读，否则他们也许看也没有看过；它对这部书的目的作了很明确的概括的介绍，将有助于人们的理解。穆勒对这篇评论的意见如何？请代为向他问候，并说我从内伊一史密斯的书中得到很多有用的知识。[①]

从您的信中我注意到，穆勒和您都会把我所承认的话引伸到合理的限度以外，证实了这句古老的谚语："如果您让一寸，他们就会要一尺"。可是，既然你们两位的眼光都非常清楚，不会认真地硬说"因为我承认人民方面对政府应该有一种有效的控制"，所以"我不会不承认象现在这样构成的下院不能起这种控制作用，它实际上代表贵族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一种狭隘的寡头政治集团，不代表人民。"我完全不承认是这样。我坚决认为，下院实际上起着人民对政府应该有的这种控制作用；舆论的力量，议会中确实而且必须感觉得到；舆论的迅速而不可避免的发展，使得应该怎样适当地控制舆论的影响这个问题，成为比应该怎样增加这种影响的问题更重要得多的一个问题。在我们国家里，财富、知识和独立自主的精神，在人民中间都传播得很快，在具有这样的环境的一个国家里，事态发展的自然趋势是使得我们宪法中人民大众部分的力量很大，使宪法的共和主义色彩特别浓厚。喜爱那种政治形式的人当然会助长这种倾向，可是就我自己来说，我比较喜爱现在这样的混合政体。我不想否认它在实践中还能改进，并欣然默许任何一种选举方式，只要它能防止我们投票站上看到的种种可耻的现

① 或许是《论贫民救济委员的责任，和目前济贫法制度的能力》，神学博士詹姆斯·内伊一史密斯著，威兹比奇书店，1799年。

象，同时不会使我们受到更大的危害。我想很可能有人会建议某种投票方式，能够减少（如果不能完全消除）现有的弊病。再见。请代我们向李嘉图夫人和你们全家问好，并相信我，亲爱的李嘉图

您的很忠诚的

赫奇斯·特罗尔

加罗法官在巡回审判中似乎给了您很大的麻烦。为什么他不派一位委员去开庭呢。代表团中向来总有指定的人的。[1]

269. 李嘉图致夏普[2]

盖特库姆林园，

明钦汉普顿，

1818年8月27日

亲爱的夏普：

我昨天见到来信[3]外面您的大名时，曾希望信中会通知我您不久就要来看望我，但可惜我看到的却是您今年不大可能到威尔特郡或者格洛斯特郡来了。得知博廷顿先生[4]仍然受着上次事故的痛苦，我很不放心。根据我听说的情况，我希望他已经完全复元。如果有什么好情况使您不需要到伦敦或者那儿附近地方去，

① 参看本书第275—276页，注。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理查德·夏普先生，议员/大厦广场/伦敦"。手稿在尊敬的尤斯塔斯·希尔斯夫人手中。

③ 夏普的信没有了。

④ 塞缪尔·博廷顿，夏普做生意的合伙人，"俱乐部之王"的会员。（参阅《霍兰商行的"教皇"》，第335页。）

务请惠临我处一晤——若是能来，我觉得有希望兰斯唐勋爵会和您相见。

承关怀外界对我的舆论，并为《爱丁堡评论报》对拙著的好评[①]而表示高兴，盛情至感。我确实也为此而高兴，一则书评作者把我的学说解释得清清楚楚，再则他赞同我的说法。知道有一位才智之士完全理解我，是令人快意的。您可能已经知道我们现在议论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麦克库洛赫先生，《苏格兰人报》的著名主编。

根据您所说的情况，恐怕您有相当理由可以认为，英格兰银行明年不准备恢复现金支付。银行或者大臣们现在能提出什么借口不履行他们那么严肃地承担的义务呢？[②]

穆勒先生最近曾在盖特库姆和我一起过了几天，对我们的乡村很满意，虽然我们无法使他看到这里最美好的景色。甚至在溪谷里我们也碰不到一块绿色的田地，许多地方泉水干涸，牲口被赶到若干里外去找水。

我希望您在研究工作中，除了能使人愉快地去努力奋斗，并使您成功时更感到高兴的那种困难之外，不遇到其他困难。

李嘉图夫人嘱我代为问候。我的女儿们都不在家。

明天我离开盖特库姆前往格洛斯特，要到我们的第三次巡回审判后才回来，审判定于下星期一开始。

您的永远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

① 参看本书第273页，注2。

② 财政大臣为继续停止现金支付一年提出的"理由"是巴林正在谈判的对法国的贷款数额巨大。（范西塔特的发言，1818年4月9日，《英国议会议事录》，XXXVII，1229页以次。）

270．李嘉图致穆勒[①]

〔由273回答〕

博，1818年9月8日

亲爱的先生：

几天前我就应该写信给您，可是我希望能够让您知道我在争取议会席位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然而我白等了几天，因为我现在所知道的仍旧是您把在格洛斯特收到的那封信的内容转告我时我所知道的那些情况。[②]上星期我到圣詹姆斯广场布鲁厄姆家去了两次，第二次是在星期五，可是其时他没有来伦敦。星期六我由邮局寄了一封简单的信给他，告诉他我在什么地方，并表示我只要他需要，随时可以陪伴他。既然我没有得到回音，我的律师也没有接到波塔林顿勋爵的律师的信息，很可能布鲁厄姆先生还在乡下自得其乐。我不知道我本人在场或者不在场能有点什么重要性——您已经告诉布鲁厄姆先生我同意他们所提的条件，现在全看我的律师能不能把一切事情办得恰当而可靠了。我察觉到人们一般不喜欢爱尔兰的抵押品，因为，遇到借户不得已而付不出或者故意不肯付他应该付的利息时，要实施法律上的补救办法非常

---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詹姆斯·穆勒先生/华莱士教授家中/皇家军事学院/巴格肖特"。手稿在《穆勒—李嘉图文件》中。

穆勒正在"访问他的老友华莱士先生，后者当时在桑赫斯特的军事学院担任数学教授"(J. S. 穆勒，《自传》，第18页)。

② 李嘉图和穆勒曾于8月28日（星期五）同去格洛斯特。参看本书第283页，和下面次节。

困难。①

我在您之后很快就从格洛斯特到了伦敦。星期一上午我按照规定格式会见霍尔罗尔德法官,陪同他和另一位法官到大教堂,然后到法庭。奥斯曼曾对希克斯先生和别的人提起我为家兄担心,以及我打算在巡回审判后立刻到伦敦。这句话辗转在地方法官之间传开,他们一有机会和我讲话,就竭力劝我向威廉·加罗爵士说明这种情况。我这样做了,他立即坚持要我离开格洛斯特,并向我保证说我是不需要留在那里的;于是我马上动身到盖特库姆,第二天早晨同李嘉图夫人一起启程来这里,当晚到达。我发现家兄摩西的病远不如我预计的那样严重,这里不认为他有危险;虽然他还是很虚弱,我应该说他现在比我初来时确实好了一些。夜间睡眠少,饮食吃下去觉得很难受,这似乎是他的主要痛苦。他现在已停止服药;尽管胃口还好,只敢吃极少一点容易消化的东西,已有显著效果,可以乐观。他的情绪已经好得多了,我认为他确实在不断恢复中。对他的业务他能放心,我们找到了一个很能干的人目前代他经营;并且有一个计划要让他能完全脱身,如果这样的话,他将退休到巴思,靠他所有的不多的收入生活。

我准备在这里耽搁到下星期一,届时将再去盖特库姆,并预期会看到那儿的面貌由于最近的一场雨而有了很大的改善。我希望您满意于您现在住处周围的环境,并看到穆勒夫人和儿女们全家

① 1818年9月2日李嘉图的律师T.克罗斯曾写信给他:“接奉大函,关于拟对波塔林顿勋爵预付若干之事,已悉;但尚未会见他的律师商谈这个问题。此间一般不欢迎爱尔兰的抵押品”。(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都安好。

永远属于您的

大卫·李嘉图

271. 麦克库洛赫致李嘉图[①]

〔答267—由285回答〕

爱丁堡，1818年9月3日

亲爱的先生：

上月22日惠书奉悉，早应作复，并申谢意。虽然我知道您对我的关于尊著的评论夸奖过分，我还是承认它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尔称我赞"这种褒赞我不假装看不起；而且，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它具有最高的价值，因为，我相信，假如您不认为这种褒赞是应得的，您是不会轻率地给予的。

我不知道您到目前为止在爱丁堡已经有许多信徒——亚当·斯密在这里受到极端崇拜；您的著作问世时，人们认为它竟敢怀疑斯密的某项学说，简直是叛逆之罪。然而，亦步亦趋地彻底相信《国富论》陈述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这种风气，现今也已改变了不少。虽然有许多人继续热烈地和不加区别地加以赞美，我却完全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人们一定会普遍承认，那些愿意培养对这门科学的真正知识的人，必须求教于您的大作和斯密的作品。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此信是写了第274号函以后收到的；比较第274号函的附言。)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我写了一篇关于"谷物法"的材料，又写了一篇关于"小耕地配给制度"的材料，都是给《英国百科全书补编》用的，这些我完全以您的原理为根据——其中一篇我给了令弟拉尔夫先生转交给您，我在这里曾和他幸遇。

我从未到过伦敦，如能访问首都，当然是最高兴的事。然而，可惜在近期内我似乎不可能实现这方面的愿望。可是您可以放心，只要到了伦敦，一定争取尽快趋前拜谒。

顺致最忠诚的敬意

J. R. 麦克库洛赫

大卫·李嘉图先生

272. 李嘉图致特罗尔[①]

〔答 268—由 276 回答〕

盖特库姆林园，1818 年 9 月 18 日

亲爱的特罗尔：

我们今年的第三次巡回审判已于 8 月 31 日开始，那天我又不得不参加所有的仪式：迎接法官、陪他们到法庭、然后到大教堂，这一套前次已经不必要地全部做过。可是到此为止我的"现役"结束了，因为前一天晚上我接到我一位老兄病重的信息（我相信您不认识他），而且他希望见见我，所以我想等他们不需要我在场的时候马上就赶往伦敦。这些法官对我真是再仁慈再体谅不过的了，他们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赫奇斯·特罗尔先生/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手稿在"大学学院"，伦敦。《致特罗尔函》，XXI。

知道我的处境以后，就坚决要我立刻离开格洛斯特。我接受了他们的好意，赶到伦敦时发现病人的情况不象我预料的那样可怕。我离家两星期，刚回来。我很高兴，我在伦敦时家兄的身体天天有进步，临走时看来很有希望完全康复。正是由于这一耽误，以致对来信未能早日作复。

欣悉您很喜欢《爱丁堡评论报》上对拙著的那篇评论。这篇书评使我感到非常满意，主要是因为作者（麦克库洛赫先生）似乎很了解我，把我的一些理论讲得极其清楚。我也高兴，得知您对这篇书评的意见，因为您引起我注意到作者在某一段中有不准确的地方，而这是我以前没有看出的。在第68页上，在您的第一句引语中他用了“价格”一词而不是“价值”；换上“价值”，整个就前后一致了，虽然或许还不完全令人满意，因为它假设我的价值的定义是正确的，而这一点可能有许多人要争论。在次页中，他又说到实际价格，把它看作和实际价值同义的词，可是他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价格一词，我认为，其意义应该完全局限于商品的以货币、仅仅以货币估计的价值。如果这样加以限制，一种商品就可以在实际价值上增长而价格不涨。如果采矿和制鞋比以前需要更多的劳动，那很可能鞋的价格继续变，而鞋和黄金（或者货币）的价值已经增长。他在地租问题上讲得很高明，可是如果他是回答任何“评论报”的反对意见，那不可能是《每季评论》，因为该刊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作品。在美国，我认为，还没有不付地租的土地，可是那应归因于他们的一些具体制度。政府是那个国家内地一切未耕地的所有者，这种土地，政府随时准备出卖，并且每天在按每英亩两美元的低价出卖。那末，在美国各地，每英亩的地租一定至少相当于两美元所

能产生的利息；但这一事实在原则上没有什么不同，这一点您似乎是完全知道的。

“牛津大学研究员”① 是韦斯特先生，一位律师。他的那本小册子是颇有独创性的，他看过一些关于地租和利润的正确的学说。我认识他。我相信他已经放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了。②

穆勒先生曾在我处小住两星期，先我一日回到伦敦。他很满意这篇书评——认为写得很好。

我注意到，他和我两人都误解了您所承认的对下院的看法的程度。您承认人民方面应该对政府有一种有效的控制，可是您认为象现在这样构成的下院实际上提供这样一种控制，因为它感觉到舆论的力量。我们同意您的看法，舆论的力量议会中感觉得到，而且强烈地感觉到；可是这不是由于议会这个组织好，而是尽管它不好还是可以感觉到。议会本身是受那通过报纸而表达出来的舆论的控制，因此对政府的真正控制是报纸。舆论和民众③ 的力量是无法抵抗的，君主政体和寡头政治集团对此都有所畏惧，多亏舆论我们才有现在享受的自由。代替议会外面这种人民的控制，而使它在组织上从议会内部发挥作用，难道不更好吗？在那儿作为

① 起初写成“大学学院研究员”，这是对《论资本使用于土地》(1815 年)的作者的正确说明；后来改了，以便符合《爱丁堡评论报》(1818 年 6 月，第 73 页)上的写法，特罗尔照抄了这一称号。

② 比较上面，第 VI 卷，原文第 179 页。爱德华·韦斯特现在执行律师业务。1822 年他成为孟买的首席法官，可是他继续研究经济学，并在动身赴印度以前开始写《谷物价格与劳动工资，附对斯密博士、李嘉图先生和马尔萨斯先生在这些问题上的理论的评议……》，此书直到 1826 年才出版。(参看 A. 普卢默:《爱德华·韦斯特爵士，1782—1828》一文，载《政治经济学杂志》，1929 年 10 月，第 573—582 页。)

③ 手稿中此处破损；“民众”(popular) 一词是特罗尔读出的(本书第 301 页)。

良好政治的一种工具，难道不是更加有效吗？在那种情况下，它能够有力地纠正害怕人民造反的思想现在对它不起作用的种种弊病。象目前这样构成的议会，我们能有理由指望法律方面有任何重大改进吗，何况同时还有那么一批有利害关系的人有权力反对这种改进？为什么不通过一项普遍的“圈地法案”呢？因为律师们的利益是和大众的利益对立的。为什么地产过户遇到这样多的障碍呢？为什么司法程序如此缓慢，而且费用这样大呢？还有无数的为什么，都是由于同一原因。不，我的朋友，议会并不是代表人民的控制力量，但幸而它还受到人民的控制，当报纸还相当自由的时候，人民的声音和力量不能全部压下去。您谈到您喜欢混合政体，甚于共和政体。我不反对前者，只要它是为多数人的幸福，而不是为少数人的利益行事的。我认为在任何形式的政府之下人民的幸福都没有保障，除非人民本身，通过他们的代表，可以有压倒一切的发言权。我很高兴您对于无记名投票选举没有反感，因为，那些反对这种选举方式的人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有根据的理由。他们都是出于一种顽固的反感，自己也说不出什么原因。

穆勒非常喜欢我郡某些地方的风光。我们曾到距离我家二十七英里的几处庄园小作盘桓，然后去哈福德，游览了哈福德和罗斯城市周围幽美的田园。我想那些地方您都去过。

请代我们全家问候特罗尔夫人，并相信我

您的最忠诚的

大卫·李嘉图

我相信只要有一位警官就能开庭，可是这一次巡回审判中没有警官同法官一起来。

273. 穆勒致李嘉图①

〔答270——由274回答〕

学院，巴格肖特，

1818年9月23日

亲爱的先生：

今天上午收到布鲁厄姆的信，其中有下面这一段话：

"我已经安排了关于李嘉图的一切——请转告他，我多么遗憾，没有能和他见面。可是H. 帕内尔爵士特意到城里来，我们按照李嘉图的意愿谈定了一切。地契需要费一些时间——可是一切没有问题。我要写信给他，但遗失了他的地址。"

这封给我的信是从牛津寄出的，从那儿他已经动身前往威斯特摩兰，三星期后回来。

我现在估计我可以为您进入议会而庆幸了，在那里，我相信，您会象用您的书那样地来证实我的预言：在那里，如果您长寿并保持您的力量，良好政治这个奋斗的目标（这是可怜的人性所指望的首要目标），将在很大程度上靠您的努力，从而使您的盛名永垂不朽。您不必发笑。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自己是最好的评判之一。您也不必料想我对您估价很高。有两个因素可以有力地说明并不是如此：第一，和您在一起工作的那些人才干很平常，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是比较难以胜过的；第二，这个目标本身，由于人类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思想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即很普通的努力就会产生重大的结果，每一种作用都会发生影响，因为它符合事物都自动地发展的潮流。因此，这是一切高尚的雄心壮志（甚至自私的野心），在目前人类的思想状态下一定会走的方向。仅仅靠贵族党派之间为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决不会再取得高尚的和持久的声誉。今后只有对一切目标之目标——良好政治这个目标——作出重大贡献才具有“伟大”的特性，其他事物都算不上。那末，构成良好政治的必要成分是什么，以及在这个国家里最好怎样把这些成分正确地结合在一起呢；这些重大问题，您应该使自己思想上熟悉起来；然后就不用担心，您的思想会自然而然地以适当的语言表达出来。因此，赶快把我们时常谈到的那些讲话写出来。并且，首先，对于任何事情，不要过于呆板而谨小慎微；情绪高涨的时候，对问题可以尽量发挥。假如我是您，我一定先在单独的一张纸上，以一个或者几个明确的命题的形式，定下我准备处理的问题，然后我要陈述我打算讨论的各个论点以及我自己的主张，作为对这些论点的答案。这些我要在脑子里反复思考要看看，就我所能回忆的，是否这些已包含了一切，以及我是否已把它们整理得井井有条；就是，先讲的东西不需要下面讲的来解释它，而它能够解释下面讲的东西，并且不需要更下面的东西来解释它本身。这是简单的效用准则，总是会给您正确的指导，这里面没有什么奥妙。在这以后，我就坐下来写，扩充内容。写好以后，您应该把这个问题对自己讲一遍。我的意思不是高谈阔论地演说，而是象您在自己家里和人谈话那样；然而，要说得可以听得出，一面在室内四处走动。这可以训练您的记忆力，也可以训练您临时选用适当的词句表达自己的

思想。再以后，您可以把各种问题对我谈，只要我们再有机会在一起：然后您就可以完全对自己有信心。但是，还有一点；您必须写出您的讲话稿，目的是送给我看。可以确信，这是一种刺激，并不是没有用处的。我可以作为听众或者公众的代表；即使您心目中只有一个远远不如我这样受您尊敬的人，那也会是一种动力，促使您更经常地这样干；并增加您用功的效力。因此，如果不这样做，任何辩解和任何借口都不能接受。①

我没有留下篇幅可以谈谈或者问问家事。承告知摩西先生病体好转的情况，非常欣慰。我的儿女们在这里都很愉快。这是一个适宜于散步的好地方，全是干燥的沙地，并有很好的路通达四方。天气也一直都很好，令人高兴。我时常想到盖特库姆，和那里所有的人及邻居。现在我能相当熟悉那里的环境和生活情况，真感到高兴。我希望李嘉图夫人对我仍然保持着一点友谊，尽管我担心她认为我也是一名她所谓的"不合理分子"或"过火的人"，她指的是所有那些思想和她相反的人。可是她的心意和表现都非常之好，所以我决心做她的朋友，不管她愿意不愿意。我谨向奥斯曼先生和夫人致敬，我希望您已经从布鲁克街把《新赫洛伊丝》带给她了，并希望她不觉得这本书是象《汤姆·琼斯》或者《吉尔·布拉斯》那样的不正经。

您的永远忠实的

J. 穆勒

① 两篇这种"讲话"(《关于议会改革的意见》和《赞成无记名投票》)被保存下来，见上面第Ⅴ卷，原文第487页以次。

我在这儿大概还要耽搁两三个星期，此后必须到博格诺或者沃信去探访休谟，然后在伦敦休息。您在《晨报》上看到阿伯丁的反对关于该市行政长官的决定的请愿书了吗，？① 休谟曾把这份报寄给我，并和我通信谈到此事。我现在可以庆贺他有您作为助手来提出这个问题。我一直在努力充实他的内容。并且布鲁厄姆答应我，他可以作为一员大将出场。这是必须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可以使改革问题很早提出。我担心女士们对某些人的影响。她们不赞成议会改革，因为这并不时髦：议会改革，以及主张改革的人，在上层社会中得不到好评。可是女士们是只喜欢在上层社会中得到好评的人的。我们很明白为什么上层社会中说它的坏话：收税人员在走私者当中是不受欢迎的。

注意：布鲁厄姆希望得到一项资料，说明许多地方领取教区救济金的人中识字能写的有多少(调查的地方越多越好，他提到盖特库姆)。请您在尽可能多的教区调查一下。您可以用他的名义。我也要尽力而为，在这里和得文郡。您可以向奥斯丁先生、希克斯先生和埃斯科特先生的教区了解；② 克拉特巴克先生不妨从某些教区去弄。布鲁厄姆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③

① 阿伯丁自治市市民上枢密院的请愿书，请求恢复该市选举行政长官的权利。(《晨报》，1818年9月18日。)

② H. 希克斯和T. 埃斯科特是李嘉图在格洛斯特郡的两位邻居。

③ 布鲁厄姆是调查下层阶级教育状况的小组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于1816年成立，1818年加强。

274. 李嘉图致穆勒[①]

〔答273〕

盖特库姆林园，1818年9月29日

亲爱的先生：

承转告布鲁厄姆先生信中关于我的那一段，谢谢。确实，我在下院取得席位的可能性似乎从未有过象现在这样大；随着可能性的增加，我也相应地更加担心，恐怕我决不能适应议会里的任何职务，除了根据我自己的判断，对于提出来讨论的各种问题说一声可否。因为您在一项预测中得到了成功，我的书引起了超过我自己所敢希望的重视，您就象其他预言家一样，开始认为可以预测简直不大可能的事情，并且，也和他们一样，您相信只要机会好或者运气好就可能猜中——因为，猜想您建议的那种锻炼会使我能参加辩论，能使我和我的教导员都有光荣，那完全是靠运气，基础是没有的。在一生最重要的时期中荒疏了多年，只靠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专心用功是不能补救的。我不仅记忆力不好，记不住自己研究过的东西，加以利用，而且在写作方面有困难——在用文字表达思想方面，其困难的程度我在别人身上很少看到。这一缺点，恐怕无法克服；您会同意我的看法吧，一个人如果不能轻松、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就不能写得好或者讲得好。看看在“高利贷问题委员会”作证的情况，您就会看出，在表达方面，我提出的证词是最

---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詹姆斯·穆勒先生/华莱士教授家收转/学院/巴格肖特”。手稿在《穆勒—李嘉图文件》中。

差的。象我以前有一次告诉您的那样，我现在告诉您：我不是不愿意用功，您建议的那一套方法，我一定照办，可是我要事先使您思想上有个准备——准备失望，因为，非常肯定地，在一个拥有罗米利、蒂尔尼、坎宁和布鲁厄姆这种人才而足以自豪的议会里，我将永远没有能力发言。

家兄摩西的健康继续有进步。他现在可以骑马作一点活动，我觉得很有希望，他的身体会恢复到最近这次发病以前那几年的情况。

盖特库姆现在和您所看到的那个盖特库姆大不相同了——我在伦敦那一段时期内这里发生的变化出人意外。我离开乡间时一切都是枯焦的，看不到一丝青草；回来时到处一片绿色，幽美悦目，一块块田里长着丰盛的饲料，可以喂饱以前饿得半死的牲口。我很遗憾，您前次是在那样不利的情况之下来看望我们的，但我聊以自慰的是希望您能常来作客，或许再作一次那种曾使我们非常高兴的小小旅游。

知道您在巴格肖特的居住环境这样惬意，你们全家非常愉快，我也欣慰。毫无疑问，他们所呼吸的这种纯洁的空气对他们很有益。

奥斯曼·李嘉图夫人正在读《赫洛伊丝》第四卷，很感兴趣。她和她婆妈以及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嘱笔向你们问候。

据说不容易取得关于附近一些教区里“贫民”中识字能写的人数的资料，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要从贫民本身取得这种资料，会有不少困难，因为出面领取这种钱的人也许很少，虽然他们是给许多人代领的，而这少数人往往不知道关于那许多人的这种实际情况。

然而,我一定尽力按照布鲁厄姆的希望去做。

我现在读书或者写作都很少,因为贝斯维先生一家全在这里。在我能独自一人在家或者能在一个上午完全和家里其余的人分开以前,我无法安下心来做任何正常的工作。

我开始写这封信以后, 收到了布利斯戴尔法律事务所我的律师来信,使我非常诧异; 因为信中告诉我, 他们还没有从波塔林顿勋爵或者他的律师那里收到关于拟议中的预付款问题的任何信息。他们又说"若是此事不成,我们听说还有别处可以用合适的条件弄到一个席位, 但目前我们不知道详细情况。"对上面这一提示我当然无法考虑, 因为我认为布鲁厄姆先生代我安排的事是真正谈定了的, 如果此项财产的契纸是有效的——可是我最后还可能失望, 而且在我的律师或者一位同样有鉴定能力的人认为抵押品可以接受以前,我对席位不能完全有把握。

您的永远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我又收到麦克库洛赫先生一封友好的信。①

① 上面第271函。

275. 李嘉图致穆勒[①]

〔由278回答〕

盖特库姆林园，

1818年10月15日

亲爱的先生：

收到您的信[②]以后我就和李嘉图夫人一同到巴思去探望克拉特巴克夫人，她出乎意外地早期流产，生下一个死孩。我们看到她情况尚好——我们在她家时她夜间睡眠很好，到我们离开的时候看上去她的健康和体力不久就会恢复。

您告诉我，您只把普莱斯先生代表埃文斯先生[③]的申请书送给我，而您自己不提任何意见——您不认识这个年轻人，我必须自己来判断。那末，我就必须把它完全作为普莱斯先生的申请来处理，对于这件事您是完全中立的，只是受人之托而已。这样地看这个问题，我必须坦率地承认，对这一案件我连最低的数目五镑也不打算给。埃文斯先生的名字和政治事件有牵连，关于他的功过我一无所知。我希望能避免和任何党派发生关系，或者被别人看作政治行为过激的人的支持者。我不是说埃文斯曾经是这样，并且也不想调查这一点。假如您对这个年轻人感到特别关心，我无

① 手稿在《穆勒—李嘉图文件》中。

② 穆勒的信没有了。

③ "托马斯·埃文斯，the Spencean"，普莱斯在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写来的一封信上批注，爵士于1818年10月17日寄来一项捐款（手稿在英国博物院，附录37949，第72页）。

论如何会给这种钱，虽然我也许要请您不要说出我的姓名；可是，象现在这样，却没有什么特殊原因使我要优待这一件申请。请您向普莱斯婉言说明，尽可能使他不觉得我的拒绝的不礼貌，因为我对他怀着极大的敬意。

如果我把一张钞票附在这封信里，它所造成的额外的邮费一定补偿不了您在两镑上面的利息损失，因此我请您代我付出此数，还掉我的债务。下次我们见面时当奉还。

希望您沃辛之行旅途愉快。

您的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贝斯维先生还在我这里——他的到来，以及许多家事（这些特别要我操心）一直使我在写作方面不能有很大进展。下星期我希望能多用功一些。

我的律师还没有收到波塔林顿勋爵的地契的摘要，但已接到他的律师的信，答应很快就寄来。

276. 特罗尔致李嘉图[①]

〔答272——由279回答〕

1818年10月18日，昂斯特德林地

亲爱的李嘉图：

这是乡间绅士们闲游取乐的季节，结伴打猎和其他闲逛的计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划耗费我们太多的时间。我虽是一个很不热心的猎人，偶尔也参加这种积极的锻炼，最近一直在对爱好和平的鹧鸪和野鸡作战(虽然毁灭性不大)；我相信，您不会有这种罪孽要受到惩罚；可是不必因此而自夸，因为，既然收受赃物的人和窃贼同样论处，我想您的结局也不会比我好多少——毫无疑问您分享过别人的赃物！

从您上次来信中得悉有一位令兄身体欠安，颇为悬念；希望他早已恢复健康。巡回审判期间您不得不离开，令人遗憾，因为您当然希望能圆满地履行您的一切责任；我想，这次审判现在已经实际上(虽然还不是真正地)结束；除了，当然，您还须出席即将到来的季审。发现麦克库洛赫先生就是那篇书评的作者，我大为诧异，因为不知道他在其他许许多多成就之外对政治经济学也有研究——一般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① 为什么托伦斯少校不承担这个任务？不久前有一天，我跟几个爱好政治经济学的人谈话时，听说您的书现在已成为这门学科的课本——"真理伟大，应得胜利"；毫无疑问，您向公众揭示的重要真理不久会得到应有的评价。

我希望您的政治见解也同样和我自己的一致；但是这方面的分歧似乎比我觉察到的大得多。您说，您不反对混合政体！什么！您有没有怀疑这就是最能增进人民的幸福和繁荣的政府形式(如果管理适当的话)？关于这一点还能有什么疑问吗？您胆战心惊地注意到君主政治的罪恶吗，您闭眼不看民主政治所面临的危险吗？如果您赞成共和政体，这个问题就不必再谈了。可是，如果您也认为我们的混合政体的原则应该保存，那就必须同样地时刻看

① 特罗尔误认约翰·麦克库洛赫博士(地质学家，1773—1835)是这位经济学家。

到这种政体的三项权力中任何一项太占优势时可能招致的危险。我坚决相信，对宪法的顺利实施——甚至宪法的存在——极其重要的那种宪法的平衡，已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这是由于宪法中人民大众的作用，由于您正确地认为无法抗拒的那种力量，这种力量，若是不加管理和限制，最后一定会毁灭我们的宪法。实际上，我担心的是，下院会真正变得太人民大众化——因为，假如情况果真如此，宪法的其他部门中就没有足够的权力来控制它。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让公众的意见不时地(以及在真正紧要关头)从外部发生作用，而不是经常在内部支配一切。您问，不要这种议会外面的人民控制，而使它根据宪法在议会内部发挥作用，是不是比较好？我答复，这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这两股力量在内部和外部经常地起作用，会压倒宪法的其他部门，很快就使我们沦为民主政体。没有疑问，许多改革是必要的，许多显而易见的改革需要实行，您在法律中提到的那些改革是最明显和最必要的。可是，我宁愿逐步地实现这些伟大的目标，通过我所能预测和控制的手段，而不是通过一股势力，这种势力，一旦失去控制，就会弄不清目标，产生压制不住的影响。纸不够了，不得不终止我对这个极其有趣极其重要的问题的议论。我国在人力和物力方面都得天独厚。但愿海外安宁，国内贤智，我相信，我们前程似锦。请代我们向李嘉图夫人及全家问好，并相信我

亲爱的李嘉图

您的满怀深情的朋友

赫奇斯·特罗尔

277．马尔萨斯致李嘉图①

东印度学院，1818年10月21日

亲爱的先生：

惠肖先生不久前来信告诉我，据他了解，您准备在波塔林顿竞选。我希望确有其事，并希望您予以证实，因为，既然您已经决定进行此事，如果进不了议会，我觉得可惜。波塔林顿，我想，是夏普以前当选的地方，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合适、很安定的选区。

我们想今冬到巴思去度过全部或者一部分寒假，若果实现，我当然一定要来盖特库姆探望您；可是很可能是从巴思来，而不是去时在中途便拢，因为在旅途中我们一行的人数太多。我相信我们除了自己的孩子以外还要带埃克萨尔家的一个姑娘。您打算冬季到巴思去一个时期吗？

惠肖秋季旅游已经归来，我们希望下月初在这里见到他和史密斯。可是他稍稍谈到过，如果有时间的话，要先到鲍伍德去会晤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和埃奇沃思小姐，他们都在那里。这使他舍不得不去。

我在继续写我的这部书，虽然进展慢，受到的打搅超出我的估计。我为书名煞费踌躇；经过一些迟延和困难，我才最后决定用"政治经济学原理，从实际应用的观点考虑"。我想不出象我喜欢的小册子或者论文那样的名词。这个书名行吗？您有什么意见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D. 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吗？可是，虽然我终于决定了要写些什么内容，我怀疑来春是否能完稿。

听说您的大作畅销，您在准备出第二版；可是请您不要使我的一些微妙的论证全部归于无用。我认为我们在一些实际结论中最主要的分歧，是在萨伊和穆勒两人显然跟您一致的论点上。然而，您的那些结论自然是由于您对交换价值所下的有独创性的定义，以及您过于明确地把财富和价值分开而得出的，而这一点我总认为是根本错误的。您完全忽视了价值作为勤劳的原动力和作为对生产的重要刺激的重要性。

我希望李嘉图夫人和你们全家安好，马尔萨斯夫人和我一同向你们致意。

您的永远忠实的

T. R. 马尔萨斯

278. 穆勒致李嘉图[①]

〔答275——由280回答〕

学院教师住宅，4号，

巴格肖特，1818年10月26日

亲爱的先生：

我想把我们通信中我这方面的最后部分现在就提出来，因为恐怕将来我没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您瞧，我们还在这里；这是由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于几个原因。除了天气继续好，又意外地添了一项更有力的理由。这儿学院里军训队学员的规定课程中最近加了一课化学讲座，是大约三星期前开始的，由伦敦来的一位先生主讲。虽然院方很推崇这个讲座，连本院教授和军官的儿子都不准参加听讲，这里权威学者们却共同出面邀请约翰去旁听，这种机会我认为相当重要，因为已经到时候了，我希望他见识见识化学实验这种课程；① 他之所以有幸受到这种邀请，是由于他极其偶然地得了一点小名气。这里教授当中有两三位牛津和剑桥出身的先生，真正聪明能干，另外还有一位很有学问的牛津学者，是院长的儿子的私人导师。② 这些先生们和我混熟了，我们在一起散步；其中的一位有一天晚上来探望我，其时我外出未归，他就和约翰攀谈起来，问到他读书的情况。青年人讲了自己做过些什么，这位先生把他的话对其余几位谈了；他们觉得整个情况不是傻话便是欺骗；而我则是或者愚蠢之极，让这个孩子涉猎许许多多的东西而不真正理解，或者想要使他象是有一些知识，骗得别人信以为真；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一个孩子可能懂得他告诉那位客人的他曾做过的一切。不久他们就利用一次机会来考验他；他们约我到他们之中的一位的家里去玩，并要我带这孩子一同去。大家都在座；由于我不知道他们的用意，当他们开始一种严格的考试时我有点诧异。结果他们表示非常佩服，我告诉他们，这和他们以前的怀疑同样不合理。可是他们到处宣扬，以致

① 约翰. S. 穆勒于 1819 年 7 月 30 日致塞缪尔·边沁爵士函中说："我曾有机会在巴格肖特皇家军事学院旁听由菲利普先生讲授的化学课，于是特别致力于这门科学"。（贝恩引用，见所著《约翰. S. 穆勒评议》，1882 年版，第 8 页。）

② 很可能是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的威廉·米尔斯，后来担任怀特讲座的伦理学教授。这位院长是陆军少将亚历山大·霍普爵士。

他开始受人重视;院长要求让他尽可能常到他家去,和他的几个儿子交朋友,这已经在实行。我一心要他听讲,不愿意马上把他带走,显得象是满不在乎,不识抬举;可是我更不愿意让他由于现在这样被捧而养成坏习惯。因此我已经作了这样的安排:本星期和下星期可以听完上面说的讲课,剩下的关于地质学的几次课他可以从书本上学到。我将在这里住到这个周末,届时我必须守约去访晤休谟;穆勒夫人和孩子们留在这里到下星期周末,那时我们大家在伦敦聚齐。这是我上次写信以后在这里的主要情况——除了贱躯不太舒适。三星期以来这里流行肠胃病,症状是便秘加上严重的腹痛,在我身上闹得特别厉害;病痛,减轻痛苦的必要药品,一直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无心用功研究——只能看点书,做不出什么工作。内子现在也有这种病。我希望您全家都好,摩西先生正在很快地康复。克拉特巴克夫人不幸流产,殊堪惋惜,听您说她本人身体上受的亏损在这种情况下要算是最少的了,我心稍慰。请问拉尔夫先生近况如何?若是他在您这里,或者您在我之前见到他,请转告:下次我们在伦敦或者附近地方见面时我一定和他畅谈一番,以补我对他的来信迟迟不复之过。

不久前我收到托伦斯的一封短信,讲他那个在这里学院读书的儿子,他担心这小子会被开除——太不用功,不能及格;他托我看看在教职员中有什么办法帮助他。他又说:"我刚从爱丁堡回来,这个地方我非常喜爱。我冒昧去拜访了麦克库洛赫,和他谈得很投机。我们对李嘉图的价值学说讨论得很多。我把我的一些论点写了出来,准备在下期的《爱丁堡杂志》上发表。①麦克库洛赫在

① 罗伯特·托伦斯的文章,标题《评李嘉图先生关于交换价值的学说》,载《爱丁

这以后的一期上答复我，双方都完全相信自己一定胜利。然而，这场斗争完全是一场友好的斗争。"[①] 对此，我很高兴——它会增进这种学说及其作者的声誉。如果他指的是《布莱克伍德杂志》，我不会感到意外；因为我看到目前这一期的广告中有一篇标题为《李嘉图与爱丁堡评论报》的文章。[②]

堡杂志》，1818 年 10 月，第 335—338 页；这篇文字采取"致报纸主编函"的形式，署名"R"。托伦斯批评李嘉图的价值论，他争辩说，"当资本家和劳动者能够截然区分清楚的时候，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总是用在生产上的资本数额，而决不是劳动数量。"麦克库洛赫在 11 月的这一期（第 429—431 页）上答复，标题《李嘉图先生的交换价值学说，根据"R"提出的异议作的辩白》；文末署名"M"，日期是 1818 年 11 月 2 日。他说："就我所能看到的来说，李嘉图先生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相等的资本具有不同程度的耐久性时，相等数量的劳动的产品不会是价值相等的。我完全可以肯定他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说法。他说，并且说得也正确，相等数量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总是相等。"他问，"资本是什么，不过是累积的劳动？"他最后说："告诉我们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其生产中所耗用的资本的多少，只是用另一种方法、而且是极其麻烦的、兜圈子的和不正确的方法，来告诉我们这些商品的价值决定于把它们提供到市场上来所需要的劳动的总量。"没有疑问，李嘉图，和穆勒一样，也不满意于这一辩白（参阅本书第 351 页），他自己写了一篇答复（参阅本书第 347 页）。这篇答复没有找到；但可参阅李嘉图在反驳托伦斯时所引用的一系列类似的词句，见上面第 IV 卷，原文第 315 页。参阅本书原文第 327 页。

① 托伦斯在他 1818 年 9 月 30 日从爱丁堡写给普莱斯的一封信中又说了一些详细情况："星期日我和书店主人康斯特布尔在一起吃饭，我们参加一个很有趣味的英美文化界人士的聚会，我有幸被安排在那位评论过李嘉图的麦克库洛赫旁边。他三十岁左右；脾气很好，不装腔作势。我们谈话很多。他说他是唯一的接受李嘉图学说的爱丁堡经济学家；似乎很高兴能见到一个转变过来的信徒，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意见一致。我已经把我准备好的书评（参阅本书第 178 页，注 1）给他看了，我目前的打算是用写给菲利普先生的一封信的形式公开发表。我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方面取得了进展，不久可以付印。穆勒先生若已回到伦敦，请代为问候"。在附言里他又说："我星期五离开这里，两星期内可以到伦敦。刚才有人介绍我见到主编亚当·斯密著作的布坎南。我们立刻谈起了经济学。就我在一次简短谈话中所能了解的来说，他完全不承认李嘉图的学说。他非常佩服马尔萨斯。麦克库洛赫不是这样。（手稿在英国博物院，附录 37949，第 70—71 页。）参阅本书第 341 页。

② 1818 年 10 月《布莱克伍德杂志》上题为《李嘉图与爱丁堡评论报》的文章，署名 J. G.；内容讲麦克库洛赫对李嘉图的评论，和托伦斯的批评没有关系。参阅本书第 321 页。

我很高兴，您说贝斯维先生一走您立刻就动手把我们常常谈起的那些讲话写出来;[1] 我相信您现在正一心一意地在干，并且已经为您取得的进展感到高兴。这种练习对您会大有好处——我很懂得，当我对于在别人面前表达自己的思想还没有多少经验的时候，假如有一个比我经验多的人看看我写出来的东西，会怎样加速我自己的进步;所以我对于敦促您让我看看您的东西，完全无所顾虑。短短的几行显示出您可能发挥得不够，或者在另一个场合可能讲得太长，您把内容分配得对自己不是最有利;或者在主题允许的范围内安排得不够完善，您的一些思想假如按另一种顺序提出来，就会或是比较清楚或是给人比较深刻的印象;有的地方您可能遗漏了什么必要的东西，或是用了什么不必要的东西;有的地方您的推理中可能出现缺点;或者有的地方您可能用了谬误的东西，而不是一种证明——这些东西在您自己写的文字中被指出几次（这时候您的头脑还一直注意着这个问题），就会增加您的见识，使您能洞察这些错误以及和它们相反的完美的东西的全部奥妙，使您能把这种自由支配它的能力运用到您处理的各种问题上。这一切我也不是随便说的；而是根据我记得很清楚的经验——首先是我自己的经验，然后是我曾与之打过交道的所有的人的经验。您的头脑实际上处于这样一种成熟状态，只须得到一点新的正确的指导，就能大起作用。不要认为这是恭维话:个个人的头脑都是如此，只要它曾同样严格地磨炼过自己。您一生中对您所看到、听到以及在书本上读到的一切用心观察和用心思考的习惯，就是我所说的那种磨炼;这是最好的教育。您过分重视在学校中得到的东西;这

① 参阅本书第 292 页。

样您就以为它使您无法补救地落后。学校可能给您的最好的东西也不过是那种用心观察和用心思考的习惯，这种习惯您不经过学校就已经养成了;何况我们的不完善的学校还培养不出呢。因此，不要没有信心。您不久就会明白您完全没有理由失去信心。他们那些人之中谁的头脑能比得上您?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一些人承认，他们尽一切努力也不能理解您已经证实了的东西。实际上我已经决心要使您能露头角：总的意思就是这样——您切勿使我失望。祝愿你们全家安好，我希望保持他们对我的怀念;问候奥斯曼夫人和她的丈夫——我很高兴，听说她潜心研究《新赫罗伊丝》，不久以后她应该写信给我，谈谈她对这本书的看法，她的评论和发现，以及有什么批评等等。

永远属于您的

J.穆勒

279. 李嘉图致特罗尔[1]

〔答276—由287回答〕

盖特库姆林园，1818年11月2日

亲爱的特罗尔：

在鹧鸪和野鸡这种事方面，我不象您那样罪孽深重；诚然，我吃它们，可是它们(或者一些其他动物)之死对我的生存是必要的，我可以合理合法地为了这个目的而追击它们。我雇用一个本领高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赫奇斯·特罗尔先生/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萨里"。手稿在大学学院，伦敦。《致特罗尔函》，XXII。

明的人，他能使它们只受最少的痛苦就被打下来。您的罪孽不比这样重吗？假如我们的审判官就是这些禽鸟，我只会被送上断头台——您却要遭受达米恩斯那样的死刑。①

根据您所说的话推测，您可能是弄错了那位评论拙著的先生：那不是伦敦的麦克库洛赫博士，而是爱丁堡的麦克库洛赫先生，《苏格兰人报》的主编。您所表示的赞许，以及别人在您面前称赞我在提高政治经济学方面所尽的微力，都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一番辛苦，得到的报酬已经远远超过我的期望。

对您，我希望我们在政治见解方面能比较接近于一致，这种一致我们大概不能达到，可是我们可以继续互相尊重，相信彼此都是真诚的，无论见解是否一致。您强调混合政体比共和政体优越得多，认为这是一个无可怀疑的问题，而且似乎觉得诧异，对于这样清楚的事情竟然有人不肯同意。您的立足点一直是您宁可要混合政体，只因为您认为它最能增进人民的幸福与繁荣。您似乎同意这是一切政府的唯一的正当目标。民主政体、贵族政治、君主政体——或者三者混合的政体，不管它们在什么地方流行，应该认为只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您的意见或者是一种可靠的、很有根据的意见，或者不是。如果不是，那末，正如您看到的，那反对议会改革的理由，所谓改革会使我们宪法中人民大众这一部分的力量太大、以致破坏其他部门这种说法，就完蛋了；因为，假如共和政体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最能增进人民的幸福，我们就不应该为了议会改革可能会给我们一个共和主义的政府而埋怨它。可是，让我们假

① 达米恩斯(Damiens)：1757年刺杀路易十五的兵士；他受到酷刑拷问，被处众马分尸而死。

定，或者认为当然（我就是这样认为），相反的意见很有理由，象我们这种由君主、贵族及平民构成的混合政体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并且让我们根据这个假定来考虑议会改革问题。您和我，以及一切通情达理的人，凡是相信这种意见而需要选举代表的，一定会只选那些承认这一可以证明的原则并致力于保持君主和贵族这两个部门的人。若是没有私人利益要顾到，同时我们认为某一种政体会产生利益和幸福、另一种则造成损害和痛苦，假如我们竟然固执地和有意识地反对前者而选择后者，那我们就一定是愚蠢或者发疯。这显然是不大可能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那末，假如人民的代表是由国内通情达理的一部分人公正无私地选择，您不能证明有什么动机会使人们不选择那种会拥护宪法中那些显然是良好政府所必需的部门的人。如果您说混合政体比共和政体优越的地方无法证明，而只能作为一种很有可能的真实情况来推测，我请问您把这个问题交给谁去决定？不是交给国王，也不是交给贵族院，而是交给国内那一部分通情达理的人，他们没有不正当的利害关系影响他们的决定。这就使我们又回到我希望确立的那个结论，良好政府的最可靠的保证是让社会中通情达理的那一部分人选择代表，因为他们迫切希望得到良好的统治，绝不希望得到不好的统治。这一点既已证明，我们就必须把选举权推广到一切没有任何和一般利益对立的特殊利益的通情达理的人；您能对这些拥护改革的人提出的要求，最多也只是有权利可以指责这种选举人没有必要的资格。现在我无条件地给您这个权利；您指出那种不正当的利害关系，或者作出错误选择的可能性，我一定同意取消那个人的选举权。可是我决不容许您专断地非难，而不说明原因。您的

论辩不是这样吗？就是，混合政体的优点如此明显，想不到任何讲道理的人对这个问题会有疑问。我可以公平合理地说一句，凡是没有受成见或者利害关系的影响而无所偏向的人，都会承认我的结论。但是，虽然他们承认，我还是不敢信任他们.让他们去选择混合政体或者共和政体。这些通情达理的人是这样的胡涂，他们会放弃较大的利益，择取较小的利益，并且，一旦我容许我们的宪法的民主部分处于支配地位，君主和贵族这两个部门立刻就会完蛋，虽然事实证明它们对良好政治是必要的。对您的论辩来说，只证明（如您似乎认为的那样）如果我们实行改革，宪法的民众部分的力量会变得无法抵抗，这是不够的，您还必须证明这种不可抗的力量会被用来为害；而要做到这一点，您就必须说明所以会发生这种滥用职权行为的适当动机。人类具有几乎无法控制的毁灭自己的力量，可是我们只有在我们发现他们认为自己有适当动机要使用这种力量来毁灭自己的时候，才把他们束缚起来，加以控制。

我前次提了这样一个问题：让公众的意见在下院内部（不要在外面）发生作用，是不是比较好些；您回答说，这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这两种力量在院内和院外经常发生作用，会压倒宪法的其他部门，使我们很快就沦为民主政体。对这些问题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我已经作了答复，您必须向我指出我的论证缺点在哪里。对那第一个问题，我说，说两种力量一种在院内另一种在院外发生作用，这种说法是谬误的。我知道我们所说的只有一种力量，即舆论的力量。假如它在院内起作用，在院外就会不活动，象它实际上在那里总是那样，直到人民实际上起来反抗为止。只有由于它对议院内部的人的畏惧心发生作用，舆论才在我们的政府中产生一些

影响。如果下院内部人民代表的意见，在改革以后和院外他们的选民的意见相符，一种力量(舆论)就会控制政府，正如它在一切以人民幸福为目标的政府中应该做的那样。如果他们的意见不符合，院内的那些人能有权力反抗舆论的时期最长只能到下次选举为止，届时假如选民不相信自己过去犯了错误，新选出的代表就会是一些比较能服从选民的观点的人。如果说因为你采取措施来查明人民在自己的议院中的人的真正意见，你就使舆论的影响增加一倍，并给它一种会被用来为害的力量，那肯定不可能是正确的。根据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选举下院的权利倒可以稳妥地交给上院，或者我们可以取消下院，只保留上院。只要我们有出版自由，从外面来的控制就会继续存在，就会在贵族们的畏惧心上起作用，犹如它现今作用于下院那样，良好政治的各项目标都会达到，因为那将仍然是一个君主政治、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三者的混合政体。确实，在外表上，它的民主部分会显得有些不正常，象它现在这样，但这是您认为它的作用是有益的一种方式。如果您的意见不是这样，就请您告诉我现今这种下院的好处是什么，因为似乎我们两人都认为下院不能很好地代表人民，而这一点您似乎认为是它的一项重大的优点。我能在它身上找到的全部好处是，它所代表的贵族比上院所代表的范围更广——它容纳一些大土地所有者和富有的商人和实业家分享权力和荣誉；少数几个有名望的代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吸收进来，他们的几票不起作用，可是在那里他们的意见可以通过报纸表达出来，比用其他方式更为有效。这样，我们两人都喜欢而我希望能比较经常地合法地激起的那种有益的畏惧心，才不敢松懈。这些，我想，都是目前这样构成的议院对广大人

民的好处。我说了这许多关于议会的话以后，很可能我自己将要在那里取得席位——事情还没有完全谈定。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我们国家的力量和资源，可是我希望这两者的继续存在能有保障，特别是我希望门能打开，使您认为必要的那些改革可以进来——目前这个门是上了两道三道闩的。

您会有耐心看到这一行吗？我太啰苏了吧，可是您必须原谅我。家兄在逐渐康复。李嘉图夫人和我一同问候特罗尔夫人。相信我

亲爱的特罗尔

您的很忠诚的

大卫·李嘉图

我了解托伦斯将在下期《爱丁堡杂志》上攻击我的价值学说，而在这以后的一期中麦克库洛赫要为它辩护。这是一场友好的比赛。这两位先生不久前在爱丁堡见了面。[①]

① 参看本书第305页。

280. 李嘉图致穆勒①

〔答278——由282 回答〕

盖特库姆林园，

1818年11月8日

亲爱的先生：

贝斯维先生一离开我处，我立即和李嘉图夫人带着两个最小的女儿周游南威尔士各地。那边景色秀丽，天气很好，只是可惜我今年花掉的懒散时间又增加了两个星期。李嘉图夫人的身体和情绪都很坏，在没有朋友探望我们，只剩下寂然两人的时候就更坏；因此我毫不犹豫地答应陪她出去玩了这一次。女儿范妮的身体未见好转，而且她在不只一个方面使得我们忧虑。我们现在认为有必要为她请教伦敦的医生，为了这个目的她母亲即将领她前来首都——此信由她面交。一切将决定于医生的意见，或是李嘉图夫人陪着范妮在伦敦住一个短时期，然后回到我这里，或是我们现在就开始冬季战役，所有留在后方的人全部到伦敦来和李嘉图夫人会合。我想范妮的情况不会有多大危险，可是她确实比一个月前消瘦得多，虚弱得多。您一定会觉得诧异，听说她将要嫁给爱德华·奥斯汀②，一个比她自己年长十六岁的人；而且您会更觉得奇怪，她母亲和我尽管提出反对，也不能阻止她缔结这门我们完全不赞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詹姆斯·穆勒先生/皇后广场/威斯敏斯特"。手稿在《穆勒一李嘉图文件》中。

② 安东尼·奥斯汀的哥哥，安东尼是李嘉图的女儿普里西拉的丈夫。

成的亲事。只是因为她的健康状态，以及担心这件事使她不断焦虑的后果，我们才让步，至少目前是这样，可是她身体非常之坏，以致兄弟姐妹们都很害怕，我们不由地也有和他们同样的心情。

我们家还有另一对将要结婚，其中那个年龄大的我倒宁愿是男方而不是女方，但其他方面都适当，似乎不仅当事人觉得合意，所有的亲友也赞成。舍妹埃丝特不久就要成为威廉·威尔金森的妻子。① 他是个非常之好的年轻人，我们家的人都很喜欢他，在事业上也很有成功的希望。这些事情已经交代清楚，我现在可以说到您上次来信的内容。对于您所讲的约翰被学院里那些先生们考验的结果，我很感兴趣，并且很高兴。您听到他们给他应得的称赞，一定十分满意，这也是对您的长期努力的小小报酬。我希望这一次的经历可以使约翰结识几位师友，对他一生中将来的发展能有帮助。不管怎样，能把他引进您所赞成的这种社会，对他总有很大的好处，因为，由于他以前所受的教育是在与外界很少接触和在家自学的情况下进行的，他需要一种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得到的冲突，通过这种冲突可以最好地了解这个世界以及它的风俗习惯。有了这样的知识，约翰很可能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使世人相信他不比他的老子差。

我希望穆勒夫人和您自己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的迹象，您的病症幸而是属于不难消除的一种。

拉尔夫现在在这里，几天内就要走了，他喜爱你们那个地方和当地的人。根据他叙说的关于他们的情况，他完全有理由这样。

① 威廉·阿瑟·威尔金森(1795—1865)，李嘉图夫人的侄辈，以前是李嘉图的办事员，现在是证券交易所的成员。

托伦斯对我的价值学说的评论将登在《爱丁堡杂志》上，而不是登在《布莱克伍德》杂志上，因为我已在前者的内容目录中看到这篇评论的广告。我很高兴，麦克库洛赫有信心能够回驳它。我不知道《布莱克伍德》上那篇东西的作者是朋友还是敌人——我猜想是敌人。

从我已经告诉您的我最近的一些活动情况，您会知道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用于写作；然而我还是按照您建议的方法开始做了一点工作，但没有得到任何能使我满意的结果。我的第一次尝试是写给特罗尔的回信，我留了一份，毫不犹豫地把它寄给您，还有我刚写成的一篇论文。[①] 想要欺骗您也没用，我不愿意那样做——那对我没有好处。您要了解我的真实情况，对我作相应的评价。和所有的人一样，我也会倾向于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评判，可是我不能看不出我完全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思想写在纸上，有条不紊地、清楚地或者明确地写出来。我对自己的缺陷感到惊讶，因为这种才干我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有，比我高明得多。您说我有希望通过实践学会这种本领，我十分珍视您的意见，一定坚持不懈，只要有一线希望可以成功。

我从各方面听说我的书卖得很快，不久就需要再版。我也许有必要把全部内容仔细地重读一遍；到现在我已经一年多没看它，看起来会有点陌生，因此我将更能看出错误的和不精确的地方。我想，在我们上次的谈话中，我们都认为对内容作任何新的安排没有多大好处，因为现在这样似乎已经给赞许它的人留下了我所希望的那种印象。

① 第279函，以及大概是《为投票选举法辩护》。

昨天我接到布利斯戴尔法律事务所(我的律师)的信。他们告诉我,他们还没有收到波塔林顿勋爵的"摘要",可是汉弗莱斯先生通知他们该件已经完全准备好，在这星期内可以交到事务所。他说他一直在等一封给休·帕内尔爵士①的回信，这使该件未能早些日子交来。我希望这件事已经解决。

您一定和所有认识塞缪尔·罗米利爵士夫妇的人一样，对于他们家庭中最近发生的令人悲伤的事件感到哀悼和震惊。②我本来希望塞缪尔爵士还有多年可以为改善人类的情况贡献力量。他近年来取得的地位一定会需要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作更多的活动，我深信他的方针路线的特点是明智和诚实。我的一切希望落得个多么悲惨的结局啊!

奥斯曼·李嘉图夫人归还您盛意借给她的书，十分感谢。我相信她在书中已附上短笺亲自表示谢意。请代问候穆勒夫人和你们全家,并相信我

永远属于您的

大卫·李嘉图

舍妹雷切尔(现在此间)一直保管着《赫洛伊丝》，现负责将此书完好地送到"皇后广场"。

① 应为亨利·帕内尔爵士。

② 塞缪尔·罗米利爵士,在他的夫人逝世后几天,于11月2日自杀而死。

281．李嘉图致默里[1]

盖特库姆林园，

明钦汉普顿，

1818年11月18日

亲爱的先生：

您本月10日的信昨天从布鲁克街转来。我的书[2]出版以后我始终没有看过，也许现在读起来会发现有些章节我可能想改动一下，但是我写作的本领很差，假如变更内容的布局，恐怕结果害多益少，因此我相信我很快就可以为第二版作好准备。

我是，亲爱的先生

您的恭顺的仆人

大卫·李嘉图

如果马尔萨斯先生的大作即将出版[3]，我就遵照您的意见行事，是否我不必等待看到他的书，因为我知道其中有攻击我的地方。

---

① 约翰·默里先生/阿尔贝梅尔街/伦敦。手稿属约翰·默里爵士所有。

②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③ 1818年11月10日出版的《文学广告月刊》宣布：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从实际应用方面研究》，以及李嘉图的《原理》第二版，均“已付印”，将由默里书店出版发行。实际上前者直到一年后才付印；参阅本书第356页。

282. 穆勒致李嘉图①

〔答 280——由 284 回答〕

皇后广场，威斯敏斯特，
1818 年 11 月 18 日

亲爱的先生：

我只能写很少的几行，因为我仍然几乎完全不能写——而且《英国百科全书补编》的两篇东西催得我太紧了。可是我觉得有必要告诉您，您的两篇讲话我收到后立刻就看了，非常满意。我向您保证我说的是实话，如果我说这两篇东西超过了我的期望——辩证、简练、清楚而有力；就象写的这样讲出来，一定会有强烈的效果。我一有可能就会给您提供比较详细的批判性意见。但我觉得这一次很难恢复健康。我也不十分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回事。病根在肠道；可是虚弱、疲倦、机能紊乱，我从未有过闹到这个程度。

我还没有能见到李嘉图夫人，可是很高兴听说摩西先生认为李嘉图小姐的病不象他预料的那么重——因此我恐怕我们在圣诞节以前不会见到您了。我听说你们在一件大事上反对她的选择，那很遗憾，因为我担心你们所反对的是品德方面，而不是那位先生的家境——这一点我相信对您似乎不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至于第二件婚事中的年龄悬殊，虽然如您所说，年长的是女方，然而，如果双方是聪明的，到这种悬殊引起不方便的时候，总可以设法解决，

① 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完全不妨碍双方的融洽。这个年轻人将得到一位无法估价的朋友,如果他能象她显然受之无愧的那样对待她;根据您对他的品德的评语,他一定会那样的。

奥斯曼·李嘉图夫人给我来信,我很得意;信写得很好,说明她看书时有她自己的思想,不是人云亦云地借用别人的想法。她说,读了裘莉娅以后不可能不想要努力向上,这正是我第一次读此书时给我深刻印象的结论。请代我向她问候,告诉她,等我精神恢复,能大胆写信给一位年轻美人时,我就会热烈地道谢她这样大方地接受了我的条件。

顺便说一下,关于那部书似乎有一些差错——因为她的信和您的信都说已经送出,但尚未收到。

我实在写不出什么新闻——再见吧。

您的最忠实的

J. 穆勒

283. 李嘉图致默里[①]

盖特库姆林园,

明钦汉普顿,

1818年11月23日

亲爱的先生:

斯特劳德沃特客车明天经过这里,停在皮卡迪利大街老白马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约翰·默里先生/阿尔贝梅尔街/伦敦"。手稿属约翰·默里爵士所有。

酒窖，我拟交该车带上准备付印的书一份。您会注意到有几处很小的改动，我认为这样可以把我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一些。读者对第一章颇有意见，说它太长，主题也复杂。我设法改进，把它分为四节。① 或许别人可能认为这根本不是改进，因此我想仅仅就这一点征求一个朋友的意见。为了这个目的，我将在明天这个包件里附上给穆勒先生的一封信，内有一份上述四节的标题，问他有什么意见。在他阅读这份东西的时候您的信差可以等着，让他可以把他也许要建议的改动随即写出来交给来人带回，您就通知印刷所照改；或者他会建议完全不用。我知道穆勒先生很忙，所以我不能麻烦他改正校样；如果，由于我所作的那些无关重要的改动，这种校阅是绝对必要的，那就必须把校样送给我看。

或许您可以把和旧版本有些出入的那几张免费邮寄，其余的不妨让印刷所去校正。我的书我这里还有一部，所以那些老的书页不必送来。

《布莱克伍德》杂志上对我的攻击②，我认为很不足道——它对一种意见吹毛求疵，而不研究这种意见所根据的理由，真是不值得注意。

我希望看看上一期的《新爱丁堡杂志》，其中有托伦斯少校对我的一部分学说提出异议③，我曾要李嘉图夫人给我带来。李嘉图夫人寄错一本书；大概她已经找过您，您已把正确的期数告诉

① 在后来出版的《原理》第二版中，第一章分为五节。参阅本书第322页，注4。

② 参看本书第306页，注2。

③ 参看本书第305页。

她。她将于下星期三上午(很早)[①]离开布鲁克街前来乡间，如果您有什么东西要寄，可以由她带来。

您的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284. 李嘉图致穆勒[②]

〔答 282——由 289 回答〕

盖特库姆林园，1818年11月23日

亲爱的先生：

您写给我的几行对我很有鼓舞作用，使我高高兴兴地继续写下去，希望能减少和克服我现在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兹又寄上我的另一篇自作聪明的演讲稿[③]，请您闲空时审阅，等我们在伦敦见面时和其余的东西一起还给我。您不必费事为我的错误和遗漏之处写什么书面意见，我知道您的时间很宝贵，我到伦敦时您可以有很多机会和我谈论所有这些问题。

默里先生在急急忙忙地赶印拙著的第二版，我近来忙于校阅，在这几天内很细心地看了两遍。我不敢多改动。本领太差，未必能真正改好。然而，我已经大胆把第一章(关于价值)分为五节，[④]

---

① 11月25日。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詹姆斯·穆勒先生/皇后广场/威斯敏斯特"。未经过邮局：附在致默里函(286)中，由他差人送去。手稿在《穆勒—李嘉图文件》中。

③ 大概是《关于议会改革的一些意见》。参阅这封信的附言以及298号函的开头。

④ 代替"四节"。

每一节的标题另纸开列附上，务请推爱赐教，面告信差（或者最好写在纸上让他可以给默里看）是否您根本不赞成把这一章分为五节——如果是这样的话，印刷所最好就照旧版本排印，一字不改。可是，如果同意改为几节，就请您改正每一节的标题，或者换上您可能认为比较适当的其他标题。在每节的结束处，我总是写一段关于我要证明的那种理论的总结，例如，"因此，根据本节的理论，似乎尽管资本积累，商品不会由于工资增长而在相对价值方面必然有变动①，除非同时商品之中有一种或几种其生产的难易程度有了变动"②。

我曾两次赞许托伦斯③，可是在看过他的书以后我发现其中错误很多，不能再笼统地夸奖了；我只能称赞他对某一项原理作了很好的说明，或者在某一个问题上坚持了正确的意见。

关于麦克库洛赫，我一度有点不知应该怎么办，对于他认为应该修改或者删略的那些章节，我没有时间和他商量；把书重看了一遍，也找不到任何我现在不再持有的意见。然而，为了向他表示我愿意听从他的建议，我已经改掉第329页上的结论④，我这样说："财政大臣总想采用较多的直接税，例如所得税和财产税，而忽视萨伊先生的金玉良言：'最好的财政计划是少用钱，最好的捐税是数目最小的那一种'。"这样行吗？我该写信给麦克库洛赫吗？

我仔细看了那一段使恩索尔先生不高兴的话⑤，由于我不能

① 起先写的是"变动"，后来改为"增长"，最后仍然用"变动"。
② 上面第I卷，原文第56页，注1。
③ 上面第I卷，原文第96—97页注和第271页注。
④ 上面第I卷，原文第242页。
⑤ 上面第I卷，原文第100页注。

肯定我的意见是否正确，已经把它修改，把贫穷国家所受的苦痛归咎于政治不良、财产没有保障、以及各种人都缺乏教育。我没有提到爱尔兰，只是一般地说。我希望这样可以使他将来无法再批评我。

我希望，总的说来，此书已有所提高。我又一次使它经受的考验，到目前为止其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因为我还没有发现有什么我宁愿收回的意见。我越来越坚信这些一般理论的真实性。

您所说的关于您的健康的情况，使我十分挂念。在国内最有益于健康的地区呼吸了各种空气以后，您不应该再有病了；假如您仍然感到身体不适，我请您到我们这里来。此间空气极好，病弱的人来到这里大多数都受益不浅。

李嘉图夫人一两天内就回来。医生对范妮的病说得毫不含糊，说她一定能恢复健康。我反对她的选择，不是因为那对方的家境，我相信他的家境相当好，况且那是次要问题；可是爱德华·奥斯汀先生——这个人您认识——比她年长十六岁，再则他身体很坏，这样已有二、三年了，我想这是生活很放荡的结果，因此他在体质上比在年龄上还要老得多。除此以外，我憎恶他经常交往的那些伙伴。长期以来他是伯克利上校的朋友，常常住在"伯克利城堡"。在那个地区伯克利这位先生的名声很不好。他似乎以搞得年轻女人心情不得安宁为乐，单身的和结了婚的都要搞——他最近勾引了一个少妇，她以前在切尔特南很受人尊敬，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丈夫发觉了这件事，她的毕生幸福多半是断送了。

我不担心范妮会被引进这种人的圈子，但是一个能容忍这种行为、并继续和干这种坏事的人过从甚密的男子，他的爱好又主要

是打猎，我决不会选择他或者赞成他做我女儿的保护人和伴侣。然而，说一句公道话，他的脾气是好的，本人的品德方面我也不知道有任何污点。他也许会成为一个好丈夫，诸事顺利，可是他的业务需要他居住的地方却不合我的心意。在沃顿简直没有一种可以说是可取的社会环境；完全不能激励人们运用才智。

奥斯曼·李嘉图夫人听到您的信息，十分高兴。我已对她表示她应该和您直接通信，因为我不能被用作传送你们的恭维话的工具。

如果我没有记错，我上次信上曾附言告诉您，舍妹雷切尔拿了您的书，答应完好地送还尊府。我希望她已经履行了诺言。

关于休谟先生所要的资料，我已经通知希克斯先生——由他的儿子转告。我认为，他只须弄清楚格洛斯特郡里的农业和制造业教区，然后查看一本奉下院之命出版的厚书，此项资料就能找到。这本书我有；如果休谟先生没有，我可以借给他。我相信此书放在布鲁克街我的化妆室中敞开的壁橱里，派一个能从其他书中辨别得出的人去，就可以拿到。

关于科厄先生，我恐怕不能象您要求的那样对他有所帮助，第一，因为我恐怕向我的律师推荐任何让与证书制造者不会有多大效力，第二，即使能有一些效力，也必须留着帮助小贝斯维①，他将于下月开始独立经营。他父亲当然盼望他成功，他是最老的，而且，我相信，是我所有的最忠实的对我有感情的朋友之一。 再见。

您的忠实的

D. 李嘉图

① N. 贝斯维。

又看了一遍我打算寄给您的这篇文稿，我对它很不满意，因此不能寄了。

285. 李嘉图致麦克库洛赫[1]

〔答 271——由 290 回答〕

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
格洛斯特郡，1818 年 11 月 24 日

亲爱的先生：

承交舍弟转来您为《英国百科全书补编》写的关于“谷物法”和“小耕地配给制度”两词条的文章各一篇，谢谢。业已拜读，十分钦佩。我觉得两篇的内容都原则正确，说理清楚，包含很多有用的和重要的资料。我本想多说一些，因为我觉得还有话要说，可是由于您说我对您偏爱，已经使我没有资格担任评判的职务。谬承赞许，真使我非常高兴。

默里先生最近突然要求我允许他把我的书印第二版：——您的出色的书评似乎大大地加快了书的销售。默里先生简直是一位高明的济经学家，知道随着需求来增加供给对他有利，并且他似乎懂得对某些东西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变化无常的。为了这些原因，他很想尽快把书印出来。最近这几天我忙于阅读一遍，主要为了找出您认为[2]可以给大臣们提供理由为征税作辩解的那些章

① 手稿在英国博物院。《致麦克库洛赫函》，IV。大概是由默里在伦敦付邮的；参看第 286 函。

② 参阅上面，原文第 280—281 页。

节，可是我恐怕自己还未找到。在第329页上①有一些象是这样的东西，我打算改掉；在“大臣”一词后面去掉现有的话，改为“财政大臣总采用较多的直接税，例如所得税和财产税，而忽视萨伊先生的金玉良言：‘最好的财政计划是少用钱，最好的捐税是数目最小的那一种’。”或许您会另外建议一些不同的东西，会毫无顾虑地对您认为应该改的那些章节提出意见。我保证对您也决不客气，凡是您未能使我信服的地方，我将保留我自己的说法。因为开头的几张即将付印，我希望您立即回信，不情之请，尚乞见谅。

我了解托伦斯少校在《爱丁堡杂志》上写了一篇关于我的价值理论的文章②。我尚未看到此文，但预计这里几天内就可以收到上述杂志。托伦斯少校和我曾就这个问题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谁也没有能说服谁。③我在我的书里说得很清楚，④当生产中使用的资本不是同样耐久时，价值不是仅仅受劳动量的支配。我打算下次再版时在第38页上⑤加进下面这样的议论，可以比较全面地回答托伦斯少校的反对意见。“同样的结果会发生，如果流动资本不是同样的耐久。如果由于使用等量资本的两种不同行业的性质不同，一个制造商最少要一年才能使他生产的商品进入市场，而另一个制造商在三个月内就能拿出他的产品，那末，前者的商品，随着每次工资增高和利润降低，在对后者的商品的相对价值上会降低。不需要再作进一步的计算来证明这是真实的，因为它所根据的

① 上面第I卷，原文第242页。
② 参看本书第305页。
③ 很可能是在2月间；参看本书第247、244页。还可参看“关于托伦斯的一鳞半爪”，上面第IV卷，原文第303页。
④ 上面第I卷，原文第66页。
⑤ 上面第I卷，原文第61页注。

恰恰是和我们已经考虑过的那种情况同样的原则,就是,等量的两种资本的耐久程度不同。”请原谅我这样喋喋不休地拿这些问题来麻烦您。舍弟从苏格兰回来以后只和我在乡间一同住了几天。他谈到所访问的地方和当地人士时,十分高兴,说得我渴望也能前去探访。这一心愿何时可能实现,我目前不敢说。可是,我相信,无论在苏格兰或是在英格兰,我不久一定可以当面向您保证,我是

您的最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286. 李嘉图致默里[1]

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

1818年11月24日

亲爱的先生:

寄上书和两封信[2];一封是给穆勒先生的,请您差人送去,并让您的信差等候回信。另一封,没写上地址,是给J.R.麦克库洛赫先生的(爱丁堡,学院街);我希望您能设法取得“免费邮寄权利”,立即发出,因为我想在印刷所还未印到第321页[3]以前得到麦克库洛赫先生的复信。

您的很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约翰·默里先生”。未经过邮局(比较第283函)。手稿为约翰·默里爵士所有。

② 第284、285函。

③ 代替“300页”。第I版的第321页(上面第I卷,原文第237页)是Y张的第一页,这包括第329页(上面第I卷,原文第242页),根据麦克库洛赫的建议这里作了主要的修改。

287．特罗尔致李嘉图①

〔答279—由295回答〕

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

1818年11月24日

亲爱的李嘉图：

对于您在宪法争论中所表示的意见，我非常诚挚地赞同，"我们可以继续互相尊重，相信彼此都是真诚的，无论我们的政治见解是否一致。"我相信，我们的友谊极其巩固，我们的思想都十分开朗，对任何问题的意见分歧决不能动摇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我并不灰心，觉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将来会接近，虽然也许不完全一致。您的论证又清楚又有力；假如我在前提上同意您的看法，要否定结论就会感到困难。然而，到现在为止，我们一致认为一切政府的唯一正当目的是在它统治下的人民的幸福；而一个由国王、贵族和下院构成的政府（互相帮助和互相控制），是最能保证这个值得想望的目标的形式。那末，由此推断，无论把什么改革引进这种政府，都应该考虑到他所根据的原则，不应该危害那作为政府存在之基础的势力均衡。因此在实行任何改革以前，必然发生两个问题。第一，此项改革本身是不是可取；第二，假定是可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由李嘉图转寄给"詹姆斯·穆勒先生/皇后广场"。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取的，和现有政府的原则是不是一致？它会干扰或者打乱宪法各个部门之间的势力分配吗——这种分配对保存整体是必要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之间的争点所在。我认为改革(或者我称为“变更”)如果做到您希望做到的那种程度，就会危害宪法的安全，会增加宪法中人民大众方面的势力，以致和其他两个部门的安全发生矛盾。您的意见不同，您对我的反对理由的回答是“一切不谋私利的通情达理的人，选举代表时一定会只选那些答应要保持君主和贵族这两个部门的人。”可是，请问，大不列颠的选民是否就是您所说的这一类人——“不谋私利的通情达理的人”，“不会为了较小的利益而放弃较大的利益”。您承认这一定是选民的特性，为您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辩护；这一点，根据您所说的话我很容易推断出来，您说“把那种不正当的利害关系或者作出错误选择的可能性指给我看，我一定同意取消沾染这些毛病的那个人的选举权。”没有疑问，假如选民全是不谋私利的通情达理的人，不会为了较小的利益而放弃较大的利益，习惯和教育使他们能够在很微妙的宪法政策问题上形成正确的观点，那就可以万无一失地交托给他们不受控制的权力，选举他们的全部代表。可是，我敢料想，目前他们并不具备这样的资格，并且不会很容易就变成这样，所以我很担心。要接近于这样一种合乎理想的事态(这会使我满意，因为，指望不可能的事，甚至未必会有的事，是愚蠢的)，您必须把您的改革计划推行得比您所建议的更远；这样做，我会比较愿意得多跟着您走。要把在选举中投票的权利局限于受过教育因而有能力作出正确决定的那些人以及由于自己的地位而有权力独立自主地行动的那些人。在什么其他重要问题上我们会愿意听从那些地位和环境使他们不能

得出公正结论、甚至没有资格考虑这种问题的人的意见呢？可是，在这个选择将要治理我们的那些人的重大问题上，我们却甘愿受到多半是一些无知、卑鄙和贪得无厌的人的支配，他们适合于充当不顾一切的和危险的蛊惑民心的政客的捣乱计划的工具！因此，如果您要变更宪法，使它达到假定的最低限度的理论上的完善，您就必须注意，一方面把选举权给予那些确实不应该不给的人，另一方面却不可让这种权利落到一些本来不应该给的那种人的手里。可是，即使承认选民会象我们所能合理地期望的那样变得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完成他们的重要任务，我仍然要说，假如您把我们宪法中人民大众这部分的全部力量都放进下院，那就会使其他部门所能保留的仅仅是一种有名无实的权力。赋予下院的控制国库的无限权力，必然使它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结果，除非容许这些部门的影响在该院悄悄地发挥一定程度的作用，宪法的整个形式很快就会被改变。假如没有这种影响存在，当这些其他部门和下院的意见相反时，能用什么方式表示它们自己的意见呢，除了通过上院方面的公开反对，或者通过国王方面的否决。当然，让这种影响温和地发挥作用，使这些互相冲突的意见平静地得到安排，对于整体的安全比较好得多；因为否则就必须经常求助于宪法理论所提供的那些手段，可是常常使用那些手段，又会产生对国家极其不利的后果。如果您说，这些意见如和下院宣布的意见相反时就不应该表示出来，那末，显然您是主张下院至高无上，您希望我们宪法中的混合政体仅仅在形式上是一个混合政体，而实质上是一个共和政体。另一方面，在赞成混合政体的同时，如果您承认，您也一定会承认，其他两个部门的意见应该为人们所感觉到，立法

部门考虑的最后结果，应该是三个部门的混合的和成熟的意见；那末我就要说，为广泛的利益着想，能使那些意见最安全地表达出来的方法是使这两个部门的影响平静地和温和地在下院中发挥作用。您会说，通过这种方法，宪法的最初的原则可以保全；可是实验和经验，一切事物的美满情况，提出了一种方式，可以使上述原则以更有助于增进联邦的健康和安全的方式发挥作用。我承认，应该允许这种影响发挥作用到什么程度，确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不能作出一般的规定。这是一个感觉和观察的问题，这个问题公众非常关心，不怕它会被忽视。我相信，这不是现在需要担心的危险；我所担心的是在相反的方面。没有疑问，上次的长期战争使国王手里的权势增加了很多，并且这样也好，因为在危险时期国家的安全主要倚靠政府的力量。可是，人们似乎忘记了这种时代正在很快地过去，当时必然会造成的国王的额外的权势也在随同这种时代一起消逝。然而，不满意的呼声继续存在，虽然病（如果可以如此说的话）正在迅速消失。而且，有必要指出，为了保持宪法上适当的均势，同样有必要注意人民大众方面拥有的势力的程度，不亚于需要注意其他两个方面。以及，那种势力应该加以衡量和调节，防止它过分处于优势。我觉得政治家的重要责任在此。要经常记住，他所主持的政府是一种复杂的机器，由各个部分构成，各有不同的原则，奇妙地相互协调、帮助和控制，而有利于整体。可是这部机器的完美，以及它所能产生的良好效果，有赖于它的每个组成部分保持着适当程度的权力；任何一个部门过度的优势也同样地一定会破坏整体的平衡，因此政治家负有重大责任，应该随时竭立保持这种平衡，向最轻的秤盘里增

添保持适当平衡所必要的势力。

如果这是对问题的一种正确看法，那就可以说，要保持宪法，不能完全靠选民的诚实或者我们的代表的美德，因为如果这个机器的结构容易过分偏向于人民大众的一面，那就必须采取措施来抵消这个缺点，保持适当的平衡。这是我国宪法的自然趋势，我们的最有才干的宪法论述家早已表示了这个意见。如果这一真理人们以往曾感觉到，现在我们亲眼看到民众意见的力量迅速增长时，它在我们心上一定会留下更深刻得多的印象。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那种通过合法手段表达出来的、和由议会的智慧审慎地加以锻炼过的意见，期待着事实经验所提示和事态发展所要求的那些政府方面的改革和改进。

我恐怕我这样已经把自己的看法说得您可能认为不必要的长，而且确实大大地超过我的原意。然而，把您的信又看了一遍，我发现仍然有很多地方我想提出意见。可是我相信我已经包括了您的意见的实质，已经考虑到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一些主要论点。既然我觉得自己没有准备或者没有资格写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送给您，我就不再以杂乱无章的议论来使您疲劳了。无论如何，看到您可能在议会中获得席位，我是高兴的。在那里可以在有利条件下发表您的意见，在那里您可以参加各种意见的争执，从而引出真理，证实智慧。

听说我应该祝贺又一位令嫒即将结婚——希望这会增添你们和她本人的幸福。可怜的塞缪尔·罗米利爵士！我很尊敬他，曾希望他潜心研究，可以对我们的刑法作出重大的贡献，虽然在他的政治见解方面我认为有很多东西是应该谴责的。

特罗尔夫人和我一同问候李嘉图夫人和全家，相信我

您的很忠诚的

赫奇斯·特罗尔

288. 韦克菲尔德致李嘉图①

亲　启

蓓尔美尔街，1818 年 12 月 4 日

亲爱的先生：

我的朋友维查德告诉我，他曾听说您已有所接洽，将由波塔林顿市选为国会议员——我想很可能是通过借一笔钱给波塔林顿勋爵——我认为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诉您，也许对您是重要的。至少我只是麻烦一下，而这封信可能对您有用。

为这件事我和他商谈的那个人是柯克兰先生，他是肯特公爵的军事代理人；同时，我猜想，他也是波塔林顿勋爵的代理人——我的意思是陆军代理人——因为据我了解，波塔林顿勋爵曾借了数目相当大的一笔钱，以年金作抵押。为了这笔债款，他的产业，包括波塔林顿选区在内，交给一些受托人保管，亨利·帕内尔爵士②是其中之一。帕内尔是波塔林顿勋爵的亲戚，长期充当他的产业的代理人。柯克兰先生建议受托人用抵押品借钱清偿年金。他起先要借五万镑，后来改为二万镑，按爱尔兰的法定利率百分之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致/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并写明"亲启"。

② 亨利·布鲁克·帕内尔(1776—1842)，代表皇后郡的国会议员，曾任生金银委员会委员和谷物贸易委员会主席(1813 年)；1841 年受封为康格尔顿男爵。

六计息——利息每半年在皮格特和班布里奇商行[1]支付一次。

我曾建议借给他五万镑——如果他能选出我为该选区提名的任何人——对方犹豫了一下以后拒绝这个建议，然后，您会记得我写给您的信，[2]提出借二万镑，并按照帕斯科·格伦费尔先生认为公平的价格付给议员席位的钱。柯克兰先生和财政部秘书阿巴思诺特是表兄弟，他问您是否能按照大臣们的意思投票——当我告诉他不谈政治时，他又说可以完全自由。波塔林顿勋爵认为选出一个反对派的人对他没有好处，他要一个顺从财政大臣的人。此后我们的谈判就终止。

如果您打算借钱给他，我认为您应该按百分之六计息。爱尔兰是个一切都要登记的地区——您的抵押品应该立即登记。如果您要求亨利·帕内尔爵士，他一定会参加作保证人，这可以确保利息准时支付。

我对亨利·帕内尔爵士的情况了解得很多，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他是下院议员约翰·福斯特[3]的侄辈，一度当过他的公务秘书——而且是在他手下培养出来的；可是他突然地离开福斯特，参加了辉格党，其时该党正掌权，此后就一直反对他的长辈。我和福斯特先生在一起时——那是紧在他离开之后——我跟他左右的那些人意见相同，都认为帕内尔对长辈忘恩负义。现在我仍然觉得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会随时加入得势的党——尽管在商谈这

① 爱尔兰银行在伦敦的代理人。

② 第238函。

③ 约翰·福斯特，后来受封为奥里尔勋爵，爱尔兰众议院前任议长。根据他的建议，爱德华·韦克菲尔德写了《爱尔兰概况，统计和政治》，两卷，4开本，伦敦，朗曼斯书店，1812年。

种事的时候我可以信任他。他和您意见一致，赞成您关于限制银行的主张。实际上福斯特先生也是如此，还有他的侄儿约翰·莱斯利·福斯特。[①]

我曾到波塔林顿勋爵的产业所在地去过，大致谈了一下——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抵押品。

如果您想到其他什么事，也许您认为我了解情况的，我将很高兴尽力向您提供资料。来信写上"亲启"，就不会有别人拆阅。我是

您的最忠诚的微贱的仆人

爱德华·韦克菲尔德

289. 穆勒致李嘉图[②]

〔答 284〕

皇后广场，1818 年 12 月 4 日

亲爱的先生：

我不能不潦草地写几句给你，虽然我精神不爽，不愿意起身找一张合适的纸来写。可是我恐怕您等待我的意见，也许还有一些印刷上的问题要和我商量。

把第一章分为几节，我完全赞成，已经送给默里，只对两处(我想是两处)的说法略加改动。"注"我也认为很恰当。

我认为您已经完全尽了对托伦斯的义务，象您所说的那样夸

① 代表阿尔马的国会议员，著有《论商业汇兑的原理，特别是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之间的汇兑；附对限制银行的实际影响的研究》，伦敦，1804 年。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奖他。

至于对麦克库洛赫，既然您确实没有说什么话会促使当局向人民征收比最低限度多一文钱的税，您就没有必要在您所说的话以外再说什么，来消除任何这样的误解。因此我认为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再和他通信。他想得到的是以您的大名为根据来反对征税过重，我也会如此；可是，必须由您自己判断，这部著作是不是适合于特别讲授那种学说的地方。我恐怕，不是。

恩索尔的反对意见既然是针对您的例证中的事实的，您略去了例证，当然就避过了这个反对意见。

再者，总的说来，我只能赞成您重新出版这部书的决定，仅仅作了这些改动。因为，虽然我不同意您不能把这部书弄得更好一些，就是使学习的人觉得容易一些的说法——因为我相信您是能做到的；但是我知道您的时间能更好地利用。因为，既然您在这门学问上没有什么东西可学，对您自己的进步来说，您的时间就会是浪费掉的。而且，世界上已经有了您的思想和概念，其他的人就会用它们来加以调制而供各种吃客去消化。现在对您有关系的，是在有关人类利益的一切其他重大问题上收集证据。在这方面我相信您正在取得重大的进展。我担忧的唯一问题是您必须有足够的决心，排除一切(应该排除的)打扰和耽搁的原因。您没有把您提到的那份讲稿在准备好之后寄给我，我很不高兴。希望您此刻至少又有一篇写好了；我命令您把两篇一起寄来，一有机会就寄。我大概会依照您的意思，在我们会晤以前不提出我的具体意见，留着等见面时作为有趣味的谈话的主题。顺便说一句，我希望您不是想要避不见面直到圣诞节以后。

我非常真诚地同情您在李嘉图小姐婚姻问题上的困难。您反对的理由太充足了。假如没有希望打断您所说的这种关系，我认为您这方面无论行使什么权威都不为过分。不管怎样，您应该对这位先生作一次非常严肃的解释;要他答应承担一项庄严的义务，作为您可能被劝说得同意这门亲事的唯一条件。当然您会用友好的语气来说，联系到他自己的幸福，说清楚各种理由，这样做很可能有很大的效果。您的聪明智慧，您的才能，全世界对您的尊敬，以及您独力为您一家人做到的那些了不起的事，使您有权力对他们采取一种权威的态度，如果您更多地和更坚决地这样做，对他们会大有好处。

我仍然在努力争取身体好转，并不完全成功。可是我曾得到令兄摩西的指教，到目前为止亲友们所提的意见中我觉得他的最好; 正竭力照办。而且我确实也比较好了一些。谢谢您盛意相邀。我本来很高兴接受您的邀请，相信会对我有益。可是很多有力的原因使我要留在家里; 只好把和您相聚的乐趣推迟到我们重新在一起散步的时候。

我几乎忘记说到科埃先生，无论您能怎样帮助贝斯维，没有疑问那是您这方面的一种特殊照顾问题。可是我相信贝斯维先生和科埃先生的职业完全不同。科埃不是让与证书制作业者，而是能出席高级法庭的律师——如果我区别得不错的话。贝斯维本人可能对科埃有用。我不许您说您向您的律师们的申请不应该受到尊重，也不会受到尊重。

您的最忠实的

J.穆勒

290. 麦克库洛赫致李嘉图[①]

〔答285——由300回答〕

爱丁堡，1818年12月6日

亲爱的先生：

昨天我才荣幸地收到您上月24日的信。考虑到这门学问的深奥和抽象性质，以及人们通常对任何新理论的创始人抱有种种成见，我认为您的著作是非常成功的。听说第二版即将付印，我很高兴；因为这说明此书受之无愧地得到公众的重视，同时预兆这门科学将有所提高。

尊著中所说的话我最怀疑它的正确性的，是在第十五章第336页上[②]，关于不可能通过减少公债来改善国家的情况。在一种观点上您的说法确实是对的。可是借下一大笔公债，除了损失政府借来用于非生产性方面的资金以外，还有其他的后果。由于为赌博和证券投机的有害制度打下了基础，公债使少数人能机巧地利用债券价格的波动，不须长期不懈地勤奋努力，主要靠机灵过人就能利用运气不好的投机者的错误，使自己发财。并且，这种波动恰好迎合人人相信自己运气好的心理，加上可以随时售出债券的方便，于是把国中过多的一部分资金陷入债券买卖这个行业——一种不可能对公众有任何重大利益的行业。因此，减少国家公债，

① 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上面第I卷，原文第246页。

不会完全落在真正的债券持有者的头上；而且，从它只影响我所指的那些其他的个人来说，不能认为它有什么很不利的地方。

再说，国家破产最坏也只是造成个人私有财产的毁灭。我承认，这会引起极大的和普遍的痛苦，因而应该尽可能避免。可是，既然它会让全国的生产资本完整无损，也能使差不多所有那些能减少债券利润和妨碍资本积累的各种捐税得以免除，我认为毫无疑问，在度过初期的不协调以后，对劳动力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国民财富也会增加。

这些仓促写出来的话会说明我的意思；如果您觉得它们还有点说服力，也许您会修正第336页上的某些说法①。我认为您打算在第329页上作的修改是重大改进。第189页头上②的"没有一种税……"等等，我想建议改为如下的一节——"然而，这一点还是肯定的，假如不是由于征税，资本一定会增加得多得多。没有一种税不会减低积累的能力。一切捐税，必然不是落在资本上面便是落在收入上面。如果捐税侵占资本，这一定会比例地减少那支配国内生产事业的资金；如果捐税落在收入上面，就一定会或者减少积累，或者使纳税人不得不相应地减少他们以前对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消费，以便节省出纳税的钱。某些捐税产生的这种影响，比其他捐税大得多；可是征税的重大害处在于……等等"。

我觉得您最好不要多提到布坎南先生③。他的著作始终不引起人们注意，而且，在我看来，确实也应该如此。

① 这一段话重印时没有改动；参阅上面第I卷，原文第246页。
② 上面第I卷，原文第152页。麦克库洛赫的建议完全被采纳。
③ 这一建议没有采纳。比较下面第VIII卷，原文第4页。

我认为您应该扩充尊著中关于"通货"与银行那一章的绪论部分，不妨在三、四页的篇幅里把您那非常高明的小册子《一种经济的通货》的第一部分的内容放进去。[①] 我认为在限制的原则方面您也不妨扩大一点。[②] 我可以提一句，我已经给了杰弗里先生一篇关于您的论"通货"的小册子的评论；我相信，这篇书评将在下一期的《评论报》上发表[③]，虽然我不能完全肯定。

托伦斯少校上次来这里时我曾见到他，并和他就您的价值学说谈了几次话；可是，象您本人和少校的情况一样，我们彼此都未能说服对方。我已经写了一篇短文，答复他在上期《爱丁堡杂志》上对您的学说的评论，[④] 这篇东西，假如不是因为它会徒然增加这封长信的邮费，我本想寄给您的。我认为少校不准备继续争论下去。他说商品的比较价值完全受生产中所用资本的数量[⑤]的调节；可是，既然资本本身完全由积累的劳动构成，即使根据他自己的前提来说，他的争辩也极其无聊。

《英国百科全书补编》将于一周内出版，因此您也许能设法提到我的关于谷物的一篇文章。这会使它获得一种否则完全不能自诩的权威；并可能在其他方面对我大有帮助。[⑥]

如能在爱丁堡见到您，将使我感到无比高兴；并且我可以说所有我的朋友也一定是这样。可是，在此期间，我希望能荣幸地和愉

---

① 这一建议被采纳了，参看上面第I卷，原文第356—361页。

② 参看上面第I卷，原文第354页注。

③ 《爱丁堡评论报》，1818年12月，第III篇。

④ 参阅本书第306页。

⑤ 手稿中原文"quatity"或是"quanlity"看不清楚。

⑥ 参阅第二版，上面第I卷，原文第267页和318页上所加的注。

快地时常得到您的来信。

怀着最大的敬意

您的最忠诚的

J. R. 麦克库洛赫

大卫·李嘉图先生

291. 穆勒致李嘉图[①]

〔由292回答〕

威斯敏斯特，1818年12月7日

亲爱的先生：

星期六[②]我同布鲁厄姆和惠肖一起在边沁家吃饭，当时布鲁厄姆就请我写信给您，谈两个问题。

第一是您的议会席位问题。他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问题已经谈定，您将在议会手续完成后的第一天就到议会入席。但是，他说为了您可以在最可靠的条件下取得在伦敦一家银行支付利息的便利，他不得不放弃爱尔兰的利息；[③]对席位的保证延长到四年。再者，韦克菲尔德昨天来看我，说起他听到维扎德说，您准备在波塔林顿当选；接着他给我讲了他对这件事的一些看法，并说他已经写信把这些都告诉您了[④]。我对他说我很高兴他写了这样的信，因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李嘉图于12月12日收到；参阅他的复信。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12月5日。

③ 根据利息法的规定，最高利率在爱尔兰是年息六厘，在英格兰是五厘。

④ 参看第288函。

为,如果他所说的这个地方的情况是正确的,这些都是您需要知道的事情。然后,我没有对他作任何说明,就问他,假如您借出二万镑至三万六千镑一笔钱,利息百分之五,由伦敦的一家银行保证按期付息,另外再付四千镑作为席位费,任期四年,这样,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他是否认为代价太高?他回答说,肯定不太高。

另一个问题是布鲁厄姆对它非常热心的;关于这个问题,自从我回到伦敦以来,他已经热切地和我商量了好多次。这是他关于教育问题的各项计划的一部分,他似乎专心致志于此。布鲁厄姆和欧文[1]谈了几次话——欧文从大陆回来经过这里住了十天——结果使他对欧文的幼儿园的重要性留下了深刻印象。幼儿园是一种教育机构,父母把三岁以上的儿童白天里交给幼儿园照管;这时候这些儿童可以受到训练,运用理智,培养良好习惯,免得他们在贫苦的父母手里,在一阵阵感情冲动下,时而脾气暴躁、时而体贴同情,会养成坏习惯。做父母的因此在工作时间内不须照管小孩,可以免除后顾之忧,他们一定会赞成这种办法。在谈话中我们一致认为,公众的思想尚未成熟,还不能在议会里提出这种新事物。我们也一致认为,创办一个模范幼儿园让人们去参观——简单地说,办一个示范学校——是促使这种思想成熟的最好的方法之一。据他们计算,五百镑就足够租赁幼儿园所需的房屋和办一年的费用。布鲁厄姆立即动手征求出钱和办事的人,列出名单。星期六他在边沁家告诉我此事的进展——兰斯多恩勋爵是一个,他自己又是一个,此外还有约翰·史密斯(卡林顿勋爵的兄弟)[2]和巴

① 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译者

② 约翰·史密斯(1767—1842),代表米德赫斯特的国会议员。

宾顿①;他说现在问题不是可能找到谁,而是最好挑选谁,因为人们都热心参加这个计划;为了要谨慎选择,他希望把管理人员限制为十名,都是重要人物,各人自己都应捐出钱来,每份五十镑。他然后又说,很希望您也是其中之一,并央求我(因为他非常之忙)写信给您,说明他的希望和观点。我想,应该说的话我已经都说了。②

惠肖告诉我,圣诞节您对马尔萨斯还抱有希望,并曾邀请他,可是他说(照我的理解)他大概没有办法去。我祝愿你们大家愉快,恨不得能和你们同乐。

摩西先生又来探望我一次,承他盛意,对我的复原情况非常关心。我有好消息告诉他——实行他的指示以后,我的身体确实好转了。他对于我的病的理论,和以前那些人的说法不同,我一听就信服——因此,永远要称他,李嘉图医师!

关于威斯敏斯特的竞选运动,我简直没有消息可以奉告③——因为我的健康和工作情况使我很难去接近他们——普莱斯和他们在一起又太忙,几乎完全不能到我这里来。可是我了解改革派在给霍布豪斯积极活动④;他们的组织比以前完善得多;马克斯

---

① 托马斯·巴宾顿(1758—1837),1800年至1818年间代表莱斯特的国会议员。

② 布鲁厄姆带头活动的结果,威斯敏斯特幼儿园于1819年年初成立。创始人名单中有穆勒以及上面提到的其他诸人,但没有李嘉图。(参阅S.怀尔德斯平:《论贫民一岁半至七岁幼儿教育的重要性》,第二版,伦敦,辛普金和马歇尔书店,1824年,第23页。)

③ 威斯敏斯特选举一位议员替补已故罗米利爵士的遗缺。普莱斯是改革委员会的主席。(参看沃拉斯:《弗朗西斯·普莱斯的一生》,第132—139页。)

④ 约翰·卡姆·霍布豪斯(1786—1869),这一次虽未成功,1820年却当选为代表威斯敏斯特的国会议员;后来受封为布劳顿勋爵。

韦尔委员会活动很少；霍布豪斯的形势很好。我想辉格党大概不会推出任何人了，虽然他们不喜欢霍布豪斯。而且在那种情况下，我认为改革派也会打败当权派，尽管他们的人选名气不大，不足以引起人们的热情，我怀疑他们是否能激发选民踊跃投票。乐观的当事人说选民们会这样做的：人民现在已经充分振作起来，对事业有了热情；不需要一个受欢迎的人来刺激他们。这当然是很好的消息，假如确实是这样。

印刷进展如何？① 演讲的练习如何？② 赶快让我看到一些最近的成果。对于您很快就要在议会入席的大好形势，以及您已经让我看到的您的表现，我真是说不出自己多么高兴。

再会，

J. 穆勒

292. 李嘉图致穆勒③

〔答 291——由 294 回答〕

盖特库姆林园，1818 年 12 月 12 日

亲爱的先生：

上次大函至今未复，一定已使您觉得诧异，可是，如果我告诉您，从星期一起我就到切尔特南去探望李嘉图夫人，今天下午才回

① 《原理》的第二版此时正在印刷中。

② 参看本书第282 页。

③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詹姆斯·穆勒先生/皇后广场/威斯敏斯特"。手稿在《穆勒—李嘉图文件》中。

家，您就会原谅我了。

关于布鲁厄姆先生的信息，我把我的意见坦率地说出来，您不会认为我不对吧。布鲁厄姆和波塔林顿勋爵或者他的代理人达成协议，是在今年8月间；当时谈妥给我利息六厘，每半年付息一次，在伦敦皮格特商行支取。*现在为什么要改变这些条件呢？假如发生了任何情况使得这笔交易有利于对方，我不会有所抱怨，而只会严格地履行原定的条件。为什么他们不应该也这样做呢？为什么在将近四个月以后会想出一个新的条件——利息从六厘减到五厘？我认为对方的用意不是要使利息得到任何伦敦银行家的担保，实际上这一规定只是为了补偿对方希望我会默认的这种比较不利的条件；可是我觉得现在对方提出的和以前提出的完全一样，利息在伦敦的一家银行支付。如果是象我所说的这样，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变更原来的条件，但是，如果您和布鲁厄姆先生都不是这样的想法，那我就必须放弃我的意见。不过，波塔林顿勋爵或者亨利·帕内尔爵士应该解释清楚既然已经有了明确的协议，为什么现在忽然又要我多损失二百五十镑一年。我相信您会认为我做得对，在这个问题上或者您可能写信告诉我的任何其他问题上表示我直率的意见。

关于布鲁厄姆先生托您转告的另一个问题。如果他建议的那种机构的一部分计划是养活和照管以及教育贫民的三岁以上的儿童，我非常反对；假使我支持它，就极其自相矛盾。我向来反对济贫法和一切会助长人口过多的制度。如果你们准备对贫民的全部子女给予衣、食和教育，你们就是大大地鼓励一种已经过分活跃的

* 您曾把布鲁厄姆给您的信留在我处，此刻还在我面前。

原则。对这样的一种计划，我决不能持友好态度。可是，如果是打算照管或者仅仅教育这个机构招收的那些儿童，我的反对理由就没有意义，那末，我愿意捐助五十镑。这里我又需要请您原谅我这样老老实实地表示自己的意见。

我希望家兄摩西对您的健康情况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如果我回到伦敦时看到您不是身体健壮、精神饱满，我将对你们两人都大不满意。

关于威斯敏斯特的竞选运动，我不能照自己的愿望那样也热烈地同情霍布豪斯，因为他主张实行普选。我确实认为改革派由于提出过分的要求，已经造成损害。假如他们的观点比较温和一些，他们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可以同样地取得他们实际上所争取的东西。

近来我很少写作。承您多方鼓励，推动我坚持不懈地努力克服那种使我望而生畏的困难。我写了一篇东西答复托伦斯在《爱丁堡杂志》上发表的文章①，为我的价值学说辩护。有机会我一定寄给您看；还有我写给特罗尔先生的另一封信②，重申我前一封信里的意见，并答复他的评论。

马尔萨斯一、两天内要来这里，我希望您能会到他。我恐怕他在这里会感到寂寞，因为本拟同时来此的沃伯顿已经来信说他因事不能前来，李嘉图夫人和我家各人又都不在家。连奥斯曼夫妇也不在。

默里写信告诉我，他收到一本拙著的法文译本，加了详细的评

---

① 参阅本书第305—306页，注1。

② 第295函。

注。① 他本想寄给我的，可是他认为我应该可以从萨伊那方面得到一本。我恐怕萨伊对我不很友好，可是，我相信，如果他不是这样，他就是不合理。

我已经告诉您了我今天下午才从切尔特南回到家里——还好我没有摔成残废回家，因为我的两轮马车的马，在平平稳稳地走完十八英里中的十五英里以后，不知什么缘故突然乱踢起来，闹得非常厉害，我为小心起见跳下了马车，幸而一点没有受伤；可是那可怜的马，在猛烈挣脱车杠时撞在铁上受了重伤倒了下来，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解开仍然套在它身上的一截断杠，就不得不放掉它。它很快就摔脱自己身上的拖累，奔驰而去。它受伤很重，我恐怕它永远不能再干活了。然而，兽医认为它会复元的。我决不再用它驾车了。

遵照您的意见，我将此信寄给休谟先生收转。

您的很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293. 李嘉图致默里②

盖特库姆林园，

明钦汉普顿，1818 年 12 月 13 日

亲爱的先生：

抵家后捧读本月 7 日大函，得悉一项我以前不知道的消息：拙

①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大卫·李嘉图先生著；F. S. 康斯坦西奥等的法文译本；附萨伊先生的评注，巴黎，艾劳德书店，1819 年，两卷。

②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约翰·默里先生/阿尔贝梅尔街/伦敦"。手稿在约翰·默里爵士手中。

著被译成法文，并且您已经有了一本。您若能代我购买一本，将不胜感激；如难以办到，请将您的书借我一阅。

我在这里也找到一本第2期《爱丁堡杂志》，和上一期的《布莱克伍德》。①

几天之内我可能要麻烦您加入一条注释，大约放在第375页前后。② 我一定注意及时送达您处。

我是，亲爱的先生

您的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294. 穆勒致李嘉图③

〔答292——由296回答〕

威斯敏斯特，1818年12月18日

亲爱的先生：

来函中需要转告布鲁厄姆的那一部分我立刻抄出送去；同时告诉他，所有您的意见我都同意。昨天我和他就这个问题作了一次谈话。他说您关于利息的意见完全正确，如果在皮格特商行支取利息这一条原议中是有的，关于利率六厘这一点也是如此；其中第一项他已经忘了，现在他不能肯定那六厘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而是先由他们提起的。然而，他认为，无论如何，您应该或者拿到爱

① 参阅本书第321、341页。

② 关于托伦斯的脚注，上面第I卷，原文第271页。

③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尔兰利息，或者象您自己说的那样，仿佛您会认为由伦敦的银行担保是一种补偿；他说您只好二者取其一。可是，既然亨利·帕内尔爵士不久要来伦敦，他认为最好等爵士来了再说，因为研究这个问题当面谈比写信好。

关于养活儿童，或者做些任何有助于赡养他们的事，既然我也说过和您一样的话来反对这种事，我早该相信为这个问题请您帮助是没用的——可是我从未有过这种想法：因此您可以自由地出您的钱出您的力。至于效用问题，也就是是否能使这种事普遍起来的问题，我对这一点是有些怀疑的——但不管怎样，试验一下，花钱不多。

关于威斯敏斯特的选举，我对它不感兴趣；我完全不相信您之所以不赞成霍布豪斯，是因为他在议会改革方面走得太远。但愿我能确信他会继续走得和您一样远。① 至于您，一旦您的理智被说服了，就完全靠得住；因为您受一种责任心的支配。可是，假如他蒙混骗人，有一点人们可以自慰，就是人们也会照样对待他。一个人如果他的野心只是在交际界受到欢迎，他们的思想水平不能使他上进到高于周围那种无聊的气氛，在我们国家目前的状况下，他就不能具有政治美德——两者是完全不能并存的。假如有一天您也想为您的德行取得那种显赫一时的报酬，我对您也会断绝关系。

您提到您的书已有法文译本，其中加了许多评注，这引起我的欲望。我随即派人去找默里，请他把书借给我。他回信说他曾派人去问卖法文书的书店，但发现本城没有第二本，那第一本他已经

① 几个星期后霍布豪斯大大地缓和了他对改革的意见，以致辉格党候选人乔治·拉姆宣布他准备做得更彻底；拉姆当选了。(参看沃拉斯：《弗朗西斯·普莱斯的一生》，第137—138页。)

寄给您了。因此，我请求您看过以后马上寄给我。也许可以和您不该使我盼望了好久的那些草稿一起寄来。顺便说一句，我很高兴，您准备给托伦斯一个答复——因为我对麦克库洛赫的文章不满意。我期待着看到您准备寄出的东西。听说您又写了一封信给特罗尔，我很高兴；这些讨论引导您去分析那种为了反对有利于人性进步的每一个步骤而提出的陈腐的理由，使您在练习中练出本领，这种练习您只要有一点就行了。您现在还因为有自卑心理而胆怯，不久就会使您发觉您自己比你的同伴们高明而感到惊奇。注意，我并不取消那些您已经准备好而没有寄来的演讲稿。照休谟自愿提出的，您可以把随便什么用信封套上寄给他，一天不超过两、三封；但您无论如何可以每天寄两封给他，天天寄也可以，没有限制。我已经对他做了些工作，使他差不多了解您的书——很容易说服他相信各种学说；可是他还不能完全正确地运用——然而他总是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的。

您马车发生事故而本人安然无恙，可庆可贺。您的马平时吃得太好，干活太少，所以容易出这种事。我希望李嘉图小姐的身体在恢复中，我了解她的病和我相似；您和马尔萨斯晤聚，谅甚愉快。我未能参加，深以为憾。不知您何时能惠临我处。顺便问一声，您读过杜阁的书吗？我近来在研究他的著作。使人感到很有趣味。您看过孔多塞写的杜阁的一生吗？①

再会，

J. M.

---

① 《杜阁先生的著作》，九卷，巴黎，1807年，以及康多塞侯爵所著《杜阁先生的一生》的英文译本，伦敦，约翰逊书店，1787年，盖特库姆图书馆中均有藏书。

295. 李嘉图致特罗尔[1]

〔答 287——由 304 回答〕

盖特库姆林园，

1818 年 12 月 20 日

亲爱的特罗尔：

我相信，根据我自己的心理来推断您的心理，一定不会错。我相信，您决不会因为在一个作出错误决定对我们两人都没有利害关系的问题上我和您意见不一致，就对我有不好的看法；然而我很高兴我在上次信中说明了这一信念，因为它引起您提出好感和友谊的保证，使我非常欣慰。现在我可以大胆地开始考虑您信里的各种论点，而首先必须指出在研究可能产生良好政府的一些措施时，我们切不可局限于研究议会改革是否会危害国王、贵族和下议院这种体制。我们必须时刻着眼于一切政治的最终目的——这，我们都同意，就是人民的幸福。既然我们两人都认为上面讲的这种体制最可能实现我们所抱的目的，假如我们是根据正当的势力行事的立法者，我们就应该致力于建立这种体制。可是，仍然只能认为这仅仅是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那些最能保证我们达到目的的规章制度就是最好的规章制度。把手段作为目的，从而使我们的研究局限于是否会加强或者削弱我们政府组织中的某一个部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赫奇斯·特罗尔先生/昂斯特德林地/戈达尔明/萨里"。伦敦邮戳，"托希尔街"和"1818 年 12 月 24 日"。（此信是先寄给穆勒的，参看第 296 函的开头。）手稿在"大学学院"，伦敦。《致特罗尔函》，XXIII。

门，那是不明智的。

我要使全国所有的明智和有道德的人都在政府中发挥作用。这个目的是否通过议会改革就能达到，那是一个不同的问题，还需要讨论，可是您的论点是即使目的可能达到，您也不会利用这种改革。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危害政体中君主和贵族这两个部门的独立。这岂不就是说"我认为某一种政府形式最好，在这一点上我不会让全国的明智而有道德的人来决定。"我比您更热烈地赞赏我们的宪法，因为我十分相信它的好处，所以我不怕让明智而善良的人有权力可以推翻它。他们不会这样来使用这种权力，而只会把它建立得更加巩固。您不知不觉地犯了一种不容异己的错误；根据同样的原则，您可能会坚持某一种宗教信仰体系，某一种政治经济学学说，或者您可能正确地或不正确地吸收的任何其他意见。您也许会说"我觉得这些意见对人民的幸福是必不可少的，我甚至不让明智和有道德的人来决定这些意见。"我想您会同意我说这些话是有理由的，如果您能回忆一下来信中下面这一段话。"可是，即使承认选民会变得象可以合情合理地指望的那样，有资格在任何情况下完成他们的重要义务，我仍然要说假如在下院放纵我们政体中人民大众部门的全部力量，那末其他部门可能继续保全的最多也只是一种有名无实的权力……除非悄悄地让这些其他部门的影响在下院起一定的作用，否则政体的整个形式就会改变……它仅仅在形式上是混合政体，而实质上是'共和'政体。"我觉得您已经改变了所讨论的主题——已经不是研究使人民幸福的最好手段，而是研究保存政体中君主和贵族这两个部门的最好手段，因为您承认如果政治组织的实践符合它的理论——如果人民在议会真正得

到代表，并不受其他部门的被不正当地和腐败地运用的势力的影响，他们就会是这个国家中唯一真正的和有效的权力。承认这一点岂不是和您信中另一部分不一致吗？在那里您说这个政府是建立在适当的权力平衡的原则上的，您还说保持这种平衡对这个政府的存在是必要的。如果必须影响才可能保持这种平衡——影响也未加解释，而且不能解释或者[1]控制——这种平衡您自己说“应该加以衡量和调节，以防止它不适当的优势”，那末宪法本身又怎么能有适当的权力平衡呢？不能；毫无疑问，宪法中没有可以抑制这种势力的规定——它总会被用来为那些具有这种势力的人谋利益，除了受他们自己的利益观点的控制而外，不受任何其他的控制。控制不是在宪法里——而是象我以前说的那样，在通过报纸这种宣传工具表达出来的舆论中，在陪审制的审讯中，在少数著名国会议员发表的演说中，他们的影响不在于投票，而是靠他们的口才，以及有权召开公众集会，从而组织反对派。我们多亏这些控制才得享受所有的幸福和自由。您也许以为这是人民用来控制政府的最适宜的方法，我却和您意见不同，可是这是应该和那些对议会改革持友好态度并希望把选举权给予那种能很好地利用选举权的人士共同讨论的真正的问题。我要把我们的辩论引向这一点。我要那些反对我的人老老实实地承认人民没有真正的代表，同时他们也不认为人民有了代表就有好处；反之，我每天遇到一些自称赞成温和改革的人，可是当他们说明自己的观点时，事情就明白了，原来他们根本不希望什么改革，因为他们说，不管你在给予选举权时多么谨慎，假如人民在下院里掌握了起码的多数，政府就不可能

① 此处删掉“调节”一词。

向任何良好目的前进。这是马尔萨斯的论点，他曾在我处住了几天,刚刚走掉。但是,我未能使他承认他实际上根本不希望改革。

我认为,必须毫无保留地承认,我们的政府里没有三权平衡这回事。假如它可能一时存在,也一定会立即消失,因为三种权力中的任何两种就会因它们的利害关系联合起来反对那第三种。在我们的政府中,毫无疑问君主和贵族的联合对彼此都有利,一个掌握着颁赐各种荣誉地位和报酬的特权（也许超过任何以往的政府),另一个在立法方面有压倒一切的影响，可以方便地用来对付政府大臣。除非人民真正有了代表,使他们在下院拥有多数,否则没有任何改革能够有效地抵消这种强有力的联合。

来信中有一处您已经倾向于在我所争辩的主旨上让步，可是您突然又想起那也许会危害君主和贵族的独立地位，于是您没有实行让步。您说什么假如我的改革方案走得更远一些，您会比较愿意跟我一路走。您要求我“只把选举权给予那些受过教育因而有能力作出正确选择的人士”,然后您对于改革就没有那么多要反对的理由。换一句话说,您要求能保证选出好的代表,这恰恰是我所要的东西。如果我不把选举权局限于最最小的范围内就不能办到这一点，我愿意这样限制它。可是，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达到目的,而且不容易受到另一种危险,如果不把选举权普遍地给予所有的人民，而是只给其中对于推翻财产权料想不会有任何兴趣的那一部分人。回过头来承认这一点,我们之间的分歧就不难解决,可是不要用代议政治的名称来嘲弄我们，这种代议政治拒不给予我们原可从那种政治形式得到的一切好处。

您听到的关于我女儿即将结婚的消息，确有其事；但对我来

说，并不值得庆贺。①

人们都痛惜塞缪尔·罗米利爵士去世过早，他是一个很有用的人，若仍在人间，一定会有效地致力于为我们改进刑法。

拙著第二版已付印。其中我改动的地方很少。默里刚收到第一版的一本法文译本（在伦敦的唯一的一本），上面有萨伊先生加的注释。② 我已经看过这些注释了，可以认为是萨伊先生为他自己那些我批评过的意见所作的辩护。不应该由我来评断我们两人谁最接近于真理，这必须由公正的读者去做。这些注释的语气非常之好，在他的良心让他夸赞我的地方，他说得非常使人高兴。法文译本分为两册。

马尔萨斯从巴思来，在盖特库姆我处耽搁了很少几天。我们两人对我们以前常常争辩的那些问题，都仍然有兴趣讨论。他的著作③ 要到明年年底才能出版。

李嘉图夫人和我一起问候特罗尔夫人。

您的永远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

① 参看本书第 314 页。

② 参看本书第 348 页注 1。

③ 《政治经济学原理》。

296. 李嘉图致穆勒[①]

〔答 294——由 297 回答〕

切尔滕汉，1818 年 12 月 22日

亲爱的先生：

我最多只能写给您半张纸，免得把我的包件弄得过于笨大，累了休谟先生。昨天我寄给您特罗尔给我的信，今天又把我给他的回信送给您。[②] 请您阅后加上封签或者封印，交邮局寄去。

星期六我在到这里来的途中在邮局收到您的信。我很高兴，您认为我做得不错——批评对方现在要更改借款的条件。布鲁厄姆在他给您的信里提到六厘时不是作为他的推断，而是作为这项交易谈定的条件。

关于教育幼儿的实验，我现在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要提出，虽然我认为它作为一种普遍的计划不会成功。

萨伊先生加了评注的拙著法文译本，已经还给默里先生；我希望您不久会看到。我觉得萨伊先生没看清楚我想要确立的学说，可是我倒愿意听听您的意见，而不提出自己的意见。为了使我们两人的观点可以同时摆在公众面前，我很希望把这些评注译成英文，和新版本一起发表。然而，新版本已经印了很多，现在没有其他办法，只好把这些评注全部放在一起，作为一种附录，逐项注明

---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詹姆斯·穆勒先生/皇后广场/威斯敏斯特"。手稿在«穆勒—李嘉图文件»中。

② 第287和295函。

其所属的页面。

马尔萨斯在我处住了一个很短的时期。我们和往常一样讨论了政治和政治经济学。他把他打算发表的作品又读了一部分给我听。[①] 他已经改变了您所知道的他的关于每一个国家里都有不付地租的土地的意见，并且似乎象萨伊先生一样，认为只要这一点证明了，我提出的地租不是构成价格的一个成分的学说就被推翻。他们两人都不谈那另一个碰不得的原则——资本被用在已在耕作中的土地上，这种土地不付地租。我对于他不考虑这一重要事实已经提出抗议。

在政治方面我们的意见也同样不一致。他谈到改革，可是细看他的计划，实际上完全不是改革。我坚决主张对一切事物应该说得名副其实。

我希望霍布豪斯继续做一个有德行的人，并且我更希望我可以永远不认为有权势的大人物的微笑足以诱使我偏离正直的诚实路线，和背弃我自己的信念。在许多人失足的地方我不敢自夸诚实过人，可是我请求您对我说真话，如果您看出我开始逸出我的本分。我很希望，从那些具有可贵品质而我时常和他们在一起的人那里，我可以学得那种敢于和他们有不同意见的性格。

在我对托伦斯的回答中，我没有作长篇的议论。我为了使自己快意而写，不打算发表。我回到盖特库姆时寄给您看看。

明天我们要在格洛斯特召开郡会，讨论因王后逝世向摄政王上书，会议必须由我主持。会开过后我就回家，希望可以不需要我在我全家去伦敦以前专程去呈递。小女的婚事将使我们在乡间比

① 《政治经济学原理》。

往常多住一些日子。当然这不会耽误解决布鲁厄姆好意代我办的事，因为只要我的律师告诉我一切就绪，我可以立即通知舍弟付款。我大概不到真正1月底不可能最后离开盖特库姆。

我很高兴您使休谟先生进步得这样快，希望您能使他成为一个高明的政治经济学家。我认为小女身体已经好转，在顺利恢复中。希望您的健康也同样有进步。

永远是您的

D. 李嘉图

297. 穆勒致李嘉图①

〔答296——由298回答〕

威斯敏斯特，1818年12月24日

亲爱的先生：

我刚读过并寄出您给特罗尔的信②，既然我不能把它留在身边以备今后使我记忆常新，我就把自己想到的意见写下来。我认为您选择的他的整个论证——或者不如说是漫谈——所根据的两点选得很好。第一，任何不是徒有其名的改革，都会消灭君主制度和贵族统治；第二，这一定会破坏平衡。这些不仅是他的信关键所在的两点，而且是一切反对改革者的言论几乎完全以此为转移的唯一的一点具体的东西。因为，正如您非常正确地指出的：辉格

①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大卫·李嘉图先生/盖特库姆林园/明钦汉普顿/格洛斯特郡"。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第295函。

党不会得到任何具体的结果；他们模稜两可，躲躲闪闪，走的是纯粹伪善者的路线。他们的作为，正如您已经发现的那样，和您的朋友马尔萨斯完全相同；他们口头上赞成改革，可是当你要他们说明自己的意思的时候，就真相毕露，原来他们根本不赞成改革。我喜欢特罗尔的态度鲜明，那比较好得多；希望早日使他改变思想，因为他是真诚的。

您对这两个主要论点的议论好极了。对第一点，说它是以手段代替目的，正是恰到好处；实际上，那完全就是说为手段而牺牲目的是正确的：完全不可能想象天下还有比这更奇妙的自相矛盾的推理。对问题的这种看法，我们必须永不疲倦地予以揭露。他们说，君主制度和贵族统治是好的——为什么？作为可以达到良好政治的手段。然后他们又说，害怕寻求可以达到良好政治的手段，因为你们会消灭君主制度和贵族统治！瞧，良好政治只是托辞！君主政体和贵族统治才是目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那变相的专制君主的合伙人，或者是和他有同盟关系而且大概还有同样爱好的人。

至于那第二点，平衡，您完全看穿了它毫无价值，所以总能用很少几句话就使个个人都能识破它。可是奇怪的是，虽然受到这样的驳斥，他们还是要旧调重弹。您会发觉，在所有特罗尔写给您的信里，以及他们中间其他的人和您的谈话中，当您无可辩驳地向他们说明只有某种程度的改革才能确保得到良好的政治，才能防止多数人受少数人的奴役时，他们就表示反对，说您会破坏平衡，或者会消灭君主政体和贵族统治。

我们的这些讨论还是很有益的。我们和他们进行讨论的那些

人是有权势的人。即使我们不能改变他们，我们也使他们震惊，使他们不敢再那样肆无忌惮，因而在宣传坏主义时效果要差得多。假如我还有篇幅的话，我能告诉您我来伦敦后进行的几次奇妙的、大体上令人满意的讨论。

我完全瞧不起萨伊的这些评注。默里立刻就把书送给我了；您有信给他时请代为致谢。您所有的理论，没有一项是他真正理解，或者察觉它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的。您想一想，他大概就在第一条评注中说您在正文里肯定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因为在谈到交换价值时您没有把存货的利润和地租包括在内作为组成部分。① 这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个人完全不知道您的书是讲什么的。就我已经看过的一部分来说（因为我想我一定会把译本全部看完），他所有的评注似乎都是同样的货色。这些评注使这个人在我的评价中降到很低的地位。您打算把评注都印出来附在书后吗？或者您认为它们还值得理会吗？

我感到遗憾，您要过那么久才来伦敦，再者令嫒的婚礼未免太早了。推迟一点，也许对健康有益。可是我热烈希望一切顺利。我对这两兄弟② 的评价都相当好，并认为通情达理，加上对您的尊敬，可以使情况发生根本改变，即使在您最担心的那些方面。您在乡间长期耽搁，使您更有必要把文稿寄给我——已经写好的，和还需要写的。我盼望看到您对托伦斯的回答。那应该在下月的杂志上发表。我想我曾对您说过，麦克库洛赫的回答不合我的意。③

① 大卫·李嘉图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法文译本)，巴黎，1819年，第1卷，第28—29页，萨伊对"如果我们看一看一种社会状况"这一节的评注，上面第I卷，原文第24—25页。

② 安东尼和爱德华·奥斯汀；参看本书第315页。

③ 本书第351页。

我希望,您乡居会有利于写作。

我本来只打算给这封信开个头——嗨,你瞧!我一口气写下来,已经差不多完成了。还是现在写完好——写完后,不妨就寄出去。对,我身体在好转,尽管缓慢;可是我相信令兄①是治好我的医生,我准备请他吃饭,作为诊费——这样我不是很大方吗?今天拉尔夫先生曾来探望我,可是不巧我出去了,散步。您在给特罗尔的信里说,马尔萨斯的书要到明年年底才会出版。这是什么意思?啊呀,广告上说书已付印了嘛。②我在今天的《晨报》上看到可怜的罗米利的遗嘱,几乎流泪。

您的忠实的

J. 穆勒

298. 李嘉图致穆勒③

〔答 297——由 303 回答〕

盖特库姆林园,

1818 年 12 月 28 日

亲爱的先生:

星期五寄上我所写的对《爱丁堡杂志》上托伦斯的书评的意见,昨天我又寄给您那篇关于改革的论文,这篇东西我以前就准备

① 摩西·李嘉图。

② 参看本书第 318页,注3。

③ 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詹姆斯·穆勒先生/皇后广场/威斯敏斯特"。手稿在《穆勒—李嘉图文件》中。

寄给您，可是在我即将封发的时候又感到惭愧了。[①] 您曾向我索取，现在您会看出我原该把它付之一炬，而不该同意让您用宝贵的时间来阅读这种蹩脚的东西。我给托伦斯的答复绝对没有打算发表；您主张我写，我想不妨为这个问题用掉一小时，就象为任何其他问题一样。在我引自托伦斯的那段话里，关于我和斯密博士意见相同这一点也许我说得太多了。实际是托伦斯没有正确地表达斯密的意见，他说得好象斯密是说：在资本积累起来和勤劳人民开始工作以后，所用的劳动量并不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唯一的因素，而我反对这个意见。现在我要说明我反对这个意见并不是象他代我说的那样，而是亚当·斯密认为，在社会的早期阶段，劳动的全部产品属于劳动者，到积累了存货以后，一部分产品归于利润，这种积累，不管资本的耐久程度如何不同，或者任何其他因素如何，必然提高了商品的价格或者交换价值，结果商品的价值不再由生产这项商品所必需的劳动的数量来调节。和他相反，我认为交换价值之所以变化，并不是因为这样地分为利润和工资，并不是因为资本的积累，而是在社会的各个阶段都是仅仅由于两个原因：一个是所需要的劳动量之多寡，另一个是资本的耐久性之大小——前者决不会被后者所代替，而只是被它所修改。可是，反对我的人托伦斯和马尔萨斯说，不同行业中资本的耐久性总是不同的，因此你的研究有什么实际用途呢？我回答他们，完全没用，假如我妄图说明布应该是某种价格，鞋应该是另一种价格，平纹细布又是什么一种价格等等——我从来没有想这样做。可是我坚决认为：弄明白调节交换价值的各种原因是有极为重大的用处的，虽然这些原因也

① 参看第284函。

许非常错综复杂，实际上即使知道用处也是很少的。马尔萨斯认为，当分配给劳动者的必需品的数量也许真的增加了的时候，我竟然说劳动的价值已经降低了，简直是荒谬。我试图用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和他争论，正当我将近成功地向他证明他实际上已承认了我的命题时，他变得小心起来，警惕起来，象富兰克林常常用这种方法驳倒的那个人一样。我问他，假如谷物能够用少得多的劳动生产出来，谷物的价值以及价格是不是会降低；他回答说会的，会同样降低。我然后问他，在谷物的价格这样降低的情况下，是不是劳动的货币价格会继续长期不变，对这个问题他不给我任何明确的回答。现在，如果谷物的价格降低百分之五十，而劳动的价格只降低百分之五，我的说法就得到证明了，因为，根据他自己承认的道理，在所有那些价值上没有变化的媒介物中，劳动的价格应该已经下降，尽管劳动者会享受比以前丰富得多的商品。可是您会厌烦这一切，希望我已忘记我可以随意写多么长的信给您，因为我能利用休谟先生的特殊便利。

我预料您不会对萨伊的评注感到满意。其中有一些是有创见的，可是他不抓住争论中的真正问题——他表面上象是答复，但完全在回避问题。在关于总收入和净收入的评注中①，他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他起先假定劳动者的收入的一部分多于他们所需要的数目——就是说是净收入，然后他说增加总收入有好处，虽然并不因此就增加净收入。我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中特别谨慎；我说亚当·斯密论证这个问题时并未假定增多劳动者的人数，就是在增多感到幸福和享受幸福的人，而只是因为它与增加国家

① 见李嘉图的《原理》的法文译本，第II卷，第222—224页。

的可以使用的财富和力量有关。萨伊先生在回答我的议论时却说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享受幸福。① 我已经让默里去随便怎样把评注翻译出来,加在书后。假如这些评注是比较高明的话,一则由于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好好地讨论一下,再则由于能有这样一位有名气的高明的对手我也感到自豪,就会愿意尽可能把这些评注公诸于世,尽管人们可能认为在这场争论中我的理由最差——可是现在我对它完全不感兴趣了。我不想对萨伊先生的意见再作其他的答复,除了要指出他没有能回答我关于调节地租的因素这方面的主要看法②。在马尔萨斯发表了关于地租的作品,在承认了和我所坚持的一样的原理以后,他现在竟然同意萨伊的看法,认为没有一个国家中生产的谷物不付地租,这不是稀奇吗?他说他说了相反的话,犯了错误,并且我跟着他错了,根据我从而得出的结论,已经证明那个原理不正确。他的书推迟出版,我相信一半是因为默里说现在拟定的时期是最有利于出书的季节,一半是由于默里不能不怀疑他的一些意见的正确性。关于政治经济学,就讲这些。

关于改革问题我再没有多少话要说了,因此您可以不需要再做那种讨厌的工作,看我的内容贫乏的东西。马尔萨斯在这里利用了一两个论点,我认为我当时回答得很好,可是我愿意看到他的反对理由和我的反驳都写在纸上,那会使我更满意。我也想研究,如果改革达到的程度能使下院成为人民的真正的和有效力的代表,是不是我们政体中的君主部分就有被推翻的危险;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和您谈谈,向您请教。假如我们必须为我国第一次建立

① 比较上面第 I 卷,原文第 348—349 页注。

② 上面第 I 卷,原文第 413 页注。

政府,设置一个能保证取得那种形式的特惠的君主制的行政机构,难道就没有一些重大而明显的好处吗?这个行政机构建立以后,变动的弊病、人民的大家知道的各种意见、君主握有的授与一切有名有利的职位和解散议会的权力以及他的其他一些特权(这些权力他不会不经过一番斗争就愿意放弃)——这一切不会使改革所造成的唯一变化几乎一定是政府的行政管理方面的变化,而不是它的主要形式方面的变化吗?在刚刚取得"大宪章"的时代——当时在查尔斯一世治下"星法院"被取消了①,并为人民取得了其他一些权益,——当时政府的行政部门对革命采取比较严格的克制态度,没有人企图改变政府的形式,可是随着知识的进展,人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安全所需要的保障。现在不也是一样吗?我们不是看到了自己需要增加保障吗?不是看到了有一些我们本来以为会有效的保障结果并非如此吗?不是看到了现在又有新的危险需要防备,而且也许我们在知识和政治科学方面也有了进步,使我们不仅能发现政治不良的原因,并且也知道如何补救?所有这些改进不是完全可以和保存君主制相容吗?不仅是可以相容;而且不是有任何迹象显示改革派一般是伪装的共和主义者,口喊改革而意在革命吗?如果他们真正是这样,我就不会降低我对改革的愿望,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有一个贤良而明智的立法机构,就不会有人支持任何以革命为目标的计划。我就会相信,他们追求的目标一定是广大社会的幸福,这个目标达到,我就满意了。

假如我们的对手能够相信,不仅好人会追求好的目标,而且这些好目标正是他们自己认为是好的这种目标,那就很有用处。他

① 〔英史〕:星法院(Star Chamber),以专断暴虐出名,于1641年停闭。——译者

们不能相信，人们一旦有了推翻其他两个部门的权力，人们也不会用这种权力来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可能象他们一贯做的那样争辩说，一个人的手应该捆紧，因为，如果放松，他就有能力伤害别人和伤害自己。我必须听听您的意见，不仅关于有什么最好的手段最终能使我们得到良好的政府，而且还有关于假如这种手段已经有了以后，一个凭良心做事的立法者会建议采取什么措施来组成人们所追求的好政府。

我很高兴，您赞成我写给特罗尔的复信——我的力量在于他有弱点。我不觉得我在辩论中处理论点的本领有任何进步。在我们郡的会议上，我听到博福特公爵非常难受地声音发抖、结结巴巴，大家都以为他在建议上书摄政王时说不下去了；当时我就想到我也可能陷于同样尴尬的境地，假如我敢倾听我自己的声音。

听说您的健康状况正在好转，不胜欣慰；您把这归功于家兄所提的意见，使我更加高兴。到我们容许各种职业在议会中都有它的代表的时候，我们将运用我们的影响使他当选为医学专业的代表。

我已经收到我的律师布利斯戴尔法律事务所来信通知，他们终于收到了波塔林顿勋爵的地契的"摘要"，但仍不够详尽——对方已答应立即作必要的补充。为了让您看出利息六厘不可能只是布鲁厄姆的推想，我从他们的信里抄出下面这一段话。"我们从波塔林顿勋爵的律师那里了解到，双方曾谈妥，如果利息按规定日期在伦敦支付，就只有五厘，否则利息应为六厘。"[①] 除非由这里的银行担保，我宁愿在爱尔兰拿六厘；但原先的协议是六厘在英格兰

① 此信的日期是1818年12月22日，存《李嘉图文件》中。

支付。

大约三年前我读了杜阁的传记和著作[1]，感到非常高兴。他是主张改革的，可是，尽管他希望革除的那些弊病都经他非常使人信服地证明了确是为害，他仍然不得不遭遇种种困难，而且人家让他有权发挥作用的时期又多么短暂！至少我得到的印象是这样。他是一位很有才干的政治经济学家，如果我们考虑到他那个时代的成见。我也很愉快地读过米勒的书[2]。我近来在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还希望今后能看到更好的关于这方面的作品。他的见解是开明的，可是他的话过分赞美上帝和单纯的君主政体；而且他把他认为是共和政体中积极因素的那种美德过分地说成是无私的行动原则。

您的忠实的

大卫·李嘉图

再者，读了可怜的罗米利的遗嘱，我们这里大家都十分悲伤。一切都显示他是一个正直的、极好的人。他对亲属的体贴和关怀，是他秉性温厚的特征。

---

① 参看本书第351，注1。

② 参看本书第195，注1。

299. 麦克库洛赫致李嘉图①

〔由 300 回答〕

爱丁堡，1818 年 12 月 27 日

亲爱的先生：

兹寄上我前函中所说的那篇文稿。② 希望能得到您的认可。

我很高兴从默里的广告中看出您不打算把尊著的新版本扩充为两卷③；维持原状比较好得多。在我看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每次的新版本都确实比以前的差得多；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他显然一心要增加书的篇幅，以便卖得较多的钱（因为不可能有其他的原因）④。

我已经应允为《英国百科全书补编》撰写关于“汇兑”的文章，如果我可以不揣冒昧，届时拟将校样送请您斧正。您能告诉我吗，穆谢特先生是不是已经在其小册子的后来的版本中按照您在给博赞克特先生的答复中指出的方式，改正了他的伦敦和汉堡的汇率表？既然百科全书应该编得尽可能内容完备，供人参考，那末，列出一个四、五十年来伦敦和汉堡或者巴黎之间正确的汇率表，是非常重要的。

---

① 手稿在《李嘉图文件》中。

② 评《经济而可靠的通货》。参看本书第 341 页，注 3。

③ “默里先生（阿尔贝梅尔街）将于 12 月中出版下列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大卫·李嘉图先生著。新版本，8 开本。”（《文学广告月刊》，1818 年 12 月 10 日。）

④ 《人口论》，1789 年，1 卷，8 开本；1803 年，1 卷，4 开本；1806 和 1807 年，2 卷，8 开本；1817 年，3 卷，8 开本；但是 1826 年，2 卷，8 开本。

我担心您会认为我变成一个很讨厌的通信者，可是问题重大，必须请您原谅。

请代问候令弟，并相信我是，

亲爱的先生，

您的忠诚的

J. R. 麦克库洛赫

大卫·李嘉图先生

通信者索引

1816-1818年

詹姆斯·穆勒

爱德华·韦克菲尔德

亨利·沃伯顿

约翰·惠肖